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八册目次

廣成集十二卷 （前蜀）杜光庭撰 明鈔本 ○○一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宋）張詠撰 附錄一卷

宋咸淳五年伊賡崇陽縣齋刻本（卷七至十二 附錄配明賜書樓鈔本） ○六七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牘三卷 （宋）范仲淹撰 遺文一卷

（宋）范純仁 范純粹撰 年譜一卷 （宋）樓鑰撰 年譜補遺一卷祭文一卷

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論頌一卷詩頌一卷朝廷優崇一卷言行拾遺事錄四卷

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跡一卷褒賢祠記二卷義莊規矩一卷

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 一四三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二卷 （宋）釋重顯撰 瀑泉集一卷 （宋）釋允誠輯

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一卷 （宋）釋遠塵輯 雪竇和尚拈古一卷 宋刻本

廣成集十二卷

（前蜀）杜光庭撰

明鈔本

廣成集十二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又壺中集三卷。通志藝文略載光庭集三十卷。今此本十二卷，僅表及齋醮文二體。十國春秋所載序毛仙翁略文一篇，又瀘州劉眞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妙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會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諸目，皆不載集中。蓋殘闕之餘，已非完本也。考通鑑載蜀主以光庭爲諫議大夫，而集有謝除戶部侍郎表，史並不言其爲此官。又通鑑載王宗綰取寶雞，岐保勝節度使李繼岌降，復姓名爲桑宏志。而集中賀收復隴州表稱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歸降。是宏志又名簡，而史不之及。又有賀太陽當虧不虧表稱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太陽合虧於軫十一度。今以史志核之，蜀高祖永平元年正月丁亥朔，後主乾德三年六月乙卯朔，五年十月辛未朔，皆當日食，而獨無丁未日。蜀用胡秀林永昌歷，或其法與中國不同，是可以備參考。又其在唐末時爲王建所作醮詞，有稱川主相公者，有稱司徒者，有稱蜀王者，有稱太師者。考之於史，建以西川節度同平章事守司徒，封蜀王，一一皆合。而獨失載其太師之號。又有稱漢州尚書王宗夔、鎮江侍中王宗黯者，二人皆王建養子。十國春秋具詳其官，而獨不紀其嘗爲漢州刺史、鎮江軍節度使。又有越國夫人爲都統宗侃還願詞，稱俯迫孤城，遽淹旬月，俄開壁壘，大破兇狂，成掃蕩之功，副聖明之獎云云。而史記王宗侃爲北路行軍都統，伐岐青泥鎮之戰，侃兵大敗，爲蜀主所責，無功而還，與所言全不相合。光庭駢偶之文，詞頗贍麗，而多涉其教中荒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獨五季文字闕略，集中所存，足與正史互證者尚多。故具錄之，以爲稽考同異之助焉。

廣成集卷之一

唐 杜光庭

代陶福太保脩濜口化請額表

臣某言伏以濜口化者即二十四化之第十八也即應配於小滿列宿應於畢星陳安世白日昇天臺殿尚在褒女仙乘車得道轍跡猶存每歲春秋准勑祈禳頃自用軍之後併已摧殘古殿空壇僅餘基地仙儀像貌盡剝落塵埃來絕瞻敬之門杜廢無歸依之所豈期福地一旦蕭條臣輒脩興脩願資聖壽伏惟陛下新帝靈派儼山仙儲餘天御極用道臨民萬方崇廣靈之惠三教被維新之澤若四忝荒咸荷精嚴古廟儒宮亦崇修飾況是長生之教敢申崇葺之儀旋以剪薙蒿萊興營宇室像設克咲於暴露蓋冠充遂於英脩遯彼靈蹤遷為勝槩香燈有託齋醮無虧薰召道士楊玄敬獨孤知元何某等三人就觀居住訖但以荒涼既久門額全無敢祈雨露之恩特錫神仙之境其化伏乞聖慈依濜口舊名仍賜給聖壽額許臣自製進懸掛庶使琅書銀牓長懸日月之輝漢水仙山永祝聖明之壽臣某無任之至

謝新殿脩金籙道場表

臣某言伏聖旨與右街威儀何仲徵等二十一人於新殿內修金籙道場七晝夜今月十四日開至二十日散供奉宮揚紹業依時設醮言功表賛訖者伏以大賛聖功為新大內瑶軒玉砌超三島之蓬宮青瑣丹扉逾九清之鳳闕叶聖君之壯麗觀帝宅之深嚴萬國仰瞻千靈森衛纔畢瓊宮之製先開金籙之壇鋪舒而一一精新紙致而重重錫潔龍香上達依稀而萬聖俱臨姮月低光彷彿而千真入會延洪曆算遐永皇圖近臣拜手以授詞實輔齋心而瞻視殊祐光集臣既無涯陰大賚於千春總八紘于一統臣等叨膺科教獲備焚脩望玉膳於天廚躡雲庭於仙境兢榮已極頒錫存臨伏蒙宣賜襯錢銀器疋段等澤深溟海恩重當銜頒斷鶴鶩之誠何報聖明之恩臣無任之至

謝恩除戶部侍郎兼加階爵表

臣某言伏蒙恩敕除授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廣成先生者屬茲春煕宸翰雲敷叨榮而但覺逾涯荷渥而罔知所措臣某中謝臣聞聖明在上是必授任才能俊乂在官乃責陳力就列皆以道包經濟言達變通上有致君之能下盡為臣之節慶既得地用務適時苟虧利物之期必致取容之誚如臣者儒崇奉休明循顧庸襟敢孫殊寵伏惟陛下披圖創曆握紀繼天明逾兩曜之懸德合二儀之普蕩滌氛垢蘇泰寰區功宣而萬有同心化被而八紘饒指夢通岩墾殷賦符命說之求景仰烟波輔弼犇非熊之兆元勲貞佐捧日扶天人傑時英誕星降嶽青宮翼賛日月重光朱邸忠貞盟維增永臣某江湖賤質蓍褐微才為儒既昧於成麟學道甘期于盡斧刻復碎矣

歲久本聖竿深杳無山水之恩每感風雲之會歸棲興育三十餘秋施重蒿衛遇深渥渤变枯荄為茂草起朽骨為豊肌徒回奇功難偕聖奬曩以臣術盈册數精感聖慈晚動神魂夜驚形影効報未申於絲髮憂惶空溢於肺肝況復啟運之初重業之始錫峒山之美號加北焉之華賚無以身諭國之評上裨天聽之造滕沃心之議仰副宸衷攄身世而崇顯居多於爵位而貪饕已極豈可重塵清級更履殊崇紹碧落之嘉稱集玄閬而瓊質且如漢推曼倩晉有雅川未聞聯居清重之司再踐非常之秩揣量戰越遑退兢榮仰對宸慶無階陳藏唯虔祇禱永荅鴻恩臣不任

謝恩奉宣每遇朝賀不隨二數獨引對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每有起居稱賀皆與道釋僧人齊班特降宣旨今臣自今以後獨入引對不隨衆例者禮加異等事越常倫褒稱發自於聖心崇寵獨光於[illegible]識隆恩顯示冒戴難勝臣某誠榮誠惧頓首頓首伏惟陛下誕膺承天統符御曆包乾坤而覆載懸日月以照臨炫金鏡之光華無遠不察調玉燭而亭育有物皆春由是露滋天根澤流地表肅武功而定氛祲景熙悅心修文德而服要荒奸宄革面毳幕穹廬之俗水居穴處之鄉重譯來庭占風入貢理定而樂作功成而禮行舉三代之頹綱興百王之墜典有沿有革無黨無偏至若群后朝元垂衣當宁儀三傑十臣之佐冠非熊夢像之賢文物羽儀輝今映古其或雲杉羽服仰丹階而効嵩呼句定方袍列形庭而中華祝此時微臣常依旅進得面雲階每驚岩壑之微獲在烟霄之上今則迎陪宸奬頓革前儀念臣雖遠預簪冠而身叨爵秩清級終移於比肩華資又接於南曹特令數奏之時不雜緇黃之侶俾其獨引顯示優恩昔者魏重謙之梁尊貞白漢稱曼倩泰有子平禮容靡觀於新規朝[illegible]曾備于常度今者降九天之明命垂萬世之宏規退省蟲孱但切凌兢之感頓慚纖弱何勝雨露之恩惟勵丹誠永酬鴻澤臣某無任之至

謝獨引令宣付編入國史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宣旨賜臣不隨二數獨引對敬以臣謝恩表宣付史館者迎自宸衷光中異禮仍編信史永載優恩祇荷難任寵榮增極臣某中謝伏惟陛下大明御曆至聖宣功廓覆載以覃恩益曦舒而流照賢良入輔庭多命世之臣夷夏歸仁府積殊方之貢有俗皆臻於仁壽無為欲蹈于華胥由是蓬島紫宮咸加炳煥祇林柰苑畢集精嚴四冥挺貢以呈休六氣調時而表既玄儒異盛緇褐同歡臣猥以常倫業逢景運道藉兩塵於美號官崇再履於崇班則顯殊恩賜其獨對緇黃班裏受宣而徑上雲天鵷鷺庭中頓影而長生羽翼今則寵編國史昭示寰區迎陪非次之恩亦載不刊之典荒恩有素難勝雨露之深蕭芥至微何報乾坤之德唯虔脩勵上答聖明臣不任

賀黄雲表
臣某伏覩鴻臚卿趙温珪奏今月二十三日皇帝駕幸汧
賢樓看閲將士皇太子自城南閲馬帳頭迴入城至酉時
城上有黄雲兩片狀如華蓋逡巡變爲紫色者臣謹按堯
之誕生常有黄雲垂遶舜之御宇常有黄雲凝室又漢宣
帝幸甘泉宫紫雲入殿𠔥世祖践祚紫雲見於端門黄帝
有瑞雲以雲紀官今者德動天休瑞呈雲物華夷共仰海
嶽同歡臣某中賀伏惟陛下體道握符惟天縱聖仁周動
植惠普叢瀛柔遠俗以文明𢦏克奴以武畧蓋以中原未
泰品物未寧將申載靜之机用拯生靈之弊按律則南摧
飆旲臺門則北掃煙埃鐵軸牙旗求摧龍驤之旅霜戈雪
戟陸陳隼擊之師動搖山川奔驅雷電佇聞㤼据以廓乾
坤爰命皇太子訓整六軍申明三令蒙輪扶輪之士壯氣
凌空拔山扛鼎之夫雄心貫日皆堅金石咸勵忠貞允合
天心果昭實觀輪囷對起蕭索齊凝成金柯玉葉之奇高
浮帝座變紫蓋如葩之狀低接皇城初呈葆羽之姿漸結
臨闕之色有以見玄穹贊祐聖德升聞越唐堯虞舜之徵
起宋祖漢宣之感自此率賓入極文軌萬方增聖壽于億
千周宏基於僑永臣躬深慶幸叠覩殊祥敢謡詠以抒情
誠効謳謌而頌聖德詩一首陳進

賀雅州進白鵲表
伏覩嚴道縣多功團崇善里百姓李秀韜於楠樹上獲白
鵲進獻者五行表瑞見金運之隆昌百辟同瞻賀玉京之
昭既臣某中賀臣聞王者正名立訓體孚天意勝殘去殺
慰此人心則有異木珍禽來儀朝闕霜毛動色紺趾標奇
歛羽呈姿應見徒誇于漢魏傳声送喜翺翔顯奉於皇明
伏惟陛下瑞冠百王功超三古協序而風調禹律燭昏而
鏡滿軒臺亭毒萬方再樹乾坤之本照臨下土重懸日月
之光鄙炎漢之息肩邁唐堯之鼓腹人謌歲稔物頼時康
況乃萬旅貔貅千營鎧甲掄充剪獎撫弱字孤雷掀鉦鼓
之行雲駢旌旗之舉發令而雄豪踴躍申恩而疲瘵昭蘇
五星運度以重休八海乘風而寢浪遂至山河効祉禽羽
呈祥遠離海上之巢來對雲中之闕覩其玉龍乍啓雪姿
不驚望聖𦬊以迴翔對天顔而鼓舞往來瑞陛棲泊珠叢
認素羽以難分聽新声而已熟不是成橋之侶殊非繞樹
之群既彰圍雪之容實焕來金之盛佇見干戈載止奸邪
屏除蕩疆埸之烟烽永歸北極静寰區之榛梗自我西方
信超魏德之雄更掩漢成之代臣叨逢昌運累覩殊祥敢
陳歌頌之詞上滉聖明之鑒臣謹課頌聖德紀瑞詩一首
陳進干黷冕旒無任之至

賀天貞軍進嘉禾表
臣某伏覩天貞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百姓王友田上嘉
禾合穗圖若聖德遐通祥符疊至文武瞻覩中外歡呼臣
某謹按瑞圖云嘉禾者美瑞也稔歲精王者德至于土則

二苗同秀昔者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成王問周公曰二禾
一穗意天下和同乎王命唐叔作嘉禾篇由是九土會同
八紘歸化旅獒西貢越雉南來三十世之宏基七百年之
大業輝前映古踰夏掩商今在聖明復彰斯瑞伏惟陛下
紹軒皇之聖緒承周帝之洪源應曆數以配天揔華夷而
御寓惟恭惟儉絕旨音酣酒之娛乃聖乃神有明目達聰
之美弘武德而先懲不軌電掃蠻妖揚文風而旋撫戎羌
雲奔霽責憂勤黎獻軫憫耕農歲致豐穰田無灾沴德通
于地允共秀於二苗應達乎天果異畝而同穎契聖祖興
周之瑞表吾君拓土之徵昔則和天地為一同今則包萬
方為一統況蜀王師薄伐誓衆弔民雄敵已懾於彼方禎
異先呈於近境佇觀叔姪來蕩氛霾開九天日月之光顯
符周卜合四海生靈之望同比唐禾臣竊仰瑞圖賡詩聖
感願預採詩之録思陪唐叔之篇謹課頌聖德嘉禾合穗
詩一首進

請駕不巡幸軍前表

臣某伏覩宣旨駕北路軍前者臣聞展義巡功禮經重典
誅兇伐叛有國通議蓋欲迴虜照於一方輯五瑞於群后
剪其暴亂慰彼烝黎況蠢爾邠岐久違大順歷朝伊夕郎
覬殄乎不足以親駕戎車遽臨狻穴顒顒衆懇僉用驚疑
伏惟陛下逾舜文明超周神武稟秋霜之令敷春育之恩
委以至公推其大信寰載之內風偃化行而隴渭之鄉岍
岐之俗革寒谷之氣回柔陽和息惡木之陰顯孤臨照恃
蟻封而稱固巢燕幙以偷安今則上將專征雄師薄伐達
恩褒筭必剗根荄切惟漢曲褒川方當寒沍霜嶮棧豈易
躋登況鼯鼫穿幌詎用千鈞之弩孤城竄堞寧銷萬乘之
威伏乞聖慈俯狥群心將凝成命佇覩赴捷永統華夷千
冒宸嚴無任戰越兢惧迫切屏營之至謹詣閤門表本陳
謝以聞

第二上表

臣某伏覩宣旨駕幸北路軍前皇太子率臣百官等上表
陳請未賜俞允者省方風俗雖經典之舊儀慰撫師徒乃
君父之慈照但以道途險阻水陸嚴凝遐邇群心實切憂
切伏惟聖帝陛下體堯慈惠逾舜欽明欲今寰海之人盡
沐雍熙之化惟茲汧隴寄迹封隅久負嚴盟深辜恩信識
變通者已束身効順達向背者猶掩耳偷安致一境之生
靈銜積年之怨抑狥吠堯而有日思慕舜以無由所以接
姜鉞以整師築壇而誓衆風馳號令雨驟雄豪上將奇
威振雷霆心堅鐵石指期赴日必就剷平豈勞親駕翠輿
躬麾仞羽兵龍入馬驅馳嶮棧之中萬騎千官迢遞層峰
之外方零霜雪漸逼冱寒伏乞聖慈俯聆億兆之請特駐
省方之命上為宗社下慰華夷佇對捷書更聞土宇臣叨
深眷獎倍慊明誠瀝懇宸嚴不任待責望恩迫切禱祈之
至

謝恩賜與聖觀弘一大師張潛修進表

臣某伏奉恩勅宣賜左街興聖觀和一大師張潛令脩葺住持者寵自宸衷榮臻道域誓業增於芝木曠煇臣某中謝伏惟陛下道均軒后聖丕放勛凝懷於始射之峯竒甘於華胥之境睟言大數理契生津栖神汎合八無爲屬念潛期于有德化合清静善利邦家觀宇蕭條像設塵翳爰敷綸涅載俾葺崇伏以前件觀地接王清旨爲道學尋攷貞元之宇復探祗極之宫至德年中易名與聖前臨廣陌東距錦江究是重樞寔惟勝所况門庭具設像儀存誠歷代之仙蹤乃皇鄰之福地今則重加繕飾盡撤葷腥拂塵埃於秋陌之中還躋玉相簫鏡篁于蓬臺之內別萊瑤壇洒雨露而霧樹增榮薦沉爐而粹容儼穆張潛等稱專刮劘恪勵住持夕磬晨鐘祝遐長于聖壽朝香暮燭期隆永　皇闕臣某獲列數門躬榮睹澤不任之至

謝恩宣賜御殿照鐘表

臣某伏蒙聖旨宣賜御殿前照鐘一口於日院內充齋醮和聲若思垂胥漢榮及晉眾抃蹈無階擇垂握伏惟陛下二曜慶熹三景照臨澤浹無涯惠敷有截故浮八溟息浪長鯨持珍於昌時五飾循章巨基欲銷于承夕削平夷更俯戢于戈而渡俯軫望情留意玄教致感應于洞府行應見于靈仙周當齋聖壽於日月星辰降貴祚于乾坤海嶽今若念臣院宇之內冀筵未全每于齋醮之辰尚闕春容之響既乏通真之器莫諧集聖之儀輙瑾啓泛日之音來從天上泊豐函含韶之韻隆在人間重超錫累之榮恩重興鍾之賜永當桂樊芝木禱祝真宸萱蓀禎休御酬聖獎所宣賜鍾臣謹以焚香祇受訖不任

謝恩賜玉局化老君表

臣某言伏奉恩勅宣賜舊玉局洞門石像老君歸龍興觀鄉容院閣千西閣奉安供養其蓋石舍一區移折就觀起立壽賜錢設齋道衆持幡花引歸觀表讚者皇澤壽臨玄門增耀康莊改觀道俗同歡臣某中謝伏惟陛下法道拔元金木運化協清靜無爲之理數布夷不宰之功已洽大寧持孫一統以玄元像貌客遺宸居鎮香燈無曠于常俄而棋叅合歸于洪于麦中明命豈悟齋羞其蘭木以瓢香森幢幡而成列鏡金鳴玉旋離衆闕之庭雲遏風行遠入龍興之閣群心踊仰萬衆歡随雷諠讚悅之音壽集聖明之福臣叨道衆尋獲栖天數叠蒔降恩承勵脩持上酬壽獎不任之至

賀收隴州表

臣某伏覩札西軍前隴州節度使桑蘭以手下兵士及城池歸降收復隴州若壽算遐宣元勲効節終申潜伐已復雄城臣某中賀伏惟陛下聖邁黃軒威超周武運神机于掌內動有成功料勍敵于數中舉無遺策白岐郊員義闕外泰盟深景致好之儀速徒睦鄰之分擁對貔之一旅侍

疆土于三州果折萬以偷生安生循新而稱困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所以義士盱衡謀臣扼腕皆期殄稀遂奉戈矛
六軍奮躍以爭先八校嗜鳴而致勇賊土佇催于吳岳飲
馬將竭於渭流柔簡以智合變通心明何背例戈衛壁劾
命投誠獻千里之山河不旋寸刃復一方之戶口無損秋
毫便迴毫社之鋒自狄商受之叛想回中之路絕退且無
歸頑瀾上之豐深竄將冥通粘其元醜即見梟擒者通於
八水三山永統於九州四海俱須舜曆盡入禹封甘羅本
曷期異觀大捷無任之至

壽春郡進章真人像表

臣某伏以望闕昭求上帝闕祥北極瑞樞蜓虹光而誕降
中天王斗飛宮電以凝華萬國歡騰群心增抃伏惟陛下
二儀炳靈九清集瑞王化塞乎天地清明肅於鬼神肇三
十世之宏基方隆周業興四百年之景運佇越漢開浸德
澤於玄儒鼓黃風于東夏今蜀奇春大節祝聖昌辰照壽
雲馳驛航波委咸脩齋醮以祇山呼臣與當院道士等虔
拂華壇精依秋格諷琅書寶軸披霧韜霜羅克展獨潔之
誠永慶乾坤之福鑒聖真人昔師道祖影受靈符傳真記
於先天鐵瓊于福地祿明星票洞達玄樞嵩公之識神光
貞白之知梁武以之挍美謳可同年是敢藻繢鐫繪式資
昭御虔曰契杜克嗣禎休于冒宸嚴臣無任祝聖虔切屏
營之至其畫像功德數等謹詣閤門奉進以聞伏聽勅音

黃萬祐郊百紀賜紫衣師號謝恩表

臣某伏覩恩勅夔州道士黃萬祐賜紫衣仍師號羅江縣
道士鄒百紀賜紫若大聖御天神功及物庶有賢良之伉
野無遺逸之人率土朝宗允當聖日臣某中謝伏以黃萬
祐考林泉得志麋鹿爲群深處巖遁閏窺名利成冊章教
物有迴生駐景之能冰蔥誅邪有蕩魅除兇之功皆振道
閑潛贊明時遠拯鶴書來朝鳳闕萬祐既趨于輦水百經
至自于羅江共仰元天俱朝帝澤歷覩前史莫得比倫伏
惟陛下道邁唐充功高軒后想汾水凝神之日尚遠九重
比峒山請益之辰獨勞載駕今則蒲車允至桂轍云來往
捨煙蘿弼翊旋康顯行嘉瑞俱錫服章美輝簡編光揚譽
竭不任之至

廣成集卷之二

詔與黃萬祜相見謝表

唐 杜光庭 撰

臣某言伏奉宣旨令臣就内樞密院與知道大師黃萬祜
相見若天慈軫念俯及孱微荷戴難勝兢榮增極臣某中
謝伏惟陛下化知有道理尚至仁爰芳普及于蕩方軫念
無遺于一物故得賦雲遊士遠馳向闕之心傲世高人盡
識朝天之禮弘道大師夙探至術深隱歎叢名姓可聞儀
形窦觀今若爰隨徵詔直詣闕庭捨草帶荷裳褒業衣師
號事光史筆崇耀道門伏蒙聖慈宣命徵臣與之相見疊
奉宸明之獎得睹雲鶴之容步武壺天躡界遷島祇膺異
渥榮羅萬生弱惟鶵雛之微何報乾坤之德臣某不任

奏於龍興觀點玉局劄子

右臣先蒙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宣賜舊玉局洞門宮舍一
所并石像老君一座移在當觀其舍今於殿後講堂基上
起立功畢便用安置石像老君裝飾供養伏以名山大川
二十四化春秋常祀著在舊儀其玉局化所備常熙伏請
起天漢元年二月八日委本府縣祇就龍興觀玉局石像
老君前修設醮免曉闕以叶發恭又祀邛化在嶲州猜年
已來醮祝皆闕況居率土之內宜申咸秩之文前件二化
今亦欲就龍興觀一處與玉局同用延祝景貺永福聖朝
謹擧如前伏聽勑旨

皇帝為太子生日設齋表

右臣伏奉聖旨為皇太子生辰宣賜莊宅庫錢陸拾貫文
省除於北帝院差選道衆二十一人於七月初八日開置
黃籙道場七晝夜至十五日散齋若伏以紫氣充庭青宮
誕慶動歡聲於六合凝喜氣於九重凡在寰區皆慶祝賀
伏惟陛下思周中外念軫臣寮以皇太子壽切備行常思
儉約懼興名之破費使衆力之煩勞遽諸司欲有齋備並
今止約頒賜内庫錢物特開仙觀壇場祈玉京金闕之真
廣演嚴祖方之福美高與冊事邁古先臣某獲奉綵綸將
中焚祝穀組祈之龍澤重鴻上大之宏規不任抃蹈之至
謹錄狀陳賀謹奏

詣老君殿修黃籙齋表

臣某伏奉宣旨於北帝院奉太上老君修黃籙道場三日
設齋散壇給内莊宅庫錢陸拾貫文充陰差選道衆二十
一人行道禮懺洞分精虔伏惟陛下功包五帝德邁三王
凝旒叡有道之風端康暢無為之化宸心寄感萬靈響應
以潛通處想遐周四海雲隨而奉聖故得乾坤交泰日月
貞華歲稔年康風恒雨若神戈所指長蛇與封豕皆誅惠
湮所軍虐魁與潛竭口屏而是仙山遊洞休瑞繼閣王印
銅符梢祥間出今則極横流之難與時雨之師指廓八濱
同歸一統而猶翹心密叡讓德皇穹於中元齋潔之朝備
三境香花之會上答玄元聖力特開黃籙寶壇用祈巨福

洪休克固瑤圖壽壽臣獲隆奬祇奉德音唯勵精誠以慶
基祝不任爲戴之至

宣示解泰還書謝恩表

臣某伏奉聖旨宣示東北面軍前所奏得鳳翔出歸宮徒王秀劉等分拆賊中事宜并有謠言泰還書曲子待來年若臣某言伏以天道玄微潛司北脈神功布晦寔主福祥必憑謠詠之言以告休禎之旨昔吳時有童謠子廣陌弄驗吳亡陳時異鳥下於高臺果彰陳滅五星聚落爲漢舜受國之期一馬化龍乃元帝興王之應斯皆發于天意感契人心詳考嘉言允歸聖德伏惟陛下纘天誕膺應運啓圖御億兆之衆推撫臨海嶽孔昊穹之眷命拯救生靈[illegible]寶珍符不求自至表蹤塞書望日争來而猶託境負恩孤城背義坐積薪之上卽致焚燒巢折葦之梢立期齏粉果見神明示讖里巷傳謠稱闈所告之詞便生趣平之義所言遠垂若乃國家敵閱之外卽是國之昔兩之師神道言祥先陳侯后之詠成功克敵翹足可期卽當蕩定三秦統臨萬國瑤圖寶曆地久天長臣獲奉天慈躬聆吉語輒陳淺見干瀆宸嚴不任之至

謝宣賜天錫觀莊表

臣某伏蒙聖慈宣賜漢州通記縣天錫觀唐友則莊一所亦充常住者伏惟陛下纘天受命應運垂裳鴻圖陳定于上淸寶冊遙呈於厚地爲新觀宇允吞休禎三殿之儀貌崇嚴終歲之香花精禦今則特頒睿澤廣錫莊田輟彼膏腴永爲常住皇慈迥降玄教增榮自茲日給齋盂克有秀求之闕晨香暮燭益專焚祝之心祈聖壽之延洪保宏基之隆永臣某叨榮聖奬躬荷殊恩不任之至

謝恩令僧行眞修丈人觀表

臣某伏覩忠進大師僧行眞狀奏奉聖旨修青城山丈人眞君殿功畢者伏惟陛下思摽萬方仁深二教祇園蓬島咸均崇飾之慈虎苑鷲宮併被興修之賜爰於仙宇特命高僧載中副廟之助克就莊嚴之勝俄成遼殿永鎭福庭期五山十洞之靈增彌劫春天之壽臣獲居玄教躬荷聖慈不任之至

宣爲皇子修生日道場散齋表

臣某伏以九天集慶三景凝祥動振殿以飛光降春宮而誕秀華夷增抃億兆同歡皇帝廣捨緡錢精崇齋福必冀上淸照鑒降萬壽於聖躬至道貽休介千祥于儲后克昌大寶永統九圍臣某等獲勵焚脩果頒覩錫不任忭懼之至

謝允上尊號表

臣某伏奉恩制俞允臣等所上尊號者冊懇上陳聖明下瞻仰天有命率土同歡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玄鳥誕商赤符興漢救焚拯溺神資命世之才日角月玄天啓秉時之瑞懋宏勳而崇曆德功蓋前朝揔曆數而膺洪基祗膺

寶運由是三靈改上爲國彼歸鄙成湯周武之爲陳師用
鉞笑劉聞隋之主侮塞凌孤振衣而康濟九圍凝旒而
光臨天寶承耀晛中黄之祚執招拒西白之符握金鏡而
照寰瀛入神交泰撫璿璣而觀海島德洗樂推故得卿端
門而嘉氣横軒登圖並而神兵虎伏謁清廟而玄雲四表
月臺中宵鳴鴻名而曰氣輕飛煙蘿處翻麟呈沼沚龍躍
江滿草樹含文雲霞絢綵金符隱篆玉筆流光雖讓德於
上玄已盈餘于太史又若天涯地表右塞南荒列貢賓於
明庭貢神駒於天廐寶香來於絶域美玉薦於殊封洪孝
武之四隅請頒正朔唐高宗之諸國願沉車書將溪禹封
更開充土百揆時叙六樂充和信及豚魚恩加動植矜適

已責恤獄省刑天無入宇之星地絶威牛之氣俘囚繫豹
咸湯鈇鉞之威草藁臨誅時有錫鉞之錫牲牷肥腯粢盛
潔豐敬昭事於神明致仁賢于綏見達誠心於天地恭恭
格於郊禋感與不通動叶善應不衒奢靡不御纖華無況
湎之遊無流連之感不尚馳騁靡狗吠漁靜省嚴寒帷
典豐財相粟禁暴安人天閲以正武威大蒐以示軍寔耀
雖百萬皆蒙輸拔拒之豪駿化千群盡騄子龍孫之駿廷
賢忠孝博採器能片善無遺微功必録專經雉子激之以
高科靖郡惠入廉之以好爵賞勸敦本務穡勤農歲多稔
秋之稼時豐康賓野有如雲之稼闐富家肥四隅無烽燧
之勞百里有謳謡之樂星芒武將功高而武列況之獄秀

儒臣業略而儒風穆、雖仲許之典江表玄德之有坤維
較美籌功曾何彷彿今則閲河克靜擲拆無譴鄰封之王
第交馳近境之干戈載戢入歡富壽政洽雍熙文武誠臣
願增叙於中外遐邇章齋同辭采廻日月之光俯降允俞
之詔載圖頌矩孝上普天觀盛禮而有期仰高穹而增抃
臣與道恨芳不任踴躍歡呼激切之至

代人請歸姓表

臣聞胃名之宗義非他族繼誠之重實自本枝將重久大
之規合定親疎之分臣自乘文律識昧武經獲展戎行早
虔天厓擾戈挈劍推頹徇振主之心北代南征每誓勳王
之鄙伏自聖唐陛下駕馭寰宇操持萬象盡全其纖介之芳

假以殊常之澤竭爲骨肉列在宗枋但勵捐軀冀酬厚造
今遇以乾坤政一天地降休土德潜移金行啓運夠華夷
之推戴劉德兆之符依瑞兄而神器自來遠同舜禪恭己
而龍開闕創不假同征維山之寶祚天長淮水之環源地
久寵戎帝緒須承紹繼之宗浩蕩皇基雖難雑進門之子徇
襟衛已赤增愛瓻拔昧死之誠甘貢逆鱗之罪期分貴
戚永叙仙兄伏乞聖慈許臣却還本姓千冐宸嚴無任待
罪望恩淨洫隕越之至

賀太陽合虧不虧表

臣某伏覩司天奏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四刻太陽合虧於
軫宿十一度至未時四刻復圓今測驗不虧若日華騰景

君德齊尊起衍唐而不形彰靈明之通感中謝伏惟聖帝
陛下元陽誕聖二曜均明昇若木於宸宮曜貞耀于乾道
體冬曦而流愛九有咸恩比春煦以延慈三無並照故得
大明增彩推策雖寬契靈載之殊休越陰陽之常度祥光
稱盛玄德動天適漢日之再中邁光輝之合慶書之青史
寶延瑞圖臣獲奉昌期叨觀嘉瑞退顧桑榆之景倚倘葵
藿之心不任欣躍之至

謝恩宣示修丈人觀殿功畢表

臣某言伏觀長平山建通禪師行真奏伏准宣旨重起五
丈人觀真君大殿功畢者聖造旁數仙祠重創臣功克愍
靈跡增崇伏惟陛下遠治萬方恩分二教文風退布殊庭
勁柔服之識武烈光宣異俗棄寶霜之令遂宣李苑咸遷
興修寰區豁禮樂之容夷夏識玄猶之訓功侔大古莫疑
前王去冬以丈人觀置立年深堂廡凋壞命高僧而制度
羈物力以興隆於是運石他山伐材幽谷梗楠入用剞劂
程能俄成大壯之功克致齊天之固虛巖瞰日廣砌橫空
雲構危梁風生珠牖姮墉不改圖畫如新截岡阜而啓庭
除闢溝渠而護階砌衔流英及逆石雜後逕符靈聖之慈
顯此殊常之績集奇功於不朽增聖壽以無疆臣叨列玄
關夙深皇澤唯度楚蛙上荅休明不任

宣照丈人觀新殿安土地迴龍恩表

臣某伏奉宣旨以青城山丈人觀新殿功畢修興安謝者
伏以陛下仁周海岳澤濟儒玄趣靈山重葺仙觀殿宇
之凋摧既久教門之興葺無由詔命真僧須宣國力要麗
有疑於化出藏我遽比於神功鎮彼福庭與天齊永臣獲
承宸獎度於興標嚴香燭以焚修通真靈而告謝霞峰雲
室如聆萬歲之音玉冊金符更廣千椿之壽以今月二十
三日設醮訖都迴謹詣閤門奉表起居以聞

賀獲神劍進詩表

臣某言伏觀今日趙匡業所進合州江上得神劍一口宣
示中外者伏以將啓昇平祥符必降欲清寰宇神劍斯呈
助聖明斷斷之功表天地匡扶之力伏惟陛下功超三五
威肅寰瀛仁格幽明道均天地故得山川林谷吐金精于
層崖風雨雷建光霜鋒于萬里一條秋水初觀出地之姿
數尺練光光耀倚天之勢仍影彰變化顯著神奇著飆帝
得之於水心界吞六合今陛下獲之於江上郎統萬方制
鈕切玉者詎可比倫斬馬斷蛇者那堪儔擬臣業逢昌運
獲睹殊祥輒古詠歌顧揚盛威謹課頌聖德七言四韻詩
一首陳進干瀆宸嚴無任之至

賀誅劉知俊表

臣某伏觀敕旨劉知俊以兇横昇常已誅戮訖者罪惡貫
盈人神共憤允符聖斷克正嚴誅臣某誠抃誠快稽首伏
惟劉知俊性推兇狡器本凡庸有貪狼苟且之心無报德
懷恩之志倘思尼道迴歸我大朝顯數雨露之慈旋受爵

虎之膏委之泳次待以不捷更除推轂之恩特付專征之
任而咆哮自恣殘忍為懷屠害黎元罔遵刑憲據大國撫
柔之旨聿聖朝平代之仁既負鴻慈雖逃顯戮伏惟陛下
思弘天地仁廷光湯羅至道以好生布春和而煦物夷蠻
戎狄皆知慈育之深日月星辰共鑒包荒之廣而知俊獨
違聖造肆用淫刑致遐陬之未通阻四方之向化今則害
逮震今斧鉞與誅使普天率土之人荷去患除兇之德充
溢祚曆永福生靈臣某獲覩宸嚴無任歡躍忭抃之至

賀鶴鳴化枯樹再生表

臣某伏覩邛州團練使張敬周奏大邑縣鶴鳴化去一大
師郭昭美申當化有古柏樹內有七株枯已多年今再生
枝、蔚茂異常州司差人覆驗有實若仙山表瑞嘉樹呈
祥符濤德之感通彰神功之茂育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
首臣按圖瑞云帝王德及草木政致昇平則松柏常生木
有柏異伏惟陛下膺圖啓運握紀承天修文化而服遐荒
耀武威而平九有恩周草木惠及祇祿葯蕭郡辯以歸仁
獷俗掃山而納貢由是涵濡異類感動殊倫雪兔霜禽栖
翔接影應龍神恭表見爲當今者玉洞雲峯靈壇古化當
炎漢理平之際乃天師修道之鄉林麓森疎烟霞蓊鬱蒼
崖蘚纖凌空之轍跡猶存翠墠莎封化鶴之壇基尚在而
巖前古柏枯朽多年需雨露以重榮吐萌芽而再茂喬柯
裊翠密葉凝陰彼王虞之蘇臺雖偕茂盛雖瀨鄉之仙檜
莫能稍祥惟七柏之與崇舉下年之遐未祥編瑞諜古昔
無倫臣獲本邑期頗聆嘉瑞敢陳謠咏顧搖褒瀛謹課頌
聖德七言四韻詩一首陳進稱賀以聞

賀西域胡僧朝見表

臣某伏以西域天竺僧到闕朝覲者天慈遐被異域懷歸
致萬里之番僧朝千年之聖主華夷率化億兆同歡臣中
賀伏惟陛下繼聖統天體元立極惠周遐數仁匝寰區戎
蠻夷狄之鄉皆遵聲教彝禹商周之德業繼欽明由是睹
寶川馳梯航霧集貢無虛月史不絕書今者天竺遠戎慈
山負俗在積雪流沙之外比峯谷虎豹之間遠望千霄之
雲遊超朝天之意言須重譯路想經年崎嶇不憚於窮荒
甸司顧歸乎聖日紐圖澄入夏祇辭于闐之東羅什依秦
亦自龜茲之北叔其遐邇亦驗尚勤綱維臣子之心允白
聖明之感永編國史充廣聖功臣獲奉天光不任云云

壽春節進元始天尊幀并功德疏表

臣某伏以九曲澄瀾二儀交泰星渚表流虹之慶斗樞開
飛電之祥瑞叶千年歡周萬國伏惟陛下握符受命瑞康
承天弘至道而繼三皇敷上德而超五帝化覃海嶽恩普
華夷辯髮纓裘常修職貢四荒八極畢贄琛珍平六府而
天降殊祥洞三泉而地呈嘉貺英不蓄彼王篆波躍金鱗
歡顯霜姿禽飄雪翅芝英蘭蕊露藏靈仙時見于煙
巖貞檜垂崇於雲谷瓊儲戚稔寶貨川臻無同隅不獲之

大有比屋可封之俗故浮遐方慕聖異域歸庭鼓舞抃誠
歡呼率化桑乾瀚海傳法靜則稽首朝天身毒罽賓三瀛
多目傾心入貢皆臨北極共祝南山今屬日麗九苍風和
八景壽春大節誕聖昌辰輒繪真容虔崇齋福臣某無當
院道衆衆起今月一日開置靈寶延壽道場七晝夜香燈
謝潔焚誦精虔莫憑妙道之功亦祝無疆之壽前件齋像
及功德既一一通謹隨表陳進干冒宸聰無任云云

謝恩賜陽平山呂廷昌紫衣表

臣某伏奉勅恩賜陽平山主呂廷昌紫衣仍補充內殿焚
修大德者恩重霄漢榮及君林草木增輝烟霞動彩凡栖
蓍褐共感休明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惟壽開圖握符
御宇仁覃九土咸臻禎曌之社政布八荒已洽雍熙之化
由是群方述職重譯賓庭屬祝聖之昌辰標壽春之大節
布鴻私於二教遲望澤於萬區呂廷昌久寓煙蘿深精真
餌方專心於首理敢企望於寵榮豈謂陛下念切勲臣獎
深學術以呂廷昌嘗方著劾致孝謹危疾禱除迎降陰
恩顯朝命服寵業荼蘭雖勝天地之私暮燭朝香誓答聖
明之照臣某與道衆等不任云云

廣成集卷之三

唐 杜光庭撰

宣進天竺僧二十韻詩表

臣某伏覩西天三藏多到闕朝對者伏以北通玉塞西渡
金河路出重關程逾萬里班定遠之經歷才及烏孫張博
望之訪尋祇通青海或蛇州雖磧人跡莫窮或飛雪流沙
鳥蹄難至西旻声數或異職貢少脩罔嘗回環首標瑞典
鍾山天王顯謝祥珍況身毒居葱嶺之陰于闐隔雪峯之
外天竺遠覺跋涉辛勤慕中華億兆之尊爲大蜀聖明之
主專中朝覲寔美簡編伏惟陛下纘聖體乾膺圖啓運德
邁羲頊仁冠堯湯脩文德而御要荒握武功而安寰海故
得西戎率服蠻夷知歸南通交趾之鄉北聚穹廬之俗獻
琛本勢與曦蒙時寫惟聽政之餘每降自天之澤與知玄
稀勸獎崇修梵刹精嚴道宮煥麗一心齊致二教俱崇紫
霞洞之仙客劾祥天竺國之胡僧入貢咸歸灑感共福星
圖聿土臣家同深忭蹈臣某芝田末學蹇岫孤蹤叨奉天
慈術宣明命謹課頌聖德七言詩二十韻一首陳進昨自
三月已來偶縈疾苦不獲隨例舞蹈充陪無任歡呼屏營
之至

謝手詔表

臣某言今日伏奉恩旨以臣今月十一日上表稱賀聖體
痊復事賜手詔獎飾者絳闕流恩紫泥頒寵仰承天造俯

慰允肅臣某誠懽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臣將叨陳野章列
班行雖棄修每祝於龍圖而旦夕合趍於鳳闕洎嬰疾苦
稍曠朝天昨日以皇帝陛下虔政懷勞萬機閑念偶致違
裕尋就痊和是以臣稽首嵩呼飛章稱賀寔昏叢之素分
乃周列之常儀豈謂聖慈曲頒榮詔臣謹已焚香跪受訖
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宣賜道場錢表

臣某言今日伏奉聖旨以臣自前月二十一日就當院集
在觀道衆老宿等於三清壇上爲皇帝陛下開置靈寶消
災轉經禮念道場伏蒙宣賜錢二十貫文省除昔伏以中
朝錫寵內庫頒財仰奉天慈倍銘允懇臣某中謝伏以叨
爲教主深受國恩允日焚修皆歸讖分豈期聖造仍降明
賛助之刻廣天地遐長之壽臣某榮逢聖日仰覩神功不
任

賀聖體漸痊愈表

臣某言伏審昨日已來聖體頓就安愈臣某誠歡誠懽頓
首頓首伏惟聖帝陛下深仁御宇至道垂衣惠匝萬區恩
周品物晝氣夕惕甚勞而勝理慾和旰食宵衣憂軫而寒
暄爽候今則神明畫賛川嶽効靈清廟貽祥玄穹降福克
安聖寢猶增兩曜之輝廣納洪休益永萬年之壽華夷忭
悅億兆歡呼臣某自旬以來眼疾未減不獲趍馳王闕蹈
舞天階瞻望煙霄不任

賀疾愈表

臣某言伏審聖躬已就痊平中外臣寮咸增踊躍臣某誠
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緯經纏尚有差其行度四時運
動猶或爽於慘舒雖寒暑之垂道蓋陰陽之常數伏惟皇
帝陛下順時設教以德臨人萬機每繁於宸襟六氣稍違
于聖體今則神靈叶賛宗廟垂祥廣集天休頓實聖寢足
嗣唐堯之二統永延周帝之遐齡獨實錫於貴功恩流海
內幫鼓呼於品物声震層霄臣龍祇仰天上之龍顏已增
感聖捧禁中之鶴眼更切祝堯其所賜錢臣已依數跪受
依給道服訖臣與道衆等無任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賀嗣位表

臣某言伏審今日皇嗣寶位光御洪圖率土歡呼普天欣
載臣中賀臣聞成王嗣位累千載之徽猷舜帝繼明爲百
王之茂典上膺天命下契人情伏惟皇帝陛下道比成湯
仁同大禹德冝符於五緯運諧契于二儀是以克紹宗祧
光昇寶位爲作彰維新之命洪基顯隆永之期即使車書
混同夷夏清泰九土有歸山之馬四溟無横海之鯨克振
皇綱永安大業臣叨榮昌運獲列簪裳仰馳捧日之心雖
同竊抃術抱卧漳之恨莫遂凫趍臣無任瞻天望聖踊躍
屏營之至

賀德音表

臣某言今日皇帝御殿宣降德音者臣聞聖德法天庭候

毒行於亭育神功體道順時克布於生成莫不澤被九黎惠敷萬國凡居覆載咸動歡呼臣某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宅據寰中日臨天下克儉而茅茨不剪櫃神而金鏡高懸是以冒賴寰瀛無任兢惧戰越之至

賀封資王忠王表

臣某伏覩降制封資王忠王者絲綸顯降典禮昭行宗社貽休寰區增抃中賀伏惟皇帝陛下仁推立愛道泰萬新增王曆於延洪固瑤枝於遠大鳳書錫命麟趾增華浮壽氣於絳霄集崇光于朱邸臣獲逢聖運仰覩威儀不任

賀新建天錫殿表

臣某伏覩恩勅大內新殿成錫名天錫殿者爲新正授光錫嘉名中外聳瞻華夷增抃臣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承樞啓運握斗垂衣包九土以君臨闢四門而致睦法天構宇隆帝宅于上京括地開基壯皇居於億世由是前羅象闕迥敞龍庭總日月之貞華高嚴秀闕集星辰之瑞彩廣啓文軒巍峩曆參井之墟发業應氐房之狀莫不獻寶飛碣川后貢材人以子來功資神助鉅鎬宮書殿綺環細以雕儔漢閣周堂同壽常而莫並功云告畢寶額爰新顯神授於上玄以符天錫耀宏圖於八極示播聖功臨海岳而閱縣珍會諸侯而朝萬國將陳大禮以福群方叶神釐塞穹荒雲介玉帛雜林絕域壽集梯航運在無爲俗欣有道今則普宣德教克順正陽安地表之遺黎高開壽域御天錫之新殿更扇熏風懸征役於藩方免逋懸於郡邑赴鄉遷客俱從釋宥之恩罔圄縲囚盡擧寬明之典式曰三赦將俟一同臣伏限疾瘵所縈不獲隨例舞蹈玉階無任歡呼踊躍屏营之至

又賀德音表

臣某臣今日皇帝御殿宣降德音者雷雨作解渥澤滂流而九土以無遠致群生之咸泰華夷億兆孰不歡呼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嗣聖繼明握圖御宇蒸、大孝同漢惠以承祧翼、小心比周王之纂極文懷遠俗武戢邊荒膺乾而化洽無垠出震而仁周有截今則凝旒御宇正殿宣恩安地表之黎元高躋壽域湛中天之德澤更扇熏風撤征戍之勤勞釋賦稅之逋滯拔荒遷旅囹圄縲囚俱從赦宥之私盡擧寬明之典騰歡聲於外域浮喜氣於雲間中執書文竹歸一純瑶圓玉曆克保千春臣獲以衰遲羁逢睿聖方嬰疾疹不獲舞蹈堯階瞻恋天慈無任歡呼踊躍屏营之至

謝批答表

臣某臣伏奉恩勅以臣今月二日上賀登極表一道賜批答獎飾者寵降丹霄榮臨玄數倫重五色出仙禁以昭彰日煥九霄向芝回而照燭驚榮失次非蹈無階臣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珠衡挺瑞玉手縱神出震域以重光爲乾樞而纂聖德超啓謨弘孝德以垂衣明繼勛華宣大明而御

宇湛恩遐布惠渥普敷歡呼振野以成雷喜氣摵空而作
蓋華夷億兆就日瞻雲臣某限以象運羔嬰疾忍仰龍墀
而潔𢗅陪歡舞而奐因逖貢封章遥陳誠悃無謂特降霈
典俯降天章成行之瑞露藏鋋聯㷔之鄉雲蒂都捧對而
藹衡未重感恩而涙渤非深鵷鷺至微乾坤難報所賜批
荅臣謹已焚香跪受訖無任荷聖戴恩之至

慰中祥大祥禫制表

臣某頓首頓首言日月不居大行皇帝爰及其祥伏惟皇
帝陛下攀號痛慕聖情雖居上為宗祧下徇億兆術至大
禮永福華夷臣衰疾所縈不獲隨例起居奉慰無任殞越
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慰釋服表

臣某頓首頓首言日月不居大行皇帝崩背如昨奄經禫
制伏惟皇帝陛下攀慕永遠聖情雖居四海臣妾服制終
禮賠天扉及履地無容臣伏限衰疾所縈不獲趨詣闕庭
哀慟臣無任感咽攀慕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慰冊廟號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追冊大行皇帝尊謚及廟號者伏惟大
行皇帝應天誕膺乘運闡圖豐沛振衣功超于漢祖郊岐
山技垂功邁于周文考唐堯翊善之名遵虞舜盛明之號
今則式崇尊謚爰美聖功億兆咸哀寰區共感伏惟陛下
悲纏罔極哀理蕩方仰号飲以難追本冊書而增感溥天
率土哀慕同深

慰啓攢表

臣某言伏承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啓攢宫者哀纏百辟號
慟六宫伏惟陛下攀慕哀號聖情難處對弓劍而感增歎
光景以寘懷臣伏限衰疾所縈不獲隨例哀慟無任殞越
屏營之至

慰祔廟禮畢表

臣某頓首頓首言伏奉某皇帝祔廟禮畢者禮重宗祧序
中昭穆克遵嚴祀永耀神功云云伏惟陛下順考禮經欽
明孝治正春禘秋嘗之典宗配天奉聖之儀克集鴻休永
崇清廟普天率土哀慕同深

慰封陵表

臣某頓首頓首言伏覩大行皇帝陵寢封為某陵者臣竊
惟大行皇帝吞日叶祥媵星應夢握乾元而啓曆拓坤野
以闡基鄙巽親之三分廣行恩化欽華夷之一統狩混車
書陵寢正名允符聖憲伏惟陛下纂承事重追美為先光
顯遺功增華盛禮仰瞻龍躅稍慰聖情凡在臣寮同深哀
慕

慰發引表

臣某言伏惟大行皇帝靈駕以今月某日發引者二儀交
感兩曜無光億兆咸哀雲霞共慘臣某誠惶誠咽頓首頓
首伏惟陛下孝思罔極聖情難居望仙駕以漸遥聽薤歌

而增咽追攀不急號慕難勝

賀登極後聽政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九日皇帝御明德殿聽政若文物羽儀初陳於玉砌行鵷振鷺下列於瑤墀中外同歡寰瀛共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九天誕聖七政綴神執玉斗而御乾龍特寧四海握璿衡而司大象爰牧萬方敷啓后之文明纘成王之道德令到書閣瑤落齊瞻北極之尊霞散滄溟共奉大明之照恩覃有截惠洽無垠臣跡滯邑田榮違寶運悲越吟而自感趨漢殿以無由瞻望堯天不任抃蹈歡呼激切屛營之至

慰山陵畢表

臣某言伏承大行皇帝山陵禮畢若神宮長閉仙寢永安率土生靈不任號慕云云伏惟皇帝陛下追慕不忘理情難居對馬鬣以增悲攀龍髯而永隔遊衣尚在仙駕已遠追想英威攀慕何及臣某伏恨衰疾不獲奔赴闕庭不任號稱擗咽之至謹奉表以聞

請不赴山陵表

臣某言竊承山陵備適皇帝陛下哀慕無窮欲躬赴陵寢若恭聞中旨宣諭人情凡被照臨莫不惶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皇帝之孝也法天順人緣理制禮俾生靈咸若而宗廟永安未聞以弓劍之哀識領營闕之獨行遠勞鑾蹕親奉若衛伏惟皇帝陛下考百王之舊儀徇歷世之成典時迴聖鑒術契禮文遵前古之通規示後王之令範彌彰孝理以慰萬方臣不任瞻戀虔望迫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廣成集卷之四

唐杜光庭撰

戶部張相公脩還拔明真齋詞

臣聞太上開圖元皇演教三籙定金明之典功被人天九幽懸玉匱之科惠周存沒竊尋經旨遵按玄文仰祈還拔之恩報脩儀陳之懇今月二十五日是臣先妣唐楚國夫人蜀追封宋國大夫人劉氏忌辰今月三十日是臣先考唐丞相太子太師致仕蜀追贈太尉忌辰謹賫油燭香花供養之具於成都府玉局化北帝院奉脩靈寶明真道場一晝一夜道士一十四人三時行道三時轉經對氣象以披心馳香龍而上奏伏惟高尊憫鑒眾聖垂光普告四司關明三界降九龍符命開長夜寒庭鍊沐形魂還拔神爽出玄陰之府入洞陽之宮罪咎蠲消冤讐解釋落名地簡列籍道階輪轉福鄉克登仙品九玄幽識咸逐超昇誓勸脩奉之心上答真靈之澤。

張氏國太夫人就宅脩黃籙齋詞

伏以妙道玄功濟時佐國真經秘旨拯物救人摩密規於億劫之前弘大化於萬天之內宗之者儲祥納祐修之者駕景登辰拔冤古今昭彰典誥張氏克承祐既運偶聖明被沐天光輝華帝澤猶懷預分常抱兢憂若已修躬每虧婣戒寔恐往世之積愆未滅此生之罪累猶深幽陰有註訟之書冥漠有考延之籍又張氏今年天符臨於木墓之位暗曜往於飛化之年火星炤于身宫仍當魁之性分大運逢王金之上火力稍微小運值生金之鄉木氣已薄細思厄會倍用憂虞竊惟大道無方施恩普洽式申虔祝必介休祥是用獨潔丹心脩崇黃籙像璇壇而肅列按瓊謳以敷陳質往諸天燭蘭缸於午夜告明三界飄檀蕙于九時廣懇馳誠希思悔過伏惟高尊太上萬聖千真憫鑒吁祈昭宣渥澤勅天司地府命陰職陽寮黑簿落名青宮著籙和平儲祉消解冤讎北都除執對之籍年齡漸遠南極定延長之紀椽祚允冝五行拔災滯之文九曜息照臨之咎常微舜日永蔭堯天春屬惟康子孫忠孝九玄七祖生逝先亡咸拘滯昏衢未超福路願承道力便逐往生利祐見存允蒙貞吉其有三塗六趣夜府寒鄉赤囚幽滯之錄晝獲逍遙之果陰陽行吏宅宇龍神長悅豫以安寧俾凶衰而殄息上願聖圖遐盾聖壽延洪卜年克大于姬周享祚更隆于炎漢寰瀛一統書軌混同共傾捧日之心咸沐自天之祐

奉化宗祐侍中黃籙齋詞

伏聞道本無爲降元精而生二象。而後敷羅五緯而脩群形雖執麗天無違於律曆陽舒陰慘咸繫於裁成由是善惡循環吉凶倚伏氣剛神戢不能排九六之期蹈魄烏輪不能華盈虧之勢況乎二儀盡有三命定生未超變化之札固有羅遷之理是以兢懷省己審過知非常加策勵

之心翼動真靈之鑒任風承玄蔭早沐渥休運偶屢昭
叨寵任推忠陳力未申匡濟之勞翊聖扶天累荷超遷之
渥捋壇相印委遇益隆蒼珮行師徽崇彌厚戒滿盈而徒
切報君父以何階尚悲動靜行藏有乖於素分屬心舉念
有忤於神明或在公有失於賞刑衹衆有愆於裁斷或枉
世之尤違未解或積生之冤債未袪有一於斯皆征纖濟
又今年二運俱逢於墓位飛天仍值於大星雖居華蓋祿
德之方恐有刑魁照臨之數以茲發慄倍切懇誠徐氏年
運之中亦有災滯大小二運金火氣微飛言遇於計都天
符臨於生月恐為災滯志在禳祈是敢恭備信儀虔申齋
素披玄都品格修黃籙道場嚴香花於二日六時召真聖

於諸天諸地凝神注念虔懇披心伏惟萬聖迴光衆真流
鑒憫其丹款錫以休祥赦已往之罪瑕釋將來之厄滯明
星暗曜無臨炤之虞三命五行除衝妨之會冤仇和釋債
訟消平弱亂鬱昌壽祿延益九玄衆福晝夜開光眷屬康
寧寵神安祿上願聖躬萬壽大業永昌播聲教于九圍威
歡舜澤泥車書於八極共樂克仁百穀豐登六氣均暢警
倘忠孝上酬莫廢之慈克勵精誠仰副真靈之祐

上官子業黃籙齋詞

伏以大道玄功至真妙感隨方流現應念垂慈佐國濟人
思周於動植祛災降福惠及於幽明凡所啓祈必蒙昭鑒
某氏以今年大小行運之內恐三命衰微陰陽留曜之中

恐五星臨照致成災厄無所告祈稱聞黃籙妙齋功德廣
大無災不解無厄不禳輒罄丹誠冀蒙玄祐謹依科法開
置壇場三日香燈九時懺謝至真冥應有感必通伏願三
境諸天高真衆聖降無涯之澤垂廣覆之恩為某氏解除
積世罪瑕多生冤債隨懺消平應時除蕩眷屬安貞公私
和泰誓願忠孝永奉聖期

飛龍唐壽僕射受正一籙詞

伏聞冥寂之初混元之首道生一氣分彼兩儀陰陽有昇
降之殊清濁有仙凡之異是以紫清金闕高居太妙之庭
黃軸鳳關下鎮窮泉之域隨機染或因生進退之疑委跡
泥滓遂有飄零之痛既非先覺必在指迷玄元皇帝當東

漢之季年啓南宮之寶笈首傳真籙大拯群生修之則駕
景冲虛行之則濟人佐國或蕩平氛沴或懲革免妖正日
月之天元風雲叶候靜災邪於地紀生植無愆歷代所尊
垂休廓極佳風承道蔭護奉望慈功輕而渥澤愈隆力薄
而君親未報常思案窺秘籙宗受靈文勤旦夕之香燈勵
精虔而禱祝所冀家國同納福祥今則嚴備信儀恭開壇
墠通宵懺滌稽首歸依蘭燈夜燭於九霄檀炷晨飛于三
境恭馳懇款冀達尊靈伏惟
太上三尊玄元大帝十方衆聖三洞威神鑒丹懇之誠賜
感通之應靈官真氣咸賜救傳使內保身安外袪災沴名
參道籍罪滅陰曹九玄離積夜之鄉永栖長樂族享無

涯之喜常本休明箕壽遐延公私清泰上願龍圖佽久鳳
曆延洪增聖壽於無疆乾坤共永布皇恩于有截海岳咸
安同爲至道之風共暢無爲之化

皇太子青城山修齋詞

迋閻靈寶陳規齋戒感帝衷之兆真文設教行藏通修禳
之功莫不啓之於心弘之於道上可以凌祈穹昊昭達玄
微次可以宣布情誠祇延福祐永言清信敢爲虔恭伏以
皇帝劃地開基法天垂澤定禍亂而安兆土德闡真明而
充邇金行翼翼小心弘于素澤永之懼乾乾夕惕有掃風
沐雨之勞備歷歲時益勤祇敬是致年豐歲稔國富兵強
定蜀漢之疆圻抚巫之祥章元文元武咸序彝倫至公

至平式崇治本四方慕義萬里歸仁聲教無偏于高深書
軌盡同于風教蓋九霄之靈貺信大道之冥扶是使帝圖
聿昌宸算永言戴仰彌切裁持延者以星象留行稍淹時
景分野觀曜室寶禱祈是用潔志清心虔禮滌慮召十洲
之法侶約三洞之玄科敬設清齋仍修大醮伏願上真降
鑒衆聖宣慈迴飈軸于玄閣落輝光於丹道凡言災沴並
獲除消但有吉祥皆承應感增聖壽于千秋之外播皇猷
于萬宇之中壽山崇峻于五山福海更深于八海與乾坤
而齊固共日月而合明叶華戎推奉之情遂臣子依憑之
懇盡繁至數俯罄微衷冒瀆真仙無任兢惶戒懼激切屏
營之至謹遣浮一大師賜紫張茂卿等一十四人虔修法

事願鑒丹誠

普康諸公主爲皇帝修金籙齋詞

伏聞道混虛無沖玄黃爲九玄之始象凝恍惚標化育爲
獨化之源於是覆載以乾坤始臨以日月三才並道剛柔
之用迭興品彙攸生善惡之端遂列然後降之以君父佐
之以股肱法高皇不宰之慈體大帝無言之旨弘安寰域
大庇黎民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臨人承乾御曆纂握機之
精握含獻濟之靈源明契三辰運符四序當天人之屬允
表謳瑞之成孫曰念陵夷逆虜承唐鎮寧邸國割裂江山
辛勤侔大禹之功化洽睦成周之德豈忘宵旰莫憚征勞
是用和平未期清泰恭者今以時當端月節遇正陽屬二

氣之將交應千位之交景思弘百福用爲千齡啓金籙之
靈壇遶玉京之勝地伏願皇帝明齊日月壽比天椿握金
鏡以御寰瀛致祕籙而歡億兆重旒閒道覩元愷之忠貞
負扆詢元獲夔龍而翊贊四三皇而永同一六合以無虞
仰本虛皇術垂玄造冀納虔祈之志獲申懇禱之誠

皇太子爲皇帝修金籙齋詞

伏以浩遂無涯育乾坤者王道彌綸冀樞運造化者玄功
凝一氣以生三才周六虛而吹萬有所以春皇秋帝雲紀
火官承此用以御寰瀛爵無爲而統天地咎常不舍和韶
粹端拱穆清執大象以臨人乘飛龍而布化鍵流金爍石
湯德弥光懷山襄陵堯風益扇皇帝應圖負康握鏡開基

慕玄元悲愍之宗仰黃帝華胥之囑曰慎一日雖休勿休
故得彝教旁敷京坻積稔俗臻暇豫民樂雍熙文歡旬洽
於鄗封䟽靈事未于絕域倍增寅畏祇荷寵旻昨以重泉
飛芒天文炯戒躔度雖殊于分野禱祈屬切于焚修恭啓
皇壇敢希鴻福仰玉清之至化稽首知歸開金籙之道場
齋心叢願所貴者達誠馨藻薦壽望躬與日與月之同明
共地共天之咸久青詞奏御俾金慧以韜光丹表通真致
珠囊之叶度災躔永息禎瑞常臻風曆克調狼烟不警政
倫三五祚越億千位泰儲宮實致仙境軌傾素懇仰望玄
慈

中元設醮金籙齋詞

伏聞至道希夷真精玄寂私化於混元之表凝光於太極
之先散淳一之根潛分步驟鼓生三之氣以劃鴻濛所以
乘龍紀氣之君畫卦垂衣之后順數道要創啟皇基妖拙
用而福實中布神功而利天下昭彰帝紀炳蔚人文允屬
聖朝誕應天睠皇帝儀乾受命應運開國繼軒黃帝瑞之
靈源茂尊文周公之至德纂承土運光啓金衡端旒康以
穆清慕唐虞而真正思洽大同之理以康九土之民祿禧
達豐華戎咸泰皇儲輝重明之美邁方贊有道之風中外
枯夷生靈輯睦況屬三元令序大有昌辰宜虔齋絜之誠
共祝君親之壽拂瑤壇而展禮按金籙以陳儀龍篆貫心
香花備信燭九光之蓮炬下照冥津飄三素之植煙上聞

真誠必冀三天降祐萬聖延慈宗社隆昌寶圖安鎮乾
坤於聖壽等日月於齋明文德武功綏寧八極天枝寶胤
輝映萬齡儲望亨椿桂之年常扶大業妃后潔蘋蘩之德
共翼宸居朱邸清廟彌臻景既外藩內輔益履殊榮常樂
雍熙咸登富壽其有宿殃積釁往債前冤年衰命運之災
算紀飛旗之厄秉茲懺謝並乞消平郎冀宗朝尊靈生神
三境上等九玄七祖受福諸天昭祚沉祥傳休無極上顧
天文昭著象緯澄清回直行太乙之旗息玉華金芒之曜
蕩憂患于井參之野延福祥於梁益之墟九穀無虞五兵
斯戢烽煙永罷兵革肆沴於農功疫癘去荒庠非安于閭里
寰闠舒泰品物滋榮海無歸仁寰區宗化至有立功將士

往逝郡邑勛著勳王忠難效命每曰壽爲皆爲懺祈以離
冥漠之鄉更遂逍遙之樂咸垂陰蔭尚滯溟澤未露或嗣續
已無責蓋多開九宮符命郎為遷神二籙洪恩俱令濟苦
勿為滯魂速詣福廷動植飛沈盡登真道

皇帝修符瑞報恩齋詞

蓋聞歷代帝王受天符命咸宗至道以御鴻圖莫不用慈
寶以臨人仗玄功而濟物克致雍熙之運仍頒祥瑞之文
頗以薄躬猥臨大寶褒匯尚擾思絕武而未臻法令頒行
念措刑而莫得內惟兢業莫敢逞寧今年七月漢州十郡
縣百姓郭迴芝于仙居觀採藥耕地掘得銅牌長七寸廣
四寸上有六十字老子通天記云丁卯年甲戌乙亥人王

生享二百年天子王迓建王元曆王萬歲王癥王則王道
宜五字篆文後云扎切化張弘道天寶留此明聖代欽承
玄貺度佩靈符識大道之重休知百年之惟永是傾丹懇
用吞殊休梓九哥之科儀脩靈寶之法事所願丹心往達
聖鑒俯臨社稷永昌休徵必應四時合序萬物以嘉俾令
率土之賓保壽無疆之福稽首謹詞

黃齋助中元黃籙齋詞二首助燃燈詞

伏聞三元大肴乃諸天降福之辰九夜長宵是厚地重陰
之境將消積暗爰假神燈上納三光下炤群类經科所重
齋醮攸先今屬序臨中元壇開黃籙三時朝懺萬罪蠲消
輒脩香油同申供養伏冀寓煇慼熇疑光地府之中星布
連數散景衆窩之内盡起甚逝永出冥津九祖生天六親
介福災祛未兆善洽無疆奉上安家孟希元吉

黃齋爲二十男豹黃籙齋詞

臣聞包容萬象大道爲亭育之尊弘濟群生天尊演度無
之數莫不是軍鐵芥澤音存十明真閒王曆之書長夜錊
重陰之若丹誠上感玄貺必臻臣遇昝風影神明重譴終
適一月纔長二男燃悸中年寂寞孤影痛萊當之時綿令
冥漠以何依懼彼旹魂尚爲拘滯伏思還拔唯仗災脩檜
其服用之資助此香燈之會涼飈韻落應閈泉西之中秋
月疑壇想照夜臺之下願承齋福俱出幽關鍊魄朱宮止
神錄府各逐逍遥之路盡登清淨之鄉永泰正真長居道
域人間天上終際會於吾緣萬叔千生更開闡於眷屬昭
昭願力奕聖鑒知不任淨咽虔祈之至

趙部助上元黃籙齋詞三首

至道流慈元皇垂眖三宮四赦爰手作解之恩品物昭崇
共樂如春之澤皇壇巨祐幽顯無遺臣以庸愚叨逢聖運
早承寵祿常戒滿盈猶恐年曆之間星辰之内同罹厄會
尤切救憂輒同黃籙道場虔申悔謝仰希上聖俯鑒沖襟
寄賜福祥潛祛災咎壽年增益家眷康宜存殁幽明同臻
景祜

中元

律移林夏節應素秋鼓夷則於西郊歛火雲于南極肆非
戒忠允蠲蕊辰摸以虔土四親道化身黍丹籙名隸玄臺
而遇尤易紹世網難祛動靜行藏未混融於大道年辰宿
曜猶鍾集於衆災輒同黃籙宝壇助書香供冀蒙聖力俯
鍳愚衷開罪書而祥赦超九瑤廣罪而蕩蠲厄難九玄受
賜舉族沾崇永承祐護之恩誓竭歸依之願

下元

臣以宿同獲承積祐早忝職務族泰官業而所主重難常
深憂懼尚慮行年災滯星曜加臨遂願回蒙莫知祈告今
屬玄冥届節水帝司辰星杓方指於孟冬朔氣正雄於北
陸年光遝貿修奉彌勤敢同九奏之壇虔瑤上聖盡瀝萬
重之懇願降殊慈賜臣罪咎消平災忐殄息前覓凬僣秉

功德以和寧徃世今生荷懺祈而濟拔九玄享福舉世霑
榮克承惘祐之功永勵皈依之懇
馮治大夫助上元齋詞
伏以大道垂文澤周存歿天尊演化恩及幽明廣敷九幷
之升以拯重冥之苦敢持哀懇仰叩玄閽今月二十六日
先妣隴西郡君贈隴西郡太夫人李氏忌齋謹詣玉局靈壇
回上元勝會同修香供用禱福祥伏願亡妣鍊景朱陵栖
神玄圃悟恬澹希夷之道契長生永叔之真玄會無爲克
孫妙果

中元

伏聞黄籙明科紫陽具典玄元勝力丹簡宣恩拯拔幽沉
照臨冥夜古今宗稟生死鄉恩有感必通所祈克應今月
二十六日是臣先妣贈隴西郡太夫人忌辰輒同玉局壇
場中元齋薦同申修奉冀遵真靈伏願亡妣秉此福緣高
昇道境逍遥神碧落栖影丹臺永登快樂之鄉克證希夷之
道

下元

伏以黑帝御時玄冥肇序下元勝會大宥罪辰所宜度祝
上真勵精下土祈禎祝以福存亡今以玉局靈墟瑤壇展
禮輒持法信用助齋誠敢希衆聖鑒臨萬真昭祐九玄開
度超離冥漠之鄉五族叶和長荷安貞之福災凶殄息罪
咎消平永誓丹襟仰承洪澤

伏聞齋數九幷節啓三元是萬方禱福之辰是衆聖宣恩
同庠員外助上元齋詞
之日今屬玄元真化玉局靈壇陳黄籙之儀按玄都之品
九時奏御三日焚修精助香燈同申懺滌伏冀高尊垂祐
大道流慈採納精誠俯頒鴻福九祖遂超昇之願六親霑
覆護之仁消厄帶於行來解冤讎於既往罪咎原釋疾苦
痊平壽祿增延凶災除蕩克叶發生之德敢忘大道之恩

下元

伏以玄帝司辰水官統序乃請福延恩之節是凝心滌慮
之期况玉局仙蹤瑤壇盛禮九時焚祝必介千休禎三日
齋莊敢同於懺謝所冀災侵殄息冤債消平罪咎咸蠲存
亡共泰永資修奉以答玄慈
盧蔚大夫助上元齋詞
伏以大道周行三元立訓陟明考校毫末無遺臣早慕玄
虛夙宗清淨每展恪勤之懇以祈照祐之慈今以玉局靈
壇上元福會輒賷香燭同助焚修所祈消散災凶滌除罪
咎蠲平疾厄延益年齡善功克被於存亡禎祝普周於眷
屬永勤丹懇仰副玄慈

上元

伏以考校良辰先春令序當上元陟明之日乃群生舒泰
之期式啓齋誠以申虔祝今屬錦都靈化玉局瑤壇啓黄
籙之真儀展玄科之盛禮輒持香信同助良因伏惟報聖

廣成集卷之五

唐杜光庭撰

上元玉局化衆修黃籙齋詞

伏聞道出虛無之表職在生成德超仁義之先功包慈育化綿億劫教普群方由是三聖以道御乾坤五帝以德承天地人臻福壽俗致雍熙雖金木運遷步驟時革理家康國惟道爲先行之則四海晏清代邃淳樸違之則中原版蕩物變澆漓我國家師大古之風紹玄元之訓懷道抱德祖舜述先故能綏神武以滌妖氛中興鳳曆光聖文而安社稷克固鴻圖臣等夙荷道慈獲逢昭運微功未著寵澤已深思虔齋絜之誠仰報君親之德今屬天官統序木帝司本宮上元校戒之期是下土精誠之節共賚法信同詣靈壇備玉笈金豆之儀陳十極四暈之禮建紅燈焰續陽晷以燭幽關蘭灶飄煙御星醴而達卑懇必冀衆真迴駕萬聖迴軒俯鑒丹心洪流巨福上扶宸極安常業以天長仰本廟謀鎮坤維而地久遐烽不警氣序式和鼓稼滋豐生靈舒泰寰瀛輯睦車軌混同妖沴不興禎祥荐委臣等存亡未介福七祖生天族屬沾榮三界弭息咸前生今世罪網未祛或往積宿愆過尤未解或刑章有失或宰割不明或故犯誤傷因成報對或運心發行有犯神明或土木奢華服用繁侈三宮紀過五帝司非遇此齋祈皆希蕩洗賜臣等壽齡延永祿祚遐長災厄蠲消寬豐和釋其有同垂慈萬真照鑒憫其修奉錫以禎祥惠普存亡迴祛罪咎解災禳于未兆增祿壽於維新永勵丹心上副玄貺

中元

伏以四始周行三元定籙伏明顯晦考校無遺臣素奉道科早師玄寂每逢良會必勵修崇今以玉局朝元福壇藏事輒貢香燭繁助齋功所祈大霄之恩允降自天之澤疾恙痊愈祿算增延仰薦先靈旁沾眷屬永承玄祐欽齋元勗不任祈命丹切之至

下元

伏以水德配時玄冬叶候當二氣謹藏之節是諸天校會之期所冀勵志重玄凝心至道修瑕悔過請福希恩況玉局聖壇錦帳福會啟書香帶因助齋修三日晝夜式勤蘋祇冀衆照祐廣賜休祥賜臣玄祖超昇陰冥開泰存亡齊慶災咎消平釋冤債于夜庭落罪尤于地簡疾厄痊復算紀遐長誓傾嚴奉之誠常副真靈之祐

心事主戮力勤王風露先驚古今俄隔絪縕夜府顆享福
緣爰伸濟拔之曰供逐超昇之路其次蒸嘗曠絕寔漢無
依亦俾往生勿為淪滯龍神正秩五廟靈司乘黃籙之殊
恩沐玄都之景貺肅清風景安鎮方隅疫毒無侵干戈不
作蛸翹異品動植殊形六趣四生三途五苦九龍行命三
賓威光普沐神功並登真道

勾可球明真齋讚光君詞

伏聞道本至無化分妙有邑漫素恩香書明家內宗之以
安寧存亡浮之以閑濟神威靈澤妙用無窮匡以王局洞
天神仙真府將中聪敬式表宸儀遂為玄祖書尙塑造真
像睟容端稷侍衛斬碇廷珠宮下降之初為王座淨空之
際臣功既畢世相孟嚴日角月玄填天辟生之主綠眉皓
髮魏乎萬聖之尊永福一方以鎮靈化是用爰修長讚義
展誠祈拔王臣之升脩明真之典轉經行道燃燈炷香澄
懇上玄冥心下土伏業緬光三境迴駕九清俯鑒塵緘降
流禎既周扶實作容祐聖朝昇日出清淨之風錄太古無
為之理次顧坤維兩扶川境晏安符瑞有聞災凶不作臣
九玄幽爽七祖魂神出長夜之庭昇洞陽之館毀絕地獄
超紫天衢泊乎有識含生三途六趣俱沾昇福各遂生成
臣祈罪銷平宿愆除蕩災纏霧廓道化風行得周衆之玄
珠入希夷之秘蘇盡精修本以答玄恩

温江縣招賢觀衆齋詞

伏聞妙道融真高出混元之表天尊立教光敷浩劫之先
歷代化人隨机濟物大雅邦國晋及書明俱勅神功咸承
景貺臣早叨逢聖運夙稟真詮欽玄元道德之宗覩烈祖
神仙之跡尚拘世網未脫樊籠分祕簡用天恭守玄儒之
訓節財約己敢忘畏哉之私今屬至聖垂衣元勳撫俗五
兵罷發百穀存登野洽謳詩入歸富壽當九井降生之月
是三台誕瑞之期將叙淇恩要先黃籙是敢博求羽力同
脩信儀嚴飾仙蹤遵依秘格拔心十極歸命諸天燃燈炷
香馳誠建醮伏冀三淨駐景下奉册牒萬聖迴軒降流玄
澤上扶社稷配天地以安植御曆聖躬同日月而輝煥台
星福曜常鎮坤維將塞扁群永宣井邑一方昭泰四境久
安疫毒無侵戈疑不作臣等九玄七祖超度泉扃五族六
親允蒙福祐銷平罪愆和釋災凶囊泰克保於豐祿衆苦
咸勸於扶濟龍神鎮守風雨均調道化同行靈威播被法
莊九土擾擾四生承嘉壇普懺之緣同大上九龍之命俱
羣道果普陟仙階飄浮絕參之魂霜露沾零之魄勿為疏
痛各遂往生道力所覃永叶元吉

平滿劉殷貴順靈祿齋詞

伏以清淨之宗託重玄而設教生成之本資妙用以宣功
家國稟之而允昌古今運之而不竭粤惟道化首出常先
今屬曆聖御天元台分闡敷和道德宇育蒸黎法伊見湯
舜之仁邁皋陶之德萬方有泰四境無虞恭感殊恩

何階上答是用率勤蒙屬考接經科嚴飾壇場俗申齋潔
精香燈而達懇奉信幣以表誠注念九清馳心三境伏望
玄元下燭至聖冥通俯鑒群情溥流臣澤上扶帝業光濟
聖比三辰以並明媲兩儀而等固瑤池風穴之野聲教
遐傳桑津蒙谷之鄉車書混一保乎藩部詮祐元戎天祿
永增壽涯彌廣臣九宗玄祖超名趣于書閣五族周親享
善緣于道域封隅之內三農有積於倉廂政化之中群瑞
日綿于簡冊干戈静息戚癘無侵其有滯魄飄魂久恐風
露殤隕敗廟常苦凋荒秉此勝因咸臻妙果龍神安土
庶昭甦蠢動有生同昇福界

飛龍使唐裔爲皇太子降誕修齋詞

臣聞惟道爲大運玄功而生育妙神惟帝爲尊握洪樞而
主張造化廣司萬國遐綏群生永惠命於三清宣系基于
九土由是瑤圖積瑞銀漢騰華載誕元良恢弘大業分偏
祥虹泛綵寶電飛光當重離啓耀之期是率土虔誠之節
敢披雲笈恭詣仙壇修靈寶之道場儀長生之勝會敷鍾
鳳磬飄遐響于九天鶴焰龍烟達精誠于三境伏冀皇闈
陰永竹雨露以無窮聖壽高崇與八濱而比大六宮內職
協讚宸居萬彙群方貽宣慶徳皇太子龍文鳳采岳固松
貞超漢盈周賢扶一統大同均化普及黔黎共宗有道之
期臣治興爲之運臣某不任禱祝虔祈歸命之至

與州王承休時進爲毋修黄籙齋詞

臣聞上聖垂科天真設教神功救物無遺動植之中惠力
濟恩普及昇沉之內粤自玄古逮于茲辰荷澤蒙慈莫知
紀極由是鄷山北部潛祛邪沴之塵斗極南昌廣布生成
之恩咸資度濟方獲感通臣猥以凡微叨崇道蔭遭逢聖
發跡歷官榮入侍天階高陪九霄之上出持符竹寵臨千
里之中式布肅師徒頒行刑憲輯寧封部洎寒威章遽乖
析衷之宜百擬通允之目以茲鏡灼常真肺懷今則臣母
賓氏本命甲子某月日生災運所纏嬰疾苦纏勤服餌未
獲痊平想是往債宿冤尚爲注訟前生今世縱結罪名或
冥曜所臨或年辰所歷凶災淩犯命祿衰微晚夕憂惶罔
知救護況臣主持王事遐邇道途不得躬奉庭闈親調藥
膳心馳萬里目斷千山惟恐天道之惡盈冀感通之効是
用守依重觀修首壘壇修黄籙道場告玄真上聖願迴聖
鑒俯介福祥賜臣母氏易短促之齡益遐長之祚蠲消厄
會蕩除災衰使六氣均調百關康徳瞀瘵除解冤債和平
克終日月之華別降生成之福三途幽夜六趣殊倫同享
勝因共臻善果九玄開度五族安寧微臣常奉二親得勵
甘旨之願柔朝聖主永勤忠赤之誠推誓丹襟上副玄祐
不任涕想望恩虔祈之至謹詞

胡常侍修黄籙齋詞

臣聞妙本希微至真虛寂運神功而化育陶品物以生成
應感無私周流靡倦所以九品三古咸宣熏載之慈天上

人間共沐洒濡之澤金科玉曆雲篆瑞章先萬法以垂文
其九流而拯世大哉至教無得而稱臣夙荷道恩欣逢景
運優游玄造沐浴皇風逸豫順於天和俯仰榮於大化乎
忝叨蘇常勵明誠燧燭焚香每肅虔於晚夕壇儀寶籙敢
有怠於教恭族屬周親常臻庥覆是用精修黃籙上奉玄
休按十華三境之儀備羽磬霜鍾之禮歸心萬聖稽首諸
天伏惟俯鑒丹襟曲垂玄造憫茲誠款錫以休祥賜臣九
祖七玄生天證道六親五族受福沾榮存亡均康濟之仁
動靜獲安貞之賜災凶殄息冤債和平罪咎蠲銷標算延
益普天含識率土懷生俱承道德之緣永樂雍熙之化不
任歸命虔祈之至謹詞

李玄嘏為亡女修齋詞

臣號曰慶徵早依真教叨添玄渥夙荷靈休迥以紀綱素
纏世網久拘職宦因遂初心思羽褐以未期欲奮飛而徒
切依棲修敬敢怠私誠而適然所鍾女子殞逝光陰遄往
傷痛難勝但女子初笄之年歸于儀氏夫歿之後誓志道
門已造製法衣繕寫經籙永期頂冠佩服虔奉修持俄臣
以王事征行未果前願俄嬰疾恙奄忽淪殂抱幽魂而冥
伸念冥關而增恨伏惟三尊慈憫眾聖哀憐曲迴鑒祐之
恩特降遷昇之澤俾其魂魄得郛歸依積生之冤債銷平
在世之罪瑕蠲釋拔度幽冥之苦獲居善惠之中道力玄
功常加祐護其亡女所修寫法籙道衣等謹于道場前焚
燒上奏伏惟至聖鑒照恩垂勑其魂神開度領受臣不任
瀝懇虔祈哀痛迫切之至謹詞

天冊迎官何文濟為東院生

臣聞天地分靈君臣定位必資輔贊用致昇平猶風虎以
相須若雲龍而感郛由是吹塵入夢諭為儕求畫象生賢
緼氏卜年夔之旦光膺元凱慶朝齊軒后之風莫不輝灼
帝闕光昭史筆以康億兆以福寰區今屬歲紀壬辰日乘
庚午朔居天候月合水衡凝南斗之禎休集東陵之瑞彩
景風入律星火開祥誕昇降嵩允當令序叨倚青襟之列
賴祈玄聖之恩虔詣華壇頒崇鴻福蘭缸夜燭檀穟朝飛
仰陳三奏之儀必達九天之鑒伏冀青函紫筆延生題來
極之書鋒篆未編得道居南昌之籍壽同山嶽祿並海深
樂境增澄茅衣顯德膺序繼三台之美鯉庭趨七葉之雄
陶冶無窮匡扶元聖致歸一統俗洽大同普覃堯夏之方
永鎮雍熙之化臣其受恩陰異肴已虛霑唯叩靈真曾明
感激不任瀝懇虔心歸命之至謹詞

靈勝軍使王謀為亡男昭儼明真齋詞

伏聞大化無方神功廣被洞幽明而赴感普生死以垂恩
拯度無遺古今崇澤臣昭若專征北陸統領師徒撫黑猜
以臨戎誓備臣節奮鋤戈而効命志洗困備山川有登涉
之適糧餉有軌輸之重惟期辦集正切憂兢又一軍之人
苦於瘴疫死傷枕藉相望道途萬小眾昭亂疾恙祈嬰性

命懸迫蹙丹誠而啓願冀玄聖之鑒臨爵遜迴戈克昭勝
闕再朝丹陛祗本皇慈恭荷遺恩敢中昭謝是用按洞玄
品格披靈寶典儀考九幽長夜之科遵王侯明真之式精
修齋直上吞靈慈伏冀三界照臨諸天憫覆賜九玄七祖
起苦趣于幽關眷屬親緣享福祥於昭代往積生家咎往
世冤讐及主務己來公私罪犯或違刑不當或裁斷失宜
俗有怨嗟過害陰陽致使動昭降塞莫值亨通晝夜循懷
常增憂惕因今齋謝並乞懺除亡男昭徽未及壯年飄視
冥境惆其淪謝悲痛尤深或有邪沴侵傷或是幽靈羈制
虔祈道力俾遂生神度南丹流火之庭昇上境朱陽之府
參玄證品悟道登真罪咎蠲除宿債和釋往劫災纏超解

厄運清消祆秋壽注更期延益惟勤誠鄙求酬聖主之恩
克勵英修仰副真靈之祐

王承郡為亡考修明真齋詞

伏聞至道開圖三尊垂教憲與幽顯澤洽死生道啟入門
播弘慈而濟苦憫傷幽夜迴法炬以流光南宮開鍊化之
庭丹簡啓超昇之籍上智垂子顧關罪福之由飛天神人
請示懺陳之品數明真與典振度幽關拔王屬金針解消
考對玄清昏翳流淪焦勞極拔窮魂成為善爽終天截叔
俱沐玄慈旦先考運偶道風常恭齎籙身逆聖曰界賤官
崇處世綱之中寧無過悞羅塵寰之內必有愆違況職主
庶蓋須行宰戮旋司戎任每擧刑章出須郡符入居近密

武抑強扶弱或三令五申既無重輕卽為靈咎又自鄉閭
烽起兵火亂離故里墳塋或有侵毀塚訟延逮及子孫
其制貨所居移易門巷土木修造有觸明神以此憂惶皆
祈懺謝是敢遵靈寶科格修明真道場精潔香燭豊嚴信
幣披心露懇悔過希恩伏惟
太上三尊十方衆聖神光下燭惠澤滂流赦先考累世以
來深殃積罪削名地簡濯罰天衢故傷誤殺之愆往債前
生之日從嗣致廷之咎先人怨責之瑕並賜原除內外清
淨卽乞錄神丹霞列籍青華不經於岱岳酆山克證於福
堂天路上顧九玄開度七祖超昇墳墓安寧幽冥潛靜三
塗六趣共洽勝功內族外親俱蒙景祐刻心投血拜手祈

天不任號痛激切涕咽之至謹詞

皇太子宴諸將祈晴感應靈寶齋詞

蓋聞至道應機有同響答明神赴感要異影隨綿維幽賛
之私每荷垂休之力六月二十二日皇太子之會諸將已
上卜吉辰方當暑雨之時逆有晴明之禱累嘗靈貺叶此
誠祈不移晷刻之間驟止滂沱之勢群山曉碧天高而屏
翳收雲六合風清日迥而羲和弄轡謳歌克暢中外同歡
令則旋整車徒友中吊伐千軍雷動山川絕泥濘之虞萬
馬星馳戈甲耀晶熒之色佇平兇梗大拯黎元思答真官
式陳齋薦遵燈夜蔟蘭穗朝飛儀禮精嚴香花紛郁必達
清都之聖更崇紫府之勲仰叩玄功以昌鴻業不任虔祝

之至謹詞

皇帝為先君修黃籙齋詞

蓋聞混漠之先，希夷之表，厥惟至聖，光宅九清，敷洛沖寂之宗，行無為之教。上自三古，旁逮萬區，欽若真風，贊乎成化。粵自經綸之始，洎膺推戴以來，常懷明誠，每申瞻奉，而允憑累洽，禎貺繼臻，仙君賜受命之符，殊降基業，宣室發祝祈之念，必至感通。由是風雨常均，氛邪不起，四封無警，百穀常登，祇荷恩休，寔思昭謝。爰因令序，特啟齋壇，三日精嚴，六時虔禱，冀遵闡奏，上答玄功。今則方命師徒，將乎虔醮，僑資道力，俾洽泉冥，借豐隆列缺之威，掃蕩貪狼之族，更垂幸祐，永泰黎流，不任祝望之至，謹詞。

蜀州孟駙馬就衙設消災遷拔黃籙道場詞

臣聞至道深微，玄功廣大，包萬天而布化，同品彙以流恩，故能下極冥關，廣宏邦國，鎮安土地，和喻神明，皆遵睿制之獄，盡脫悲惱之力，古今共稟，曷顯無遺。臣夙奉玄休，早承聖澤，未展涓埃之効，驟叨符竹之榮。既累掌重難，兼司刑憲，詳評獄訟，處重仁恕之規，主領兵師，寔審訓齊之要。動踰過咎，常切兢憂。自臨莅郡城，每懷兢慎，遽鍾殃罰，敢望生全，禮制所拘，須絕無所偷延視息，又降凌思泣血，顯天戮、何訴窮閒。玄元設教，紫陽有遷拔之儀；正一重科，黃籙有懺祈之路。是敢肅嚴公署，崇設齋壇，升表九清，騰詞三界，伏冀三尊，垂聖弘憫濟之慈，夜府冢高逃遐界之路。賜鄭國夫人某氏魂神安泰，福善資薰，積過深瑕，皆從蕩滌，不拘地府，徑上天堂。七祖九玄，前亡往逝，俱昇道力，齊會福庭。又宅宇之中，累經修改，恐因觸動，未獲安寧。願憑齋謝之緣，旁解犯違之過，龍神復位，土地安和，居止利宜，凶災銷殄，城隍社廟，里域真官，盡享神功，永居福地。上願帝國隆同聖壽，延洪太子諸王，福宗休而泰國，后妃嬪主，永景貺以佳朝，中外衆臣，六軍萬姓，同歡昌運，克遂安貞，歲有豐登，俗無疵癘，率土之內，一統萬方，並臻仁壽之鄉，咸泰昇平之化。不任歸命披心虔誠懇願之至。

邛州刺史張太博敬因為鶴鳴化枯柏再生修金籙齋

伏聞至道玄通，神功廣運，載成天地，敷覆帝王。羲軒肱權之君，堯舜禹湯之主，莫不師資沖漠，啟迪雍熙，致祚曆之延洪，俾聲名之振赫。我秉飈遊，每我證品，紫庭允燭，九遐壽竹二景。伏惟大蜀皇帝秉極御運，握斗杖元，執大象而撫華夷，駕六龍而敷德，兆德迎先，南聖越羲，融穹廬嶺發之君，泰時何化，靡漢湮廬之虜，重譯來賓，澤浸山川，仁覃草木，靈禽栖于內苑，嘉獸宅于上林，三秀呈祥，十朋表異，而猶勞謙恭己，濬澄于天符，奇溢詞編，益深於揭挹。今則神明幽贊，靈化重休，渥澤潤合於朽根，枝榦再芽於枯柏，風來翠璧，重瓢遠近之香，月過華壇，復觀扶疏之影，其為嘉瑞，寔冠古先，有以見天披帝業之繁昌，聖壽寶圖之永

遠鮭禾生清廟奚吐彤庭徒美前聞雖偕聖感臣芳運昌
運叨領郎符蜀邑之中觀茲上瑞蔡繪朝陳于龍闕絳綸
夕降于鳳戺旋錫御詞嚴申醮祝俾稱顯煥芳耀優隆靈
是而溟海未深荷聖而乾坤難報敢因皇帝本命之日修
金籙道場翹誠丹襟仰祈玄貺伏冀諸天降鑒萬聖昭臨
流臣私於社稷尊靈增景祐於宗祧先聖二儀並周萬國
同文皇帝壽等岷峨明齊日月晉循正朔一統寰瀛皇后
受福紫宸增齡丹籙皇太子永扶皇極恭德青宮公主婚
妃榮運聖日諸王百辟欽贊皇基九土安康五兵韜戢炯
塵珍息祿穡豐登動植飛沉三途六趣俱承慶澤咸諧福
庭臣誓循忠孝之規上答聖明之澤

廣成集卷之六

唐杜光庭撰

衆修北帝獻詞

伏以五氣玄天北宮大帝司明善惡統御死生壽祿吉凶
咸資校籍臣竊恐天文宿曜有臨照之災本命行年有刑
妨之咎仰祈真聖特其修禳虔啓丹誠同伸醮禮伏乞解
除災厄延益年齡落死籍于北酆上生名於南極公私和
泰春恆安寧即仰荷帝君慈祐之恩

三會醮籙詞

臣謹本正真參受玄籙內掬修鍊以保身心外冀感靈以
禳災沴依科佩受早遂賁持但慮世務所拘塵机所役齋
戒之日朝謁有虧修行之辰香燈或闕善功未立過咎易
彰真氣靈官未垂應祐玄司天府譴責不專三命五行災
衰未瀉旦夕憂懼永炭在懷今以上會之辰天官考校之
日功過善惡巨細無遺是敢瀝懇披心虔誠悔過精修醮
禮拜奏章文伏惟衆聖垂慈赦其愆咎降元靈應銷解災
由三部吏兵常加祐護動息康泰永享利貞即仰荷法籙
真官濟護之恩

軍容安宅醮詞

伏以二象既陳三靈肬位陰陽陶鑄天地推輿巢居穴處
之君流漓未作上棟下宇之制締搆云興由是取則五行
定規六紀順之則福廷善著逆之則禍起災生考其主張

寔惟五帝臣所居之處經始有年土木之用繼新春鍾之
功累作竊恐上干五帝旁犯衆神又今歲興修當行年之
位則馮氏忽嬰疾苦惧因犯觸所成輒按玄科虔申醮謝
脩三天之舊格請五帝之靈符乞降正神術沉真氣永錫
安鎮俾獲乂寧凶邪不侵内外康泰疾厄蠲蕩眷屬咸和
青宫增祿祚之文黑簡息灾衆之數克勤修奉以答神功
不任

王虔常侍北斗醮詞

臣以凡微獲逢道化常承渥祐寔荷真慈仰叨以龍紀元
年奉使支郡方傳上命遠蹈禍機危惧之中真靈衍祐獲
全形命盡脱憂疑而西地未通三年隔絶臣男延寵起伸
祷祝累告神明天鑒誠深親承恩庇仰惟至聖介此殊恩
已叅丹心克伸報謝今則上元大節啓福良期輒條醮延
上酬明貺伏冀有臨專禮未納菲誠答注願于當年均降
恩于此日永當修奉以荷神休不任

馬尚書南北斗醮詞

伏聞清濁分形高卑定位南北鄉死生之籍陰陽有舒慘
之殊南星南斗帝神六宫衆聖紀功舉善克揚不死之文
王籙定年唯落長生之本欲使物皆歸道人盡登真副天
尊廣濟之恩遵大道好生之理而塵波易溺意馬爭馳罪
網牢籠貪冒食飛之路情開因閉曾無開拓之門臣跡處
人寰心拘俗役機摧在握頃行戀勤之文刑賞是司雖徇
沖和之用虚其通答累積陰曹吏屬灾凶便爲厄會繼継
仲析機上和于天曹而未吐明誠仰陳於南極今則考祥
吉日崇設醮筵輒按真科盡披丹懇元元下土虔露于瑶
階昭昭上真以降于瓊席敢祈哀矜俯念凡微矜淵除災
落北宫之陰簡偶年增祿上南斗之陽籍六宫永紀其姓
名五締潜資其福祐乞使九玄七祖介福朱陵五族六姻
延祥紫府誓勤精本以答鴻慈不任

李館常侍九曜醮詞

伏聞二氣降和乃形品物三光布象以育群生惟森最靈
仰承明祐至於善惡行藏動息吉凶咸禀上天以司下土
臣幸承前福叨沐道風事主立身浮埏忠誠之節循懷省
已常持兢惕之心祇敬所忌神明是既每增憂惕寔慮玷
危而眼疾所嬰累年爲苦針藥雖至服餌益勤未獲痊瘳
倍增驚惧恐陰陽年運遇此重灾宿曜循行成其困危省
中特熙寶獲安寧今又身宫之中暗虞所歷當茲久疾値
此灾期設何無門術徑失據伏聞真科有格醮酌重文輒
竭丹誠上希神鑒精修醮禮延降尊靈伏惟九曜咸神分
光照納群其宿各和禳充尤銷彼災纏蠲除疾厄使紫童
守衛眼宫無痛恨之侵青帝護持肝臟有安平之候凶衰
永息禄算維新敢忘修勵之誠以荅照臨之賜不任

馬尚書北帝醮詞

臣獲以凡微早聞道化栖心澹泊注念正真每展祈誠不

景昭祐昨以公田既闢撫委初春迓之春日載陽饗
之油雲未布春滋農畝正切惶 輒叩玄關冀垂渴澤爐
香散處便呈潤石之容禁水哄時已変如膏之雨遂使西
成有望東作無慙可俟京坻以豊川蜀上聖之延祥既孝
丁臣之報從何階虔拂翠壇式陳單菲爾藥蘋苧誠卬仰
薦之儀繪燭香花敢佾上酬之禮伏惟求納求錫嘉祥謝
過祈恩不敢繁兹不任

又馬尚書南斗醮詞

伏聞大聖無私隨機赴感至真下濟應念降靈变通不閒
于塵凡拔度豈遺於微渺臣自惟凶陋稿荷玄虛洗心依
真漢之部潜希織罪稽首仰鴻慈之境冀濟前非上祈拯
拔於七玄次乞和寧於四境饒拔素敕遷降鴻慈爰伻神
交授其嘉夢魂清氣兵全殊化蝶之時朝腹安懷有羸渴
緻之夕同可表豊嚴之洗知災恩之微細惟神功中恭畏
既兢崇先次感激難勝思吞靈恩重修醮禮 燈吐熘參
差玉斗之光龍霧飄香散漫瑤池之絕全社萬瑤共運一
心伏惟冊府上真六宮高聖術迴鶴馭降霓旂承納寸
誠家傳末俗拂長生之金扎閣大有之洪休賜其延永之
年增以自新之祿王務則三衆告銘訓戒則七魂中滅罪
咎謁銷公私昭暢存亡介福春屬延生北元除籙道之書
九府錫增年之籍况漫五緯播行或逢臨照三元鑒命時
有屯亨遇災生福畫之期當減祿奉年之數常情罔測攜

分懷夏非伏道匪無由自濟伏聞大上啓修禳之典天師
著祈禳之科謝罪以銷祈恩克降今以本命之日輒投正
一之文虔拜靈章式陳微醮三宮五緯咸磬誠祈六府七
元普申懺謝伏冀衆聖昭祐大聖鑒臨赦已往之過尤錫
將來之福慶三災弭息九厄蠲消壽紀潜延祿祚興益七
玄九祖超度昇高五族六親均承道蔭公私永泰存殁虔
寧卽仰荷大聖罔極之恩不任

唐洞鄉本命醮詞

臣宿運所鍾遭值道化佩奉真籙獲以習修而功業未彰
愆尤易積陰陽無候疾疹所嬰爰迎既深扣祈是切冀蒙
昭祐旋獲痊平又於中元之辰於陳黃籙之會仰告真聖
願遂丹心今則壇庯克終功德成就閑暨有悳風雨無侵
冥感聖慈匪動酬謝盡敬自本命虔脩科儀設醮以展誠
拜靈章而請福伏冀高尊鑒領衆聖照臨前願已周殊祥
下及臣罪銷厄滅業著功充本觀既保其安寧存遠承澤
其遂拔永堅誠禱以答真靈不任

告修青城山丈人觀醮詞

伏以青城仙山丈人靈觀開元室而敷洞觀群岳以稱尊
自軒后錫封漢皇望秩玄宗搆宇先帝增崇仙宮旣嚴清
壇猶肅近則良寧興葺靈宮爲新而正寢之西猶遺隙地
遂臈之北或睹餘基玄元之像設未陳帝子之遺蹤宛在
輒欲興修祖殿經始齋房永資貴謁之儀克壯清虛之境

將施番鋒憑犯龍神敢倚熙延虔仰昭告伏惟元真冊懇降以玄休使功用必成上下無撓工徒安泰福善攸新不任

嚴常侍丈人山九曜熙詞

伏聞天地分靈三官定死生之格陰陽布象九曜垂照燭之功南宮開延壽之行北府顯絕遠之簡星纏無青考校無凡在人衰盛由統御臣曰惟微薄獲奉玄慈而頓行之間恐有陰陽運心之際未合神明因遇災凶復慮愆咎遠感厄會莫逆機祈今年中宮則天符所臨身位乃土星對照大運猶居於叔殺飛殃又寄于行年三命五行恐逢刑剋列星光曜更遠照臨所以禨祈未寧災厄頻作非遇至聖無路扣祈是敢虔啓丹誠克申大熙伏惟眾聖俯降福祥銷災咎于將來錫遐光於既往六曹司命增福算于冊天七紀尊神介休祥於玄極公私清泰眷屬安康即永荷眾聖祐護之恩不任

青城令蕢庭又為副使修本命周天熙詞

伏聞道化宣行玄功覆載陰陽不測亭育無私由是五帝三望御六儀而統物天官水府司八會以持綱南宮明錄善之科北極紀絕非之品吉凶罪福咸繫靈曹竊惟全蜀與區華陽會府促封八國崇服諸蕃玉帳既崇金臺逐峻外清殊俗咸懷則文武兼資內握雄兵中令則當刑俱用臣切以張某久持重柄獨運赤心上稟聖謨仰遵廟略或指蹤貔武清蕩邊陲或恢復城池削平疆土或誅鋤姦猾擢拄兇豪或督課賦輿經營軍食以滋多事詎可替刑深慮斬決之間重輕有失因成譴咎曾未懺祈又恐三命五行或逢衰厄明星暗曜或值臨照神道至無常情靡達非闡至聖難滌深瑕是敢依詣靈山修崇大熙遍天地陰陽之府周星辰日月之宮瀝懇披心祈恩悔過伏願靈光迴鑒除已往之愆遠惠澤下臨息將來之災否元垂嘉祐永介福祥延壽紀于冊籍落罪名於黑籍以康川境永保群生不任

蕢庭又為川主修周天熙詞

伏聞元聖闡光高尊衍化澤周品彙慈覆萬天懸罪福之明科標死生之大法上惟邦國下及人臣同歸統御之門咸宜宗祖勸之訓古今不忝纖芥無遺臣伏念佐聖立功非賢不濟扶危極難非德靡先節度使王某義貫神明忠衛社稷擢武略而先翊運正發神化而令聖理平川是戎勛錫茲巨藩其間或赴收宮禁誅蕩妖元奉旬行師褒川振旅廓清庸蜀底定天彭外靜遐方下戢姦暴蓋不浮已未能去兵至乃寅天子之威用將軍之鉞無非伏順必在為時尚慮救殺誤傷因成愆咎天曹地簡或紀愆違又恐宿曜所臨行年有厄曆運衰否分野災凶須脩懺陳以期昭洗臣叨居恭屬輒按經圖仰啓丹誠恭申大熙虔禮靖于仙獄奉祷將於靈壇上扣虛無極諸天而禱祝周海

宇俯九地以度祈冀達精思曲流真祐願北宮赦罪南極
延生五行之否塞清銷三命之災衰拜能壽將川廣標嶽
山崇穀祿豐積丕承輯帨常扶聖日永福群生上願國祚
遐長聖朝寧泰戈鋋自息文軌大同三光順度於上玄萬
類暨昌於下土幽明異趣水陸殊階咸沐真慈共臻鴻澤
不任

冀庭又周天醮詞

伏以天地萬物神兇陰陽其職數舒道化極育群生北極
西宮東刑章而定罪南躔東府攝含泰以宣功罔自帝王
洎諸侯庶咸歸寧執以判吉凶匡咸荷福因叨塵宮籍踐
艱危之路當戈甲之秋一從戎蕃再居名邑而猛陣迎遊
征祝繁豈寬柔則徽哲異功剛峻則殘虐有恐類驅雖而
豈易殉剔雖以殊雖況未洽和平猶資刑罰雖德私自勵
惟理是從尚慮重輕或乖中道深憂故誤遂結瑕疵又認
辰躔所臨行年所歷曰其厄滯以構災衰境處仙山寄藏
真觀洞包雷雨地集龍神仰靈都于圖象之中願啟丹懇
聰王相于烱霞之表以降玄慈是用按靈寶舊科設周天
大醮普九圍之宮府遍十極之威神拜手歸依傾心祈懺
洪纖罪目今昔愆違未兆之災將來之咎並期蠲赦曲賜
消禳黨厄清夷宿寬和釋更增徽祿俾遂遐年九祖超昇
三途開泰進一家骨肉兩地親緣早獲團圓俱叨貞吉頃
因修造慮有侵傷冀獲安寧共昭祥祉當境曜所臨甄磬
懺祈之懇爰曰本命恭脩醮筵脩香火以貢誠列星燈而
展禮所冀希夷至聖俯鑒丹心九曜上尊曲流玄貺釋罪
尤於既往解厄運於將來寬債銷乎凶衰除蕩更增壽福
永介祉祥眷屬乂安公私和泰不任

丈人觀畫功德畢告真醮詞

伏以青城仙山丈人靈觀久興營葺近再修崇既畢丘功
爰徵繪事輒于廣殿圖肖真儀鶴駕雲容凝謁潛虛之府
瓊姿淑態似來澄碧之宮莞爾可聽肅然如在必冀降靈
咸於永遠流福濟於人寰克展醮祈仰希鑒祐無任

畫五嶽諸神醮詞

伏為丈人觀久爲荒毀近畢修營土木之役既興粉繪之
功是啟爰於閣殿圖貌靈儀翠雲丹錦之袍玄璧黃琮之
器星景日精之品五暈七稱之殊二驂六馬之車雲翼霞
耕之輦儲副二職佐命八山嶽君水帝之儀漢女河侯之
列山林岳長沼沚瀆司帝王咸秩之曹典策所封之位咸
侍司海岳東距方諸咸別領洞天西降崐崘莫不振揚雷
電嘯嘩蛟螭按察幽明掌鑒川澤贊大上正真之理宣帝
王亭育之恩啟役六氣成乎大化比秋冬春夏遵時令以
無私風雨雪霜均歲功而不爽俱奉軒轅之命皆持寧捷
之權與岳瀆無靈供上司之職則希夷真君居大尊之重
當臨御之嚴頒序朝宗所宜森列令則揮毫匠手彩布循
垣燦若星陳矗如雲擁由是宏搖裳袖玉斂珠旒火佩含

星瑤珪歛月彧瓊類簾袖若群姑射之峯奚狀奇姿似炤
浮陽之浦丹青式備絢煥如生固當契彼神明叢茲福祉
上扶邦國壽祐黎元調十雨五風以登稼穡晉九州六合
以致雍熙洪圖齊日月乾坤玄化亘祇蠉動植虔修醮酌
恭罄祝祈佇降威靈允孚禎貺謹詞

廣成集卷之七

唐杜光庭撰

莫庭乂命醮詞

伏以三官領籍五帝定生南天司祿筭之文北斗統紀繩
之目至于岳瀆真府本命宫曹主張而罪福無差考校而
死生攸繫臣箔應謬膺樞宇有竊輯和刑章或乖于重輕
教化未臻于德義曰咸罪咎錄在靈司未申祈謝之儀恐
致災凶之兆又慮天文宿曜或值照臨本命行年或逢否
塞兼天符五鬼在坤艮之位居本命之神辰况正月對衝
尤懼衰厄敢曰元命之日虔詣靈山修設醮筵披露誠款
伏惟天曹釋過地府祛災凶咎潛銷福善昭集克延寳祿
永錫利貞然乞邑境安寧生靈康泰穀稼豐盈水旱無侵
人畏疾癘之傷俗洽和平之美不任

莫庭乂本命醮詞

伏聞大道生成元和鼓鑄流形品物布化群靈中上玄宰
制之功垂下土吉凶之戒是則懲惡勸善信為格言害盈
福謙固惟常訓臣夙聞玄旨敢不冥心攜分兢懷省躬思
道而叨忝祿秩未脫塵氣東朝遷則筆定典刑督邦賦則
庭施楷模功或興于土木勝未爵于炮熇故誤之罪莫知
重輕之文或爽以茲憂懼恐結尤違況臣今年天符臨本
命之辰太白居惡滯之位竊恐志隨災易諂連於声欬之
間情逐禍移沉湎于杯觴之内曰思警慎仍切纖陳敢於

本命之辰虔營焚修之禮罹心靈洞歸款名山仰斗極星
纏冀銷往咎昭鳳軒龍蓋顧降新恩使罪疾蠲平夷厄和
降災害淳息禍算延長骨肉則兩地渠康生靈則一邑豐
泰兵鋒永偃疾癘無侵水旱勿興農桑滋阜龍神安鎮邊
近昭蘇黎冀丹心上副玄造不任

晉公南斗醮詞

伏以朱陵開境南昌上宮衛正陽長育之方行大道生成
之化凡所祈啟必賜降臨臣以遇叅叨逢聖日泰榮禁衣
荷寵雲天常憂慮盡誰勝思遇迺行年厄運宿曜災害有
加臨刑尅之期有滯塞邅迍之故惟増惕懼罔敢自安祇
祭丹誠虔修醮禮特希憫惻俯降威光銷已往之過尤祈
未萌之災咎續南極丹書之簡更益年齡除北都黑籙之
文重新祿祚克重濟渡永荷靈恩無任

晉公后土醮詞

伏以惟地惟天聖載廣覆生成庶品孕育群靈坤德母儀
光被萬有受貞君臣父子潤于動植飛潛咸有誠祈靈中
昭吾臣封境之內戈甲屢興害及五種殘黃嬰耄遠近罹
災人鬼不寧病疫一方毒深骨髓念茲萬姓誠切禱祈瀝
血披心仰希聖祐伏冀虔祝俯借威靈命山川嶽瀆之神
助平災沴勤雷電風雲之吏共靜郊原大開倚斂之門不
隔朝天之路昭蘇疲俗洗滌深愆冀伊頃籍之祠飫祛蜀
雖無使孝山之廟獨助晉師本無陳詞書與深愆不任

晉公北帝醮詞

伏以五緯在天三元運氣上齊斗極下統人倫陰陽有休
否之期曜次有照臨之數伏意虔元命之內宮宿之中司
過衛坊遂成厄滯敢憑吉日虔備醮筵上叩尊靈特希鑒
祐使三命九宮之厄盡獲銷穰明星暗曜之災並蒙寧息
一川康泰萬姓輯和解甲偃兵年豐俗阜永虔香懇以答
玄慈不任

晉公太白狼星醮詞

伏聞重象上玄各有主宰或統兵軍之會或司殺伐之源
仰賜光華共體休威臣封疆之內戈甲逾年野廢農桑入
罹塗炭念茲冤抑痛迫肺肝畏敢稽首炷香馳心禱福冀
同感激俾獲招臨伏希運金方肅殺之威重大義戮非之
力助蕃武旅清彼郊畿拯一川塗溺之憂活萬姓倒懸之
命兮弭戢偃雨順風調百穀有年五兵永息不任

晉公北斗太帝醮詞

伏以斗御中天帝圖八極杓指所指邪正奉分今以郡及
正元時當考校群物技惟新之澤寬方承照嘘之恤念此
封隅尚經兵甲生靈塗炭攏漲禁萬當發生播植之功曠
黎庶耕桑之業以致憂痛倍切和祈伏惟北極宮中七元
籍內穰禳廣凋傷之日改一方淪喪之災克觀和平永銷
鋒鏑臣身逢厄塞眾繫星辰甘冥明科以謝群品不任

馬吉通火醮詞

伏聞乾坤覆載陰陽有消息之殊日月照臨寒暑有推遷
之候吉凶在運否泰相沿雖曆數使然有堯水湯災之変
而修禳有道見迅風退舍之文惟此邛祭方當危會系歎
未泰戊甲繼興徵被星圖運逢大曜爰用歸心大道虔扣
上玄闡太乙之經行三五之法躡紅飈而請福步玄斗以
祈天所布列大將威應星芒于上境陽光散熖蕩陰祲于
下方仰福聖躬大庇川蜀入登福壽野息戈鋋同沐神功
永銷憂患不任

晉公北帝醮詞

臣聞斗極居尊統臨八表指揮萬象挖御衆靈物建所如
災凶自息今以封疆之內兵革尚興人未息肩時方震惧

既勞備禦必廢耕桑念彼蒸黎益深憂歎敢邀醮酌重祭
祈誠伏惟太帝揚威乞元振令使雷車電騎掃蕩四方畢
雨笠風蘇舒品物克清境域大庇生靈如臣所次有災陰
陽厄乞當天譴用息人殃元、再瀆仰伏照鑒不任

川主太師北帝醮詞

伏聞玄象表靈位尊北極統臨萬有照燭群生八十一変
之威容三十六兵之神武肅清造化臨莅幽明殄惡誅邪
安人護國今以朱陽宿候赤帝司方南風資長育之恩四
叙叶清和之節蚕功將就農務方繁而疫癘兼行征鞞未
止民多殍仆野因遭饑饉邑無境遑息宥有所叫號監
護寔切憂傷更因循醮之辰再布誠祈之懇伏冀神兵助

役蕩氛翳于郊畿雪騎騰威掃疾疫于閭里生靈行泰遠
近無虞俘寇永銷見三蜀山川之色淨雲紛滅開九天日
月之光厄運蠲平災危靜息常循冊素以副玄休不任

晉公北帝醮詞

伏以六氣周流天道為生成之本五星杓斗君為統制
之元罪福吉凶咸歸校錄臣以近纔未泰戊甲猶興四野
靡安疾疫斯構公私疲瘵痛逼肺肝敢因衛醮之辰更達
扣祈之志伏冀曲迴聖力俯借神威重景既于四人息災
危於三蜀休兵偃革時泰民安厄運銷平福祥臻會不任

謝恩北斗醮詞

臣以凡愚叨依教福修持多闕過咎易盈譴責所臨疾瘵
斯構羸形幾窮微喘僅全三洞法師杜弘廣倚切本投念
深危疾式披丹懇冥扣玄穹果蒙降以殊休精其餘算仰
荷真靈之祐再覩日月之光瓔璒方綏乾坤之重用伸醮
酌仰報生成伏惟聖慈俯賜監鑒不任

五星醮詞

伏以三光垂耀五緯流輝盈縮有常古今無爽循環列次
主宰群生影響應於吉凶休咎繫臣叨齊命祇殺履土疆更
未洽干戈沉境方纏於災沴兵鋒凌暴士庶流移千里瘡
痍一方殘毒念茲憂痛寔切肺肝竊惟上聖好生至真育
物救過慈照再祭醮祈伏希太白揚威助武功於原陸歲
星舒彩播仁澤于郊圻五辰順軌以呈祥熒惑承風而納

祐野無悲怨俗洽和平誓竭丹悰仰酬玄貺不任

本命醮北斗詞

伏聞斗正中天杓臨八極魁綱所指禍作必臻臣運行之
中土居身位遊年之內災伺離方今属斗在南天日躔命
宿仰申告醮冀獲感通願垂寧剋之威以靜晦蒙之兆
垂玄祐赦負明恩不任

本命醮南斗詞

伏聞南上六宮文昌衆聖壽涯所繫生籙是司動植幽微
咸資主統祈生請福益露明誠臣叨荷寵恩謬司藩部功
無屢乔遇積丘山而行運之中方當否塞宿曜之內倂有
災臨敢因章奏之壇重有禱祈之望伏冀朱宮上聖丹闕

高尊垂廻凶度厄之慈闡鍛死上生之路使一境之兵銷
革偃四時之雨順風調拯痛瘝于窮泉拔遊魂于長夜降
元和之澤潛冥漠之鄉浮雲不蔽于青天忠恕獲中于己
日元、之吉仰佇鴻休不任

本命醮三尊詞

伏聞大道昭明獨著好生之化天真慈惠偏弘濟物之仁
事育必均撫臨無失臣自惟凡陋叨荷寵榮未嘗動存
深屋澤而推鷄起謁竪鶴為災盡篝燈而指亦述衆所革
三命之內式有刑衝九曜之中仍聞臨照敢因元命度和
上玄伏希廻凡凶衰錫其祐貺赦過尤於既往解厄會於
將來得傾忠赤之心上答乾坤之澤誓當砥礪以奉玄慈

不任

周天醮二十八宿詞

伏聞玄象在天萬有咸照動植荷無私之德幽明承不宰
之功臣早被寵光謬司藩翰誠慚惠澤繼屢深災郡邑凋
殘生靈淪兇於茲傷痛須勵誠祈伏惟允降玄休克寧瘵
瘵使兵戈永息五閒寬赦之音庶倫惟豈自洽和平之化
至于山川之內地分災期躔次之中天文厄運盡希銷解
俾獲又康誓竭丹誠仰副鴻澤不任

禮記博士蘇紹元九曜醮詞

臣以凡微叨逢聖日荷三境照臨之賜承二儀亭毒之恩
常廁縉紳身拘俗網修持有闕罪咎易增雖佩奉秘

文遵奉齋科香燈息惰童渴侵凌道氣不降于百關靈宮
暗逐於六府由是虛邪內集疾恙旁縈夙夜兢憂惧了全
修又慮五行三命運遇凶衰並以土曜木星仍臨宮宿所
値凡財素蓄善功當此災期倍深惶惕是敢按河圖舊典
披啓醮壇依靈寶尊文請太天象伏冀玄慈俯賜靈貺選
凶滌遇尤解銷災咎明星遠曜吉命補祥八卦九宮並
祛刑厄疾患痊復邪病蠲除增祿秩于維新續年齡於延
永衍年神將法籙吏兵敷罪舉功咸賜昭祐永當倚勵以
答玄恩不任

川主天羅地網醮詞

伏聞一氣肇胎三靈資始乾奇坤偶定位陰陽金革土孚

明其次舍九與於坎戌亥謂之天羅兵起于辰巳謂之地網、乃二體昇淪之所羅是兩儀代謝之鄉陽伏而不能剛陰絶而不能繼行年所歷運丁災期況天地中和圓方化育流形挺右命世降奇皆歸鼓鑄之权難逃與氣之數賴臣凡昧敢避晦蒙丙辰當厄會首臨丁巳乃災期將辭惟茲二歲責抱百憂上祝玄穹敢希銷解伏惟聖鑒俯念誠祈顯降威靈大袪災眚使乾綱坤紀忽氣沴於一方地網天羅解凶期於小運佇歌擊壤歸聖朝引素之風束甲發弓副玄祖希微之教永勤香火以答玄慈不任

川主醮九曜詞

臣叨荷國恩謬分戎閫西南奧壤擧蜀雄都三合當參井之墟八國控羌蠻之域區封既廣統制所難常懷非才有負殊寄夙夜憂惧不敢遑安近歲以來凶災未息疾癘時起干戈日尋今按考黃圖參求玄緯分野之內太白將臨况運兵壽方迍武旅仰義成之象伏衞救之威佇靜四郊以廣蜀姓伏冀天光俯鑒聖力潛資濡澤於九重救遲危於千里素亨解甲墾井耕田里閭無瘥癘之家遠近有歡呼之俗辰庚所指凶滯俱通即永荷昭祐之至不任

楊禹校書本命醮詞

伏以斗御中天杓移列次執帝車而獨運浮華蓋以高臨吉凶得以司明罪福由其考校雖塵凡杳隔仰星斗以無階而天聽甚卑有誠心而必鑒形襟所叩玄應攸彰臣頃以災眚偶逢艱險道途阻塞骨肉支離回與幼男兩地隔暌蒼惶相失音信莫通唯晝視長天夜瞻北極冀其通感再覿閨闈桂香而泣淚垂拜手而心魂俱往果蒙昭祐遠遂歸還常懷再造之恩未答自天之澤遽憂庚日芒刺在躬今值玉局仙居錦都靈化下洞嚴府上屬星躔盼望可期真靈翔會飆接勝境顯展醮祈將酬福祐之懇少達敬恭之禮佇迴真鑒俯納塵心示男以壬子主生微臣以庚申宣命當希聖力永賜保持祛五行三命之災解宿度天文之厄將勤修勵克奉休明永獲非馨真仙是鑒不任

唐 杜光庭 撰

川主令公南斗醮詞

伏聞天覆地載，大道以生成眾有；孕靈由至真而潛運，用能彌綸不極，生化無窮。真宰主張，玄功統御。雖太虛遼邈，劫曆遐長，品詮闗九闈曠蕩，刑政繁雜，分野淵深，災福攸司，安危是繫。臣遭逢聖運，虔奉恩崇，授以郡藩，委之輔相。地維巴蜀，境控羌蠻，慚無綏撫之能，常切兢憂之懇。況舉著痹思酒用賞刑，伐叛誅兇，仍施命憤，戎祀有牲牷之真賦，與有微替之勞，有土有之，蓋不得已。宣思詮升不當，委任失宜，因起怨咨，遂成災沴。今又土星行度對照此方，地一移宮將蒞益部，五鬼臨於坤位，大曜躔于井宮。又任大運在衝破之鄉，小運當命蹇之歲。木既薄弱，火亦衰微。天符臨于行年，遊行逮于絶命，王方對照，又在妻宮。金火伏行亦居滯位，木星處甄煩之宿，暗曜出乎背之方。重象至明，除陽有數，將無警惕，以自勵修，曷起遐徵，易深尤違。旋積困，其愆失災及生貴，肖己捫心，不遑寧忍。禍閻正陽之月，丙午之辰，是六星降鑒之期，南斗定生之會。滌瑕介福，膺罪覃息，輒按明科，稍申昭謝，詣玄元真府玉局靈壇，精修信儀，肅虔香火。著日月星辰之界，山川海嶽之司，咸鑒丹心，恭修大醮。伏冀迴無私之鑒，垂不測之神，降彼南宮，聆茲下土，共流真貺，俯察微誠，解地分之災，躔銷天文之謫見，忍三命五行之厄，除九宮八卦之凶，靜土星所照之方，克承嘉祐，禳地一將移之數，允錫休禎。黎元咸保於乂康，穀豫以期于豐衍，遂昔有泰，四境無虞，疫毒不侵，戈鋒弭戢。上顧三光表瑞，循黃道而福帝躬；五緯順常，扶紫微而拱玄極。龍圖永固，鳳曆攸昌。其有境土龍神，山川祠廟，共延祥社，同拯幽明，至于地府陰關，遊魂若魚蜎翹，飛走水陸，沉潛仰承濟護之恩，永享安寧之祐。不任

川主周天南斗醮詞

伏以蜀之星躔，上當鶉首，蜀之分野，丁接坤維，當申未之方，在參井之度。今以土星對照，金火正臨，五鬼方實於三宮，地一將移于益部。恐政每慈育，法無哀矜，野有怨嗟，人罹災青。又行年之內，本命之中，刑兙衰微，庚成災厄。敢以正陽令月，丙午良辰，虔備醮祈，以申懺滌。伏冀大聖恩宥，衍念精修，鮮天文地分之凶，禳三命五行之咎，兩迴禎貺，永錫又安。黎衡下理之心，以洽好生之澤。不任

川主周天地一醮詞

伏以天皇大帝，司祭萬方；太一十神，巡遊八極，垂災降福，臣細無遺。凡在君臣，敢忘祠誡。今以地一行位，將出蜀鄉，深懷刑政之闕，或有怨違之失，惟增震惕，輒備懺祈，虔修香火之儀，用表歸依之懇。伏願鑒其虔切，錫以禎祥，俾境宇安寧，生靈蘇泰，時和歲稔，種華致考，克新惘祐之恩。敢貿陷臨之賜

周常侍序周天醮詞
伏以道氣運行元和亭育分萬靈而布化垂列宿以麗天
凡回含靈咸歸稟受仍俾主宰以定吉凶臣猥以庸虛叨
承渥澤運籌藩閫乾嬰制勝之謀剖竹方州寔寄綏懷之
績況他運更落境控巴賨短才常慮于闕遺雜俗尤難于
撫諭惟精虔禱保祐欽既本斗旗復依戎幕顧思業而
益厚在循省以何安爰思所深疾惹因作每慮積生之始
以洎此身三業搆非六情結纂前冤未弭往債而纏式理
務之間賞刑不當京穀之際斂恨難明或天文宿度之中
有逢臨照或三命五行之內有值刑衝又今年五鬼在於
妻宮天符入於財位小運則丙核值墓大運則水予向養
金火行於身宮綱星加於驛馬皆爲厄會倍切危疑所以
疾苦之時冥心禱祝竹其銷解用展敬酬今則萬聖垂慈
鑒真懇祐拯其疾厄賜以痊平仰玄造以知歸感鴻恩而
上答拔河圖真格詣王局靈壇備錫潔之儀設周天大醮
星辰日月畢鑒誠祈地府天關遍申昭謝伏願鑒臨丹懇
來納素誠永錫吉祥克加濟護使罪尤除蕩算紀遐長寬
借和平災凶超度誓勤修奉以副玄慈不任
王宗壤六甲醮詞
伏以大道凝華元尊布化肇分一氣品列五材終始循環
生成萬有上惟叔侶資運數以推移下統人倫配吉凶而
陶鑄稟形甄有咸賴玄功臣早慕清虛悉親冲漠獲參扱
籙常冀遵修昨以奉使京華經途險遠每慮瞻闕冥有祈
祈求蒙道力潛扶殊休寄衛遠泰旬有安貞之吉迴蜀城
無敢累之憂仰感靈恩實思昭報今屬重陽懿節甲子佳
辰虔備非誠恭中醮礼伏冀神威俯鑒微願克酬採納丹
悰頓豆洪泠使罪尤蠲蕩寔債和平災咎清消福祥豫會
事親本國當豪惆護之恩守職進身永荷真靈之貺不任
孟秀暉西亭子內北斗醮詞
伏聞大道孕靈天尊演化秉机凝瑞命世降賢所以佳國
濟時宣功利物稟星辰之正氣鍾蔵清之英華莫不受命
上天凝神中土恢弘吾業極祐生靈臣以節度使瑯琊郡
王生屬休期寔承聖澤以武威扶持唐助以忠節翼贊壽
國光啟中興克安天下使百賦常盈于內府明誠首冠于
藩維極宣乘祐祐今以誕生令序橋福佳辰輒脩
信儀虔修醮礼依太乙祈真之品詣真人朝斗之壇香散
虛庭燈繁靜夜瀝心上奏望聖鑒通普垂眾以冥思通真
靈而照祝伏願星躔日域地局天司眾聖迴光萬神昭鑒
錫符而延巨眠開壽域而懸鴻禧永佐聖朝長扶帝座賜
願龍神叶贊川境安寧百穀滋豐五兵韜戢俗洽和平之
美年無災沴之虞動植遂明間邊道化不任
勇勝司空宗略九曜醮詞
伏以天道垂慈萬靈分職於陰陽布化星象垂文照燭遂明
載成品彙主張行度罪福無差臣謹以塵緇仰黃覆壽謬

叨竊祿秩叅恩崇久統師徒仍分符竹寔連才輕任重福
過災生夙夜兢憂不敢寧處又以今年行運天行入于中
宮壽王之方復臨大運況驛馬與五鬼所對小運與大運
相衝生月及本命之辰皆遇土星所臨逆成災疾未獲悛
平省己循懷復增憂惧竊聞天曹上聖主錄死生北斗南
宮司明罪福是敢披心瀝懇拜懇希恩虔詣靈壇精修奏
爲維物儀單菲而誠竭恭勤伏惟萬聖衆尊開恩鑒祐披
往積生衆咎解往三命災凶落北斗之死生上南宮之生
籙銷生厄會和釋冤讐疾苦蠲除福筭延益誓勤修勵以
答玄恩不任

衛內宗夔本命醮詞

伏以天道生成陰陽亭育主張有度羅視無遺臣叨荷恩
榮常增戒惧雖刳身思過省己捫心每慮棲遲之間難免
纖微之失今年三命之內土不氣微行運之中命祿皆滯
天符臨官祿之位進年當絶命之方大運則土曜所加小
運乃元辰所主計都居純滯之宿金星入申背之鄉旦夕
憂兢恐爲災厄豈敢按遵科典精潔醮祈望靈化以馳神
仰玄穹而瀝懇伏願天司地府九曜南宮克鑒丹誠俯垂
玄祐賜臣自新之澤赦臣既往之非解五行三命之災銷
列宿晦瞙之厄罪瑕清滌冤債和平遴推公去己之心循
奉主事親之懇公私昭暢家眷康寧普及存亡咸希福利
不任

徐耕司空九曜醮詞

伏聞天府地司主張命籍南宮北斗統錄死生三宮拷考
拔之文五帝領裁成之籍頑惟下土寔繫上玄況乎處世
立身善功難著東非蹈過罪目易盈早叅殊崇靡申績効
式理務有刑章之失或寄城有賞罰之差積尤違於地府
天曹結罪皆於星躔日域豈無悔謝冀逐蠲除又自行運
之中方當厄會大星飛於小運天符入于中宮水曜伏刑
厄之鄉土星退愁悶之宿祿大雖王辰上尚暴數年以來
疾苦未減元元之懇寔切憂惶竊惟上聖至真垂慈育物
冥心注念有感必通輒憑香火之緣精展醮祈之禮虔誠
悔過稽首歸恩伏惟慈鑒俯徹俯弘慈祐解已成之災厄

拔既往之罪九南十延生北斗落死潛增年算克賜又安
疾癈痊平眷屬康泰即永荷衆聖再生罔極之恩不任

川主太師南斗大醮詞

伏聞大化推輿元精剖判生成天地陶鑄陰陽正三統以
既基役四時而成歲由是勞靈盡職五氣分鏡天府地司
領生拔籍罪福以之銓叙報應以之弛張毫末無遺古今
不忝兇漫上標躔次下副山河隨運曆而條舒回恭揚而
昭戒仰冀玄訓得不凜修臣夙荷天慈克符膺選峻自衛
之位授斧鉞之权王律全科惠奉重輕之信五申三令懸
章訓撫之宜雖盡力佐君惻心許國剪長蛇而復宮闕清
氛祲而息戈矛再拔城池頻摧寨壘變蜂結蟻攢之俗務

為賓何化之人三蜀乂寧四民和穆寔乃上資聖力明禀靈恩猶恐政理或虧罪瑕難逭盡已或違於道德進心未契于神明載分野異朝載行年厄會臣今年小運逢于叔殺大運遇于天符上曜對于身宮行年術於命位每懷憂戚思展誠祈竊以丙午良辰是南斗降真之日六宮眾聖主籍是司輒申醮酌之儀願遂依歸之懇伏冀天閽流貺斗極延慈啟既往之尤遠錫將來之休祐災凶弭息境遇安寧遠近昭蘇龍神輯睦風雨均暢疾癘清銷以俗泰為嘉祥以年豐為上瑞忠以扶於社稷靜以答於神祇虔誠丹誠上副玄澤不任

貫璋醮青城丈人真君詞

伏以岷蜀雄都西南巨鎮下據禹塹上拱九清為造化之殊庭乃神仙之奧府瑤宮瓊闕深秘于洞臺翠壁丹崖仰呼于雲霧高真之所棲息上聖之所娛遊靈掌休祥以福寰海臣獲遵道化夙荷玄慈既無塵界之功難報乾坤之德而立身處俗弱結罪尤往世此生寧無過咎五行三命既值災衰躔次星文屢為臨照或冤塋所滯或債訟未明有一於茲是用憂懼輒敢披心靈嶠稽首仙都祇脩侍儀迓中椅祇伏願鑒其丹懇錫以玄恩使景福潛資壽涯延益災凶銷蕩罪咎蠲除冤債和寧祿祚繁永爰乞子孫嗣續宗緒昌隆誓傾虔奉之心以答仙靈之佑不任

蜀州宗愛為太師於丈人山生日醮詞

伏聞道化裁成天元五極中命真宰主張眾靈於是賦命靈神流形挺質咸資籙籍以繫上玄臣荷大道生成感壽明倚注地分岷楚任極鈞衡功業所彰未稱於造化恩榮所錫已冠于古今況值天步艱難星躔肴狗恨不得手扶辰極身衛帝　克定乾坤重清日月永安大寶以致中興仰叩真靈冀扶忠節仰惟青城巨鎮天國仙都群聖依棲列真統制又願振揚神力驅役陰兵蕩災運而靜中原拯横流而匡大業爰遵秘格虔啓醮壇願迴不測之威以介無疆之福使妖氛寧息帝祚隆昌與龍同天長地久臣積生咎纍未兆災蒙因此懺祈咸希銷解臣今年大小二運俱在酉鄉與命辰對衝又火星所照既臨分野仍在身宮土纏厄會之方金伏乖背之宿並臨三殺之位仍當六害之門恐災咎所如伏惟憂惕惟迴醮酌以達精虔所祈災數尅平也誠大展盡振主剛君之節成推克定難之謀光佐聖明寔倚靈祐不任

宴設使宗汝九曜醮詞

伏以三象炳寘三元運化禀形氣者仰資大道之仁賦命受生荷神明之德臣獲承玄廕叨遇休期累忝恩榮載塵職祿顧勗勞而未立威儀洋以殊深而慎行謹身敢忘惕勵運心屬念尚慮曠遺況所呈重雖務當寧膳宴賓犒士須備烹羞撫衆訓戎時行懲賞寬恕刑章之內或與于重輕庖割之中寧無于故誤因成冤債遂積罪瑕或往世

此生宿愆未解五行三命厄運未祛今年則暗曜土星在身宮之上天符五鬼臨行運之方火星近刑厄之宮金星躔魁壯之位恐成疾苦久未痊除伏恐災咎方深扣祈無所寫惟至真濟物大道好生廣開禳謝之門俯示感通之力是敢按道科與度籙醮壇遍九曜以披心瀝列星而歷懇伏冀天光下鑒聖造哀資解故傷誤殺之冤散積世他生之罪消平厄會清蕩災由六氣宣通百疴痊復繪將盡之禍福祚增延賜再生之恩第命遐益公私昭泰眷屬又安仰望玄慈不任

遂府相公周天醮詞

伏以虛無大道孚育于群生天地萬神主張於庶品至於誕形稟氣垂象綴靈咸資鼓鑄之功率賴生成之力臣內惟涼德夙荷道慈沐芳未替於聖朝寵遇已除於簪綸華辭龍節叠奉珠崇相印無符頻叨儔與頗茲虛薄宜切憂兢每蓬賞罰不明刑章不當舉措有乖於理體綏和未洽于物情與修有土木之煩憂病有烹擣之費故傷誤殺往值宿冤茲此罪尤成其譴責或五行三命晦曜列星共結災躔遂為疾厄尚未痊瘥倍用驚危臣今年大運居衰氣之鄉小運在馬破之位木星退身宮之上土星照命之方金水二星臨背之宿飛天火曜居本命之辰九宮土星凌當生月覩此災運 切禱祈是敢按靈寶玄科洞閱秘格設周天大醮懺謝上玄伏冀萬聖感通眾神昭鑒納其壽年五星四景之中永銷危厄天府地司之內別注休禎所疾銷平克賜安豫益堅忠孝上奉君親耶仰祈宗尊祐護之恩不任

親隨爲大王修九曜醮詞

臣聞垂象炳靈代天行化襄輝道用昭著神功粤自剖判之初郎顯司明之力生育動植咸賴玄恩臣覆稟天慈深叨帝澤功業未酬於寰載寵榮已冠於人臣常虞綏撫乖宜賞刑有失金科玉律或無於哀矜伐叛誅兇或輕於鈇鉞前代之冤讎未解此生之過咎旋彰以此省術常懷震惕臣今年大小二運俱值對沖首尾蝕神皆為臨照支干火水在衰氣之中天符飛行居驛馬之上併為災滯尤切憂惶近則徵其所疾尚未痊瘥叠恩謝過倍切禱祈輒冒本命之辰虔誠奏醮伏惟至聖俯鑒丹懇赦已往之罪瑕解將來之厄會增延寡祿和釋冤疑冀以祭瑪徵衷扶持大寶提安疲俗匡續中興誓佃修勵之心永答真靈之貺不任

青城鄭璵尚書本命醮詞　唐杜光庭撰

伏以東氣分靈，全資大造；挺生稟質，仰繫上玄。壽祈延永之期，終貽吉凶之分。五行倚伏，二氣推移，寔繫宰制之功，敢忘敬恭之懇。臣今年大曜居本命之方，九宫金星在行年之上，久纏疾苦，未獲痊平。竊慮履行運心，有虧陰隲；字人育物，有曠政經。積生釁咎未除，或往世冤讐未解，携茲重厄，興路纖祈。況境控仙山，地當洞府，明誠可告，真鑒難誣。敢因本命之辰，虔脩醮祈之禮，洗心謝過，瀝懇希生。伏惟少駐靈驂，下臨塵壤，憫其懇迫，假以恩休。輙死籍于黑書，再延命籙；定生名于丹錄，畫赦深嚴。寬備和平，災凶銷解，公私昭泰，眷屬安寧。敢忘薰脇之心，上副真靈之祐。不任

果州宗壽司空同齋修醮詞

伏聞三光麗天，下司群品；死生是繫，罪福攸同。臣以塵微，仰蒙鑒祐，而三命之內，水火力微，值辰戌魁綱為天羅地綱；二運逢墓，併屬災期。又星火到元首之宮，晗曜在命宫之位，災數重疊，憂懼殊深。是敢遵按明科，虔申醮奏，仰崇齋福，精脩醮祈，三日恭嚴，九時關奏。伏冀玄慈俯垂洪澤，濡臨賜臣，災運銷平，凶衰超度，克延祚祿，允介福祥，永保又安，常加護祐。本親事主，振國寧家，誓罄丹誠，上酬玄澤。不任

揚神淵謝土醮詞

伏以道氣分光，玄功宰制，下鎮靈化，上配列星，萬聖之所宴遊，群仙之所棲息。肇于歷劫，以逮茲辰。玉女上賓，謁香泉于江瀆；玄元駐駕，留玉局于城隅。耀天目之祥華，以安井絡；啓洞宮之徑隧，以福神維。爲錦都靈勝之墟，乃蜀國神仙之府，而繕葺久曠，莫奮寖侵，靖壇爲蹊戍之場，閣殿葷醴腥之雜。我蜀王迴閟神鑒，睹此玄關，遽命澄清，俾其嚴飾，摧桐煤于石壁，章櫃仙儀；雜蒿蓧于荒階，再覩靈洞。通浚累加，飾葺漸廣，新堂宇相望，樓臺髣比，復遷門闌，俯及康衢。夕磬晨鍾，得以脩朝脩之禮；朝香暮火，得以申濁穢之愆。報德何階，感思有自，謹陳醮祝，冀達真靈。伏惟貴瀆神休，人須嘉貺，增聖主遐長之筭，寧謐萬方；延蜀王倍祚之年，又安三蜀。運營將校，各崇竹帛之勛；比屋生靈，共樂和平之化。龍神悅豫，祿禱豐饒，疵癘無侵，鋒鏑永戢。其有董腥穢瀆，穿鑿侵傷，承此懺祈，咸蒙赦解。臣等佐時濟俗，行教立功，奏御上通，遵修咸契，公私貞泰，眷屬利貞。然願往化法流，表師舊德，宴閑無滯，道果速圓。內外職寮，陰陽將吏，還功加品，永贊福庭，克弘至道之風，常荷尊靈之澤。不任

忠州諸禹廟醮詞

伏以三氣肇胎，九元栽育，清浮濁降，真精鍔造化之鑪，出

震乘乾大易啟乾坤之韞元天緯還舜日停明王教允穀
未華懷襄之數四門是闢尚纏昏墊之憂惟我曆明拯溺
下土驅馳四載勤瘁萬方浩浩無虞百谷識朝宗之路暨
豈可仰群山知維岳之尊區别九州擬寧庶彙鑄鼎之功
既傳錫班之報彼彰懋此宏勲光于終古臣夙承洪澤獲
奉仙祠已雲巫雨秣臨瑤殿岷江楚苙蕩瓊階頓迴軏
瞻之慈俯鑒虔祈之懇探經玉洞展醮靈壇參列蜀王遐祝
之誠遂徵臣歸還之願不任

蜀王仙都山醮詞

伏以真精表瑞元氣分形積秀累于人寰凝為仙毓集
奇於物外嚴設洞天上屬星辰下福邦國由是瓊宮珠闕
秋遠難窺羽蓋霓幢飄颻特降二真入三都跡顯九路功
成幻畫登真冊胥控景貳重益振物象長新靈冊真經琅
函玉篆貯雲宮而作鎮與嘉陽而常存遐想玄風遥馳素
懇今以三川睹化累遇干戈風扎龍書靡存於舊籙虎符
龜籙難訪於本坑大數凌夷所宜弘拯是用超躬翠巘務
葺白雲中醮酌之儀望神仙之鑒蝦鶴洞緘箴之本為人
天宗奉之經佇畢殊功邦運舊所窮雖道興不在法許
通御望鴻休元詰冊放亦頒潛迥禎覩音及褰瀛玄元之
祚胤擎昌聖主之宮城匡復九圍寧謐萬彙昭融臣境萬
又安生靈康泰災躔自息筭禄增延求持忠赤之心上副
至真之祐不任

自列仙都山醮詞

伏以元化既分玆山作鎮前臨雙空旁控巴城衆流迴環
嚴疑龍虵之府群峯拱衛秀為真聖之都二真騰翥於前
朝千載昭彰於蒞陽巖巒祭日松檜參雲祈祥時羅于簡
編福祉潛資乎邦國蜀王扶天茂績命世雄姿八國三江
早列封圻之内黔城楚峽皆歸陶冶之中惟此仙山克于
境鳥御靈蹤而猶著遂展誠祈望闕境以馳心虔修醮酌
將以求書禹穴佇逢八會之篇抒箇洞庭願值五符之訣
敷弘與贖演暢真宗况蜀大數變遷中原多難俾其紹習
須俟流通某聆泛長波式遵成命焚香昭告願鑒丹誠所
期記永捨遐不獨傳於漢相曲陽纔上豈止授於于君捷
秩西歸中興聖教不任

李延福為蜀王修羅天醮詞

伏以道冠虛無功先濛載陶甄有物亭育無私綿歷以
長存後天地而延久載成不竭生化彌彰臣夙荷玄休克
承遐運功輕塵露任重負衡數千里之山河固旋六鎮十
七年之臨撫寧制一方每虞禍遇為災力微成纂競崇循
省憂懼雖勝況從大駕未還中原多壘剸無屬士徒懷于
振國勤王望闕馳心共念於天高日遠微勳庸効孤恩何
中令從大遊四神方在雍泰之野小遊天一仍臨梁蜀之
鄉地一次於坤宫月宇行於井宿卿躔繞候編往災深
遂風輦寓輔百二之關河未復陵園寢廟九重之城闕猶

虔祈切禱祈佇迴鑒祐是用按依玄格遵錄明科修黃籙
道場設羅天大醮九清三界咸陳懺謝之儀天真地靈偕
展奏祈之禮暨日月星辰之域遍山川岳瀆之司畢祭齋
並用期通感伏冀天尊降命聖祖貽休俯借神功載康國
步鴻圖克固昌祚中興齊北極以常尊比南山而共永住
允丞天澤長奉唐年享椿松延廣之齡竭金石忠貞之節
境無災沴歲洽豐穰雨暘不愆干戈不作龍神安鎮士庶
又寧幽尙靈冥閟慶之慈絶域發和平之化誓弘清淨以答
真靈不任

羅天中級三皇醮詞

伏以玄蓋上浮蕃輿下鎮元精降瑞應運開圖握六紀以
君臨思周率土體三才而司牧惠洽群生塞窔隱而磬數
攸傳亘今古而光靈不忒臣謬膺天澤作鎮坤維荷漢岳
以難勝誓忠貞而有守屬乾綱未舉天數中微瞻雲而河
洛方遙捧日而山川尚阻徒傾丹赤莫展形勞今又大遊
四神在雍秦之分小遊天一次梁蜀之鄉地一鎮於坤隅
月孛行於井宿考遵綸候伏切憂虞是用按按明科修崇
黃籙備羅天大醮祈三界真靈願假神休共迴天數使忠
貞義烈振風雷掃蕩之威文武尊神借戡定經綸之力重
昌祚曆永息妖氛九圍踏清晏之期三蜀荷安寧之賜災
祛未兆福降無窮動植存亡同臻息祐不任

羅天醮太一詞

臣伏按曆緯今年大遊四神在雍秦之分小遊天乙次梁
蜀之鄉地一居於坤宮月孛臨於井宿仰按天度編屬災
期若已搆心伏增憂惕是故按遵古格崇啓壇場修黃籙
齋備羅天大醮輒按玄經數露真文伏冀尊神迴景上
玄昭休下土普垂禎貺永息災躔賜臣封境又安龍神輯
睦生靈康泰遠近昭蘇疾癘無侵干戈弭戢唯處修奉上
副神功不任

羅天醮嶽瀆詞

伏以二象昇淪剖柔定位三靈妖廓川嶽裁形坤儀彰厚
載之功品物荷資生之德雖混淪莫極猶褱九六之期庸
博興隨以繫邑事之數今以運陰陽所運曆統緯所鍾天
一小遊既移於梁蜀四神大一亦次於雍秦地一居於坤
宮月孛行于井宿仰惟天度伏用震惶竊以臣叨荷寵恩
久司藩屏封圻六鎮襟帶重江水匯四瀆之尊山居五嶽
之長仙壇靈化皆聯虬馭鶴之蹤珠岸金堤乃禹導秦通
之野真遊攸遠祥應寔繁太一休符以副度祝是敢齋陳
黃籙醮啓羅天藝聖之垂光會萬靈而降福共安天步
永奉聖圖寫誠于神京重瞻聖日況忠書於無字克保
唐年臣境土安寧生靈舒泰遐邇熙怡謳謌弭未兆
之災釋解已往之愆答罄虔祇禱以答神功不任

羅天普告詞

伏聞玄功肇判道化宣行稟衆流形凝神運氣天覆地載

爰起於渺茫日照月臨塵分於萬有至於陰陽升降叙曆
推移乾坤有九六之期爲光有盈虧之數於斯極顯允仗
真靈臣〻微躬遭逢昌運叨塵異遇歷殊榮龍節虎符
裂封壤山河之重金科玉律掌生靈性命之權常懋撫育
非才每以滿盈爲戒而屬中原多難天步方艱社稷阽危
寰瀛塗炭訂齊武旅徒懸報國之誠遥遮神都莫濟扶天
之路今者稽求曆籍考察經圖大遊四神方在雍秦之野
小遊天一傍臨梁蜀之鄉地一届於神宮月孛纏於井宿
緬維天度猶切憂兢是敢披畫寶簡文按河圖品格設羅
天大醮開黃籙寶壇仰金闕玉京虔祈萬聖遍稟中衆咪
普告羣靈純意焉以披心沉香龍而爲懇冀蒙鑒祐允降
威神伏惟三界諸天四司五帝乾元主宰地府靈官降陰
陽不測之神假變化無窮之力神兵密助真應昭彰大業
中興萬方安泰宗基永固四海澄清掃孛彗於長空勦鯨
鯢於巨浪常臨聖日共戴堯天賜臣境域安寧災凶彌息
五兵韜戢四氣均調黎元無疾疫之虞稼穡有豐登之望
三月六鎮土宿龍神克洽歡康同臻貞吉其有幽魂滯識
六趣三塗沐玄澤以生神詣朱陵而受福存亡開度動植
蘇舒誓傾忠孝之誠仰副神明之鑒不任

羅天醮衆神詞

伏以人爲神主神依人以變通神福于人資神而獲祐
承天統地有國有家惟古及今率由斯道我大唐皋陶種
德聖祖重休克定中原傳二十帝玄風布于萬萬望澤浸
於九圍徧彼群倫咸承覆燾而運鍾數否時屬播遷天數
未寧帝車未復忠臣義士皆懸報國之心望日瞻天敢忘
勤王之志今以小遊天一纔臨梁蜀之鄉大遊四神在雍秦
之野月孛行于井宿地一次于坤宮緯候所明兢憂是切
是敢按遵玄格援考靈科修黃籙寶齋設羅天大醮下禱
九霄上極三清嚴陳懺請之儀祈假感通之應伏惟尊神
衆聖憫鑒丹誠遥發神威風迴景貺掃攙搶于碧落殄氣
翦於皇都永固鴻圖中興大業次願封疆分野銷解災祟
袪厄會之期致和平之氣龍神輯睦風雨均調癘疫無侵
戈鋌允戢甚勤樞政上副神功泰稷馨香必度於蠲潔薦
鑒蘊深衷展于齋莊瀝懇悚惕不任

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詞

伏以圓穹列耀上象於龍星方局裁形下分于仙化宣司
命籍以統人倫臣獲稟玄機夙承景祐早塵寵渥叨此柰
黎館六蕃之封疆泛漸涼漢控諸化之靈勝誠切欣榮常
懷政理之要莫副真仙之鑒今屬大一行運分野遠宏武
臨梁益之方式在雍秦之境月孛纏於井宿地一災于坤
隅倍考緯書伏增憂惕況歲當丁卯是臣元命之年月屬
仲春是臣受生之節詣本命之化以本命之辰虔備香燈
精申精祝伏冀元尊憫矚衆聖監臨騰素款于上穹錫鴻
休于下土帝圖興復息災期而華蹕還秦境寓康寧銷否

運而禎祥介騙俾蹙報君之節允符憂國之心百穀豐登
羣生和泰龍神貽貺疵疫毋侵臣七祖生天年齡增永聲
弘道化以荅靈恩不任

要令南斗醮詞

伏以玄道運分化攬摩皆清濁定昇淪之位陰陽運刑德
之樞南斗主生立吉昌而勸善北宮紀死禍罪惡以繩非
神明用之以化人帝主用之以致理纖微不失今古攸同
臣宿享真蔭仰宗玄訓敢忘尋屬以自東修而叨備官業
屬茲多事雖加勤恪寔有惧于曠遠徒切兢憂同救訊于
尸素誅奸瘴惡或舉刑章或督懲俗或施鞭楚臨士或開
其寧殘寔濱雖廢于烹燔恐自故殺誤傷遂結深冤孥纍

又臣行年所歷小運逢災宿曜所纏大星爲照月臨中未
天符居本命之辰位對丑寅飛旗當衝破之地遂成厄會
弥切震驚雖消已循懷寬刑賦行咸餞齋洒遠色防非猶
虔心啓未踰福祥冥慈恭技興册度詣靈山按南斗文儀
法上玄分締九微燈象星羅遙擬于六星一逸香煙雲色
高達于三素竹簡既拓其虛賚松軒可降於真靈何此技
心敢期符祐伏願大宮上聖輟死錄以延生五緯停神碎
禍車而流福竟九銷解災厄和平骨肉安寧境邑康泰咸
雨調順穀稼豐登遐邇盜不興沴疾無作請靈賚玉篆赤帝
天書伏願解臨照於南斗錫恩延于丁壬永承貞吉以延
祷祈不任

鄧項別駕本命醮詞

伏聞玄天垂象斗極居尊統萬象以無私御四時而成歲
下司命籍總制吉凶有感必通有祈皆應臣曩自童丱竊
仰威靈以七星爲天地之樞五氣爲栽成之本主張禍福
制録鬼神傾心每本於上玄有臨承存於北斗叢蒙昭祐
累降禎祥動若影隨事猶響答至於顧循所職謝病尋醫
或惧擬禍攘逢凶就吉或宣志於侵誣之際或滌瑕於猜
忌之中眷遲誠于長天暗馳誠于永夜至真在鑒有願咸
從而多事所累靈恩未報常期精潔冀啓雙蓬令者天狗
深衷神潜風望幸叨擁任獲在仙鄉玉闕瓊都咫尺封隅
之內疑嵐積翠高低城邑之旁况屬命辰仍當秋景遂滑

躬披松檜深躡雲霞展三獻之禮容鄉申公務酬積年之
祈禱冀遂私心有分備懷既崇且祚是敢捧持詞啓宣備
香燈雖澗藻行潦之微雖迴聖鑒在隨机感赴之速願納
愚誠所期答已往之息佇將來之澤賜其禎吉令以康寧
伴燈境無讓農功有歲人和俗阜遠睦適安臣或本命五
行災衍所及天文九曜臨照所經或致理有所未明貴刑
有所未當祈望往債故殺誤傷並乞蕩除永承恩祐不任

孫逕司馬本命醮詞

伏以二氣肇分五行運化設陰陽之宰當執生死之樞攬
亭毒無私陶鎔脩脩司権長於五常校善惡於三官維斗
居尊統御群品生司惟幽隔仰荷栽成獲備冠裳每憂叨

竊遵素儒之明訓宗玄聖之格言尚慮動息成非行藏由
道雖階福善易結過尤仍恐三延推移或逢厄數九曜躔
次或在危宮況今年天符臨勾絞之方小運當伏吟之位
十三宿內月孛所經大運行年觸犯衝破以茲憂懼恐遭
災凶敢因本命之辰虔申醮謝伏惟真聖俯鑒誠祈赦已
往罪尤和免釋結錫將來福祉增祿延年恭脩安寧公私
和泰即承荷衆尊慈祐之恩不任

廣成集卷之十

唐杜光庭撰

李俛中丞本命醮詞

伏以二儀陶融三元生化裁成品物亭育群方受命稟形上繫天府至於壽筭遐促祿祚短長在身有罪福之因行運有吉凶之數天司地簡主宰無私臣伏恐三命五行或逢災咎九星七曜或值照臨陰陽有刑尅之期祿筭有凶衰之會又恐積生所犯宿債未除積世所行過尤旋結常情罔測神道雖知非託醮祈無由解謝輒因本命之日虔脩香燈仰玄象以披心對星壇而瀝懇敢希至聖俯鑒丹誠三官落罪簡之文五帝削災妨之籍臣宿瑕蕩滌積累銷平愆兵兆宣上聖南極天曹增祿司命延年眷屬和寧公私清泰即荷衆聖之恩不任

張道衛常侍還願醮詞

伏聞璽象九天流光萬有帝車周運聖力遐通載四海以無私福群生而不棄惟祈必遂有願克從臣頃以大順二年遭逢危厄憂踰蹈火危甚履冰既難保於朝昏敢望全於形命元元丹懇密冀無門惟注心於穹冥祈玄斗潛興大願冀蠲深災果蒙大道鑒臨至真通感垂好生之澤闡罔極之恩獲洗罪尤盡消危厄仰天慈而積感振丕造以無階旋屬公役所拘道途無暇歲華累改誠願未申況渡水陸經過江山往還凭遲險阻頻值艱危幸脫鋒鋩免罹

凶橫皆承蔭獲佑切兢業今以本命之辰於玉局靈化詣北斗七元之殿當玄卿大帝之前虔備醮恭酬往願普所許奏錢若干貫請至今年八月五度奏納耶平伏惟斗中衆聖玄府上司鑒領丹誠曲迴鴻造使宿願周脩靈澤遐霑赦過除災延祥介福年祿增益厄厄銷平眷屬又安公私百吉郎永荷平極衆尊靈祐之恩不任

周庠員外郎爲母轉經設醮詞

伏聞三洞寶經九天真訣虛無凝炁混合成文龍篆鳳章發跡杳冥之始瓊編玉檢數宣天地之先大則劑鄉乾坤保鎮叔運安寧祚膺昭祐帝王次則和輯五行調平六氣蠲邪度厄濟物利人遵修則災咎可銷諷誦則禎祥可降

臣等以母行年違厄疾苦所嬰憂懼但深告祈無所啟逃玄聖披瀝丹心伏願勅三寶威神命符經忝屬醮五行刑尅却三命凶衰增福南天延生司契六府調理百疾痊平永承靈祐之恩克享遐長之福謹於玉局化轉經設醮冥扣至真不任

吳庭乂爲張副使本命甲子醮詞

臣聞天道無親輔玄有德功成及物福必無涯當川安撫副使張琳奉主無私酬知盡節始終一制雖風雨而不渝籌畫萬端越威寒而彌勁頃以四郊多壘兩鎮稱兵物力將遙經費迴廣學斂則生靈必困薄賦則供億不充出自良謀豐其軍食猥粮山積戈甲雲屯人不告勞物無失所益振貔貅之勢佇成吊伐之功但以張其三命之中猶逢災厄二運之內甲祿氣纖天符臨受命之宮王星逆怒頓之位虔爲災咎輒罄誠祈爰託空壇專希玄祐伏願十華降福三聖迴光錫善既於諸天災殃自息蕩逆尤於九府祿筭增延永佯安寧共康藩屏臣情誠迫切冒讀高明不任

駱將軍醮詞

伏以二氣清凝表天地奇由之道五材倚伏荷乾坤成育之恩多於命稽經長祿作豐薄立身罪福行運吉凶莫不上的天司專資元命主張考校巨細無遺臣竊慮列宿五行躔次有照臨之咎九宮三命陰陽有厄會之期以此憂兢懇忒災厄今以立冬令節祈福良辰虔罄丹誠精陳醮禮仰天關而瀝懇瞻地府以冥心佇降迴慈曲流洪福使災凶殄息逆孽消鑠以嘉祥增其壽祿落罪害于北府紀生籍於南昌眷倘安寧光明康又祠翔天路長覩日月之光棲息人寰永沐真宮之祐不任

禹尚書醮詞

伏聞潛象推移運三元而成歲陰陽變化資大道以宣功淨斷幽明重均今古其有知仁秉義體順和光川天錫禍符神彰吉既或動乖守撫志協回邪乃蹈彼凝霜兆遂召豢災殃之報理寔昭然臣迴以庸虛早塵職祿雖甫恭自立殞慎推誠常懷聚鶴之誠每恨雜雞之誚況復訓齊戎

伍祇奉蕭恒鋒鏑猶施鉦鉀未息摧堅挫銳徒中擒討之
謀故殺誤傷虞構幽冤之咎以茲屬念深用寒懷今則妹
帝考功地官校籍罪福咸舉建末無遺武臣有塵泰之非
有殺傷之過有六情之罪有三業之章有注訟未除有冤
仇未釋重顯黑簿名挂陰書乞垂悔謝之緣並降蠲釋之
澤俾其克勵得以自新至於宿曜重災行年值厄亦希超
度獲保又安上祈九祖生天三塗離苦飛沉遂性生植與
傷四方之戈甲早寧萬戶之農桑畢就俗閭諧詠野息氛
埃咸歸清淨之風大洽希夷之道度修熙朝懇禱章詞遙
祝仙壇仰望真祐不任

馬尚書本命醮詞

臣以庸微叨承宿運謬忝職扶總今官崇統御戎車整行
條令武旌收境邑除蕩妖光外禦寇仇內綏疲瘵而實資
貔士須有爭傷去奸誅邪必資刑律誠非徇己務切安人
稿遠斬決之間重輕有失傷殺之際故誤難明以此憂惶
恐貽譴責又值臣行年三命或值凶衰宿曜五星或逢臨
照同其厄會遂履凶危又恐九祖幽爽未蒙遷拔六親滯
識猶有拘留緬長夜以沉魂念陰關而心惧思發揮依之
懇仰中存奉之誠徽惠本命之辰式備資薰之力宜心虔
化遐想寶壇陳醮禮以肅恭貢詞章而精禱伏冀玄元錫
祐天道流慈元闕泉曲之庭詔下酆都之府使九玄超度
眾苦蠲消生神碧落之天悅影朱陵之洞福延後嗣恩被

于親其有往世怨殛無窮冤對咸承懺滌並使和平之臣
非簡落青生宮注籍災由彌息祿算遐長兼祈福介川源
澤運遠近戈鋋早戢疵癘不生野復耕桑人歸富壽洎兮
沉潛異類淵漠殊庭同沐玄風咸昇道域誓虔丹懇永奉
鴻慈不任

司徒青城山醮詞

伏以灝氣漸凝群山挺秀高扶宸極厚鎮坤輿維彼西南
上通參井結靈積瑞含蔵日月之華氣翠推嵐包括神仙
之宅位崇嶽鎮勢亞三山為天下之福庭冠域中之勝槩
崇寶比五黃軒之秘跡猶存巨浸旁分大禹之神功可覩
每彰行應以祐生靈晴屬雨乖瑜旬累原空瀨丹崖翠巘

難傳間祀之尹緋嚴彤軒鏘有震驚之聲炯茲群異豈驗
光靈臣叨荷殊恩膺茲重寄敍撫之誠未著救虔之懇當
深恐臣適將所招仙嶽降異常之兆以崇祈禁神幸垂鑒
吉之祥風夜朔衛器揚水火莫展披陳之路惟虔禱謝之
誠輒按明科恭申大醮庶蒙鑒祐以贖愆遠不任

馬尚書本命醮詞

伏聞元化運行三才肇始體乾坤而成象感陶照以凝神
由是懸命籍於天關紫生死於北斗極其有行藏巨細罪
猎微毅八靈伺察以無遺十直考覈而畢至善功潛著則
名列仙曹過目斯彰則書編鬼錄用茲懲勸以導於人其
惟本命尊神主張校錄緬思玄旨迨切祭修臣猥以凡微賓

兵攙晷唯奉公克己效命爲盱未展勞能累驚塵忝揣循增惧委任益深况封畿戈甲之餘壠畝瘞痍之後疲羸未復瘡痏未平撫之則濡沫經過抚之則溝涅甫及而驟司六邑務彼三農晷將寒耕雖勤劬於人力有賴望歲殊郎伏於天時但罄丹心顒祈玄祐敢因本命之日虔申醮祈之儀所冀真聖鑒臨福祥孫萃赦臣叨據之過獎臣甫奉之誠使蝗螣畢除京坻有積人無疵癘之苦年祛水旱之虞俾臣九祖超昇三塗清晏其或宿曜運行之厄歲年刑剋之災添刑濫罰之非故殺誤傷之咎並希貽祐普賜銷消永誓歸依以酬真貺不任

英庭又青城本命醮詞

伏以清炁分形上資玄化生靈定祿仰繫真曹臣伏恐履行之間或貽愆咎年運之內或遇災凶非伏神功難申懇滌瑕于真鑒虔備醮儀冝以此山嵌瀆上司神仙福地洞裡之王樓金闕塵俗難窺人間之古跡荒臺蹤基易变滅摧構棟宛落鴛鴦若無營葺之興已鞠蒿萊之徑某叨居幸字竊備締修既俾功庸仍申蒸續圖五岳九江之像貌河濱溪女之真容穆冕旒駢羅珠翠如登貝闕似挹驪宫既輝煥于素壁益深嚴於玄德所冀少城天府永禎休禎秋報春祈克承嘉祐敢因本命之日虔修醮祝之筵伏惟應念迴軒分靈降澤錫臣以增延祿筭助臣以消解災凶兩地之骨肉安寧一境之生靈蕃泰誓循丹悃上副鴻慈不任

英庭又青城甲申本命周天醮詞

伏聞妙本運期元精啓運二光分照萬有陶形覆濤方澗之間通爲主宰日域星躔之內各備職寮大則司叙曆施張小則察人倫善惡有遊衛鏡無隱鋒毫竊惟九天洞天群真會府丹崖萬日翠谷千霄萬祈之所往還雲軿之所遊集叨膺寧宇蒞誦仙山雖食蘗苦心飲水潔己功廸思福過必彰聞况於咫尺之中敢同真仙之鑒更重九辰行運三命推移福善不常災凶靡測參參妄想若履顛危輒同本命之辰載申祈醮之禮天衢地壤水府星宫咸罄血誠仰祈明祐伏乞解災殃過延既重祥青祿推增凶危自息已往則九玄歷度見存則兩地安寧一境生靈同承福祐兵車休駕封部無虞長欣靜謐之期永荷雲真之澤不任

英庭又九曜醮詞

伏以三象分華三光列曜司悔吝吉凶之契操死生禍罪之權主宰無遺幽明咸繫臣伏惟凡昧夙本正真叨荷寵章獲忝位祿循涯省分常惧於曠官恤物安人敢忘于勵己尚慮勵遠恭慎日積愆殃上瀆真靈潛貽厄會又恐五星進退四曜運行或居身命之宫或臨思竊之位况臣今行臨於命封不星未出身宫第二十宿中餘神所歷小運行直又值天羅竊憂福過災生命衰祿薄按河圖内品天

玄秘文瀝懇丹詞披心脩禮仰華蓋儀璘之闕若對九乎
瞻星辰日月之宮畫個丹款伏冀宸光下燭開昏晦而洗
沉冥靈景延暉碎禍患而焚罪綱使年齡克保品秩攸昇
一境之士庶康寧兩地之親緣安泰仙山表貺人無疾瘵
之傷靈府垂祐職有宗祇之望唯虔素悃上答玄功不任

川主相公北帝醮詞

伏以七政上尊五靈玄老位司北極部制中天至於地分
吉凶天文災福五行六氣三命九宮萬彙群生咸歸考校
臣以兵戈既久殘瘁逾年念彼生靈觸深肌骨敢曰醮謝
再啓祝祈歷懇紫微和心玄象寬希惘鑒俯降禎祥消沴
氛於郊原退災星於井絡一川康泰萬有昭蘇永戢戈矛
惟新祿算九天壽春重披日月之光三蜀烟清再掃妖雷
之澤郎仰荷帝君惘護之恩不任

川主相公周天后土諸神醮詞

伏以天府名區少城奧壤龍神福地天帝雄藩豈以凡微
叨茲臨鎮而謬分朝寄總此封疆十載于茲日深兢惕但
以粵初蒞任便屬艱難黃巾犯秦翠輿幸蜀行朝萬乘駐
蹕五年力盡扶天誠深報國功宣佳復以及迴鑾其間有
帥立稱兵盱衡竊發秀昇擁帥於下瀨鄧琪屬精於中軍
咫尺乘輿宸驚輦轂上資廣武寧假神威相繼克平以安
大駕歲茲靈祐常貯血誠今則時未底寧人方肆亂帝車
順動又幸陳倉中原有焚燎之災六合靡晏寧之所雖誠
深憂國志切佳君雖深粘紹之忠山川杳隔空叔衷安之
淚虔衛無由細想神功必垂濟祚爰申醮禮仰冀靈通希
迴肪順之恩共安天步少借害盈之力速掃兇渠復黃屋
於上京延寶圖於萬葉微衷之莫亦答明慈臣不任瀝懇
披心虔請之至

葛仙山化醮詞

惟彼仙山鎮茲坤壤八十一洞分日月於地中二十四峯
捴烟霞于天際潜司罪福以統生靈臣夙慕玄微早崇清
淨竊逢聖日既叨補贊之榮夢想靈山常佇追遥之志尚
營多事徒鬱素懷今節及仲秋禮當望秩遥瞻翠巘杳隔
紅塵虔脩醮壇用申誠懇伏冀虎旗龍旆遠離八極之宮
鵰馭鴻驂聊降三仙之駕歆若禮揚以殊休俾秘福有
年凶災不起幽明共福宗國咸安比帝祚于宗周續唐年
於叔曆必期攸聚以來靈光不任

川主九星醮詞

臣聞九元御極綜列宿於紫微七政垂光統衆星于黃道
指攝提而臨萬象運指揮而主百靈生死吉凶咸繫司牧
臣以受年之時此月火星及晴曜並星皆臨本命以茲戰
惕恐蹈災危敢以丹誠上祈玄祐虔修大醮脩瀝微衷伏
惟九聖延慈乘帝車而降福七真垂貺迴杓建以祛災二
十八宿行藏皆資祥慶一十二宮分度永息屯蒙誓勤忠
赤之心以答靈真之念不任

中和周天醮詞

臣以庸虛猥當大任極言衛之秩居藩屛之崇雖循捧日
之心莫著匡君之績頃以四郊多壘中國不寧戎馬載馳
兵車尙駕戎近臣拜逆戎違餘孽思殲滅梟巢初迴鑾輅
又聞薄伐再致省巡凡在人臣豈勝忭悅惟炷香冥想望
聖祖之蹤休拜表祈眞待陰兵之助後果見僞王輦相連
須殲夷兇帥朱玫繼踪斬馘綿維出讚更切明誠近又太
一運行已照蜀分五星移度或在身宮速薄遲留招卽凶
災荐至常加惕勵罔敢遑寧遂有鄭君雄韓球兩地結連
邊興兵甲偏絕忠信凌犯閬防殘掠生靈焚燒郡邑數州
塗炭千里傷痍惻此幽冤痛深骨髓臣所以上祈至道明
禱眞靈志先憂國憂人誠非爲家爲己由是上天悔禍大
道降靈已蔵者尋就誅鋤黨附者皆從剪撲封疆靜洞
燎旋蘇韓球致亡君雄梟戮漸通道路將至寬況尙以憂
州之時罹傷非一仰則好生之旨震悼何安術嗟遊岱之
魂淒涼莫已是用凝神和寂拜手歸心陳謝恩謝過之儀
遲祝地祝天之懇虔祈玄聖曲鑒丹誠輝映淸壇降流洪
澤蠲除愆咎弭息災害使生若又寧出途開泰臣又聞聚
星拱極百谷朝宗蠢彼不庭敢違天道更謀近境鄰豆數
州山寨望久爲兇逆欲恃其蜂合蟻聚之勢仗鋤耰白挺
之徒垂二十年不賓聲化擬因揭竿之便將申破竹之功
爲國誅奸與人除害重希神力克震軍聲郡都以三十萬
兵常祛沴氣洞冥有二十五將潛制妖徒正道極邪神明
助順敢緣斯旨再罄赤心伏惟術鑒奏陳克迴明祐使昌
瀘梓遂永無兇殄之災草木蔵林盡化鋒鋋之狀咸知帝
力主後王謀照沒疇賞寵城拜章鳳闕殘寇解甲歸馬休
牛常諧魚水之歡克暢君臣之道明、血懇大道鑒之不
任歸命祈恩屛營惜切之至謹詞

唐 杜光庭 撰

程德柔醮水府修堰詞

伏聞大道垂功裁成品物真靈設位主宰群生至于水府明神山林正職各司罪福以庇烝黎當縣地控上游素名劇邑賦輿重大耕稼茲繁堤堰所防安危是繫某所修堰分當彼瀉流自泥溢以來累有摧壞雖俾夜作晝竭力焦心旋有崩完尋聞傾陷豈水脉所注不可隄防豈龍神所為未容障塞夏憂迫切無所告祈且食乃民天人為邦本或虧秋稔必致年凶况天府膏腴勢連丁湔少城户口萬接通波若為侵軼之災必有泥沙之變拔蔬壁溺洄伏去犯瀰安集正神召彼實官永垂擁衛伏惟玄元鑒祐毀聖流慈勅勒職司錫其禎貺著正寧泰眷屬康安分近天皇大人之鄉况屬身宫成降對照捫心震惕循己鷩虞是用瞻本命福山御列仙靈化歷主元而禱祝適九曜以虔祈伏冀洞府神真拔香奉御玄天尊聖垂澤降臨賜臣以景貺禎符解臣以災期厄會克承祐護允洽康寧上願皇業天森聖國獄鎮伊川洛湖運叶中興八水三山俗諧昭泰戢鋒鏑于九野共艾乾于萬方臣得勵忠貞永扶英睿不任

蜀王為月孛身宫於玉局化醮詞

伏聞大道綏靈元和孕化燭三光而上列運六氣於中天播成栽宇育之功物無不遂狩寒暑暄涼之柄政無不均所以五星秉大帝之符司明罪福十神行太一之令統御吉凶律曆雖欺古今所寔臣遭逢聖運慶忝殊榮山河控井絡之雄封樣經坤維之重常慶福遇寔惧災纏今則涼德靡修大寒垂戒月朔則太陽薄蝕常臨照之方既望則太陰交虧在身宫之位飛天火曜臨于命辰千祿納音仍逢衰氣既成災咎彌切憂惶是用遵按玄科虔精丹懇奉香羞于玉局陳醮禮于琉壇仰三景以希恩普周天而禱福伏冀昭彰衍鑒盼蠁垂休瑞禎貺于三命五行解災期于身宫分野至有故傷誤殺枉債風寬咸賜蠲除永俾貞吉上願皇闈攸久聖壽延長還泰符大漢之隆宅洛郟宇咸伏惟大道闡恩明神沉鑒愍其衆懇念彼生靈迴不測之神功借無私之聖力特垂濟護安全使泰稷來豐亨祗有望息褱陵懷山之禍叶年豐俗富之期蕪齊効誠敢罄靈貺不任

川主醮五符石文詞

三寶開光五文孕化凝水火木金之氣成雲霞龍鳳之書保制乾坤鎮寧天地洎乎降傳可丁土濟護群生夏禹浮之以成功仲尼奉之而興詠有家行國罔不遵修所以伏鄉神祇鎮安川嶽禳除氛沴清肅宮城至於居宅之興亦在鎮禳之例臣頃于所部時創新居既畢巨功爰中大醮按河圖曰格依靈寶文儀篆刻真符清修香火所冀解消

周之盛干戈偃戢夷夏昭蘇淂傾振罔之心克叶自天之
祐不任激切虔祈之至謹詞

安宅醮詞

伏聞道氣流布三才乃分陰陽陳變化之機水木疊相生
之象巽六之風既替宅宇之作逆與順二氣以營修體五
行而制度寔資神化大成生靈臣以庸愚不明玄理同時
改作隨力興修土木之功曾無避忌穿鑿之處浮有驚喧
或觸犯主方或背違天道致使龍神未守居止非宜迎
凶衰更延災厄謹歸心大道稽首三尊按靈寶明科修五
帝大醮爰表懺謝虔請符文懺已往觸犯之非祈將來安
寧之福伏冀二儀介瑞五帝垂祥凶邪銷除龍神鎮守人
口清泰動靜康寧營運興生常蒙利祐公私和暢眷屬又
安即亦荷太上衆等五帝祐護之恩不任

八節醮詞

伏以大道垂化元氣流形鼓鑄群生有清濁剛柔之異舒
張八節定春秋冬夏之方所以考校吉凶司明罪福惠既
周于寰內恩亦普於存亡臣昔獲值昌期早欽道化資神
助而生育荷聖力以栽成禍運處俗立身無過咎前生
今世必有僭愆或五行三命之中遭逢厄會或晴耀明星
之下曰值照臨以此兢憂輒思祈醮爰逢令節同投丹誠
是天元啓候之期當大聖延恩之日翹心邏化稽首瑤壇
精潔香花虔恭醮祝伏冀高尊鑒祐衆聖哀憐垂罔極之
慈賜與彌之澤使積生罪愆累世冤仇已往從非將來厄
運乗八節自新之力降三宫肆赦之恩並賜蕩除永錫貞
吉使臣等九玄七祖受福祉于南宫眷屬親緣落死名于
北府公私和洽壽禄遐長即亦荷衆聖祐護之恩不任

都監將軍周天醮詞

伏聞大道沉默群材昭著陰陽升降吉凶之理攀分善惡
禍根罪福之文是啓玉虚大帝金闕元皇中命真靈仰其
主宰三官五帝友居勸沮之司南斗北元以統死生之錄
洪纖倫紫德叙無差所以丹簡玄經有修禳之秘訣祈天
悔過有懺滌之明科禳衛知疵救陳徵願臣獲膺宿會運
偶昌期猥以凡庸遭逢異寵伏念戴清履濁寓世立身事
主本親亡家刑國雖忠自勵即勤庫在公而休社難臻悉
遠易集況臣頃因鹿衢時屬艱虞討叛天兵霍蔽日層
巒瑞氣但布護於帝車九陌妖塵正昏蒙於輦道乃忠豪
奮身之際是人臣效命之期行以手捧天樞身排鯨浪克
寧皇極以啓丹心述叨非次之恩遇荷重難之寄連當號
武千里隈封勲無臨撫之能但切兢憂之戀竊恐臣前生
今代歷劫以來未達正真動成罪目或上虧天理下犯地
宜中忤人情旁違物性十纏外犄三業內興或助順除奸
誅邪佐命或故傷誤殺秉法持綱或星曜運行時逢臨炤
或三命經歷因位衰危八卦九宫有刑妨之數冤仇債訟
有致對之文幽暗常情耿然難測唯資修奉上叩玄虚冀

蕤感通克承覆祐是用按河圖真格披正虛科準海嶽以
貢誠通乾坤而遲懇恭陳飄禮以展齋虔伏惟三寶迴光
眾真流鑒赦其宿過錫以殊休罪簡銷生名列品和平
冤債清蕩灾凶九玄七祖同霑洪澤六姻九族咸沐玄恩
俾川境安寧生靈輯睦俗無疵癘野有謳歌幽府冥司神
輝朗徹飛行蠢類惠澤霑濡上願國步夷平圣躬和暢五
兵戢偃萬寓乂安羈旅蘇復于泰京衆法重懸于魏闕臨
天望日言發心馳不任

衆修本命醮詞

伏聞大道垂光三寶貽人天設位萬化五分稟氣有清
濁之殊賦運有吉凶之異昏明既判罪福亦彰於是太上
弘慈元尊慈護南斗開延生之府北都陳銓善之科西曜
列星布照私而照燭三官五帝闡大衍以君臨蓋欲使其
洽無爲但臻清淨品登道果名列真階臣等叨沐神功幸
逢昌運闡玄偏之妙音履仁義之康衢坐挹老拇行詩孫
紀揚紛道己業於伏深似運往叔氏生立身舉措動成遠
戾幸忤迷明六情之愛染雜結三業之愆非易積文昌簡
上未紀善名鄷部宮中已標罪目又恐行年災咎宿曜加
臨或土木興功犯干禁忌或故傷誤殺結聚冤尤遂使暗
奪年齡潛消福祿非遇勝會難竭深誠今屬白露凝晨青
妹届節是職罪祈真之日乃延恩致福之期輒率察同誠
歸依至道齋持法信稽首虛壇遍天府以披心望星宮而
注想伏冀三元上聖十界眾尊南極威神北臺森輔念其
虔懇降以光靈流福祐於存亡息災凶于永遠使臣等九
玄七祖咸得生天五族六親並蒙安泰罪瑕除蕩祿壽延
攺門宇清寧運求諧遂五行三命永無刑尅之災私室公
庭長荷利貞之福不任

張道衡還北斗願詞

伏以玄象垂光吻興不照帝車周運感無不通臣以幽微
仰蒙鑒祐謬以大順二年身隔危厄性命是虞輒瀝丹心
上祈玄造遂發誠願奉錢十萬貫文旋獲安寧克蒙清雪
按蛾之生已保真靈之澤未酬[illegible]以迴命道途辛勤南北
雖逢良會莫振宿愆永疚在懷寢食增悚今則歸心靈化
稽首瑤壇虔備香燈精修醮酌今年四月至今月五度
奉錢滿十萬貫並於王府化北帝殿塑造北斗真君八身
功德周市泰然上答玄恩伏惟聖慈曲賜昭納使誓圖昔
日願滿話辰宿罪暍消除災蕩滌冤仇和解年祿增延公
私叶貞吉之期宥屬享乂寧之福存亡咸泰品彙沾恩不
任

行軍僕射醮定詞

伏聞大道融真天尊演教赤明御運靈寶開圖八會成文
凝結太空之表五行流跡昭宣大有之中五帝受之以度
人九天濟之以定位降於下土護國濟人推伏兇妖誅滅
邪惡凡所興造皆許遵行臣頃以營繕所居土木將畢恐

有干犯雖備考詳竊按玄科請行符命修崇黃籙開太清
都刺五方大帝之支依三洞鎮禳之格下告五土上奏九
微伏願衆聖垂慈萬靈手祐勅命符吏頒示職司降以感
靈布其真氣蕩除魔怪安靜龍神八卦九宮五行六甲陰
陽刑殺太歲將軍各鎮方隅永袪災咎其有伏尸故氣金
土邪精滯魚遊魂出靈暗魄各秉善力俱逐逍遙克保安
寧永臻福祐不任

兼補修三會醮詞

伏聞人之稟生資于二氣陰陽定骸魂魄守身稍或愆和
即成災否三會之日是三魂揩奏之辰罪福吉凶纖毫無
失增壽奪筭賞罰甚明所宜積善除非立功補過用祈吉
應以保遐齡玄聖格言真經明訓敢不遵奉以戒身心臣
昔數年以來於下會之日共申祈醮以祭焚修昨者忽以
塵緣偶遇佳節中心憂惕不敢遑安今則別選良辰虔拈
善友同營香火特展醮祈靜夜寒更冥心注念真靈必降
誠願冀通伏惟萬聖迴光千真鑒映錫其禱祝除彼災凶
制魄拘魂各遂修生之望迴凶變吉咸開遐永之程臣昔
或三命衰微九宮厄滯或星文臨照災運縈纏或宿債未
平餘殃未息或故傷誤殺積過深瑕俱乞蕩除克賜昭祐
合家蒙福九祖生天公私有通泰之祥眷屬荷乂安之澤
不任

皇帝設南斗醮詞

伏以三光麗天照臨萬有衆星垂象統御群形南斗文昌
寔掌主錄為正陽煦物之本乃帝王壽命之司按天元上
清等經若五月五日值丙午之辰則降福延恩濟生利物
和寧品類安鎮邦家陽德所資普享其福今年以火水金
土四星聚于寔沈之墟又逢日度所經皆爲順伏五月合
朔大陽當蝕而不蝕泊乎既望太陰當虧而不虧斯乃五
日得丙午之辰純陽所適頗惟寡昧欽荷玄功慙化理之
未周念声教之未普敢期流貺以及微躬所願大道延慈
上天錫祐俾九州四海俗泰民康年豐而六氣均調候正
而四時和暢殘亏偃革帰馬休牛咸臻保命之祥克廣好
生之德冥心丹禁稽首玄壇聆八景以低臨冀九光之運
蠲隆玄醮酌介以禎休展輝炳寔崇讃之功已著人天交
感協行之期可佇混一車書人同寰宇式虔祇禱臣副玄
甚不任

皇帝周天醮詞

臣聞風雨霜雪之不時則星辰示象著蘗蘊蓄之可驚乃
天地垂休綱是前修寔為通論臣恭臨大寶虔奉丕圖不
敢遑寧若臨氷谷而頻移圭律七变攝提建兆庶未康忍
一物失所或刑政●謬或恩信未孚干戈猶駐于疆場正
朔未同于夷夏水旱不節田疇莫臻昏墊札瘥繼聞于郡
縣盜賊欺誑尚恣于鄉閭雖則務勤分旰食省用不遑
声色亦絕畋遊兆器斗牘敢忘于刻己雖頭垢㿜豈事於

娛情猶虔上書重書殷罪顧豢有愧昔謝興由進則金火
二星水土両曜併聚蜀分皆次實沉日月爲薄蝕之期朔
望卻史任之辠太陽順伏分野垂休豈叱禎祥併歸沖渺
益勵退修之志彌彰戒惧之心敢同午日之嘉辰聊荅上
玄之亭毗靈宮渺邈紫府深嚴雖昭吾之倫中悫誠明之
莫遂齋絜選日懇悃陳詞寂寂雲壇儼威儀於乙夜飄飄
仙馭降福祐于人寰伏冀八表又安黎民清泰邦家肇固
社永寧六府孔修九功攸叙晉福奉職書執同文不任

醮瀘州安樂山詞

伏以楚蜀連封雨南垂地江馳萬派嶺積千峯天帝以之
會昌龍神以之固護惟茲奥壤獨擅雄名三層揭炯月之
先八洞秘靈仙之宅常弘勝利以福烝人年無旱潦之傷
俗保安貞之吉致祈訟之攸濟佇蘇息之蕃豐衛三觀威
靈荷二貞慈眖傳諸遠近載彼經圖想昔注心其爾雲澤
臣名拘簪紱望切林泉每憐素動玄猿常戲芝巖桂岫延
顧企陳跡滯神遊輒整微香遠陳孤懇臣以所居比帝院
齋醮所給鍾儀未周維中降福之儀幾闕飛霜之韵始聞
仙山之丙法晷且多既無考擊之期虛藏鏞洋之美道随
誠感鍾固可移顧減有餘資其不足輟於琴岳遷就望都
清聲漸遠于形雲洪響佇聞於紫禁顒俞誠祝永鎮京華
不任

廣成集卷之十二

唐 杜光庭 撰

醮名山靈化詞

伏以大道融精是分二象元尊布化以播萬靈咸稟運於
裁成共輔寧於邦國欽承群望寔總休禎伏自應天順人
開基創業雖未致昇平之理而幸成富庶之鄉四國爰來
百辟咸在人心允若天意昭然而或教失義方情牽愛
付家盛之大任委監撫之重權康入元膺益恣罔樸鄰亡
孝敬用奸邪之扇惑興背叛之兇狂矢石欲及於乘輿金
鼓近喧於侍從猶賴上天垂祐靈化降祥不容梟獍之心
生珍豺狼之黨未更昏旭已蕩除中外再寧寰海稍朴
爰控良日作報感靈遠申昭吾之誠輒叅潢污之薦敢期
鑒祐永叶安貞不任

鎮江侍中宗醮解鏡醮水府詞

伏以道化所卑神休吾被上惟邦國下及人倫咸資拯蠢
之功潛假保持之力古今無爽水陸攸寧臣猥以常材叨
遭聖運經綸締構懸要竹帛之芳澤起畀累荷乾坤之
造遠蒙霈渥顯授洪符登韓信之齋壇接呂侯之金鉞錫
茅分閫推轂專征省循徒切於競業倚注靡容於陳讓遷
辰揀日遄命啓行況楚峽上游錦江下瀨軸艫則千里極
觸沂訟則萬派爭奔寔用真靈總斯陰隲皇帝宸襟所屬
每切欽恭思布化以睦隣亦申謀而懷遠雄師銳旅昔在

武衍將解鏡以秉流爰潔誠而致醮伏惟玄元大聖玉晨
高尊命眞將玄司助洪休巨福迅湏皆期于利涉驚湍盡
変于安流萬里通津百神加祐克昌大業更廣鴻基外屏
中朝共臻构福不任

周庠員外塡本命

伏聞天鑒孔明有感斯應神道正直無祈不通每垂拯護
之仁以副禱祈之願祛災流眠攜福應声竊佩斯言常懷
片志每日元命得偹裝修式勵深誠冀荷明祐但慮凢
未悉通春易昷宜路所拘悔尤雖逭因星辰照臨值年運
衰厄但懼災纏敢思福會自從軍都倅部寓跡外封一壯
戎軒兩周天紀旣闕奏陳之禮必招通慢之愆本俟毀遠
併申醮謝今則方當劇暑未議橐弓久曠香燈不遑寧處
是用馳心靈觀遐叩至真備三醮之物儀同一壇之閒告
伏惟玄聖俯鑒丹誠解厄消災延遐保命宿假蕩滌往咎
賜乎克觀成功永臻多福不任

大王本命醮葛仙化詞

伏以二氣資靈五行禀象法圓穹而定命體厚地以流形
罪福吉凶皆由陰隲運心履行咸繫主張况荷殊榮久叨
重寄稱涯省分常切兢懃每因章醮之壇敢乏敬恭之礼
冀遐修本上荅君親今屬元君之辰詣本命靈化精誠香
火祈叩真仙顒鑒丹襟俯頒鴻福俾臣罪瑕除滌壽祿增
延疆㝢乂安黎庶康泰災毒無侵於四境農桑克美于有
年得俯罄葵藿之心永奉昇平之運不任歸命虔誠之至

大王初修葛仙化告真詞

伏以九隴名區三仙化跡上通心宿下鎮錦川雲霞疊綺
繡之光松檜疎烟嵐之色五宫高闕狀西靈南極之儀四
輔交輝列東華北真之像影標形勝獨占此奇斜分玉輪
旁臨石硐而屬邛徒傲擾鉦鼓震驚大彗橫空霜戈照野
熱經烏中之士杭步不遂漱流枕石之人拂衣長往春茲
勝異一變榛蕪崇樓之金碧塵鎖廣座之儀容蘚剝綃帷
殘毀深可嗟嗟况某本命之辰配于茲化宜中締葺用答
真靈乃命三洞道士唐洞卿伐木鳩工揆星選日得風其
直事當甲子良辰虔告至真恭修大醮伏冀鑒其誠懇錫
以休祥災殄無侵功庸速就續昔賢之遺構成壞劫之良
規搢美洞天勒銘岩谷然願貞靈誕祐川境謐寧稼穡滋
豐災氣珍息受靈冊于九輔聞至理於重玄常傾拱極之
心仰副上真之眖不任懇願之至

親隨司空為大王醮葛仙化詞

伏以上清仙山葛真靈化爲川中之勝境乃天下之福庭
呼玉洞以藏雲聳瓊壺而蔽日彩霞朝散神燭夜飛乳滴
幽岩泉鳴深竇九井之光靈自顯三真之肸蠁當存拱鶴
觀于中方凴龍星于上境紅軒紺宇舊制相望叢殿當碑
古跡斜次每彰休瑞以及𡛈流臣以本使蜀王元命之辰
配屬茲化頃中締葺遽獲周圓飛閣層樓聳晨輝於峭壁

風憲雲棟增異境于崇林再敞洞天用妥錦府四十州之
封域歲稔京坻五千里之山河俗臻富庶人皆受福孰不
知恩臣幽荷陶鎔寔深造化惟虔禱祝少答恩私倫熙
道上祈道力伏惟九天孚祐眾聖鑒臨下燭丹誠廣垂洪
澤三川鏡廓八國塵清祿穡蕃登災氛蕩滌神傳靈藥克
享於遐年功贊聖朝永隆於大寶再安社稷常福蒸黎臣
不任禱福希恩虔誠悕命之至謹詞

丹霞傳還北斗醮詞

伏以垂象上玄照臨下土帝車運載杓所指揮罪福吉凶
咸歸主宰臣昔頃以銜命遠涉道途既歷艱危登臨險阻
每持丹懇昔祝玄真果蒙鑒祐之恩克獲安寧之既仰承
靈澤志切上酬敢曰某日之辰虔備焚修之禮炷香吞霸
拜荷玄恩仰冀高真躬納微悃祛災蕩厄增祿延齡來往
坦夷公私貞吉路岐無滯眷屬咸安常覩日月之光克奉
休明之主不任

紫霞洞修造畢告謝醮詞

伏以大道希夷神仙變化示異方之妙用垂不測之玄功
圖讚帝王潛扶邦國惟今及古史冊煥然所以唐尭姑射
之遊軒后具茨之謁穆天之登瑤水漢皇之幸崆山皆披
鶴炯霞瞻窺冰雪是用享年遐永致理和平克振宗祧允
彰道祐頃惟涼德慶創丕圖企闕玉京敢忘欽恭之禮九
清三境每懷寅奉之誠粵以永平二年壬申七月二十一
日丁卯漢州什邡縣獲太上老君錫命讖文留王篆於仙
居劍銅符于學地生辰命屬時日姓名叙受世之聯焯明
卜祚之延久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戊子利州團練使王承
賞奏興山靈洞顯見神仙遂命威儀任可言齎香揚知徽
專中告謝仰荅光靈十月一日甲子醮於醮筵再聞應見
雲旌羽旆參差崖壁之中鶴態神儀羅列洞門之內事遵
於回山瑤水美超于姑射具茨祇荷禎祥彌增震惕是用
考諸典禮時舉封崇以是月甲申改道長山為玄都山陽
談洞為紫霞洞渠谷縣為金仙縣封玄都山神為玉清公
創成壇場爲新觀宇訂初揆構遠于畢功果見真儀益彰
靈貺謹遣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廣成先生蔡國公
杜光庭等一十二人賫信幣香花往玄科具典於紫霞仙
觀修金籙道場況屬下元元當人節式陳昭謝再顯旌封
伏惟洞府眾聖高真仙官寮宰鑒茲丹懇錫以玄休使九
土又寧萬方平一天宮地府常垂愷悌之恩下世亨齡克
叶延洪之福稽首謹詞

洋州宗愛令公本命醮詞

伏聞誕質流形咸資大道禀生賦命又繫上玄荷乾坤覆
載之慈均氣運陶甄之力惟精修勵寅奉真靈伏念臣獲
以塵微累叨望澤入參輔衛出領藩維曾無涓露之功常
切滿盈之懼今則曆象之內身宮之中暗曜正臨火星對
照慮成厄會無所告祈竊惟太上垂文元皇設教正一著

修祿之品河圖有陳醮之科苟罄精勤必蒙昭祐敢曰本
命之日爰伸九曜醮祈蠲潔丹心歸依玄極伏惟眾真大
聖俯鑒明誠蕩滌罪瑕解除寃債消弭災厄延續年齡增
祿祚於南昌落凶衰於北府洗心克己上酬真聖之恩本
國推忠永荅君親之德臣不任

又本命日醮詞

臣聞天地之德以生為先生成之恩以福為本臣叨承福
會獲奉昌期蒙三光照燭之慈荷至主儀除之澤使蒞寵
遇屢歷顯崇每慮於福過災生惟切於持盈約己猶增惕
懼豈敢遑安今則躔次之中身宮之位大星對照曜晴正
臨仰垂象以寘心何階吉謝碩徵生而勵志但切憂兢是
敢於本命之辰倚河圖醮禮虔披丹悃冀降玄慈伏乞賜
臣災咎消平凶恩殄息壽年增益祿祚豐延得傾嚴奉之
誠永荅至真之祐

魏國夫人為都統宗侃令公還願謝恩醮詞

伏聞至道玄通隨捺起感冥丹心于下上動玄鑒于上清
響荅要私影從靡隔妾夫主宗侃男承肇等去年以統戎
伐叛勤王俯迎孤城遽淹旬月烽煙警急音問寂寥瞻望
汚以魂馳望山川而自欷憂危後切祈叩無門遂虔詣道
宮之中章奏嚴陳法席降請天與黔黎感通真靈保祐俄
聞堅壁大破兇狂成掃蕩之功副至明之獎胥由聚師
旅載還尅平寔日于廟謀護助亦荷于道力輒因良日昭
荅玄休垂中章醮之儀式罄謝陳之禮精心倫信拜手焚
香仰真駕於三十六宮祈大儀于八十一好庶祥輝垣燭
祇臨壇墠之前巨既滂洋永錫邦家之吉至圖遐永舉族
益昌誓勤嚴奉之誠克副真靈之照不任荷聖謝恩虔切
之至

司封毛絢員外禳災醮詞

伏聞道氣宣行玄功鼓鑄三靈資稟乾坤司覆載之權五
緯操張寒暑柄推遷之運由是挺生賦命咸繫天闕福善
禍淫畢由神化是宜恪勵以奉靈休早自幼冲即逢聖日
便蒙異獎寵沐殊恩扎省南宮亟崇于踐歷行朱曳紫已
極于輝華常推報國之誠每切律身之戒尚慮陰陽揆謀
或值凶衰尼曜運行或為臨照與功動土有忤於就神屢
行立身或虧於畏慎某中祈緘倍用兢憂今則五運臨于
命辰天行飛于艮地夫運在戊仍值魁罡土星方伏于身
宮所照對衡於丑位惧成災咎彌用警危伏聞南府文昌
主王銓善北宮平極罪過懲非吉凶無爽鈆銖報應有
問於鐃象真教闕懺陳之格惟感必通玄經垂醮謝之儀
有祈皆應輒因吉日虔倫醮筵枚瀝丹誠冀迴真鑒伏乞
賜臣解消災滯蠲釋凶衰尼會平夷過尤除蕩更增祿算
允介福祥誓勤忠孝之規上荅君親之念永銘素懇祇荷
玄慈不任謝過祈恩懺災之至謹詞

張崇徹修廬山九天真君還願醮詞

伏以軫翼雄區匡廬真躅位尊五岳地控九江玉闕金城
包括神仙之奥府鍾峯雲蓋含藏真聖之高都究興凝碧
之中迎秀洪波之上每中輅禱必介福祥臣頃歲以謫宦
九重漂逢一葉途經閩境心禱上真冀迴濟祐之慈必備
藻梲之獻精誠既格矜鑒重徵尋以路阻戈矛波驚艫艦
派帆有隔假道言歸常佇素誠未酬玄祐今則頒宣丕墀
援想蜀都尋禮道宮追思風颿軌中祺爾恭達明誠罔闡
惟感必通道無不在期迴羽伏望云萬里之廷少降科車
不以山川為遠納茲冊懇顯錫鴻休前頤克固殊恩迴被
乞為臣更賜罪録永削災纏成臣克錯萬之功享二百六
身之壽得價忠孝以奉君親誓當修勵後恭依歸道力不

任

張宗胤本命南斗北斗詞

伏聞三靈肇位萬象冥形體陰陽之至和縕天地之真系
於是挺才賦命各有職司主死須生五分關鍵纖微具舉
考校無遺臣伏念前世今生至于累劫愆違易結罪咎旋
彰秉持未契於神明躬行或虧於恭恪因星文臨炤值年
命函衰遂構災危罔知禳謝今則恭依玉化虔對瑤壇選
卜良辰肅陳醮禮伏冀南宮六聖列曜生名北斗七真明
祛死籍三宮削罪五帝除災酬往願于名山降休祥于聖
澤又臣既頒詔命將赴闕庭江山有登涉之憂水陸有舟
車之險宴資明祐倚契深誠獲達帝鄉克賜元吉敢忘修

奉上答真靈臣不任

漢州王宗夔尚書安宅醮詞

伏聞大朴肇分三靈設位巢穴之風既替棟宇之制聿興
天古聖人隨時立數蓋所以庇寒暑燥溼備風雨晦明其
後衆類滋繁擬議殊廣錯之以乾坤震兌禮之以徵羽宮
商推彼陰陽運其刑德乙辛庚癸五列職司子午丑寅普
羅主宰六神四殺之界龍虎交馳五黃九紫之鄉禎祥蘊
萃法從載而成用揆星日以程功乃攷吉凶宴聞顯據所
以鶴隨太歲當避將軍況在靈壇敢忘戒懼臣頃以所居
室宇湫陋非宜遂卜良辰再申締構取諸大壯棄彼僭奢
恭尊茅茨土之風佩山鄧叢桂之戒污堤云畢上木告周

竊慮春鍾所典或違禁忌功用之際或犯神靈爭五姓之
宜虧二宅之要或侵傷地脈或穿鑿岡原或污瀆吉神或
鎮壓凶位因成災咎曾未懺陳是用詳按玄經勵精冊懇
虔修大醮恭請真文啓靈寶赤書依洞玄符命辟斥凶惡
安復龍神謝過延恩祛災請福伏冀三尊降鑒五帝垂光
勅八會威靈令三元將吏保寧宅宇清肅方隅赦已往之
罪尤賜將來之貞吉允膺祐護永遂又安其有住宅之中
土地之主古今遷易五姓雜居因此醮壇薰申冀祝畧茲
誠礼各保逍遙往陟福庭勿為祇癘俾臣舉家蒙澤九澤
族同榮常傾忠孝之心以本君親之德不任

馬師穆尚書土星醮詞

伏以一氣分華三光摛曜照臨群品司牧萬方遵黄道而有常麗玄穹而不紊大則繫乾坤叙曆邦國興亡否泰所宗安危攸屬次則人倫善惡年運吉凶祚曆短長咸歸主宰臣以身宮之内土曜所經木宿之中暗建所歷大小行運皆值衝妨命位之鄉天符所駐灾厄重叠疾厄嬰纏徒訪三醫未袪久疾恐是積生罪目搆此迍衰往世愆違成玆滯厄或理務之所制刑賞不明立身以來過尤結集神明咎責年命也當夙夜憂兢願申祈謝是用考詳經締披按科文恭詣靈壇虔修醮禮仰申方而瀝懇瞻列象以馳心拜手炷香投誠悔過伏冀玄司衆聖垂大有之慈至道高尊降載生之澤蠲除罪犯解削災期和釋冤仇銷平殃對使百關宣暢六氣均調疾苦痊瘳福祥臻會迓生南斗落死北宮克承還祐之仁敢致真靈之貺

杜光庭字聖賓號東瀛子或云括蒼人為時巨儒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遂入道事天台山應夷節嘗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修静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真誥條例始末故天下羽褐永遠受其賜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道門領袖當時推服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遣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詭呎異之技拎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臓兩遊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一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峩主司恐不久于世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八十四歲一旦披法衣作禮辭天陞堂趺坐而化顏色溫睟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蜀主王建初欲大用之為張裕所沮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以為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宋）張詠撰

附錄一卷

宋咸淳五年伊賡崇陽縣齋刻本

（卷七至十二　附錄配明賜書樓鈔本）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宋張詠撰。詠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宋代有兩本。一本十卷，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所稱錢易墓誌李畋語錄附於後者是也。一本十二卷，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者是也。此本前有森卿序，蓋即振孫所見之本。序稱於世刻中增詩八篇，別附以韓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陽序、李燾祠堂記、項安世北峯亭記，今檢勘並合。惟所稱刪次年譜別爲一卷者，則已不見，蓋傳寫有所脫佚矣。詠兩莅益州，爲政恩威並用，吏民畏服。平日剛方尚氣，有嚴嚴不可犯之節。其文乃疏通平易，不爲嶄絕之語。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案西崑酬唱十七人，詠名在第十一。）其聲賦一首，窮極幽渺，梁周翰至歎爲一百年不見此作，則亦非無意於爲文者。特其光明俊偉，發於自然，故眞氣流露，無雕章琢句之態耳。案韓琦神道碑，稱詠與邑人傅霖友善，登第後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爲輕肥之句。今集中乃作七言，琦蓋節用其意，故與集本不合。又案陳輔之詩話，稱蕭林之知溧陽時，張乖崖召食，見几案一絕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且言公功高身重，姦人側目，以此與公全身。乖崖曰，蕭弟一字之師也云云。今考集中游趙氏西園詩末聯云，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詩中既無恨字幸字，亦不作江南字，且七律而非絕句，則輔之所記乃傳聞譌異之詞。又青箱雜記載詠贈官妓小英歌，今不見集中。其詩詞意凡劣，決非詠之所爲，殆亦吳處厚誤採鄙談，不足據也。

乖崖忠定張公倜儻有大志為
國朝名臣筮仕崇陽時其設施已磊
砢不凡迨歷中外表表 會偉政績
經鎔裁之記傳炳如也而好堂點者
獨呂文出乞手短之嘻文以貫道氣
其主也公勁氣可泐金石發為文章
豈必月露以為形風雲以為狀扛經
生學士組織纖巧而後為工詞簡而
理到律嚴而事備汪洋弘深脫去藩
墨畦町觀者為二百年來無此作之
歎則公文之粹可知已龍蹇之錫以
表獻文之懿
定陵賞識豈偶然哉前令君天台郭
公朴森卿嘗刊寘縣齋已未兵燬遂為

煨燼今令尹左綿伊公賡昌儒術飾
吏復鋟梓以壽其傳孝惠邦人士德
至渥也抑事尤有可駭者公遺像向
刻于縣之東齋人多摸本以祀後因
燬併不存士有逾難山谷者適得墨
本于叢棘中雨露不濡循刻之所大
顯昔年封像遺儒人之意豈公之靈
意于寓者尚欲因像而彰耶今挹斯
像誦斯文俾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豈曰小補之哉畫示宰長令君之
德云咸淳己巳中春朔邑子朝散大
夫特差荊湖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
文字權澧州軍州事每鄉龔夢龍謹
書于前序之下方

乖崖先生文集序

資憲大夫前吏曹判書兼藝文館大提學勸學提調事天合郎[illegible]

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
太宗
眞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
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
去翰墨畦逕無鬬靡綴文之迹而磊磊落
落質夫以肆方　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
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
不附切靡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
秉筆爲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
尊主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
於天賦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
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
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 乖崖
初至邑會稽丑三山陳侯楧授一篇書乃
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子獨使成之讀
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其
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裒以冠編
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
而不流政自不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語
錄舊傳有二卷今采摭傳記僅爲一卷以
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
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爲公年譜
亦加刪次別爲一卷尚論其世者宜有取
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爲
十二卷其大會粹訂證費其猶之尉曹孫君惟
寅而使學生存中參考焉外有韓魏公所作
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守崇陽序李建中撰
祠堂記項平菴北峯亭記此其文皆知公
之深者爰並錄之暨者得詳焉

吐形之吐作成　而又誑然　發動作動發　一嘉作出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一

賦

聲賦 并序

聲賦之作，旨拘模限韻，春夏秋冬之為事也，莫敢諧
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補，不愧空言。辭曰：
國家道貫大人，忽生混沌，初竅呀然，萬籟一作，我吐形
萬靈，莫天機動制，乾而為聲，故形有英聲，有
小大焉。俟物類之動作，俟人事而克全。至于大雷隱
空，萬竅號風，不有之靈，品物聲鼻羽，是發動不為之
本末。若人聲與天通，與物長雄，口吻之啓，或於
竅道機之張，騰凌溺象，其所開若鼓若唇，發鐘而
至宇宙，協其神，造化得其智，在聲之傳也，得不遇天
而動，忽觀其得一之發，清泠泠涼，寥泣瀟湘，萬類聽
之無稽，而聽仁信之發，溶溶裔裔，於道振德，萬類聽
之如向。故其曰禮曰義曰刑曰法，而平嗚者聲其懾，心清
其萬類聽之如愁，得善廣成五老，開而啓齒，曰是何
帝？曰此聲也，如此九道交訛，華夷和歌，合動其歡
昭宜多，其在物也，昭昭聯聯，萬緣細固，傷發答
天之功，其在人也，萬心氣平，寫口宜騰，開六英答
右，今所以知五音八聲律之枝，以金石絲竹聲之

王作五　絕作今　[illegible]作應　[illegible]作[illegible]

器若不正而聲不治，何以動天地、泣鬼神而有諸
三王迭生，異樂同聲，吟吉應呼，合得其和，儀禮以之
繁會，時風為之動。治作禮者有周旋之節，制樂者有
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鏘金，四人之治，瀉若流
水。加以商辛夏癸，行無轍軌，情欲沸空，淫哇盈耳，民
不知告，政聲多毀，幽厲繼作，心別可度，明僻若輕舷，
和偽若交錯鼓鉦之響，日融禮義之風，日薄其道，民
政潰然，殺聲攻乎亡國之音，發為終身之樂。秦猶一
聲，天狂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房華材，[illegible]泉出
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雷鈕聖愚[illegible][illegible]海映孤刮刮[illegible]
命痛臨連歷，于是民失其業，怨以興[illegible]，喋野薄其聲剖
[illegible]颶風刑失其知，民哀無所，兵甲填委，死為怨鼓
聲之為氣也，散為[illegible]厲，積為逆雲，閉塞六合，暘靈不
興；怒之為聲也，烈風相倚，怒[illegible][illegible]趄，鬼哭於郊，神號
於市，川谷為之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崩圯，陳吳一呼而宗
社尾毀，天[illegible]地[illegible][illegible]聲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光太
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怒
而動，盪於八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借力若黎
[illegible][illegible]聲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德之擊
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

我后凝神定思誠求理致興歌作則爲難於易惟禮
是崇惟仁是咨叫乎本於清淨以聽聞古樂感盡忠
不平於以思良是旋息嗟吁之聲不肖是黜息濫諂
之聲均物惻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斂息忘流亡之聲
四人是別息流競之聲犯行是理息競枉之聲道德
是守息詐薰之聲人勞是恤息彫弊之聲小人是遠
息邪佞之聲正言是奏息怨讟之聲奇技是屏息淫
靡驕蕩之聲漫之詠下究唐堯之頌浩浩蕩蕩無得
而名謂舜之韶蕩也揚榮昭灼上賢下愚熙熙然焉
歡踏踏蹈蹈躍躍信千載之一時與有生而同樂余
欲引聲而作未知何若

放盆池魚賦 并序

皇宋有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陝陝牧以近戚得侯
不喜儒墨遂愈偶於易兵部之郎庭戶之間有盆池
焉綠萍小鮮雜其中以飾兒童之嬉弄取樂矣大凉
夫物之性也遂命放之感而成賦
粵若金張貴孫風毫翠軒珠翠爛目煙華斷魂未盡
褰畢慘然綺思遂命破苔紋階陶器上分紅杳之際
下決進壍之水於以壽女碎誠童奴繫綵絲之竿網
上纖之魚致亦繼致之適成

日茅年茅子戲波嬉想其與乎學子意鹹寔天仁兮
化所欽泉露兮施編豈不有晰狀進海之類豈不有
蓁力噴沸之徒既飛漸於鮮鱗亦嬉娛於汙瀦今者
不然動乃滿乎內外容行詞栓繫險而將問哉
童子之欲用及生之理無毁涸征魚狼穿於江湖
可得與游泳之因觸甹不離俯彼內枸之一則去去
魚兮子丁我私游必避之鼠類人使貪於此目
義而可效之斯將而一一北禹門之燒尾救窮石之
振鱗如此則流地無排天泄鯨鯢之最離波神爲
之燄鳴嗚然實大浮者曾何足知門淵開遠逝之谷
一動一息愛者有斜流可畏鰍鮆之聲下多淤淺
渚那輕妝聖之鉤頭更曲得有悅若前當力予大流
欽王澤之下及賊此蟲之盛遊時介雲雨之鄉神其
教乎自然蟻蠖之側擬莫大舟無忽刃滅無後償在
即今勝乎銜珠報印之何若也

鱍鱍魚賦 并序

太平甲申歲不知邑龍歸浮江而北有若漫騰若漾
於中流移多不減舟人司此曰魚也觸物即怒多懸
飛鳥所食遂塞騰名古謂之鯸鮐魚爾因而賦之
亦欲刺世人之褊褊者

鴻濛積氣化生品類順天者自得其逆天者罰之
以器天亦不問任性而已鰕鮍微物江漢有許性本
多怒路號頰角其或天晴日暖風微氣和鰕者從者
潛泳江波彼大君之惠化萬姿委而佗佗鰕鮍[illegible]
迎流獨遊偶物一觸厥怒四起腹欲裂脹不復天逝
浮於水上半日未已物或若觸怒亦復始[illegible]
曬越不與我遣大江之西流神龍從默不與我祭求
族之勿游何巨魚之鮐首何靈龜之縮頭何稱[illegible]於
比目何爲祥之踞舟此類可怒者甚衆使我盡爲之
沉邃有若世之小人今才逞性且[illegible]道德不可以稱
據謂仁義不可以取資咸呼志狂而識昧[illegible]
乎天維姤[illegible]泄憤宜將自斃[illegible]
恐鰕鮍之還效棣止於此耳非宜嗚呼造化不能移
爾之性萬類不能與爾之競臨海有納亦物之病乃
爲辭曰
鰕鮍褊僻常蘊怒色性不我移仁者爾情殊不契是
鳶伺隙翱翔鼓翼啄腹爲食其怒方息斉非爾與
自取伊戚者也

古詩

悼蜀四十韻 并序

[illegible]改號元和春正月[illegible]宰相宦官[illegible]對
天子曰天厭西蜀使爲劉闢任失其人枉政偷利民
興怨望擁其重兵擅其權命[illegible]逆誅截黔首不
聊其生吾人安民厭苦[illegible]則自發猛則殘稱得
天下之首爲難其令爾惟力是麾政有[illegible]幽遣往
理其位[illegible]不克役政其事[illegible]衣厥命來轄西征冀
四月二十有八日[illegible]
將抑之其[illegible]乃爲存[illegible]而禍投結流亡社厥剝宣
揚其恩開一家而民皆安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
也有[illegible]者禁不知民心[illegible]下師之例[illegible]
之強[illegible]家國[illegible]役城庶聽其死深可哀也
天子遠九重[illegible]家而不敢言嗚呼[illegible]
之官剛之又矣然[illegible]不可寂然其敢作[illegible]
蜀占風詩四十韻書于[illegible]政之[illegible]有識君子幸勿以
狂簡[illegible]

蜀國[illegible]以[illegible]風俗矜浮薄[illegible]以狂佚務[illegible]
紅樹[illegible]兆泉煙柳[illegible]宋闕[illegible]獨形逐[illegible]沉[illegible]解和月落

閭維破百萬[illegible]處縱大喙游女白玉瑤驕馬黃金絡
酒肆夜不扃花市春[illegible]未稼[illegible]綺繡溢氣[illegible]
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illegible]盈後極禍必作
當時布政者固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
情性非方直多為[illegible]也若從欲[illegible]隨性縱貪[illegible]
饕餮食生靈肌作威恣暴[illegible]使閭
天子聽所利唯剝削一方恣怨恨與千里[illegible]雖炎氣
烘寒空[illegible]彩擁連[illegible]無人能抑敵何暇施斯析[illegible]物
贖貨[illegible]為白刃[illegible]洗[illegible]刺[illegible]送城郭里第
[illegible]無疑軒[illegible]北來[illegible]結博怨夫
驕者民不能飽[illegible]朝廷命元戎帥師[illegible]虎旅
一以至[illegible]巢一何[illegible]毛[illegible]竹鋒[illegible]兵驕
不可戢殺人如戲[illegible]何所愛未能
窮[illegible]先[illegible]良民生計[illegible]死心陷積四野
横[illegible]五畝[illegible]出師不以律[illegible]何由抑郊夫
燬[illegible]術能[illegible]陸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方
尚[illegible]復[illegible]萬[illegible]九重[illegible]時稱
多[illegible]近閭命良臣拭目觀奇略

勸學 [illegible]

大化不自言[illegible]

世上百代名[illegible]失如[illegible]自勉男子胡為哉
胸中一片地無使[illegible]海鷗尚可狎人世何嫌猜
勤慎君子職[illegible]小人事斯[illegible]可哀
放蕩功不遂[illegible]身亦灾[illegible]心須內[illegible]禍福本無媒

勸農

悠悠世[illegible]稱[illegible]
穀[illegible]耕農自有[illegible]良迷禁律[illegible]
四方[illegible]不避霜風[illegible]即耕
朔即[illegible]閑人春秋生成一百倍[illegible]三
分二分[illegible]下土英賢[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中[illegible]我開[illegible]之要簡而
平先[illegible]食防[illegible]更[illegible]之道方
始行

綠書齋

綠流北面桃花中書齋閑鎖[illegible]明月
空[illegible]前草深鳴細[illegible]千[illegible]陰[illegible]世之文欲
無堵[illegible]不復[illegible]華池[illegible]飛去我來[illegible]
吟[illegible]春[illegible]匠連[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二日芝翔棲
雜[illegible]連松[illegible]千花[illegible]木似得[illegible]香細
細來[illegible]衆口[illegible]道一以[illegible]新[illegible]世上[illegible]

容古今萬事羅胸臆迴海搏風當𢄙翼安巨苦可笑更
高碧

陽春曲

東風君昔吹庭樹知道春權移日驟青紅總解鬪芳菲
心凝冷無言遊春去大有閒皆白日長清調體句祝
春皇春皇不敢論功烈惟有年年君道昌

勸酒惜別

春日遲遲暖翠綠楊紅杏描春色人生年少不再
來莫把青春枉拋擲思之可不令人發狂中有尚恨千
愁并今日就花始暢飲座中行客酸離情我欲為君
舞長劍劍歌苦悲人苦厭我欲為君彈瑤琴淚滿風死
去無回心不如轉海為飲花為幄贏取青春片時樂
明朝匹馬嘶春風洛陽花發烟月紅市臨臨狂似
遊家家帳幄臨晴空
天子盛明君正少勿恨功名苦不早當有時求偷
閒強歡笑莫與離憂催人老

解嘲

我本高陽徒平生豪氣凌清虛詞鋒日未見試壯
年束手來窮途螘龍豈是池中物風雨入來狂不得
五都年少莫相猜為風雅大非門召志士羡今趣
士為投知無作為風飢不為難大肥君不見淮陰昔
將未達時市人頗解相輕欺又不見當尼孜孜救亂
治厄宋圍陳亦何已往者尚有然余生苦多恥休誇
捷給饒辭充莫以柔滑勝鋼方我愛前賢似松柏肯
隨秋草凋與衰術道在康民致堯舜當豈要常從論否
與采轉腳上青雲何必急驅吾相悔

師風謠

我聞小山之風非有介鱗四足兮又何羽毛之擇音
蓋天於不發義於知時既恬淳於動止而昭音其角
稀是以衆鳥樂而從之吾嗟夫世之小人曾不知
仁義之所為彼甚耳忱飢寒而疾走兮吾風之師

驚梅曲

天昏月明如鏡梅枝之陽但喔而翻翔豈非海棠天
風惡揉杂半枝枝與落又非鵬鸚之不仁鄧林何苦
難容身吁嗟哉鷦鷯一枝尚多芳藻
安非將何時平林各低枝低枝苦與良可越
飛栗鶴棲早稀夜燕啼轉多恐作枝間斷腸血人生
功名難與昧聽之永夜生憂思按走欲理瑟翼湖
苦無能

昌作冒　荼作蘇　欽作劒　春作偆　是作足　微作徵

天地有至私劍生與英氣[illegible]父指其質受能取[illegible]貌
時因堯舜天睠被周孔[illegible]塞宗我知要在[illegible]人生意
若危不苟全馮忠艱方忠義[illegible]歸
國有[illegible]名
天子聞之喜倒海塞橫[illegible]拔建高城[illegible]
[illegible]呂死爲忠臣[illegible]
[illegible]海多壯夫何異顧毛骨[illegible]如今[illegible]凌城雜司救
利鶴[illegible]終是孤仁性匪亦至[illegible]
使方朔與曲蘗[illegible]賈不可[illegible]如何不自持[illegible]
累酣歌引酒徒亂入垂楊市往來扶飲[illegible]
歡掌口呼若奇哉心憂憂[illegible]何如[illegible]
藥醑料酒憶人何如留與從志去交劍斂汪深心[illegible]

送韓史君赴任越州

聖皇憂感與求良[illegible]帶心受[illegible]貴賊
尋拜陳苦詞臣生非[illegible]未得[illegible]亦爲等
戊醜力[illegible]兵[illegible]
况有重[illegible]
行歌[illegible]江山[illegible]
他日還[illegible]

留別[illegible]州推官楊丹

雲作岩

亭公別時霜葉飛空日男兒去年乘長風去便離
愛冷頗已鎮[illegible]好尊酒醉舞不成[illegible]唱
悠悠楊水[illegible]打[illegible]我欲爲君採[illegible]
清詞[illegible]賢聖句[illegible]
爲[illegible]離一以[illegible]明月不應有
遠相思

淮西叙別

天門高兮未戢禍亂[illegible]淮西[illegible]南陽往客夜敝
門清談[illegible]尊[illegible]醉不休再約
娛賓朗歌舞[illegible]子[illegible]精神多溢奇
[illegible]笑[illegible]動[illegible]花下[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大
聰白有飛鳴時何與我之瀰瀰不可無言而辭

淮南別[illegible]

天[illegible]道知經綸[illegible]君與[illegible]鶴棲棲[illegible]且
娘[illegible]輕車[illegible]
後[illegible]技[illegible]舞技[illegible]歌[illegible]路進心
奈何

寄[illegible]同年

昔同[illegible]水[illegible]不見頃寄
青[illegible]月[illegible]花[illegible]樓[illegible]居

力微[illegible]路遥人[illegible]欲飛此時不[illegible]無與歸人問美[illegible]
應有主別馬蹄[illegible]邊塞主南樓一望心淒迷昨夜踈
簷滴寒雨休[illegible]其風勿[illegible]雲山千萬重但偶
西風一行鴈殺有相聞莫辭[illegible]

寄程[illegible]逸人

綠楊陰映長楸道桃杏初花紅影小千枝大白口談
天得意相歡不知老一從召入金馬門三載長纓[illegible]
邊夜幾欲含[illegible]別離[illegible]亂如芳草

與進士宋嚴話別

人之相知須知心心通道[illegible]深淺山路不道
遠路[illegible]求[illegible]口笑把[illegible]我談
王道幾[illegible]似[illegible]心投你[illegible]世[illegible]安[illegible]此[illegible]致之
舟[illegible]且須取樂[illegible]全[illegible]人生[illegible]寒未可保[illegible]將謝
[illegible]心田與[illegible]吾夫[illegible]夜如何[illegible]起[illegible]舞拍
手[illegible]長[illegible]本無流俗[illegible]不[illegible]離恨上[illegible]多

贈[illegible]

[illegible]
海文山[illegible]天[illegible]子好[illegible]
論道[illegible]求入用[illegible]中還[illegible]老

謝所知

測北夫一欲[illegible]心肝

袪惑

巡與夜光不[illegible]我得沈九[illegible]到老因[illegible]留望[illegible]
懷王今號作思歸鳥

酬飲

不敢指天[illegible]若神不敢說人[illegible]致[illegible]
豈若[illegible]酬飲兀然[illegible]吾貴[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其大無倫
[illegible]無所適亦[illegible]招[illegible]笑古人愚[illegible]徒須身

二月二日遊[illegible]寺馬上作

春遊千萬家美女頭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illegible]
似乘煙霞[illegible]遊[illegible]地重來[illegible]見人
非理即傷[illegible]見人[illegible]生[illegible]花間[illegible]春[illegible]花
外行人欲斷腸[illegible]心[illegible]風[illegible]開[illegible]香
昔[illegible]王[illegible]不是風流[illegible]使家肥[illegible]
[illegible]春光[illegible]

[illegible]吏[illegible]花開勝子

後園花開紅滿枝太守偕遊[illegible]不知看花小吏報花
信太守[illegible]心[illegible]頭[illegible]過[illegible]少年今
老大[illegible]說花間[illegible]狂[illegible]飛[illegible]和

朔北不識春時節冬有雪花未發數家附近漢營
春潛歸楚南天外新歸拜新月撫懷傷別淚腸斷亦
悲感歎可歎胡爲乎

筵上贈小英

天教摶雪作花枝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
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
維陽軟縠如雲英亳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
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
向人間爲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似秋
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
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
看小英心不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曲

律詩

登崇陽縣北峯亭

高棟臨公宅危軒敞木秋亂雲横岳嶼急鴈下汀洲
到此欲長醉何門銷舊愁老爲閑散節容易賦歸休

登崇陽縣美美亭

萬象無廻處斜來此創亭吟隨當四望清絕倚簷扃
瀾迴波浮岩酒洞聲音人家浦泛江漁釣映沙汀
岸竹風成韻裁花多良至書經
遠客浮高僧共勒銘掃苔留後眷開日醉還醒
不下務本忠將領列畫屏浮屠天獨丁寧

縣齋秋夕

才謹任公地亂蛩聲
惆悵新寒酒生方今聖明代不敢話辭榮

登黃鶴樓

重重軒檻壓雲平一望高樹任黃鶴稱煙樹
老碧雲飄亂風紅塵終日空江白
浪漩道安邪甚高此身終約到浮漩

新秦書懷

毅從戎因今筆硯倒梳中見白髮梳上

風動沙昏晝夏寒多[illegible]折松此心誰與問長顧酒盈鍾

登蘇州城樓

莫問戍庭高閣是冬秦時消[illegible]事少邊靜戍人閑
知堞臨寒木客烟倚亂山皇恩無外不擬更移關

邦齋秋夕

又[illegible]冬[illegible]忽寒[illegible]來白烟風[illegible]夕雨過戍城秋
調古將[illegible]台心任護自愁[illegible]迴不[illegible]重[illegible]樓

郡中留別平仲

開談[illegible]過隱[illegible]語言殊不逆交分合何如
道性[illegible]時[illegible]心非與世[illegible]凄凄[illegible]別[illegible]愧初

至道乙未蜀中送人東歸

緑[illegible]陰[illegible]一曲離歌獨[illegible]我無才任[illegible]
應[illegible]如錦城[illegible]和平日帝[illegible]春和入
謁天[illegible]主[illegible]

再任蜀川感懷

官職過身[illegible]已[illegible]人應許退休遲從來蜀地稱難
制此[illegible]豈合[illegible]兵火因由[illegible]即閩郡城[illegible]落不
勝悲無[illegible]只可頻[illegible]使[illegible]知

[illegible]

蜀中傷陳如[illegible]承

英賢去世世同悲[illegible]才能更比誰心盡兩山離隱
後名[illegible]受恩[illegible]不枉稱人傑[illegible]作
吏部[illegible]高原向東哭路長天遠[illegible]能知

寄傳逸人

[illegible]野朝昏[illegible]飛行誰知此意獨立對斜暉
落葉堆荒徑[illegible]照白衣聖君[illegible]應好下[illegible]磯

每憶家[illegible]蜀中寄傳逸人

每憶家園樂當年枉用心[illegible]身[illegible]明代已腰金
守道知無[illegible]防[illegible]不任[illegible]休[illegible]誰肯[illegible]為深

每憶家[illegible]樂名[illegible]里閒[illegible]談[illegible]夜[illegible]
[illegible]
賜年[illegible]終[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相如
[illegible]

送張及之任[illegible]城

不求灼灼[illegible]自[illegible]為德行[illegible]多鄉曲
[illegible]新[illegible]西國春方好去路千峯鶴
亦[illegible]到縣[illegible]政術[illegible]良牧是元龜

送趙寺丞[illegible]秋[illegible]青城山

公餘長閑日只[illegible]心情別道[illegible]山[illegible]迎

好事到頭還跡[illegible]名[illegible]日從容說余將少解酲

金陵叢碧齋述懷

傍人莊右[illegible]途對逸情懷[illegible]向狀合四遊多種
竹溪滿一兩近生[illegible]病雖見[illegible]何把若[illegible]佳氣
味差不信浮名是[illegible]時[illegible]白髮新

鄭[illegible]仙遊張及

老去懶仍[illegible]名[illegible]跡又因經[illegible]不受故人書
閉閣僧歸後看山更散初何因問心跡之于最相於

淮陽書懷寄親[illegible]

聖恩[illegible]新賜淮陽[illegible]堅崇[illegible]有節[illegible]堤渠
被更無[illegible]可愛公日思[illegible]歸何許或問[illegible]削程笑
指空昕[illegible]高向西[illegible]川煙樹雨濛濛

遊[illegible]氏西園

蜀中[illegible]閻[illegible]比[illegible]陳[illegible]不如數[illegible]光浮曖
即六街[illegible]翻空雅[illegible]入格新詩上
杖初[illegible]無一[illegible]淮陽[illegible]老尚書

上巳湯公[illegible] 次韻之

東南[illegible]端正[illegible]人才大[illegible]雄始入秦
文江橫[illegible]更親
六[illegible]任[illegible]亦[illegible]歸

苦[illegible]者[illegible]卷

寄田錫舍人

當[illegible]許此心知怨[illegible]逢人亦自疑在[illegible]愛公生白
髮有何長路[illegible]林借已[illegible]身[illegible]到
關[illegible]多[illegible]路遙無[illegible]寄相思

寄潭州[illegible]郎中[illegible]

官[illegible]列皆推[illegible]受任已過唐剌
史[illegible]官遊[illegible]井[illegible]何[illegible]病
亦[illegible]老[illegible]情懷更多[illegible]相思[illegible]花欄

寄[illegible]上人

閒[illegible]世閒[illegible]
引泉[illegible]月[illegible]花飛自信七時[illegible]終求對[illegible]

寄[illegible]大帥

閑[illegible]休閒[illegible]休疑[illegible]合[illegible]心靜易求長[illegible]
法[illegible]時[illegible]如今更
有誰[illegible]風吹

送[illegible]蘇[illegible]丞

公身多不[illegible]莫[illegible]微言[illegible]幽思悲
山程[illegible]少[illegible]

送別[illegible]

人作又

龍鍾塵滿衣特特叩柴扉暫展經年別人歎千里歸
山川秋末後風雪臘來稀莫便長休去明時待發輝

送馬道人歸天台

逢山長欲便辭榮見說天台益自驚絕頂要歸終夏
住此時無計伴師行囊攜藥餌身難老路捷橋眠
更明莫笑官途滋味薄五湖曾有片帆輕

送人北遊

慈親別幾時人作北遊期萬馬方征虜軍欲訪詩
遠身孤劍共幽抱素琴知應渡黃河夕波寒接馬思

歸越東待乙酉別秦中知己

客亭楊柳葉初發歌咽秋空條別棹吟愛好客歸越
路辭衡霍秦關煙蘿庭戶重棲偶湖滿人衾舊
往還緩使功名無分得安教心在怨尤間

贈祝隱者

當年辭聘爵高卧晉郊西道與常流別名將往哲齊
細蟲喧四壁芳草暗前蹊猶有談玄叟時時一杖藜

贈孫曹二生

西洛數莖外幽奇二隱同喧卑不入耳賢達許高風
宮水當門落僧園舊徑通看書慈往事坐石嘯晴空
林泉搜吟內山川曠望中天子高尚意豈其卧雲翁

北郊居曾傳逸人

久客倦為郡田居乏暫安喬巒無力與世務素相歡
桃外河聲老門前野色寬支流狂逸翻紫蘇壺呼當歡
著事招鄰丈扶節話肺肝昤懷難契遇醉語勤宇餐
隱几歲時變凭軒風雨殘致君須有分會見擲魚竿

再贈曾傳逸人

分到知心死不變幾年曾是恨離情微風吹雨過初
下落葉滿增蟲正鳴時靜苦嫌論劍時曾共宗琴攜
琴歸後來共約雲泉老肯向人間占好名

贈曾傳逸人

少年名聲動人群遊俗深居剩水濱幾為與衣
客半來敲枕看開雲門連酒舍路近沙汀白
鳥分雖道無心活幾庶數篇新制詠南薰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三

律詩

冰居寄朝中知已

年來流水壞平生。客徑窮秋白可憐。荒草斷橋寒石雨。沙鷗閒弄夕陽天。打睡漫酒難成醉。冷笑浮雲不直錢。碧落故人知我否。幾回相憶上漁船。

懷張白逸人

昔年吟社偶過鄰。常貴高風入格新。名好已期天共歇。性孤誰與世無親。狂來圖醉花中醉。別後題詩秘裏僻。身從此幽懷不能說。五湖煙月二京塵。

訪人不遇

舊徑荒苔見童。獨開門路滿歸遲。涼月照空尊。鴈聲天寒悲風。驚禽相知。不知音在何處。凝寂欲銷魂。

和人惜春

白日不曾住。催春去勿勿。緣蝶錄綠。未忍掃殘花。漸恐須臾盡送別。家歡宴重一路。煙柳數行斜。

謝宗人殷院見示詩集

句好如天設。看來字字精。功夫能到此。心意可知清。已得風雅正。任從時上譏。何當長才用。期與二南并。

衣韻後三人九旬中間

每於眠[illegible]時聊[illegible]坐忘形。志此心惟[illegible]秋[illegible]賴夜重聽。地鎮三山速。天連萬古青。幾人曾得道。且學郎通靈。松鶴閒[illegible]長往。對首謝明庭。

和人登朗州江亭

城上江亭[illegible]煙城根老樹浸江瀾。何人臨靜夜詩。能獨夜[illegible]見五下。路通諸國遠。依東山隱半。溪寒漁[illegible]似[illegible]江[illegible]過後瀾。

次人韻四明山樵葉家

閑園休[illegible]學世傳。更後四明來處。

吳可是三伏。明時復已無。荒苔侵肌骨。肯放青蠅入篋。因詩仁[illegible]無處不及古人賢。

旅懷

移文休話字。衣冠欲去然。斯未了身一。今亂[illegible]別懷。滿指紅葉。惱吟神來問。征人知音少。白杜抛來擔。紫笛[illegible]陶潛無[illegible]相問得數枝節。

洛中寓居

風雨[illegible]伴[illegible]水西綠樹不知遊子。惆夕陽倒[illegible]來人絶花通[illegible]。竹低白髮[illegible]

公暇偶作

此情多與道相違偶忽公餘便息機今日已從心下絕愛何還覺眼中稀時文錄遍教誰正聖易參研盡入微本要榮身兼報國安知四十九年非

舟行感懷

風帆江上往來頻識是應多笑此身自愧無才酬聖澤已甘行樂[illegible]春渡[illegible]未復塵[illegible]味[illegible]雖條欲問津更擬何孟視天地此間不用長勞人

舟次辰陽

昔賢勞苦為公憂今我何無才欲忘[illegible]楚[illegible]程[illegible]勢思何事一夜雨聲[illegible]山逝古洞盤[illegible]合此地落秋倉楚俗數雖拆公餘便東下好峯猶得把杯和

遊桃源觀

一從仙去失仙源樹老[illegible]荒[illegible]幾番[illegible]無分到星壇空有名[illegible]竹邊風[illegible]秋醒眼花[illegible]泉香夜斷魂多少[illegible]我來[illegible]

舟中晚望桃源山

仙山初指眼初明倚棹因[illegible]路世間爭合有浮名巖[illegible]閣老松千尺天[illegible]時間[illegible]一[illegible]調[illegible]能[illegible]別[illegible]紅影照[illegible]

幽居

落花時節[illegible]絕江[illegible]屋[illegible]知[illegible]身中有[illegible]身外無求[illegible]數[illegible]水[illegible]

旅懷

[illegible]

[illegible]

林中[illegible]

[illegible]人世[illegible]路遠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

遊居[illegible]

[illegible]

浮世事無限何須要到頭此心爲客盡孤嚴似雲依
匣劍已全棄林僧亦少酬從來愁恨意乞得外人愁

本農

奮欲年年不息生民只有兌誰投元化鍛金爲犁銳椎
使絶侵奪苦勞爲明堂恩何須重爾古四此只爲數斛

喜雨

救旱功何遂淋漓書複以風雷滿生助勢草木皆欣恩
積鬱消殘暑枯源漲舊痕困吟渾得意重起徒前軒

秋霖

翻石便須添經旬失速空深發行箭泥乘地乏雪花無
淨長苔痕綠寒催木葉紅誰家吳不問惆悵淡淺東

庭竹

挺秀誠堪賞瑤圃路在亭庭小桃遮不得深奇放發青
射影泄光冷摇敲鶴夢醒悉吟莫可極重籌上蘭亭

朔日遊

少得方爲貴叱桃皆莫違高低全賴不俗恙有如天
已任蔡芳姑難女後天備向明終有待兼數淨先
愛市頻移所徵求苦費錢關孫餅酬烈宜號姓奈姑
應瑙花中絶標名世上傳須栽於家沼用於太平年

弱柳

枝莖何弱種何緣若架扶持勢可憐但見低垂長衛
足更無跌速欲參天離情謾折千條綠野興堪驚一
點細風流似君子夜涼重起遶欄邊

曲湖種柳

曲湖浮山接淥無前事因術好數以不見有源堤畔
溪便東北地當大能聚難得以遁本合香舊
已無來往近故多種柳少延春色向城隅

新移葵花

葵亦相宜移傍清流曲岸斤兩紅穗已待巫峽
雨絲沾猶帶錦江泥狂吟不覺驚幽鷺疑因翻疑狂
舊路分滿使凍離此去何事心緒更難齊

西崖先生文集卷第四

東崖先生文集卷第五

律詩

秋日次□□韻

野人有懷與心違知我經年未拚斷一□□□無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新□□□□□□

[illegible]

□江山重□□人稀

五更亭東晚色分數峯連絡樹青雲迴頭却愧公車
役孤負滄洲野鶴羣

晚泊長湖驛

驛亭斜掩□□東漏引濃陰動諫情白然明時林木
得好山非是不相容

新春送人東歸

郡齋終古坐□□□去相逢又解攜右倚山東豪使
閒秋生備史傳書題

相州官舍

林木千重兩鄰樓西山濃翠大無由思昔自古迷名
若多少清閑到白頭

赴職荊湖途中作

關下過從禮數頻到官處處事勞神毋逢山驛連宵
住似待孤雲惜此身

杭州一百五日水心亭留題

湖邊三月百花紅湖上遊人處處通莫怪此渠來便
去都緣心地似虛空

大差廟

由來邪正長分危不信忠良任佰謠自古家家有客
治祠須三司爲吊施

過華山懷白雲陶先生

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閣去廻頭慚愧華山雲

途中

人情到底重官榮可我東歸夾路迎不免將誇高士笑天官還盡得浮名

驪山感事

古來仁聖畏盈多合倚承平縱逸麼行幸未停歌未闋狼胡兵已渡黃河

再任益州廻留劍門石壁

劍門山勢碧摩天匹馬重來鬢已斑多賴皇朝爛[illegible]遠兩川無事得生還

洛中

鑾輦西巡未有期玉樓煙鎖鳳參差可憐三月花如錦狂殺蒲城年少兒

舟行

江邊煙草濕煙江沙白鷗翹鷺鷥一雙[illegible]細不知吟愛甚雨中時起閉船窻

峽路阻風

[illegible]期佐主無才[illegible]落江湖阻風夜峽猿聲嗁不多時

過武陵溪二首

生平常愛山兼水南國明溪處處可攜[illegible]問此間誰見我扁舟初下武陵溪

武陵山下水沖溶往事追尋興莫窮欲就漁人問歸趣[illegible]過秦嶺東

桃源觀

簾下山花砌下苔人間重遇眼重開舊林諸子今移盡已許孤雲作出言廻

夜坐

流水涓涓落細沙竹籬斜月冷無多傍人不會思鄉苦獨奏南樓一曲歌

吊屈原

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空死亂離中

苦熱

赫日炎炎爍遠天泉邊樹底亦無風行人莫使文辭苦獨勝東郊炙背翁

雨夜

以簷寒雨滴秋聲醉起重挑暗壁燈[illegible]事[illegible]能身不

成作戍
重作雲

定今人閒憶江南詞

又

簾幕蕭蕭竹院深客懷孤寂伴燈吟無端一夜空階
雨滴破思鄉萬里心

論意

但求形神象求名說著聯功夫有情楚藥既分蹊字
定留校先意使齊來

方竹

筍從初籜已方堅勁節凌霜更可憐為報世間邪佞
者如何不似竹枝賢

又

枝枝方直綠參參林藪森森紅始見心却恐當時惡圖
傳送楔遊向楚山深

方竹杖寄蘇內翰

一尋方直翰湖生欲寄先生見質難行役扶危兩堪
試擬遇真全征杖藤有

柳枝詞七首

玉門關外翠張空破處官前亦翠深可使河山無好
樹外殘紛攀折盡春風

青漢溪流江煙重醉快東疏擁窮濁蟬遊子一心歸意層

斷南軒一樹有啼鶯
遠映天街近拂溪長條無力自相依上陽宮女愁
絕又見東風吹絮飛
輕柔多種地多宜幾種纖枝又引枝不及垂陰拂被
庶春風一路送亡隋
海潮聲裏故鄉頭曾種千株夾亂流安得
絲絲和雨繫離舟
悵望綏堤已有名水邊花外更分明前朝可得輕
句幾變新聲入鄭聲
吳王重愛為遊從
毀數株臨水尚春風

和人牡丹

桃源分散恨無期忽過江城見有時歌舞園拋不
得幾人終夜起題詩

寄傳逸人

當年失腳下魚磯苦憶明胡未得
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闕下寄傳逸人

蹤跡
中

秋日寄友人

栁條風暖會吟時林下池邊展翫移別後遊蹤更疎懶暮蟬嘶亂不勝悲

送別王秘丞

帝鄉三千年前別只今相逢髮已衰須論未窮行且速為君臨水立多時

送別李司直

亭下依微見遠村亭中離恨若為論[illegible]歌罷揚帆去只今相看有淚痕

送鄭道士

江上蕭蕭木葉飛天台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更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答劉道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河中天曾共浮[illegible]對掩[illegible]知道[illegible]開小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到人間

寄春懷友人

楊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夕照紅開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語故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

遣興寄友人

人生三萬六千日一萬日中愁苦身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待君心到了[illegible]友人

謝[illegible]山人[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路轉千[illegible]此[illegible]來昨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台

請人畫嵩山圖

嵩陽三十六峯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何[illegible]作畫圖看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心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曾[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不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村

承旨先生文集卷第五

晉陵蔣玉如志

南陽趙用章[illegible]誌

雜著

詹何對楚王疏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法何對曰治身重爲之故又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以其言近易知多所忽略稽昔聖君賢不先身而後國昔或許心君也股肱耳目臣下也皮膚藩輔也心君動興支體隨作此從比言曾未知乎治矣然歲治身之道穎若轉丸克若言上蓋知之匪艱而行之惟艱也故求其治身必先治心治心之本在乎中正日思之月習之歲川澄明而無纖塵若是則蕩蕩以容貪慾不生心定身休何往爲答由此治國則忠讜之入若百川歸海無與違也仁政之施若時雨流于無與亢也以此選賢賢直其以此授職無濫惡官以此治民本正化均以此言兵謀猛相成是以中正於身其發於外故使淫辭邪說不入讒惑小人惕息是能正政以亂國則得治身之要聰明以國化爲之要稍僻入焉國以身治而化未至若有之矣未有身不治而國無害者也

言於致治之要而身形國稍

擬富民侯傳贊 并序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尊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大朴未散民命在大風衆散則民命在賢賢不可常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撥之先王簡儉以御之單食與作民始知勞井田民始知上闢其欲而不散其東人相相去勞鑿彫僞散朴之民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見勞力過民斁我利非賢食何得故今理亦私於斯也非有知其難之十年威文經四海以爲祖之仁文帝之儉不能推民三代加於四十年間不能蔽民而後國不知國正而後民治不能師三代富民之法以重末術良可惜矣亦流斯本若五尺之要也惜之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

利近不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其道之行也哉
觀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襄富民之
號又憤不能開迪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其失曰
五右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主而民治故
能爭名稱所稱為三代之季四人亂倫自余辨新
其蚩蚩餓肚無能休存之緣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
功於其間如武王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耨斧銍贊 并序

聖人命所以斷為耨斧余觀而叢之曰耨所以承恩世
斧所以利用世乃為之名曰無教是耨然亂我苗將
創我苗故聖人之化人也有心哉若誅耨植斯近仁
矣是以於時凶凶察為斷斧周錮二叔于茲焉絶本嗚
呼餓謂其力又稱其用役何恥乃爲贊曰
大田在疇耨斧銍錢逆賊于茲我斧于茲玉食匪難
禮我是刑翦苗黄髮我服便哉斷斷一時頌以勸漢
侯之歌聞以古之賞矣于蘇于正由是哉

唐衢贊 并序

夫之道將來乎耨舒人之所出乎哀樂於呼可大否即
人之道也哀樂之大者賢人之心也哀樂者何天也
然而不涵萬勤聖者而出夢聖人若乎無因違之冷
則故慘酷外感而悲哀內作仲尼之泣麟亦愛之流
滿豈未兆乎哀者也若衢者何天地環復千年會昌
聖人不道於上賢人陳力於下和氣騈合而欲聲作
故商董之凱康乎哉之興程豈不兆乎哀者也唐衢
生于唐之衰竭於天地間不得擐袂矯首徒於生民
仁智兩結動微惻哭之時義遠矣哉軍國失禮則
哭之賢良失志則哭之哭生之不爾無以見救世之
心究其刺之禍仁之至矣余為衢泣麟之遺旨仰余豈
懸生之有志無時前不淡附之餘風後不乏我
來之太平因與紀贊以旌遺哀贊詩
嗟嗟唐生生逢世逆道德閉悶惟慟哭聞高聲余憐
逢適出風哭之不應徒傷厥哀世人不良嗤生之狂
餘哀不朽露其之既已焉哉唯人泣麟千載為哀

異獸圖贊 并序

昔人好怪若指此分別所說叢錄海荒之外奇合怪
獸陶而贊之或得風之一毛麟之一角皆人而體變
混說雕怪搏命異獸圖益兩氣不合而生於哉不
具而不得參於中國也已嗚呼天之限物寧得然陶
知獸怪而遠之不知人醜獸者不逮之大果無心也
已揣圖記之哉非紀則醜天下之人醜行者為人誰明

學刊本文作人

揚兮下有疑字依字

許作訐

之系以爲[illegible]質[illegible]

混元運行與物爲形形氣不敗遂爲兩形大觀

爾公或石海氣之外然其所有維圖之觀[illegible]呼

雜中國而觀行者彼何人哉

木伯傳

木伯字古材世爲[illegible]章者叢中[illegible]材其先也其

先君若林[illegible]樹[illegible]氏從君若森[illegible]發生[illegible]而命神

曰[illegible]散天下五分之[illegible]長[illegible]其且[illegible]家初

擢用天命[illegible]氏封于今[illegible]若淡水之[illegible]

登山[illegible]揚兮無[illegible]哉長[illegible]兮况有[illegible]者

世不生絕或六代化[illegible]先氏即附[illegible]遊

[illegible]亦不敢世教其[illegible]

氣[illegible]而雄[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

重[illegible]

三[illegible]

天[illegible]也[illegible]

進[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

則爲[illegible]數木[illegible]中[illegible]經平天下[illegible]

功世語言不入[illegible]不作[illegible]然只[illegible]

也[illegible]

雅[illegible]化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祭[illegible]

[illegible]號[illegible]存[illegible]

中[illegible]不[illegible]木[illegible]也[illegible]

林[illegible]也[illegible]

以木[illegible]

於三王[illegible]

以木[illegible]

鄭公[illegible]銘

[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析利物縱以身殉以惻其心凡十年河南西鄙民
無交病公慨然曰冬水既道春土可封民不得利者令
宰之咎也因諭下興土功遂大寮丁徒營錢就僚藥
濬舊渠規河爲新以備貴隊疏弱外無逃流除風雨冥
夜不息民皆不勞公愛手利不逾月而大堰成春波闊
茶餘然自息從民荒歲轉飢爲豐豆二紀之附復昔德
之風　皇帝十二年河南漕於帝丘明年北陷我邑
人人驚忒乃迄死不暇是堰也亘四十里而魯無寧溱
乎哉賢人之用心也安則民從衰則亦可依之與彼
竊祿賊民者如何哉噫賢人之功不得光溢蹈大逆
澤不朽亦文士之選也両子嘆余來守觀曰普賢
上忻狀勒銘以示來者銘曰
衞東之地嶺彥海河畔其横流平氏中沿兮戰如
深備蘇公來濟兮新民牛秋沙濤兮淼淼來如鞏治
二十年來仰以比氏亦何知然豈三忘於誠老復決陷
于今時是堰稜豆萬室來同樂沿莫敢始微蘇公之
功於戲熟利物以稱仁不竊祿以汙身[redacted]貌
爲[redacted]倫吁嗟蘇公兮無著於世之人兮

張氏新小橋銘

事若選勝尚可以喬耕雖若與天同利誅狀漆云參

新小橋即張氏林泉之所建也通滿張曰所以宗林
樹之輝丹檻凌虛所以唱耳目之用利有未竟人其
捨諸乎於折土預能辟匠視力役未後飛梁締構
通竹陰之雙路導幽階之四達交若衣欽竟上柔於
星河蓉雨蕭湔設後學於蠕蛛既觀萌謀始得無健稱
若數其功成功則細創心其言挑役呂夫昭焉若誇
鄙乎廣鮮之徃寧謝題柱之作炎遊之末聊述銘云
設險若水誰始若賢飛梁締構吁嗟林泉往復彼猗
微乎捨旃誰謂巨川不能航焉

三不欺箴 并序

夫仁人之宅也義人之宅也是以緣情制禮因宜
立法此昭古聖賢宅人之典也故立法不易甚麼經
利害可施若爲從此又垂訓示人之深旨也若夫庠
之明于谈之怨西門生之猛也是宗王仁義合附長欲
三之不欺于斯傳矣其志愛仁義力趣聖境嘗謂誠
不至而服古今之惑也派至而意莫若泥也夫若稽諸
道求諸心行之不可以久而必至焉在已乎奚至撫焉
三之不欺獨因心出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乎本
敢欺心其無漏識用以自勉豈古人之所未知將後
生之所當安也乃爲箴曰

古三不欺契括以明休民為宅與世作程余三不欺
君民父兮誠入所及明用言之克欲自剌敕為身規
右道渙然臣道乾乾謂君私已是謂欺天民生嗤嗤
莊暨其齊敗耗以勞仁者不為心為道源蚘之誠難
往亦易誘邪亦易干一失其正名辱身殘惟恭惟懼
心爲是刑庶幾茲世無著厥愆

懼箴 并序

余幼荷父母之訓長師聖人之道必純必信用廢於
世弟輔弱冠姬捷了畢出茲與人無有道者豈爲苦之
未至耶將學不知爭變爾退而省己作懼箴以自勗

口乃禍府爰爲禍媒爰其浪合口宜恂閉導我之得
兮紛然而來緣然而來謂我之失也錚若破鉦剖如
驚雷蓋沒彼以自播豈衆民之咍憾苟非從慮以內
禦兮如乳兒之抵虎他人何由其殺哀不切懼惕從
徙嫌稍其敗已也又何尤哉

褊箴 并序

褊之於名不通也内德既褊君子之道何由外矣癒
予作箴欲自繩云

百行同轍一褊則劂褊以敗德為害思之大者有數
存緣爰吝有道有誠親諫為孤好禮為附褊既不生
忠將焉棄入則有親出則有君為孝為忠惟凝如比長
奉親或褊於道是虧事君或褊臣節不伸臨事或褊
矜寡下民匪惟害民抑亦毁身行忠行惟孝父然通其
突嗟古人忠於為臣姚誅正諫瞻拔於君不自蘊遏
速禍厥身是以屈原流於湘濱德與行先昭如戴天
篤行不廢由為其賢或道隨俗變心為利遷辱身敗
教褊小人焉商韓之輩死其宜然人生碌碌人心返
發猶人不持道於窮谷智困於褊仁固不足伊余小
人生三十春盡力聖義躬亦古人道豈易荷性將難
馴誇茲生之何云獨茲箴褊於其紳

謁狄梁公廟文

皇宋文士張某再拜致言于有唐賢臣梁公廡下岩
子負氣男子學文聖理總在積中文言往已期欲擢
去循誅頑類佞始使滔滔乎天地洞格於鬼神上欲
昇君魁為龍鄉下欲鑄民熙熙如春惟公昭達寧子
悲嗟今則花衰光陰非有及矣結捲家圖流浪千里
秋毫寥寥忠魂樂公清風月於廟址即問窮通
塊彼焉此鳴吁大丈夫孟從言哉　前關難遇晨飢
藥樂進身非援如捫青天天理宜真愚實難知報應
如口昭昭莫敢小補類福亦久之私將出身以事上

亭明神其祐之

罵青蠅文

太倉夜坐炎臼與邈突穴合歇然如烝萬物長贏如騰如蟻不可識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怨陰陽化生青蠅觸類無所用飛蕩營營膚而噆蕃延瑣吞言是之際無人不值我疑好人之寃佞人之鬼漂釁不散託蠅爲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姦佞之作敗君子之德黑白之變爲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玄者不　自默遊避失珍兼金奪色也悲哉士之感心幾樹蠅　太息發君子矯而議曰天運地施散曲曲斯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妍醜以自任亦浩混乎無知蠅斯眇末胡足爲嫉不知天地不言假手仁者持作操程以上化下使怨不讟茲眞不累假飛塵之罪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詩雖小不捨厚汙若成悔何及也于是速呼童奴疾發如意當案撥奔殺機捐指器風而罵曰未斷爾祖終惡爾類營營乎青蠅止于藩

書

上宰相書

月日貢士張恭再拜上書於相君黃閣下其間宰執之重百於樣宜貢士之列一於有司咸欲越局專志瀆於相公者寧不過速於求用矣若言從中行從正雖有越局相公必謂儒職也非罪也苟詭戾怪險迷悖自高相公雖不罪之匹夫之義者不由也恭匹夫之好義者欲頌相公事業相公事業布在人口陳於宋史頌之便佞也欲論於古致治之蹟即相公盡知之欲敍辭奇論邀於相公即儒者恥之欲較時事感動相公殆非布衣之職一欲自尊其愚干於相公伏望恐憐之猶念其少也恭生九河間左右無賢咸之助力學著文殆十七年家貧無書必俯伏人門以覲覧每一思覩即千里自至餘無廢時其間賢於己者破囊從之不肖者縱連几儲糧併筒發帛內隱寒餓不爲前顧也又謂仁義禮樂便世之府從而成文大柔體律好古之願止於是以其之心播於文章其之行播於知友豈敢專守匹夫樅尋河曲偷安於聖時哉爰朗卿書趣來聞下恭以

易言機

天子文明拧拂猥臨故宗伯大夫之門不可易入也
野儒朴大不可易閒也進誠無倚退將不武是故直
書狂語愚干犯嚴重亦未知獲儒職也儒罪也恭以
相公建造太平啓導賢路若片善可採獲受其賜則
實素幸甚死生幸甚臨紙皇恐書不能盡其頓首

寄張太玄書

洛陽張九狂不似我而道執筆力偉卓神妙處泰清
論醒人心脾時聞綴章驚動豪俊誅歎未幾遠離如
何仰在今秋為我仕進榮諸侯貢賢之籍解天子仄
席之慮狂生今未亦有此意況大丈夫內明外潔氣
風骨強方富驅智勇以代天工豈可懼朱紫而樂雲
泉者哉炎京屢變氣候增淒西望英標隱若鬼動故
洛神宅山川氣清秋原葉下秋閣月午時思相思寄
我鳳凰闕下耳

瑒書樓

答馮華進士書

茂才足下昨日曲承惠顧次示鍾李二進士新文四
章危坐諷吟竟夕忘倦英槩之氣駭人神鬼不知其
然而然也故少有老成之風嘻可畏也詞有稽古之
志又其難哉觀夫貞良持便於用者有若并州石硯
銘故諷時之流罪之小龍致明於大者有若挑燈杖
讚故汲賢之君頎之賦冢宰之職動致君之道有若
甘棠頌故倫溥之臣論之歌贊帝德以告成功有若
洛都鳳樓頌故纂堯之績大之非命世豪傑何能及
是歟傳謂韓柳之下升堂者也虎子七朝已見食牛
之氣鳳雛五色即登王者之瑞努力自負佇俟大來
門弟子若是師其如哉其亦何人敢議臧否徒進樂
善歎才之志二三子詳察之不恙

與蘇員外書

自外足下來聞古之士有感人知遇以至殺身者豈
徒然哉嘻知人之心易為義欺人之患易以惠、與
義古人嘗以殺身也其誠篆弱不逆古人明惠之下
寧無感心哉其幻孝事儒猶未知變本之以言行空
于利害辛而為文章用辭時態十年於今無求知於
王公大房之門者愧有所未至也復不能曲事辭氣
為小郎輩取容哉故窮痛湮厄步走千里其窮可同
也其志不可變也足下鑒量有斷存念下流始則怡
色劇談誘以勵行之節終乃翦榻開館待以殊士之
禮在乎所感則深而所愧益厚何者與人之安而義
及之君子也待人之安而力不報之廢民也其之所
懷寧忍愧惕伏冗足下相門遺芳冀操持異數仁義

瑒書樓

若未能知

於是辯世道於是文彩彬煥爲時命臣某所祗陪編亦補劾宜不與廢民同哉昨日不遠京師載異門館雖足下信其無他而同稱見罪于某曰子之志行將盧僞何且京洛貴門侍子非薄而屢去之將何以出自爲帝者之臣歟某即曰以獨客之職而邦國之事責之是乃可乎是時自世不覺慙歎大丈夫行年三十不能自立而獨叙日戚惻慮人屢下信乎未著也翔復上審恩紀細碎卻懷其可略也聞奉訣咨將逾決晨感遇之私聽應曷已諒大馬之何劾而扴拓之有心聊布尺書用宜欵素庶幾詳察之不宜某再拜

賜書牘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十月十四日應鄉貢進士舉張某謹再拜獻書于小子小宗伯府尹昨日公府試羅摩口勝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厭直外示謙和樂負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茲事維毋恭懼猶初捉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況郡爲魏之輩十年往來相與採討其也不佞心竊慕之公明下車在近詳部旌遺將以舉之夫近覃之文未若覃之德遠某之行篤篤也竊敢借曷聞于視聽惶恐惶恐抑又聞

言妹序

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間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間古之得士也辭令之得士也幾畢籍其用克歸於其故周設俊造舉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參衆善可進也逮于有唐大正貢部儒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不言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冶大郡再命而通冶大都

皇上建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議天下之賢某亦何人未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北咸

賜書牘

還忻慰適於胸懷同欲盡陳其愚執伏埋感情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欲到古人十五年通寒餓絕往還除比戎一淨規則月無廢日然其心殖難適故文詞不建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理於覃遠矣明公決以其爲先是不知覃之善行猶某之愚也若樹覃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天子守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其君欝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理終始鑒宥之某再拜

寄馮華李繇書

二生足下嘗謂丈夫之知人也必矯俗以自足必推心於無間如某何人下厚交結愉、笑歌不在寠俗之調童、語言動由霸王之略人競駭心某竊畏感旣月又離其歲有聚必見其散者也洛陽春輝明媚可惜狂客無心鞭馬東去誠憂喜不足以干達士之懷其知己之别也寧無意歟二生臨岐隱忍相顧洛水濤、下咽離恨萬雲者、動慘行色狂歌醉吟不覺千里某之此來自侍坐厚囊有居子贈言之詩悼遠之序偶閱東役民時令展讀雖多二生有神筆力亦謂我如何哉仁達之恵又兆於斯其或風物交感

賜書樓

芳爲在茲思、懸擱引頸而望未知吾友亦爲吾心況今句吳平定之後翠華東巡歲時天子方將化定八紘準格萬邦以大索賢豪拜治機指明詔將下秋貢日適勉哉二生可出仕也神仙洞府固在帝鄉青雲階級未遠筆下即僕陰樣告窮春氣有力龍躍鵬然相期於鳳凰闕下耳

回路逸人卷書

路生外多仙風內蘊王略四十不仕三吳浪遊口多寡詞人莫之識一旷不遠千里來過弊封訪與徵誅發我忘食侵行得賢人之操立言臻作者之域若是則心未竟言世有明主宜揖好爵以從美名僕其若勤簡書流惠民庶當浮海上與赤松子遊未爲晚矣因僕盛卷聊用拔導吾子詳察之

答王觀察書

月日具官某北首再拜致誠於觀風十一兄執事爭少年無思弄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驗壯歲方逐策名洎于登朝又偉愚郡塞外清怙公中事稀日與虎伏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棊排象棋子財宵昐未無足快心其祈至者既鞠引彊挐射箬

賜書樓

帖搖衣挈肘嘷吁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兕虎縱纖寒風吹面則鼓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縕黑衣履渴飲已水之前飢餐連血之肉焉不絕醜弓不下髀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帳飲樂奏繁劇鏡鰷引前盤槊擊鞠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綯冠喀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鬼時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嘗遂成飲痼夫入膜內稱於萬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濕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通於膀胱寒雖歸於胃脯下泄無路上衍爲

瘡如斯之深。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腸之異
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
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以命殆之有云。今則暫食瘡
痛，飲水血流，到關七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拾爵之
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輟，乃是罪人。數年前
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跂𠊱，窜相弄權，授受匪人，風
教頹辟，法度踰棄，私謁公行，絕遠整綱，貞執憲之用
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澀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
乎犍有晛犬，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
庶正不可得而狎也。兄懇苦相合，累與避嬌，親樂簡
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走。必欲祛弟羸病，使
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愛
於仁，篤於義，不與古賢往者，其誰可方。爰屬但俗斈
問報復，辞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仁，敎
遠有術。苦寒在候，善敍是宜，無任視傾瞻望之至。惟
兄察之，不宣。某再拜。

答汝州楊大監書

張老子今年七十矣。癖痾有加，氣血衰劣，每一餐訖
涸然沉昏，益之瘡疼，殆不可過。入靜自守，以真排郵
半夕之餘，差可持。有然了公事，接見賓僚，一日之勤
略不容息。若是者二年矣。莫暇問人事之可否，詢交
友之動止。去年冬暮，忽覩來緘，讀之再三，末聞厥故。
洎手釋手，略無記憶。今年春半，再惠手畢，詞旨勤勤，
情問分周，至郵弗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耶。大年
伎敏絕倫，朋比生愧，言詞正直，人情所厭，非遇至明
之主，惜非常之才，即踐愧厭之機，已被不測之咎矣。
思大年稟氣本薄，長年多病，應遂移疾之請，從此高
閒之官，感年辭榮，定名高格，吾曹碌碌，豈能一希先
塵乎。嘗以世之才豪，循籍習識，智識主之，所豪不暴，
縱不與伊呂並處，正合著名垂範，不朽肩一。羅禍者
自古何恨，益智不及，氣為君子之心本於有濟，流光
莫擊，哲世適生，好事難成，昔賢所歎，若其通達，維為
大年惜。辭無空華，養道氣，公暇虛室，自奉天和，憂無
從來，患將何有。餘生之快，獨擅所得，全似終宴椑地
莫致，潤屋尤謂合中淨潔者也。大年大年，知張老子
老子心無縕畜，絕情絕思，情絕則聚散是閑，恩絕則
榮戚一致，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自是報幸
苒苒，稍晚。大年察之。見卜告老，求與世絕，縱命在我
豈能堪久。大年自持，勿以此老為念也。

答楊內翰書

（校語：祛一作痾；子一作妹；畢一作筆；恨一作張；幸一作章）

賜書樓

從作徒
剖作掛
罕作西

內翰大年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踏擊中禁聲馳
四方荀加順氣於和壽精於漠了然獨到邈與道俱
必臻長世之期足稱瑞時之表也豈伊老方過示安
有喜愧再三言不盡意

寄張及寺丞書

寺丞別來無恙穀城報政古人之政也棘寺命官亨
衢之始也誠以吾宗心識明達志尚康濟必謂胥世
之寶而誠王道之器也信乎所蒞民仰其休又賀仙
遊儒此仁政淳誕觀德以歸厚兇狂不懲而自斷是
涵淳和粉飾風教才之所至政必達成餘加順神用
賜書樓
卜長世是懇懇之願也若從悅愛住當飲餌漸微然
而筋骸亦且輕健未能告退以養病自忽至測測耳
今年之內再信見遺誠素有加喜慨無盡

與洪州安撫王雜端郎中書

國家闢土萬里列郡五百以臨邊制遠者不下五十
州處要分部者又為四十路須資偉碩用宣廟略除
三事司會外聖君所屬者其十四路之重乎吾人識
本明達道存兼濟所臨之地民仰其休洪大郡也安
撫殊寵也歲旱民乏吾君是憂爰藉英材以濟難艱
使允渠屏息疲羸昭蘇吾人能之矣久不奉函常懷

東作盾
興作與
禾作與

清芬遠聞此行喜不自勝非遠再覿更不多云

與大諫陳情書

某受從受學以至登朝心實自強性不為惡雖大
諫細許其知一昨曲賜薦論力相引用才臨赤縣便
抱韓翰在手聖恩不謂不隆矣在手知己不謂不深
矣到職已來每事為戒一則恐忝士人之行二則慮
傷見知之明三則不敢負於初心四則少欲加于民
政其中事有小便者職分而已何足陳我身受大謗
者貪夫亂之無所尤也近聞羣輩多相構誹兼被奸
人屢有奏毀仰惟天聽察其無私信為善之不俞果
賜書樓
非禍之難入生所幸者居有賴焉兇其年近知非髮
已半白比於少壯又加退思大諫觀其之心本廉人
之心今於斯也豈有害耶觀其之行慕古人之行今
於斯也豈有變耶當慮淺無所勁施其如性正大
權訥於辯對倪甯自守低隨無流遂使好直之心不
能盡露佐君之略不得自顯尤所短也竊當患之早
晦不剛之議誠得之矣聊藉筆削以伐代而言庶寬
投杼之疑以釋彈冠之願是所幸也

謝焦文學書

文學陽抃遠來攜文見贄言詞典正允多作者之風

以小所

理道宏深備見致君之略官雖小隨心實自怡可謂處困益貞將飛必伏者也豈伊老劣辱此過從欽奉之餘感愧何盡

答友生問文書

茂才足下嘗聞交不本勢利真丈夫之交談不亂得喪真君子之誠通瑜乎是吾友其人矣竊嘗接武亦既宴語信其言有格而意有斷直乎今而洞乎古從加肯顧傳我以文長賤臣編通爲友贄觀乎其文捷若決萬人之敵其理切持畫懲勸之旨方謂登崑丘者萬華難爲山瞰鰲海者江河抑於水又爲吳志責

時文之理於彼人斯於戲文者儒之職言者文之端子誠儒矣得不洗露狂斐以畫知已之進退歟嘗試論之曰天地闢聖人作大朴散禮義興謂乎五常以以佑天地之功謂乎六籍所以狀天地之塞萬古而下其雖異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無以定其分朝會揖讓非文言無以格其體政以正之非文言無以導其化樂以和之非文言無以節其變感迹於行事接爲文章嗜聖人之道我也有旨哉皷爲有銘而樂有詩禮有誄而書有誥紛綸焉製六籍悉備焉周漢已已降代不乏賢視文之否臧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參古正之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故謂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出乎是者予焉及知生之文理雄富談議正直尤所謂大夫君子歟如予頑蒙何賜告諭丁、友聲寧緩報應即不知謂前言之如何方今

明天子在上予將出仕更賴正人多所訓導聊具報復意不能悉其白

而庵先生文集卷第七終

記

麟州通判廳記

今之通判古之監郡郡政之治助而成之郡政之戾矯以正之此足以宣天子之威達窮民之志也我國家開疆八荒列郡五百皇德所被人同皆悅聲威所加罔不震恐故使一儒者鞭笞荒外何其壯耶麟州舊壤實曰新秦按秦武王轉徙東民以實此土又用溢富因以名之漢隸朔方之郡唐為勝州之域匈奴接荒在河一曲党項部族民猥君長城基前居野川

賜書樓

其左右帶樓煩之境南偏鼓連之鄉惟府由茲啓處相輔開元年中摩蓄據逆燕公張說燕公致討請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顯德之末劉崇不賓據感作藩穩塞斯堡所以護并危也顯德五年移州小堡通判之職殆未嘗設雍熙二年夏六月始其拜命倅茲是押其轄兵撫民禦侮致餉利與守牧相為表裏爰卜安堵以宅厥後取材因舊不奪民力所事敞開獨首陽位所啟所停也使停息其間又所聽也欲所行其教蓋禮之攸屬民之是依得不慎哉於戲居道惟艱、於審賢臣道惟艱、於克官民道惟艱、於能安若是所也帝王之詔全存焉千里之刑政繫焉苟職居之務如饑嗜食侍君之民如子候息則明恕中出刑政用清內杜擅權之吏外絕無告之民謂斯廳也宇覆疆內人用休息若忽居之全寇君之政掠民膏腴為妻子謀則忘辱於貪事成於濫既厚蘊積之責亦速覆舟咎謂是廳也醜甚屠肆其何遊焉賢行難著仁心易隳敢矮廳壁聊為政規後之君子勿吾妄也時皇宋雍熙二年八月日記

陝府迴鑾寺記

粵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悲憫拔無量苦厄大智慧破

賜書樓

一切和見色想未空文字流行溢法雨之惠施清火宅之焰焰茫、苞苗資精進以成果滋、允洽識竅善以蒙福存諸中國者正由是欲周天王書懸象之變漢天子証金人之夢其源濫觴寖以成海吳魏之后成于仲之廣於晉宋盛於齊梁也王城郡縣想象於祇園名山大川半同於鷲嶺靈用聖果釋典備存焉迴鑾寺者唐宗迄正之所建也天綱疏、胡羯肆虐惟陝之休泰與至止主德斯而優積者黄帝所以告命休也青天裂而再補者尚父所以戡臣難也大明嵬帝其念哉大曆二年詔陝牧節東諸侯歲貢之

寺

貨爲朕守之所以表殊績而謝玄聖也寔應元年薦
賜名號所以詠聖感而示無窮也緇徒雲趨歡甚有
有洎唐祚告衰內夷作梗巢孽蔡盜揭竿而起流毒
於陝郊歲未殄煙熾炎剎胥爲烽候之具清磬鴻鐘
鎔成鞞鼓之響殊功勝事一旦委地者哉降及有梁
纘天稱帝宗臣吳王九暨斯土謂六度可以參五常
有善所以增厚德著彼遺堵遂發誠願我賂既以雲
委衆因而影附民力不匱功用斯集於乎大像中尊
欲示有爲之教三門外陀因嚴象帝之居高閣層樓
若峯之峙長廊正殿如翼相附宴堂食廩罔不畢備

賜書樓

天祐二年夏四月門吏告成王命我先師審志大德
主爲師姓郭氏當郡少子人也幼趨指舍因成習性
之漸長悟塵累卓有擺落之志謂心可傳禮長智於
成鑄歎聖跡遠參文殊於五臺戒珠不缺慧炬增照
既兆真寂之應級動王侯之請登堂之後款言善哉
靜節可以勵俗有作所以成住室與馨懸行亦冰立
顧椿蕪如冠雖隨意剗落爲坎焰非心地與之平坦
月皆日衛以至於哉言念至人遂遠真覺故和其塞
以附衆正其詞而化行惟和與正其漸民之紱然於
是登師堂者禎必易慮誕必守節皆同開視愚或成

以下有[illegible]字

哲豈徒超玄邁空獨利學者亦使忠義仁孝因由是
生今主院某志本孟浪心隨昭通事師如父礼師如
佛三十年內一物不遺實僧園之能賢而玄門之宗
主也其器具克有觀此盛因略助拔毫用存實録金
壇示法恩引喻於無窮石柱疏詞冀存功於不朽時
皇宋開寶七年月日記

益州重修公署記 并梁周翰撰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
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
少城之跡今並堙沒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武帝益

賜書樓

都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延而增損出諸史論此不
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爲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
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
北也唐玄宗幸蜀昇爲成都府居本政弛諸蠻內寇
高駢建節師時龕除以爲居人闤闠多禁壅疾始築
羅城方廣三十六里（唐志築羅城江元在州前目移合示）顧城之大小足
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馬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
知祥迭稱僭號乾德初王師吊伐申命參知政事呂
餘慶知軍府事取偽周勳府爲治所淳化甲午歲土
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秋宜高州）危樓壞

屋比比相望臺殿鏟基屹然並峙官曹不次非所便
宜至道丁酉歲其始議改作計工上請前命是命乃
委使辛以董于役其計材也先二年計賦之始林箐
陰深多隱亡命許其剪伐以廟廩菑得竹凡二十萬
木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逃禁帘息寬償拾死而
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爲瓦較日減工人不告傜歲
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闕乏毀愈制將頽之屋
即棟梁桁櫨之衆不復外求平屹然臺殿之址即磚
甓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禁岸水運二千
人更爲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午乃息冬

賜書樓

則辰後起功始中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
夏徂冬十月工畢無遊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矣
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爲四
番約日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主省埒
墁之用與夫墍地穷人者功殆半其東曰孟氏文明
所爲設廳廊有看樓廳後堂中門立戟通於大門其
中因王氏西後樓爲後樓、前有堂、有挾室、前
迎廊、南暖廳舊有王氏錢名畫雙鶴花竹怪石在焉
衆名曰鶴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水雙鷺在
其蓋二壁舊題一所皆不俟壓屋移置 目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二

坡舟遠

爲僞作僞爲

廳之東官廚四十間廚北趨通廊、北爲道院一所
一堂廚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樽藏古廟二礎之外盈
地所安也涼廳廳西有都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
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
堂爲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閟也宗
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審以居前門通衙後門通廳所
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列焉廐囿庫園
果蔬流之次四面稱宜且不周盡疏篁奇樹香草名
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二營南有資軍大
庫、非新建附近故書陟朝兩門爲衙西門去三門

賜書樓

爲一門平僭僞之跡合州郡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損
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樓亭不在數有以利
事矣若從本軌而後計役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
州郡興修無足錄且欲旌其削爲僞正無感遷民使
子、孫、不復識僭僞之度茲以給事聖門上賢嘗
朝碩德立言稽事搖合化光元不虛美不隱惡文成
筆端動即不朽欲遺贊紀以光遠方其與修事跡已
述在前給事中刊明文館專安定梁周翰俟日夫九
州之險聚於唐蜀爲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接於寧僊
而劍爲城中之冠也多猾驁而奸豪上日尻雜而亂

九行畢臻二字下
鹿按復廿三行同
翰司　自書南
康以下乃下局昇
州記内之文

義盡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材頻精厥慮
亦時有遺㖃上意侵鑠下民理繇而數替澄水而屢
撓公屬賊鋒肆虐之餘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污染滌
惠澤以天波拯其傷夷示大造於聖詔萬族有其生
意比屋逐其營龜伊公之推心合　主上素志顧公
府之設治皆僞政之遺基乃剏大壯之宏規俾循列
郡之常式不勞繁於民力不糜散於國財歲未云周
民覩驟改凡視事之所泊燕勞之堂寮吏之所休遊
賞之所適竹樹花本所至畢臻自當南康驕悍之餘
孟先主僭悖之後共安其過　以間或高才沉於
易書樓
下寮治声被於四遠御覽之孝悸岩谷之貞純悉係
明揚用稱中旨加之辯蔵煥然易從如此則上無曠
官下無冤人副良適意兇邪喪朋欲民不譁歃於路
時不須雍與者未之有也至于務多補少利於均輸
漕挽委積上實天府茲為心計較然後知於戲若遺
昝得人雖四海之大萬里之遠　聖居覽御如在目
前所謂今之轉運兼國家分制行臺之雄亦公卿試
吏之地為獨曰三司子司手裁朝廷數十州事以
尊主庇民為己任者轉運也豈不曰公卿試手江南
轉運司開宝甲戌歲取僞司會府為之大中祥符己

酉民火因風立焚千室老屋承勢化為煨燼其既慰
且惧亟思繕全復嘉二公臨事稱職不敢以撓為悼
不敢以勞為詞户借一工、輪十日末春經始首冬
畢功所喜者民不知倦官不至費公宇成焉顧庭除
之廣袤棟宇之多少有次有列來者咸覩他日烏去
記將何益今所記者欲後之君子慎惜名器修舉職
業使非道不得萌生而平民受賜是以擢試才之譽
副臨軒之囑不其偉歟與夫循默蒼名怙習以成風
若今之所營實殿以合道輕浮潛厚山枝愛仁循吏
所能允充皆践苟抹訪之吏亟以状聞而畸庸之恩
易六丁畫
遹當不審恭三事之废政翊大居之鴻猷休泰之辰
恢闡益盛乃中外之同詞也周翰柴愚有素顏鑄家
希自羅禁林出判上臚斷自老傅之益復多冒薪之
憂滿思本微小才疑畫遠承廷賜久未稱懷孟明公
語宫結之源叙發同寮姿垂勵戒之旨遺協神聰止
以竊示之文便為貽代之式輒書後係聊賛元功時
學士侍郎致代歸朝之年䕫行之日周翰謹述于碑
之陰云

昇州重修轉運司公署記

聖人造天下必區土以居民畫疆以為国小大之政

四行異法也下脫掛入前若自本南書用詞無世之行文

授之賢才俾風敎下暢民情上達上下交得則治道具矣有唐列天下十道國家因唐舊制道置轉運使主焉豈徒提衎臺漕運之職亦以代古諸侯分制之權期部執事不得擅為異法也誠以命令禀於天子其昭著能事厥惟善良苟郡縣不得循奉任情畫斷曰仍刑罰不正民有不得平者征歛違度廵護不謹蠹有流於下者咸得致詰裁正與自大者不同日而議也時宋皇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春日宴李氏林亭記

尽本作春　佚作佚

人生無賢愚趣執不欲佚身於富貴休思於榮貴二者天下之通美小不適宜則儒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林亭適宜矣公之門熏耀於世孝友光於家得不崇軒館疏亭苑以發其榮耶天衢九逵我宅其中皆室迎陽亭林鐻菁故賢者謂其外作官寄內適情性不育者謂其外張威氣內尽荒佚若李公之賢遠矣朝倫之傑時樂其遊文墨之雄日嗣其交於以李春元日宴於羣士陽光入林宜靄和氣酒酣樂譜屬公賦詩九河生倡言於坐曰且夫大梁帝天之都畿地千鍾一麾千金安然歸廣庭作若致豈不尊性而貴奇欲人生世中百苦万窮安然　榮賞豈不德至而

而貴顯欲身服世榮或蕩而輕安然与賢者遊豈不志大而識遠欲更若廸萬峯畦百藥豈不安仁而履義欲松篁嘯風枕石歇虎豈不体節貞欲又馬嬰花逆紅乳草織綠而已竹林誕放金谷淫侈亦奚足傳也堅此志節金全此令儀何嗣業之不顯何編簡之不榮野夫非佞直序芳猷凡諸同莛列名于右

序

送趙況進士謁李員外序

徒作棱　羸作羸

世祿之子員奇節異才者尤今人多之天水趙況故右丞之幼子也當會函未堅而孤既冠而貧焉非正氣內融真道　入安不為驕蕩所溺而羈愕所困者聊前　予來洛中豪貴皆士往〻頌其能試與之語廓然見丈夫之氣觀其章詞索意則語韻暢　摛冥遠尤能辯命禹商周所由之道揚孟韓抑駁正之旨其旨庭矣真可多也哉亦謂士之貯道德盤〻然若大塊涵風崇丘蓄雲曷莫施之乎今年秋果為洛俟以賢名貢之趣來京師詔已罷舉懷嘻貴人子義且自負苟未能通任於國君焉有驟汗勝腑曲媚以享己耶雖梁籍二賢器尔亦甚彼何力竣尔屑〻乎餞僮羸馬拜嫁於脊寒氣皷骨寒風慘肌蕭條千里

不龢仁無四字

此行謂何且大丈夫旅於天地通塞不足易其慮何小劳暫別驚心手戒車之晨賢俊三十輩歡餞於原昌黎韓丕詩詩以將之九河張共序行以多之已而日省邑李大夫天下之賢今從之遊他年再會帝鄉揚尔用心之道進如何也

送田錫韓丕之任序

宋皇嗣天子仁明而多文功發正治為太平先是用瑣天網羅英豪以至中夏荒徼弗敢隱其賢歲貢于闕下者五千輩魏秀異者五百人　皇帝顧喜策問金殿有以革前法之弊樂得賢之衆既得之亟用之當陛釋褐初命監州曠古哲王審賢進用之精若莫斯之盛者也万衆讙唱流震天下九河生聞而彩歎疾至輦轂性愚既狃無与人事故不果知階青雲者若之賢乎韓田二生預熟其操觀其言非不義不出四行非仁義不履文彩純正爭走造化嗜可畏也仰天顧眷多賀　明天子得賢之實有若是哉是行也衡宣千里之命可以揚大帝之風達居子之志編民有　數十室有者父侯其化行而希顏者來上郡予即磨其風度如此何尔傑焉在御江山雖遥亭榭弄黄雞酒泛漾盡醉即去勿作兒女子之訣也

鍚書樓

寧作遲

不作下

扶作抉

贈丘生別序

英賢生於世豈徒尔哉必与神龍岳雲曾走天下方今時運和會　天子仁聖動植之類咸寧其休況於人乎況於賢乎丘生之賢世亦罕得執行之淳專文之真間邪偽如含耻極丘軻之遺風聞其年則冠而有加責其名則㳄駭京國何全馬之未試林栖、於旅達矣光燭空淮海千里牽喻不留訣我東氣去雄雲龍之氣有時而神若王孫爵孤寧不歎惋衆君子帳餞隋岸声詩贈行下交淺薄聊為序引賡奏孤舟一章以抒勤懇詩曰汴水湯、維舟中央其去也洋洋其來也洋、与其濟者焉知古之人不同舟而樂康

鍚書樓

許昌詩集序

文章之興惟深於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公行事之跡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不情直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不仁者畏彰是救道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心目發興藉之英華者也自詩人失正採詩官廢淫詞嫚唱率成謳謠從世作者雖欲二言存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遠民紋老耽翫捜難扶奇時得佳句斯乃

正始之音翻爲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卑不能起語思拙用於物象吟詠達於事情諷頌生於喜怒以此較之果無用也其中淺方之尤者体遠盜人意用爲己功衒氣揚聲略無愧恥嗚呼風雅道喪若是之甚歟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尚率以治世爲本隨事刺美互在其中放言既異奇意在言外謂才俊之儔也緣觸時事采謂國風謂風流之至也貴農賤賈賢爲心衒苟引而伸之豈不能黜邪歸正去埼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業用休唐德下衰薛其已矣夫世議自代衰於論秋胡不云主道之過乎往往過頡

流入鄭聲如吳姬并唱歌人等詞處傳人間未易剛去知言之受掩覆並由吸單之缺白珪之玷也斯言之失君子之薄也採擾之跡可不慎歟薛詩十餘篇少得本全咸平癸卯年余移自咸鎬再莅三川歲捻民知公中事簡時會同列引滿酬詩因議近代作者各出薛集僅得十本五言七言二韻至一百韻凡得四百七十篇爰命通理太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節度推官帛宿從長參校依日本例編爲十卷授蜀書者雕印行用字未盡精篇亦頗略乎夫世傳訛本深有可觀是年乙巳秋八月樞密直學士尚書刑部侍郎知益州兼兵馬鈐轄張某序

送進士張及赴舉序

益都去帝都四千里平昔英俊怠於進趨況更賊亂之後例闕資生之計鄉老之蕭聲響久絕今年秋季陽邑大夫以三進士爲請試官頌其文閭里称其行又嘉其跡志遐闊心恋明聖有以彰遠人既文吾君德澤流被於無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什以饗貢士斯筵之啓殆若是乎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喜因請詩以狩之衆君子詞學先鳴請爲賡歌之

碑銘

大宋贈監門衛將軍上官公神道碑銘并序

通天地之道謂之聖通人物之道謂之賢聖賢不偶於時者有之矣未有不知道而能聲名光大者也公聖門之賢者高陽氏之裔楚大夫子蘭之後世有明德家傳懿行祖某父某值唐末亂罹隱德不仕公志度閎遠履行修謹長於干戈之時不廢俎豆之業雖學禮知三代損益而精鄉人論之請仕公曰唐德下衰諸侯擅命土宇分裂命臣無幾凡春官氏失職仕進不由權倖者鮮矣若由道以行己雖執鞭之士吾無乎辭苟枉道以事人便籯金列鼎吾恥有也矣歟

飢作餞

無日民力不堪大梁四通供餉兼倍一日諸父曰尔
不應御選當休吾家矛遂從三司者召爲主藏吏君
積歲以清謹聞選爲寧州粮料使又轉鄜州粮料使
備軍期也乾德初前軍赴蜀又選爲洋州粮料使荊
土久又蜀川既平轉江萬艘委積無筭承命于荊以
董財計當時處此職者侵聚財爲己任以買權徼勢
爲能事奢靡擬於公室氣艷作於貴冑公独儉然如
古貞士嗚呼安畀以樂志捨利以趨義豈不謂聖門
之采簪開寶七年公年六十三遘疾於荊之傳舍臨
終謂長子正曰吾學于任越四十年志無所適此亦
賜書樓
命也尔讀春秋知褒貶之旨更攽攝得爲政之要當
誠明以遇物則於自不匿當篤志以臨事則所向皆
得顛沛造次無忘於仁能成吾志死且不朽長子泣
血奉訓扶柩以歸服除由攝貿授殿前承旨以材能
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充劍門閤使淳化甲午歲盜起
兩川蜀城俱潰衆號百萬直趍劍門加以敗卒亡官
先日而至人心恐悚投死無地乃誡曰有議北歸者
梟首有不用命者支解人皆帖息不敢仰視独提兵
出関連戰鄰賊氣於是沮矣我闘於是固矣以奇功
超授六宅使劍州刺史明年

意作檄

官下有碑字

女作安

天子以主持遷延餘寇未殄遂授秦州團練使西川
招安使以代焉既擒且誘示信推仁七旬賊平多見
全活次年秋巡撿不仁官軍生變嘯聚亡命圖爲乱
階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两川震驚決於火晨長
驅入益自戒師旅逆戰方井戰酣兵却衆皆失色於
是下馬揮劍有死無二鼓怒增氣戰功遂成賊有逃
刃者命一介之使撿於壘中人有未論者飛魁賊之
意遍於川峽人人頓安如脫虎口既磨其賊又安其
民所謂仁勇兼致者也尋授南作坊使賞軍功也議
者謂劍門之守堅守也方井之戰死戰也非此重貽
賜書樓
吾君之憂乎重罹川民之患乎寵辱興遠誠有謂也
明年替歸授東上閤門使其戰乎之奇盡由誠明篤
志動不忘仁成先訓也其功業之着盡立自行道光
揚令名成先志也傳不云不在於身而在子孫乎上
官氏之謂矣淳化郊祀覃恩公以長子官率府副率
至道中再贈率府率
今上即位加贈左監門衛將軍娶袁氏今長女嗣
大君惠淑慈愛有賢母之稱生男五人女二人長男
正前所謂有軍功者第五男杰見任右班殿奉職張
爽次未笄而卒咸平二年八月四日葬於開封府封

丘縣旧鄉某原里也詠與公長子同方并之憂因而
狀押塾知善行是用直書乃為銘曰
猗欤哲人懷明抱真志高位下德不及民平生之意
傳於嗣子遂崇戢功成公之美因加榮封綽然華宗
所謂生不易操死而志適者也嗚呼休哉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八

賜書樓

敢作取

考作孝

諫作謂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九

表

通判相州求養親表

臣某言臣聞以祿奉親孝子之常道也從人之欲聖
主之廣愛也臣中謝竊念臣生居仄陋長值太平遇
陛下好文敢臣一上聖造士之第遇 陛下求治故
臣再任爲登朝之官揣分撫躬磨頑礪朽使臣骨白
白母獲重銀不足以謝 陛下待臣之賜也況河相
大鎮王 連疆委重者親民望美者倅郡猶復奉、
誓志欲求改官者莫遇 陛下考治之時臣有還親
之咎也重念臣十年聚學悉是離鄉兩任遠官皆非
迎養近因受命曾到旧廬雙親扶羸餞臣以泣臣非
死木得不傷心臣亦引諭國恩用相慰勉終且憂其
本土不肯隨臣之官朝夕系思方寸以亂臣又聞不
可再得者父母幸而獲遇者聖君若不剖心見詞遠
制以請則上辜 陛下廣均物之恩下使微臣負終
身之戚臣之家屬近隸濮州竊聞州城例有酒稅監
廻天眷察臣愚衷則臣乞納升朝兩官換監濮州一
務臣非矯激蓋欲明危迫之志也若此則内有承顏
之美外諫陳力之方匪惟臣身獨荷榮遇亦使四海

賜書樓

會下有帮字

徽號 下有皇帝二字

之內百世之間孝子良臣聞風穜慶其如畢身命報
鴻私生民常心豈合陳露干紀　天慈臣無任戰汗
激切望之恩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荆湖轉運掌　恩將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客院走到敕書一通蒙恩特
賜奬諭者皇文昭爛睿眷重深拜恩而力若不勝掃
分而心無所措中謝臣聞量材受官明君之善教盡
力事主臣下之常心苟規矩之不喻則上下之交虧
臣之所備佩謂之至言恭惟徽號皇帝陛下應運奉
乾体天行道謂天爲理時之本故親萊賢良謂公爲

賜書樓

御下之規故明懸叙令信無有些而不燭在有物以
咸穌昭、然務、然誠千載之一會也竊念臣賤同
草芥器甚斗筲徒因總髮之年便學爲臣之業以至
出隨鄉薦恭逢聖時當召試金階賜稱名於異等洎
掄官天府委漕運之要司恩過有加驚愧無尽是以
自爲外事公作中謀既不敢曠職徇性惟求自適亦
不使容奸黨惡以博虛名方廣積蓄以錯金豈意飛
声而悟主爰廻聖奬俯降天書匪徒一介之臣傳榮
不朽用使九流之士礪志無窮此盖　皇帝陛下鑒
问古今義形普率欲會之易應故廣慎以爲天臣僕

誠作誠

署作置

佚作使

何功可以當此惶駭之至莫知所裁得不益勵至誠
恭遵大教雖剖繁理劇未通使物之宜而竭節盡忠
更切報君之願云云
秦鄭九祐事蒙　恩奬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客院遞到勅書一道蒙　恩特
賜奬諭者恩自天來榮加望外拜伏之次惶駭失圖
中謝臣聞君道明則誠著上好禮則下興讓此有國
之大章治朝之餘裕也如臣樸植無可一堪徒自出
身遭逢聖主過有采听擢充轉輸臣雖愚蒙亮切感
憤是以不捨晝夜惟思公忠以便民尊主爲常規以

賜書樓

除和萌與爲己任遂致貪官詔怒豪吏震驚謗声塞
於道途毀狀聞於旒冕恭惟神斷處在不疑使臣勤
劬得盡任委此所謂　陛下至明而臣誠稍著也近
者制署使紀臣職事上達宸聰感天眷以矜憐加罣
書之慰旁臣雖不称代用增慙且制置便与臣生平
未嘗識面晤聞薦後使与薦論絕古人忌黨之私見
義士徇公之節此所謂
陛下好禮臣庶興讓也明矣大恩莫報至聖難名但
切戰慌以卜終始云云
讓起復表

英下係主字

一字下有心字
花作跷

臣某言今月三日閤門句喚蒙恩特授臣起復依前
守尚書虞部郎中充樞院直學士散官勳賜如故者
臣聞父子之情其喪也有終身之戚君臣之義其深
也有起復之文如臣顓蒙方負罪釁忽被殊寵寔難
爲心臣誠感誠咽頓首頓首竊念臣河朔單門天下
孤跡値文皇之肇運偶儒學以謀身始中懸科既不
由於勢援泊充近侍嘗出自於天恩未能公道以誓
誠豈意私門之降禍故當屏絕以復哀摧伏蒙
皇帝陛下過所徵臣猶於勤盡起春從苫次今就精
行雖出綍是榮顧擢士人之目而旧梁典感若爲翕
賜書樓
余人其賊並已翦除靜尽者臣當時集單州官吏傳
道百姓曉諭訖小醜亂常偏師致討尋聞就戮大快
羣情中謝竊以太祖開基廣之以啟導太宗臨極益
之以慈仁萬方浹洽於皇恩百姓不知於日用恭以
皇帝陛下追光先志化被無垠含氣遂生如逢於煦
日行謌載路共贊於昌時而獨王均愚不畏天飽恩
吠主翦握兇黨擾動邊城 皇帝陛下猶示招綏
冀其悔悟迷而不復有煩問罪之師因極斯迯方信
戕自之禍雖將臣之宣力由英 之授謀四海一同
慶於此臣叨慶班花獲守藩方誠無執鋭之勤實懷

開作闢

恩作因

除奸之願云云

杭州蒙 恩獎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爲本州
百姓脉起寺舉留臣家恩特賜獎諭者臣叨任藩宣
曾無政績忽因民欲俯降天書光寵異常惶駭失措
中謝臣聞前稱善人即不仁者遠漢求良吏即守道
者前所以極理体之大中致生民於康樂也恭惟
徽號皇帝陛下遵漢之道行舜之心與一事未嘗不
恭儉爲先命一官未嘗不惠愛爲寄故得朝風寬簡
世態淳和史官但記其時雍野老不知於帝力臣叨
賜書樓
塵有位獲預彌縫雖志在推忠莫著分憂之効而心
期濟衆未知爲治之方徒以浙右近年民間小歛既
蒙明勅與蠲之於賦租復降異恩又賑之此口衆此
皆皇猷所被民事重蘇靜言所恩於臣何有顧惟下
俚不識大端譽臣之長掩君之惠敢干雙闕溜舉潄
臣盖愚 皇帝陛下道在包荒恩從獎善既不民
之僭冒亦不究臣之曠曹便枉聖書曲形慰青人言
皆喜臣独未遑且以江外諸州杭爲巨鎮臣之到任
已踰二年未能使民絶争未能使吏知廉耻萬羙
之有所不盡開獄訟之有所未盡空自謂孤奉舜叙

於作扵　徵作徽

略無善行謬叅漢選不見良能是以臣受寵載驚覥
顔增愧也得不更思休國益用竭誠求古人化俗之
方副　明主愛民之旨望禆萬一少報生成

謝恤刑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恤刑詔書一道臣已當時行
下訖時膺長贏恩推欽恤渙若好生之德彰乎慎罰
之文遠迩之心歡扵失次中謝臣聞昔者明王之治
天下也作是五刑明玆三訊所以重生民之命而為
大化之防恭惟　徵號皇帝陛下儉以率衆仁以愛
人治定功成刑清事簡猶慮炬陽之候不無軽繫之
人首發德音俾觸網者有自新之路復頒明詔欲分
條者絕舞法之心式是大扣同登於道至若有虞之
畫象大禹之泣辜用此憂勤曾未差忒臣本踈材術
謬掌郡符不能宣導扵化風未得空虛扵囹圄俛
恩顧後用兢慙是以益勵至懃誠恭遵大訓雖知所
審難臻明恕之方一覩寬平少副哀矜之旨云云

賀聖駕幸潼州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入內高班王某至伏審
鑾輅已扵十九日却還京闕者中外士人朝昏系望
繚間返駕共慶丹誠中謝竊以四海乂安三農始隙

力作方　玼作疵

忽意北夷之俗輙萌犯順之機恭惟　皇帝陛下忘
黄屋之尊務息民之道聊舉省力之典同陳問罪之
師果致雜虜革心使人請命屬大道含容之德不責
小瑕而著明臨照之恩許其通好允得弭兵之略兼
光柔遠之風華夏之情歡扵交至云云

謝除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　日客院遞到官告一道勅牒一道蒙恩
特授臣中大夫吏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上柱國仍放朝謝者臣聞周寵名侯始行加地
之賞漢崇良吏方推增秩之恩不嘗妄及扵匪人有
以勝稱於當世豈以天官少宰上柱殊勳中大夫羡
之清貲食實封唐之極賞一日併授在臣何堪僭稱
青宮之丈采躋陟明之典秉多益懼處不知寧中謝
竊以臣才不兼人愚惟守己每念流年易失好事難
成故悉、以行心亦夅、於勵節爰自出專外計入
直中樞歷司臺省之權無補諸侯之政謂奸回不叱
無以聖主之明謂兇悪不除無以解黎元之患臣行
此志殆十五年豈不有忠上之民由飛謗議豈不有
怙權之黨妄指瑕玼絕無一日之尤以汙三章之法
若益由　先皇帝知臣扵疇昔　陛下明臣扵當今

似作以　世作也　述作道　族作旌

獨慶逢時遇於往昔臣之感情豈易爲言一昨移自
雍卯委臨蜀土單騎徑發冒熱而來冀伸馭遠之勞
少達報君之志是以宣揚聖化下慰疲羸述尊皇威
傍加兇醜人似知勸歲仍小康惟將不辱命爲榮亦
以兇孽謟爲幸豈期鑒曆睠超手臣官漢汗已行辭拒
無所伏遇　徽號皇帝陛下明同曒日愛若陽春行
周文之小心惟公之恤有漢高之大度衆善皆臻感
父而天地同和道在而人神交感然後九儀述職五
輅鳴鑾謁清廟以祀親登泰壇而享帝大饗之慶已
合萬方該者謂　陛下展禮上玄讓功世推恩百辟

陽書樓

勸善也廣金帛之賜旌卒志勞加封贈之官人子盡
孝寬有罪叙有過謫述祖召亡命仁之志也舉賢才
廣諫諍族貞退惠力田義之和也浩乎宇風邈不可
紀臣愚理　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揚二聖之風
越在三王之上含生之衆百世同歡重念臣無昔賢
良吏之𦻝獲當代出倫之寵草芥自比雨露所流益
堅犬馬之誠望荅生成之賜云云

益州謝降　詔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得進奏院遞到詔工道轉運使黃觀奏審
本州將吏僧道百姓等奉留臣事蒙恩特賜獎諭昔

天下臨字此作諸作辭　伏作伏

民情上達天下臨青實徇名未著分憂之効俛榮冒
寵雖逃謗訐之譏循省所因喜懼交至中謝伏以蜀
土與臣素稱重地國家慎委本爲難材兇列御帶職
之資屬爲郡總戎之美衆臣之內少此兼榮竊念臣
河曲微生儒門末造惠詩書爲捷徑取忠義爲先登
果逢求治之朝叨有絕倫之遇入登臺省幸聯心膂
之臣出守山河全控咽喉之地故合竭誠報國百計
安民遠伏皇威奸恧步閒於屏息傍宣聖化疲羸近
似於昭蘇此蓋　徽號皇帝陛下知臣向公任臣不
貳縱有闕政不能移天覆之私縱有謗書不能惑聖

陽書樓

明之慮是致訟臣有輔遠俗無虞羸推經亂之人易
得在心之感諸臣竊歲必差替官輒萌犯上之機因
用留臣之奏曲家慈音不責往言降天上之徽音作
劍南之佳氣庸知異獎推爲勸善之恩都摇無功精
有臨深之懼得不更思尺寸恭守成規庶求鎮靜之
方少輔庞鴻之德云云

益州謝傳　旨獎諭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五日過撫屯田員外郎謝濤等奉
傳　聖旨獎諭臣知卿爲治極好得卿在彼朕無西
顧之憂庭事更切用心者違臣之職正恐未周金口

荣作榮

所稱已傳不朽何此中才之質得勝絶世之榮直恐
捐軀無以報德中謝竊念臣出自至賤遇主非常强
仕将期方離居吞兩鬢始白已作丞郎况兼直密之
資允在得言之地恨不能長纓請試北係單于雙闕
傾功東封岱嶽此國家之所不欲而卿大夫之所未
喻也一昨西蜀居人頻經擾攘九重選吏頤屬精勤
臣當奉命之初實罄寸心之願所喜者略殘獄遠俘
施報國之勞所幸者去易就難少遂偷安之諸臣是
以推誠官司示信戎行布均一於吏民亦誠勵於兌
恩併逢稔歲倘免敗官此蓋 皇帝陛下德澤四元
賜書樓
声明允塞重夷向化邊方無警柝之虞士庶叙心宇
土慶下惟之治循撫居安畀念用照而明儔遣使車
撫安遠俗特傳天語下慰孤臣謂臣分西顧之憂深
知不称使臣有過目之奢以至無言但銘勤喜之思
庶保有終之節云云

昇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二十七日勑差臣知昇州軍州兼
提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撿捉賊公事已於八月二十
二日到州署事訖恭以通有所存物無不遂臣宗宿
忝分合退身皇情重惜其辞榮大鎮許從於郡理感

上宗作祖

深出涕恩極難言中謝臣聞昔者聖居之御人也恃
受溥施包荒濟美九有仰大中之化羣倫無不達之
情伏惟 皇帝陛下恭已臨朝推誠接下英斷比於
太宗寛仁類於 太宗謂選能為共治之資則躬行
採録謂節用為恤民之本則慎乃盤遊加不忘功兼
之令旧有若陳繻苦歛田錢直言越次襄廷驚駭視
聽梁周翰前朝名筆那禺建元元勲俱及老年不許
去位非常禮遇優与儀戲四海之人聚首而議以爲
陛下之德有以継齊堯舜宗映祖若周文之就持
未足多也書美昌言孔肯養老未爲奇也雖聖政無
賜書樓
涯不可妄紀而生民受賜抑又何名竊念臣本族無
称李文自任爰從中第肖至登朝徒切砥精少防於
責實絶無朋比曲借於餘光凡四轉官便參樞要復
三歎歲已忝丞郎信明時躐進之身過往哲九遷之
遇退量淺劣不称明揚止在捐軀和以報聞重念匡
少同而過既覔病多仰天恭以撫安煩國醫之診議
其如氣候漸易根本難瘳既乖侍從之儀実玷衣冠
之列豈敢便謀致政堅請分司重閲颯拜於封章小
郡覲全於騎昚不謂廑慈惻愍兌澤寵作屆更委
於兵權赴任仍兼於水路山復中官時宣內府支金

任作集

謂九轉之靈丹可延性命謂三錢之秘室足了生涯
天意所鍾愚臣備識必将垂世流爲美談知微臣遇
主之榮比省旧老廣 陛下愛人之旨接武前皇臣
雖事上之少勞 陛下待臣之已任而況江山秀絶
民物駢繁獄訟簡清事務整集止仗神砂之力下因
像吏之勤理保残年再覩變闔此愚臣之願 陛下
之恩也既感 陛下憂臣之身臣敢不憂 陛下之
事一欲宣導風化惠綏黎元負令充伎之人漸識淳
和之理德懋滋懇欽上答恩休云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九

賜書樓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

表

賀東封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客院逓到赦書一道十月二十六
日 皇帝封禪禮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
吏僧道百姓曉諭訖伏以真聖有作萬方樂推非升
中無以告不世之功非太平無以行希代之事盛礼
云畢鴻休允敷極於無垠不任大慶中謝臣聞安大
衆定大業者至德動天地感鬼神者至誠至誠昭晰
以發中玄化浸淫而應外然後五兵偃九有澄清

理作禮

遺於升聞克合穹昊若夫守治定之理修報本之儀
當祀之餘歟與多豈自前世稱頌者七十二君漢經
依猶唐亦擬尋以至濟生民於壽域納仁義於中和
踵無懷因嚴之風述虞舜東巡之美系我
聖朱成
子嗣居恭惟 皇帝陛下大道之身中天而立吞唐
堯之字履法媯門之砥平密勿萬機注度遵於純粹
精明一德黎元但受其昭蘇加以天資孝爵慈副人
帰恭順力行節儉剸物有美既和氣四充百穀屢登

有下有以

戎狄不召而自至禎祥逼抑而益彰有光揚祖宗輝
映今古善頌之口何得而名於是騣方觀國之賓奔

誅作詠　蔵作蔽

馳道路東魯系來之老革集闕庭洎于黔首緇黃三
事庶尹累陳昌年之績請行封禪之禮皆曰　陛下
德至於天故有祥符降空犀鶴引駕德至於地故有
嘉木連理芝草登昭示衆靈無以殫紀　陛下累不
可回議人情累不可固違者上答神休下祈民福也
是用降時巡之詔著柴望之儀馳道不除帷宮不飾
菲薄之至也無勞居民無夭生物仁愛之深也皇〻
翠華發蔽羽衛方冬之麗日增煥千里之織埃不飛
既祇肅以登封復懇惻以降禪肅其茅成禮雖負北里
之未揄王報功實有上玄之命是謂禱祈之書恭錄
賜言褒
於天曠蕩之恩宏被於下無一事不更於臨照無一
物不遂於書濡熙穆淳風揮煥清世追蹤五后式昭
紀號之文邁德宗周更遠卜年之數臣昧叨近列佳
忝名蓄逢大中開泰之期見往代未行之事庸知分
薄難伸虎躍之心老竟才微莫達歌虞之意云云

謝賜　御製御書封禪銘贊記副本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編錄封禪記丁謂等起請御製
御書泰山銘贊記抄錄副本一卷賜臣者聖作深玄
人所難覩外臣有賜恩非出常中謝臣聞凌汾流誅
止歎於炯年過沛共歌盾思於共守豈若天神明德

感上有事　識作誠　[illegible]作無 叨字以下十三字並行　世傳作傳世

功格上玄既東巡以告成復勒銘以見意煥乎盛業
垂彼無窮誠明代之嘉猷而真聖之能事也恭以
皇帝陛下生知安道天縱多能体二聖之仁明鑑百
王之得失側躬致治元化大同以致和氣四充祥符
下集覽閣下諸生之議感四上父老之言遂事升中
以展大禮皆謂大平者前王難及之事　陛下致之
泥金者曠代不修之典　陛下行之嚴父配天孝之
至也為民祈福仁何遠哉感宸衷言成國典眷茲近
列許遂榮觀寔籍管窺莫從天際有若歸功天地推
德祖宗謙讓在思惕厲為識此人世不名之福乃
賜言褒
社稷無疆之休也臣叨歷要職復守維藩拜賜已來
歡心莫極雖收藏有裡永為世傳之珍而衰劣無能
但見感恩之淚云云

甘露賀表

臣某言當州自十一月八日甘露降鍾山太平興國
寺松樹大小約千株經月尚在者竊以神物斯來太
平之驗耳目相接遐邇同歡中謝臣聞政由德成物
以應〻雖天地之博大而草木之纖微有感必通無
遠不至恭惟　皇帝陛下真誠御世膺受臨人〻心
平和天意響答始東封之行受恩甘露以儲休此實

帷作惟

陛下勞神在中而致美於外也德之所感昭然不誣
觀其疑若雲霜甘同飴蜜千株徧結足名希代之珍
再月未融是表烝燿之福臣器能淺薄蹤跡遭逢任
守連城目覩嘉瑞稽人物感通之理抑有前聞紀
皇王遐邈之風曾烝異見云云

謝加階封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通勑牒一通蒙
恩特賜臣大中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勲
实封賜如故者祥符遠煽元澤旁流方忻累聖之心
又荷惟新之命退量不稱徒切增慙中謝臣聞廣大

瑒書樓

者天傳通為聖天德茂而物遂生聖道行而人受賜
既云不宰何以識其栽成寔曰無名何以盡其言喻
亦猶惟堯與舜法也象天致蕩蕩以無稱類生成於
不報也恭惟　皇帝陛下千年應運一德承乾念創
業之艱難未嘗逸豫慮一物之失所每切憂勤明誠
既感於人心聖化遂通於天意故得真仙降祉瑞諜
呈文適彰卜世之期允協大中之道載惟靈契事過
於龜疇方表至功理同於三五而復順陽春而在宥
奉賞典以加恩甚讓不居桌見栽成之朴天下蒙福
但歌仁壽之風臣任亞天官職參樞要切預分符之

礼作札　天作大

寄仍司禁暴之權江外素清歲但寬於兵籍郡中
無事下幃徒守於詔條前慮嘏官復索冠數階封益
峻名跡增華較其胄賞之由實屬逢時之幸侍不欽
永勵節体國為心度求靜治之方少勵無為之化云云

昇州謝傳　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入內內侍高班陳文寵到州傳宣
賜臣　御札劄子撫問臣疾患者螻蟻微軀雷霆重
施頃覓已蘇之命如登萬壽之寵庭勵過常感愧何
盡中謝竊念臣河壖賤類朝右孤根徒持夸古之心
以筋事君之節　先皇知臣守道擢在清流　陛下

馬書樓

察臣好公委之臣鎮嘗躐官高効淺任重才微疾萃
臨深一紀欲少逃於官謗安民役物尤慙無補於皇風
一昨蒲柳向衰天為生疾拋醫工之功脉本自中傷
用　灸以然膺即時氣正既緣在假令具奏聞伏蒙
皇帝陛下專命使人特頒宸翰何郡官之眇末青天
眷以安存同暗室之睹朝陽類寒芳之遇春煦篤君
臣之分遠不能名專家世之學久特益茂茲期畏慎
以報生成云云

謝加工部尚書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　日入內內侍高品楊保政齎到官告

對作封

品作班

一通勅牒一通蒙恩特授臣工部尚書散官勲封食
実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兼奉勅量留一任者非常之
寵出自天心三品之資實踰恩望再循再省以榮以
驚中謝臣聞漢命二千石非政績昭彰者未嘗增秩
唐歷三百年非功行超絶者不得尚書流爲美談因
成故事如臣虚譽過有遭逢處近侍之班無一言報
國守諸侯之郡無一善及人縱加励持之勤難贖冒
榮之責而况年衰向暮疾疢相仍中間伏聞拜章懇
求外任近者因心恙間欲追替歸逐寫情誠遠塵旒
冕豈期曆眷曲示憂憐命星使於層霄宣王言於南
馬言樓
服增正卿之秩允謂異恩許再任之官足明重寄匪
惟臣愧亦駭衆情蓋以當唐能臣漢循良吏前載有
有近代罕行一朝併賜於褒崇何路重酬於名器所
以臣愧不称而衆駭異常也臣得不上体虚懐俯安
遠俗使無違誤少副倚毗云云
昇州又謝傳　宣撫問表
臣某言三月日入内、侍高品趙履信到傳　宣伏
蒙聖慈重疊撫問臣者國有常典郡實分符何守吏
之瑣材勞聖居之重顧遠傳中旨下慰殘軀恩既有
加喜亦難尽中謝竊念臣幼而嗜學家本無書閒市

等作籌

尋師久嘗涉歷冞名委質始預遭逢自謂不蠶而衣
不耕而食徒憑官勢坐庇宗親故撿身每切於励精
承命辞於艱險以至懲奸折獄廢寢忘餐靜辨公
家一欲酬君之寵禄綏黎庶一欲答民之供承是
致過冒寒温有乖調護盛年抱疾向老便衰一昨西
蜀替歸中樞隷職信班行之絶跡竟聖睠之異倫其
如癖氣傍攻少納大官之膳頭瘡下瀝有慚清蹕之
塵所以臣喜偶昌期而悲逢濤祐也遂陳丹悃求莅
偏州感動皇情俯從臣願付金陵之重地委江介之
諸軍無廢拊生僅同卧治未期報政忽佳還官信使
馬言樓
繞迴中買又至瘡疾之未既木黔憂戚今之間亦令
傾適下安孤躬傍駭群情臣竊覧遺編退觀往哲有
才大而君不用忠盡而君不知者多矣若臣寒素起
家清朝見任功參者而嘗享試未立而信深者幸也
蓋遇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能守百大之業明以御
下則邪正畢見其心仁以安人則高卑各遂其性是
以臣粗推愚款厥荷殊知豈不使四海之中九河之
内壯天激節列位快心而以酒　陛下礼士之風遠
逾列聖賞微臣飾身之本無愧前賢臣之四壓自難
言喩但期強叙一莫分憂庶敷有孝之誠少報不[illegible]

之德云云

進文字表

臣某言曰接內侍高品趙履信言語履信謂臣曰多
見朝臣言尚書文章高古理道深遠聖君好文何不
寫録一本進呈者始聞此說不覺驚心又緣臣詞叅
登科聖君獎遇若匙所獻何謂盡誠繕寫之時戰汗
交至中謝臣聞於師曰文章興於邃古文物備於三
代前聖有作後聖所因者之簡編流為圖典誠萬代
不易之道也率由乎上下之儀定人倫之序正教所
設作民生民之坦途五常所施為乎用之樞紐是故

賜書樓

聖君順指於上賢彥馳騖於下文士之筆斟酌於中
陳有道德施張化風有以懲有以勸有以規有以諷
正誡議不回則皇猷允若書法不隱則奸邪洗心行
以淺言文以見志乎狀為思不失乎忠信動合之大
端豈止書諸空言而已乎夫多覽廣記稱博士之流
走翰飛文理應用之最者異日論也此乃聖賢事業
豈愚淺能臻乎以至臣三年不敢措思五年不得措
詞竊擬遺餘祖陳梗槩啟於者撰不能編綴自謂上
不至淳文下不逆應用已甘守拙對於累　一遍
太祖開基　太宗臨極平蜀來趙降吳下并從是漢

諭作訣　日作目　作然

之士纏唐有唐之郡縣列官既衆取士益繁故夫候
造之科始有殿庭之試臣幸一上中選再命登朝廟
好古之心為事君之節飾乎文之志為臨下之質功
未始著官已學類此蓋　先帝喜於獎善　陛下急
於勸能致臣叨塵特遇先輩詩典異器以報皇恩推
切伐水少塞非披豈期朝列曲論臣又愚研究之本
躁何傳說之過實臣又聞愚之文明之治不以文為不
不辭也進知已之主歆尚形跡不忠也希顧難當而
矯忍取技持備火輕肩微目允謂不知量也甚矣臣
曾著筆賦一篇妥紀皇王治亂之本擬富民候傳贊

賜書樓

一篇設虞式不直前民之術並何對楚王說一篇似
述治身之要述化育偶得一解詩、短章猶免塵
雜共寫録成百篇昧死附進云云

謝除礼部尚書表　東封恩

臣某言云云蒙恩特授臣礼部尚書加食邑二百户
云云竊有大者臣叨峻遷侍從拜重擢旋失據中謝
臣聞今之尚書乃周之六卿也位次上公職當獻可
若非道德尊主智足利人處其高位、得專事之權
履其險况、有不奪之節者則淺所任謂之匪人如
臣操修素甚勵庸如之識昧而獲才罕有若居安思

治作洽

危慎名与器聖慮精到臣宜合云至于屢奉詔徇詢
拯民瘼臣未嘗陳一便人之策未嘗奉一有道之官
未嘗議聚斂之臣侵下佞寵未嘗料敵遣之吏空言
自私实辜旰食之求顧玷上卿之秩謂之識昧不其
驗欽恭惟　皇帝陛下道大無名量深無際示不矜
之善則臣既洗心陰克儉之風則黔首無富遂致西
戎即叙北虜請和耕者插於边方武具陳於內府比
陛下柔遠之略与周之堂越前年東幸泰山肆覲羣
后封天禪地檢玉泥金此　陛下報本之功手亦同
道成二月西巡祠至于汾陰尽礼於誠惟德是享此
禹書畫
陛下修陛典主百神胁、漢唐曾不足擬臣幸被太
平之休烈匙觀盛德之形容慕皐陶夔启之心無皐
陶頌启之業坐致三品能無愧乎所謂才卑不敢逃
責謹臣當守　陛下之疆土宣　陛下之化風俾循
者獨方飢者得食兼振鰥寡之衆少寬南顧之憂伏
此勤劬期報万一云云

賀祀后土礼畢大赦表

臣某臣今月日密院遞到祀后土礼畢赦書一道伏
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宣讀訖布世盛事作餘
鴻恩歡治之聲隱然雷動均和之氣藹与春迴中謝

泰作恭　又作又　桂作桂　門作州

臣聞汾脽上阜坤儀中宅自漢皇之覩奠復唐后以
致誠年祀寖遥声響都絕盡戈旄之未偃而黍獻之
未康雖欲在思实則闕暇恭以　太祖皇帝肌謀英
斷應天順人西取三川南定百越荊蛮既又江吳以
朝　太宗皇帝天資聖文神贊明德桂弁門之丞蕭
雍淅右之忠淳於以躬選惟良坐理中道可久之業
無得而名伏惟　皇帝陛下継体承乾祖仁昭義好
問正直樂事謳和以唐虞育物之心下安率土以周
孔治時之法上守庚基遂致風教大和天人合慶少
淚難禽之虜不召而來天書靈則之祥應期而至躋
禹書畫
生民於富壽見昌世之形容一之旨封泰山禪社首功
之至也二之日幸汾陰祀后土礼之得也四大息四出
竟萬有以重興遙昊無窮真聖人之能事臣久塵要
職獲守維藩前導從既無階於邑驛式歌且舞徒
有幸於逢時云云

謝加階食邑表

椿授作授椿

臣某言云云蒙恩授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者皇
猷致美臣下霑榮椿授之間驚惶失次中謝竊念臣
素無勲績叨預官常江介剖符偶免敗官之責南鄉
卧疾未知就列之期伏遇　皇帝陛下法道為宗与

聖作則萬善中蘊大明外敷故夫濟世之恩鎮作無
名之朴是致春融萬國影附四夷至德升聞仙祖來
格示延長之年曆諭清淨之化源煌、然業、然有
以見天人合慶社稷永貞亦謂越千古以來聞盍萬
祠而獨出能糾頌者恐難為詞豈比大同穆瑤池宴
賛白雲之曲漢皇蘭殿惟留非聖之言于以覃需恩
答嘉既凡諸有位盡被殊遷臣官忝上卿名已通實
復增階級更益戶封惟虞衰老之身難答自天之寵
云云

謝封贈表

陽書樓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官告三通臣亡父某蒙恩贈
大鴻臚亡母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妻王氏進封
太原郡夫人者云當重施存沒霑恩榮忝遇當喜懼
交集中謝臣聞綏和人紀先屬於居臨振孝家聲用
光於子道非偏昌千之遇克隆敦勸之風則何有更
軍門為華宗登朽骨於名路恭惟 皇帝陛下仁明
濟代孝愛動天四氣均和萬方熙穆然後修隆典禮
百神議法從寬惟民之恤衛、列辟仰慶蹐以榮寵
恥、旧臣咸賓延於紕絕明然大賚遐頒難名竊念
臣識昧知微學慙博古遇八表來王之日用人處多

宜作其

當九重選吏之時出身特異致使 於官秩寔暉映
於鄉閭所幸者厚入傳金當豈饒於甘脆所喜者重
加贈典復光揚於令名既彰為孝之心未有資忠之
効臣不得不強扶衰病益勵疲勤宣聖化於平民俾
其遂性示皇威於醜類望至悛心少寬南顧之憂以
達事君之節云云

辭赴陳州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傳宣安慰臣及賜臣勅牒
一道差知陳州仍放朝辭者天寵異常人情皆喜於
臣之分其榮可知中謝臣聞以義激志者志極於義

陽書樓

以仁感心者心極於仁寔國家統御之大章嘉臣庶
適向之常理臣素不知道心豈辭仁章逢明聖之朝
驟踐樞衡之職東吳西蜀忝預控臨計省憲臺粗曾
揚歷分憂察俗既無利事之勤均物絕遺又之當公
之譽徒以位叨三品祿享千鍾遘臨蒲柳之秋忽生
犬馬之疾深莫能瘳頭瘡起自於膏肓命或可延陰
氣非干於臟腑伏遇 皇帝陛下仁以濟代聖無不
通未明求衣慮一物之失所虛懷待物無一善以見
遺遙美具彰稱頌難際是以臣未伸臣節倚遇聖知
江介告勞特恩手替番卿榮蔬傳宣免朝若較之於

志作忘

身則榮由寵及若議之於國則礼自臣還此實關心
惰然如疲不仕則予古人無志於尊君以食計功廉
士猶媿於竊祿臣久妨就列坐請俸錢顯成慢上之
尤惡負素餐之責是以臣量其筋力尚可驅馳遂自
赤誠乞從外任將勤補拙修職望附於閑官捨逸從
勞本願覲當於臨遠豈謂 皇帝陛下軫其久病念
及衰年俾近王畿處之善地長河路便一行穩泛於
清流古郡理雄平昔皆稱於易治凡臨公之不後
聚族以養和此謂仁以感臣心義以激臣志期不惜
死上報所冀再念臣幸偶昌期何多薄祐身世欲捋
[illegible]
於此俞神意但覺於悲涼初疑泛海之插暫來天上
謚預拖腸之衆却到人間今則見促舟人已裝行具
延時帶日欲去還留指德澤以為言詞不盡意望
居而精意淚下霑衣作遠帝鄉云云

陳州謝到表

到下有任

臣某言二月十六日中使至傳宣安慰臣并賜勑牒
一道差臣知陳州仍放朝辭者臣已於四月十六日
到州署事訖臣身縈惡疾志切辭榮忽被鴻私令領
雜俗衆所留善臣獨何心中謝臣聞君使臣以礼臣
事君以忠礼無政咎合宜乃德忠與定跡盡悖者稱

德作得

實人世之通方古今之常道也竊念臣識量褊促學
問荒淺受從捨釣使遂登科不二十年致位通顯此
誠 先帝憐臣執古 陛下知臣受公非次轉官越
常賜與增官途之壯觀發儒苑之光華載微臣報國
之榮累二聖勤懃之旨每一念此重生懸願以至入
直樞筵殘歷臺省略無片善裨贊大猷出鎮番方蓋
掌兵柄全虧異政宣導華風自至臺年又苦病臨以
飲食為瘍瘡之母以萬勝為養痛之根久醫不瘳者
飲食宜可全去弥年不死者臓腑未嘗有虧昨在某
州初覺增劇非時皆罷得遂生還久住帝鄉絕不入
[illegible]
覲有司奉例合至見官 皇帝陛下獨斷見於寬給
假日雖衆議無苦而於臣何辜臣又聞無功苟祿者
不仁以身違律者有罪既不仁忠乞歸田里亦不敢
媯坐私家遂貢赤誠粗求展外郡 皇帝陛下選之
近甸付之筆封兼放朝辭取便之任臣奉家備水信
宿到官顧其蘇宇清虛民俗淳厚過客甚少公事亦
稀足以稱 陛下憂矜之懷足以致老臣延永之理
再造之賜何得而名臣之此來史氏必載云禮部尚
書張某久病頭瘡難於巾裹到闕七月不赴朝參寫
司彈云臣寮在假百日不朝者準式罷免 皇帝寬

永字[illegible]永

薄作簿

給假告倍加安存不去官不停俸異恩也張某感憤
中發上疏自陳臣瘡腫雖深形氣尚健乞知落服少
贖悔尤　皇帝親指於陳委之俾又俸外加給賓事
官供安養之餘吾事亦集仍有疾疾与免朝辞新例
也自今及古以臣事居未有未不朝参去不辞謝者
老臣之内寵過莫倚臣不敢指今之士大夫助臣快
愜却謂千百世後覧宋史者須至掩巻歎年上以仰
陛下寬仁厚礼以待老臣下以慶微臣遇主遭時有
蒙餘裕乎夫及臻稱病俾卧治一方何曾免朝辞㦲
家視事不同年而比也重念臣忠節甚薄　陛下元
数過常位已隆矣年已老矣幸已極矣名不朽矣犬
馬残軀死且無累更欲節養護氣祛毒添年一望再
入九重之城得覩　至尊之面是臣懇〻餘生之幸
願也云云

易書樓

乖崖先生文集巻第十

乖崖先生文集巻第十一

状

著作佐郎求免幕職

右某聞太平之士退樂其生者蓋外任其力而内榮
於心也某何翔窮生志尚愚梗耽樂聖道遺墜家業
辞親就学十七年適中一第縁展慶闕便除遠官雖
入俸頗繁而致養不給寔由肇餉迢遞骨肉為倍矣
令者雙親暮年某亦得替到闕若畏避觸犯隱而不
伸則　明天子父人之心晋宰相均物之意又緣天
閽嚴深無路自達欲理惆其戚難將乎奏陳或許免
除幕職一官使得挈負親老以就官食如此則外任
其力而内榮於心也稅負祖宗居乃是所賦仰對鈞
造豈容佞言

奏陳鄭元祐事自陳状

右某嘗聞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者蓋奸邪之利〻於
私自忠良之刃〻於便國非夫遇至明之主任不疑
之臣則何由辨措惡之小人絶害公之流議也竊念
臣志耽聖叡生值休明思盡亮以佐時期明恕以恵
下爰從列仕累次臨民非敢自賢粗免官謗一昨後
知不治　陛下召臣以代之荊湖曠官　陛下召臣

易書樓

勤 勅作勤
郎 作朗
郎 作即

以董之臣雖愚浅不違古人豈不欲盡率至誠少報
恩遇有慢官留務者必爲　陛下督之有害民妨治
者必爲　陛下繩之有利小害大者必爲　陛下陳
之有侵事敗毅者必爲　陛下革之有廣餙稱戢者
必爲　陛下揚之其如均㸃徒戒巨檝下荊蜀之積
實天府之藏臣戢分之易事也且臣部十二州之衆
得無遠毅官衆之民奉私欺法之臣若使官、自勵
人、自勸即無煩　陛下動憂勤之思而降糾察之
令臣亦知革人之獘而怨隨之發人之惡而害及之
若退爾循豫曲求自安不惟負　陛下委授之常冝
瑒言撰
抑亦損臣生平之志節昨見荊郎造船工課不等惰
㗖納本人戶怨詈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
臣差官與監場鄭元祐拒抗使臣不囬文牒令男諸
闘毀臣戢司盡由黠猾之徒妄作誣賴之計要相玷
黷所在淹延若鄭元祐不虧課程無夾欺獘郎合喜
於㸃檢以銜功能既自作不常官兌其隱翻鼓青蠅
之翅将加白玉之疊以是較之情可知也前所謂㙜
懤主人民惡其上者正合於斯倘非　陛下任使不
疑英明獨斷即臣公以獲罪直以見尤取鄙於時誚
也臣又聞峩冠之士分命之臣養名自全者多忘身

著 下有少
貴 作質
口 作占

爲國者、苟有不畏强禦直道事君者　陛下獎使爲
之尚慮退志何况察一𨚗場之獘使權一轉運之非
豈徒害制事之常規亦恐好公之箪因而歛手矣幸
賴天鑒察臣被誣不便加刑就令取問照臨若此寬
枉何虞既摧稔惡之謀足勸爲忠之道臣之感愧淪
於心骨尽節尽誠死且不朽矣除奉勅取問歷任勅
文四ケ月及改差令狐務緣由已具供通外臣有情
血合具伸陳云云

申堂自陳狀

右某伏以　明天子未明衣衣思萬方之俾乂賢宰
瑒言撰
相吐餐待士欲庶政之允修故夫有識之徒以至從
官之衆咸願竭力少答無私某世本单微心常退静
回會投芋之勢遽塵內閣之間前年以來疾高堂許
賜便家之禄去歲以論官而竒允磨揵部之司任既
通當心切懷惧得不夙勤夕惕狥公滅私恵屡奉於
詔條使糾提於弛獘一介系籍便要知其所來一物
失冝亦要知其所自先務有大於此者害有深於是
乎細行推研乃爲賤分昨見判句造船場較功之毫
厘口匠人納木之時吏皆檣戶曾看帳籍甚不叢衣
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某差官與監船場

勅元祐不自省循轉增乘越隱藏文曆抵拒使臣既
聖無上之心更欲搆人之罪令男進狀謗其戢司里
語有云青蠅竊蠅而後玷時用可頼白璧經綵以方
真幸賴台慈俯加信察是使亂官之輩無以藏奸兾
令奉事之司得行展効除奉勅取問匿住勅文四个
月及改差令狐稅緣由已具供通外其有情血別具
剳陳云云

謝賜曆日狀

右某伏奉詔書賜臣某年曆日一本祇荷寵靈不任
感懼伏以正璿璣須風曆國家之大典也均農時分
賜書樓
地利生民之司命也恭以 皇帝陛下統元行化賜
曆宣風使九圍動合於天時百姓無差於日用臣謹
同民庶共戴息休瞻望闕庭云云

廣都縣馮某毆毋待罪狀

具官臣某具馮某犯事斷遣云云
右謹具如前竊以守土之官化民為本民既不孝臣
實曠官汙辱與常甘俟誅責臣無任兢惶戰越待罪
之至云云

西川回乞持服狀

右臣聞惟孝与忠臣子之司命也苟一曠闕永成罪

中作帝
迫作追
代作伏
氣作氣

尤竊念臣才不逮人任過其量頃因西蜀嘯聚兇徒
先皇巾曲有逆掄委之臨控五年之內雙親繼亡盖
當責重之時難拒奪情之命今叨差替已至闕庭雖
尽瘁之勤本無可錄而罔極之痛不能暫忘伏遇
皇帝陛下孝治万方恩周庶品臣乞曲 興禮追復
心喪倘寬卒歲之期少旋終天之感云云

再任益州謝傳 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六日入內內侍高班羅自賓至伏蒙 聖
慈傳宣撫問臣睠後慮筋塊子兩與諭臣治西川稍
分聖憂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悍竊念臣本族至早當
賜書樓
朝祇立 先皇帝採其虛譽擢在清流 陛下錄以
微芳頻加峻秩万端增感欲報無由一昨西蜀剖官
九重降命既令與郡又委臨戎好戢併無仰聖代推
恩之澤遠人難制是微臣展効之秋適值民安仍加
歲稔皆皇風之下及豈臣力之所能代家 皇帝陛
下遠遣近人特傳密旨謂臣拙政全酧聖憂謂臣從
病重千聖念可謂恃同慈父照若陽春顧惟螻蟻之
賤軀爲謝生成之重施兒臣痛于甚戍老不至氣乎
同列以推誠覲一方之無事莫茲經歎上荅恩休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声作昇

矢作失

右臣奉勅就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者過惟妾遇不勝悚惶伏以江外諸州古声重地賦輿繁錯邑屋駢羅仰大君之照臨致羣情之熙穆適偶充陽斯久美稼併傷聖恩輟上供之軍儲劭來春之民食衆所爲感口不絶言猶復假臣以安撫之名委臣以總制之柄有以知 陛下憂民之至切慮事之至深也臣内揣不才何堪重寄謹當勵力而復疲心宣皇澤以春困窮曰兵成而慊充醜覘其屬部成取綏和瑞𦵏犬馬之誠少輔憂勞之意云云

謝傳 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户事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得入内、侍殿頭郜昭信到州傳宣王智家失火卿何早手救家致傷人口仰安撫人户者拜命之次驚懼失圖竊念臣謬膺要官叨知大郡雖切向公之志全無利物之能况當州經傷殘之余庶事失酌中之理街衢福隘訪車馬以纔通屋宇低佃復茅竹之相雜一昨陽春始半時雨稍愆烈熖忽飛狂風併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間千室俱焚雖有驍勇之士奉以倶甲之民衆力同融百心一濟併防庫務及護街城于盛勢之中幸而獲免皆緣天火或說人災寔由郡政之未孚致使炎炎之不祐

賜書樓

俾民罹禍貽居遠憂臣合自疏愆尤請行典憲甘從深譴以謝無功伏蒙 皇帝陛下特遣近人遠傳實命撫安居户奠祭亡魂被苦之家已識哀矜之旨垂白之老兼聞感泣之声臣敢不益勵赤誠恭求要道期杖朱劾少贖前非臣手經火户人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云云

謝進文字賜 詔奬諭狀

右臣今月日伏奉 詔書一通蒙恩特賜奬諭臣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懼竊念臣生逢昌運志慕前修拙色養於高堂訪良師於千里苦心十載遊藝百家强求治法之指歸不識聖賢之事業志之所至文亦偶成詞淺語殊茂有閑人之体時逢會偶登俊士之科歷官及奉於規程臨事辛見於曠敗伏遇 皇帝陛下由文嗣業以道齊時天禄石渠尽得班揚之列百辟卿士同遵周召之風臣適受聖知見伸直節敢緺日草上賁羽庭自謂元螢不可呈輝於皦日共嗟瓦礫如何比譽於兼金况首至采惶駭莫極枉煩睿覽兼辱璽書既敦奬善之私復見厲璣之旨詞臣草翰不識為李之非金口所稱益覺五身之幸臣得不更研佛衛少慰民心裡俾靜治之風上答非常之龍云云

賜書樓

下作不
王作生
䜌捨作值療

昇州謝　恩撫問狀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趙湘到州奉傳聖旨撫問臣治
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祇荷寵靈下任感惧竊念臣
素昧攝主早疎戒酒因成癖飲積在中戕損之難停
暫適貪後依然復故引不歸胃傳之入頭積鬱既多
瘡痛斯見醫工切脉雖云五臟以皆安瘍人傳言未
覩一毫之為戒蓋由臣光陰遲暮氣血衰微誅雖盡
保於痊平止可更堅於調護而幸官曹知勤恭底輕
搖兼緣靜治之時希有撓心之事覲延革數上奉居
親伏蒙　皇帝陛下曲賜矜憐遠加安撫手舞足蹈
賜書樓
似非多病之身寵異榮深不類具員之列得不忝遵
垂訓恕守沖和勵盈壯之筋骸了疑生之公事少分
憂寄以報鴻私云云

乇下有韃
本作恭作忝
懽作懼

謝賜衣襖狀
右臣今月日某官至伏奉詔書賜臣簇四鵰兒細錦
綿旋襴一領大綾夾襖頭袴一腰并乇韃、泊本城
軍員等初冬衣袄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懽恭以
聖主推恩本期於均物下臣宣力貴在於報功臣素
昧政材謬膺朝寄風猷未著徒履求蘇之心頭春
臨但覺華身之幸彼其有刺瘦薄是處此盡　皇帝

雖作惟
第字小函

陛下來通帷幄納隍是則端居秘殿含分命之芳或
御重裘思切肌之念用使司衣藏事中府掄官遍走
列城第賜新服絲紋綷錯與處日以爭光詔旨隨憂
擬陽春之至照臣得不狥其所自勵逾寸誠更求鎮
靜之方少贖冒榮之咎云云
病瘡乞任使狀
右臣賦分本微長年多疾昨因增劇決恩特賜於替
歸至此未瘳中旨累加於存恤而况千官事主古有
定規百日不朝理合去職臣自到雙闕已是半年未
能暫入於金門未得一覲於楓宸心緒若失徊徨可
賜書樓
知魚復恩府有弹闕門無例寅裹獨斷宸假手臣一
身高枕以就醫盡室安心於庇得採疾疾賜寬饒聖
君之大德也破舊章私寵澤臣下之深咎也情然中
作期於請行臣今瘡痛未平形骸尚健乞陰明勑差
知外藩不以煩雜重之遠惡聞命即赴是臣素心冀
伸報國之心少贖素餐之責兼乞後苑使服以肄云云
陳州謝傳　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得內侍高品某素到州傳宣撫問臣頭上
瘡子可較疼痛好自將治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惧竊
念臣年當衰颯病在膏肓今春已來其候稍變盖由

痺作痹 漸作潰

痹路漸骨頭瘡益深一飯害唇則終朝腦痛勺水入口則連夜血流直緣滿首之病莫責神醫之効以至形容在傍步履艱難猶堅殉埋之心上副倚畂之命伏蒙 皇帝陛下遠傳天語下慰愚臣致毒氣以内充復榮光之外集得不持誠自勵荷寵若驚屈達靜治之風步報大門之德云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賜書樓

上二作而

絶紀作絶袍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語録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曰爲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李古之士曰治斯治也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請斬之既閱斷辭告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當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賜書樓

公性剛毅寡欲唯著皂絶紀角帶不事外飾因責決一吏役技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哭彼云不得哭劍則得公遂出斬之以狗軍吏惶眙相顧自是人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主帥帳下寇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尔於擒得處則便衣摸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忷忷知其已投井故無忌議又免与主帥有不協名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與自拘

上大作者

李作李

毋十日不出驛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
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理何縁結髮之情何事蓄焉
悪黨今又逃亡許令自身稱尚顔望就市斬之於是
自身者継至並達帰業民恙安居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郎縣請
謹至暮路無行人公召雇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
汝帰縣去訪市肆中帰明人尚為郷里患大丈大言
其事但立証解来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
即日怗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乗之妖則
有形訛則有声止訛之術在乎識断不在乎厭勝

賜書樓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於人公曰彼有好悪乱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
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
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隠匿者亦十
得八九矣
轉運黄震郎好奔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奔人須奔
好退者好退者廉恒知恥若奔之則志節愈堅更奔
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居奔之必能
於才好利累及奔官故不少矣其人既鮮奔競又何
須奔他

公問李畋曰子同人中有善讀習者否畋以同門生
劉式對公遂辟充州学主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
休務日就李置酒以勸労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為
遠来学者甚衆
公寝室中張灯炷香通夕安坐郎楼上鼓角漏水歴
歴分明僅一刻差誤又詰之守鼓者指名伏辜請公
為神明公曰鼓角為軍中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
其餘外事将如何也
公寝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闃如也李畋嘗侍坐座
下因謂公寝禅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軽肥為官以

賜書樓

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
下漁磯苦恋明時未得帰寄語巣由莫相笑此心不
是愛軽肥豈今日之言也
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恵及民、
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庶幾、尓秀才
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
公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
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用之際寧有智來
公謂李畋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
百公事未看字前則屬陽、王生也適変由之着字

改十有信

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公謂李畋曰子異日爲政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
義然後勸之勤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
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
又有後言矣又曰子見田攻之獘其大者率不須革
觀釁而動隶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怨不生也
李畋苦瘧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
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
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閱即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請問之曰參政
陳左丞恕無也斯得雖得唯公惟正爲國家歛怨於
身斷人雖得退爲詐哭之

賜書樓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直小直　慎小懼

附錄

忠定公傳出東都事畧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入知
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
虞部郎中拔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
爲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　詔按其罪詠封
還　詔書直言　陛下方委永德以任若以一部校
故摧辱主帥臣恐下陵上自此始　太宗不從未幾
果有營卒背訐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　太宗乃
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餘民多
脅從詠移文諭以　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
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復廉
武卒劉旴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
安使上官正殆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
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
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爾死
所矣正慎由是遂取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
食人男女品駭訛、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倡爲訛
言者戮之于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

賜書樓

勝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
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
爲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
科於是蜀之學者知勸文風日振詠在蜀來訪民間
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
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爲御史中
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
之使獲安堵有子其妳婿訟家財者婿言婦翁病爲
子纔三歲遺書明言異日資產以十之三付子餘七
與婿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
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時皆服其
明年知永興軍 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
益州仍加刑部侍郎 真宗遣使傳諭曰得卿治蜀
朕無西顧憂歸 朝求知潁州 真宗乃命知昇州
州率火災詠廉知民之不還者爲之懲以峻刑其患
遂息轉工部尚書進禮部詠自金陵造朝以腦瘍未
見詠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家帑藏
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
若啓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
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傳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

賜書樓

友千當妆

除外龍

既中第致位光顯散還親舊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
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閽吏走白詠、青吏曰傳
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友何人敢姓名乎霖哭
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且
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
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
年七十贈右僕射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
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以出郊斬其首而還又
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至不斬詠怒其悖
即斬之少學擊劍好爲大言喜事奇節嘗謂其友人
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耶
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
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詠氣急不喜人拜有拜
之者則逆拜不已或倨坐怒罵嘗自號乖崖公以爲
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送公宰崇陽序　王禹偁

今之縣卽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爲縣、
有政所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親牧宇而後動秩卑祿
微而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遠乎矣漢隆興
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

賜書樓

莫小移

尊其位厚其祿盖欲分居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
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陶明起折腰之嘆倚
曆伍吏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耻而不居躁
貧利者縱而自處苟縣政有闕事曰吾將罷蒞邑而
適它邑爲用幸爲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蒞
它民爲用易爲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
客之宅郵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爲風行雷同浸
而成俗良由國家小民親之任輕字人之官之所致
也抒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
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

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將政有闕得
以糾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重且易不虞何待許
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泳事復之
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籍外讀書無虚日東
筆爲文落、有三代風今春李進士一上中選將我
王命蒞乎崇陽分居之憂使庸心休、乎求民之瘼
使人心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人得留亦孔
之槩設映鸚洲煙嵐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堂有
鳴琴足以振夏君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
維江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媚其戶牖矜得懿隨

去小畫

果多稿抽吏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爲江山
盡復之勉旃云尔

宋故樞密直李士礼部尚書贈右左僕射張
公墓誌銘　　錢易

公諱詠字復之族本唐鄄占籍於澶之臨黃家世農
從令爲濮之鄄城人也曾祖立祖母李氏祖肆祖母
馬氏皆潛德不耀肥遯丘園考諱景先以公爲秘書
丞時授大理評事致仕淳化四年秋卒以公貴累贈
太常卿妣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咸平中合葬於
鄄城公幼負奇骨不爲兒戲既長出閭里奮然就舉

太平興國四年秋諸大名府舉進士今相國上谷公
即其友也共以書白尹扈張單爲解首故河朔間有
扈延之風爲明年春試於便坐擢上第除廷尉評知
鄂州之崇陽六年　知祀韓持作丞雍熙元年大礼
遷佐著作三考既理民疏其書留之公判而絕之
民不敢留解任除太子中允通判麟州時夏臺未安
邊郵方警公多以兵法從事洎西戎郎叙亦公之有
畫焉端拱元年籍田轉秘書丞二年春充礼部考試
官畢通判相州上言具慶之下不便迎養乞皆濮之
市征詔從之旨甘從志歆於菽水雖推木之葺斯不

為愧　年抽赴闕賜五品服知浚儀縣根北郡之風
寧然可畏未幾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即故相寇萊
公文靖李公與今上谷相國之所薦也彰善癉惡知
無不為淳化四年　郊禋轉太常博士其年夏詔赴
闕賜對長春殿錫金紫翌日除虞部郎中洎旬拔擢
參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始判銀臺通進司並門下封
駁事仍總三班院五年八月出知壽州中謝日面
賜白金一百四十斤國家以大軍未集留年歲不遣
公潛使人鈞于內帑至秋有詔督行遽馳驛而往終
不復言至道二年就轉兵部郎中丁太夫人憂隨出

賜書樓

詔隨起復之命重方面之寄也　今上嗣位就拜左
諫議大夫參士如故歷四考歸闕得告祭墳域於濮
上尋徵為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擢御史中丞咸平二
年春與故礼部尚書溫公同知貢舉其年夏改工部
侍郎知杭州五年冬替知永興明年春轉刑部侍郎
復為樞密直學士再知壽州景德二年就轉吏部明
年解政還輦下復管三班院兼判登聞撿院時瘍發
于股艱於晨搢罪章求外任養痾遂知金陵復兼充
江南東路安撫使值東風封轉左丞既滿民留再任
就拜工部尚書充分陰加礼部尚書而厥疾增劇乞

斷卜閱

還京自草奏書求分司洛下詔不允出知陳州至大
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棄館舍於理所享年七十詔
贈尚書左僕射前夫人唐氏先公而卒継室太原郡
夫人王氏即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顕之女也以天禧二年終于陳州之私第咸揰女
德樂婦道而配于公子從質衛尉丞公之棄世後二
十八日以哀毀遘疾而殂孫曰約曰綜曰緯皆奏授
將作主簿曰坤尚幼女一人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
偁之子奉礼郎嘉祐祥符九年十月卒外孫曰壽今
任鄆城簿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權葵于陳州

賜書樓

宛丘縣孝悌鄉謝村里也公累階至正奉大夫累勲
至上柱國累爵至開國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戶食
實封至四百戶五福俱集少多奇節歷八座之重受
二聖之知所恨者不至三事晚嬰奇疾耳公生平以
剛正自立智識深遠海內之士無一異議不事產業
聚典籍百家近万卷博覽無倦副本性、手寫至於
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亦躬自辞校自少學劍頗得妙
術無敵於兩河間好奕棊精射法飲酒至數斗不亂
惡人諂事不喜俗礼士有坦無他腸者親之若昆弟
有包藏詭橐者疾之若仇讎公之臨民也吏不敢欺

少作十

字作譽

始若穎發而順指之間終存仁恕之道公之決獄也
人莫能測初若疑誤而片言之下盡窮幽隱之跡著
文不雕飾咸撫實事集十卷自謂之平崖公之典貢
卻也盡得寒士杜絕私記禮闈旧風翕然復振任臺
丞也拜白簡彈糾政之失言者人甚危之而公政正
色不顧有風憲紀綱收餘杭也時值歲歉人多以私
鹽犯禁而公宜果斷之不過二十蜀於是日數百輩
譽還莫戰巡檢使已下藉躬入而啓之曰法既亂矣
將何為禁公怡然撫之曰當夜會飲与尒等言之其
夕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人飢者將八九苟不以
易、下稿
私鹽自活或一旦嘯聚數千輩盡其死命捷其不飢
者尒等將柰何吾俟其秋田有成則約之以法於是
皆服高識聞之泣下是歲杭人直至秋成無一夫為
盜後有民家子与婿爭其家貲曰先人遺命俾分時
婿當手七分子手三分手澤之誓明白為公命辭酹
之曰汝父智人也況汝父死之日子方三歲故託屬
於婿、已四少為子有七分之約則子死於婿之手
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与子皆號慟再拜仰
如神明兩任坤雖也惡寇盜之後兵火之餘公理殘
破傾權要無毫髮動者時屯軍尚多敗械未息城中

承作永 第作弟

士作亡 部作郎

倉急無旬日之粮公乃封府庫膀城門賊盜盡不俾
傳易之相次儲備悉周始安川蜀矣在建康也旧回
祿之孽又不安諸公得其竊發者折脛而斬之火是
俊絕公為理之道皆此類也其服仁行義危言極諫
諫擇之史官此不具載易咸平二年貢部生也以孤
見叔擢之而家來言投報徒髮旰宵今春得公柔殿
中丞誌書一通敘公之美見託為銘且息館之下同
不可違乃援筆方礎庶存爲一銘曰
有大丈夫磊、落、不為股肱忽邁舟壑定子繼士
全孫朝記錢塘遺愛益郡清風金陵奇政姦盜消蹤
易書撰
惟陳升理稽痛而終宿將號狀銀旌建夕寧木宵寒
佳城晝閉万古千齡此焉為道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
道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
傑之材逢時自奮知器律出動業詩、震曜當世誠
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大名其孫堯主夫等元城一
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 太宗 真宗朝
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
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因祖烈之盛

徒作從　多下有之

无也其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
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听者猶
未定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移揚之以昭示于後世
誠所願也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鄄人後徒居濮之臨
黃及公葬其先于鄄城改爲濮之鄄城人曾祖諱五
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丘
園父諱景以儒行自冨鄉里称之公登朝捘大理評
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爲
李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国四年秋與忠愍寇
公同赴大名舉議将首薦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
賜書樓
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爲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
士論多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
縣事六年還卸息改将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稱扶籍田恩轉秘丞
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
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
樞密副使宋公湜連爲其才擢判河北路轉運使淳
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司使称其能詔襃美之
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
逾旬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

就作師

事旬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師帥小校犯法扶
之而死有詔案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边寄若
責一小校遂擢辱之臣恐帥体輕而小人慢上矣不
納既而果有營卒訴其大校者　上始寤公言而
加尉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政卿寇大起
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
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
破賊収成都　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閬中率民輸
負粮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
三万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塩價素高而廩有餘
賜書樓
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塩於是民爭趋之未踰
月得米數十万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
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於因事者公聞而
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継以復諸郡餘冦尚充斥継
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嬉燕爲事軍不戢往、
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
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師聚兵玩冦
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
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
日分兵鄜州當還京就者悉遣之不數日城中兵

徇作詢　伏作狀

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閉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在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錄至方喻目己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後其間有疲弱僞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執賊數十人詣公行法公徇

賜書樓

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至以伏閤預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　上乃命入內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氣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自請就以劍門閣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平閱日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大夫人謝氏憂皆起服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

力作方　人作又

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趙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力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散遁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知數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自餘黨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夜雨不如禮公彈奏之亞所悸二年與温公仲舒同知貢舉鐵以工部侍郎知杭

賜書樓

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万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教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嚴將蕭執人諸閩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為公知劍從延安　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

作也　作得　作鑄　字登聞下復檢　作郡　闕作閒　上有陳　未作末

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甦我也公
知民信也易嚴以易民一令之下人情無不祛惬蜀
部復大治轉運使黄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奬就改吏
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　上遣濤謂公曰祀卿右
蜀賦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錄景德大鐵
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
三年召復還字三班院直判登聞　院中嵗瘉生于
腦不能巾櫛求知頴州　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字
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
鎮也聽公自擇皆不就　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
易字川攏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
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
其脛斬之以狗犬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
黄雀蔽目而隊壷中聞水聲　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
臣曰但守臣得人此何無患今詠在彼又何慮也三
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饑以江東旱
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
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　上聞之亟命代還不能
朝懇請便郡差知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
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惜痛之命

果作菓　遂作遽　哭作笑　耳作其　為作見

優贈官　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
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季莅仕則有澤及天下之
心而以富貴為薄遊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
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郡多病瘇者一夕稍愈遂登第
與傳詩有果由莫相哭心不為韋肥之句此見公之
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詩一見公厚遇之爾謂弟子
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遂為大公卿不達則為帝
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年擊劍遂精其術兩河
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
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
陽書攏
時人或不能測耳後年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
甚于服玩之具則甚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閒
靜室焚香燕坐聚書万卷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
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為斷罪以辭耆人皆集錄
于今傳之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二歲乃命其
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
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遺
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
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
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繫作繫
佑作佑

前後治蠹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
蜀地素狭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
則民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
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俾輸元祐糶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
饉米甚貴而益民乏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
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
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
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
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

明書樓

蜀民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
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
民愛而思之嘗所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
立碑峴首民戴道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雖其
風㮣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識否人
物凡所薦辟皆方廣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
自得之何假吾舉蓋不負士者幾二十年李枚顏暨
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逵
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
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

業上有事
洄作治

氣骨稱其爲人嘗爲声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
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
郡夫人天禧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賀衛尉寺丞
公亡未踰月哀毁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
偁子奉礼郎嘉祐孫四人約奉礼郎緯駕部郎中綽
衛尉寺丞紳建州石鼓縣令習孫二人堯夫大理寺
丞堯民邢州童同縣令銘曰大行峙於尹河爲天河
山之間實生大賢〻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爲業文武
之全而爲西蜀存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
吉甫尚足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
一方諸民人任遺因林渠有惜公請日星之光何假
斯文始傳其芳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李燾

乖崖堂爲忠定張公復之作也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象故在成都仙遊閣上或
摹寫置郡之部非判史所事後屢壁間迫隘簷屋無
象而稱余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
謹按復之名詠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寀宗

呂作昭

抗下有疑

廪作凜

値作偵

陽有異政淳化初錄送儀攉使荆湖北路閱三歲召
拜樞密直學士尋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
陽追謚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婞節景行海内
傾嚮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
子屬識于時乖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皆賢者乎
仲相　真宗攘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而復之顧
謂澶淵一擲我不能為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此
又有道矣王清召應宮之役子明不能拒諫奏天書
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独抗　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
明病革　真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恙
賜書樓
丁謂何敢肆其姦欺罔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
之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独心
服焉末路低回逞衆夠衄訖與禍會視復之學術寧
不少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嘗夷手謂嘗拯民於水火
不宜輒自肥遁復之乃仕據秩纓冠誠非得已凡所
與交多方外佚人視弃軒冕猶弃敝屣耳其至大至
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廪然也画像服飾
悉如隱者是殆將眾星戴雲揮斥八極超無友而往
存夫孰敢嫉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予惟派江山皆復
之旧所經行風期神會尚能為余一來喬史根植之

餘作余稜亦稷

俾作婢

吳陰兩陰丘

迎作迓

卞急躁競此蓋當時奴俾小人私請竊議果不足信
要當以宋子京趙閱道韓稚圭司馬君實所錄為實
上章攝提格則涂甲子首冊後李熹仲仁父書

崇陽縣重修建北峯亭記　項安世

國家開刱之初治休恢洪世論閎曠外以兵畀郎備
雖寡而政得立内以民畀縣位雖下而权得行士大
夫養氣知道有行己濟時之功小民感恩從令有尊
君親上之俗方是時九河張公以伊尹之才辭福赤
埠下援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見此有蜀莫向村
者問而撻之曰此惰農也上俗以氣茶為生令皆拔
賜書樓
去植桑曰人將推汝此二事付之茂俗又曰得行説
政提無辜民何疑而公安焉之民安所之教成俗遷
垂利百世宜公于民獨得至此識治者又知所自來
矣縣之西曰美、亭縣之北曰北峯亭皆公游賦之
地民因以西亭祠公吳陰二年乃其前以祠亘習移
公置北亭上亭大復廢慶元年初王簿王居田承公
像祠于學六年知縣事汪君有夷謂祠于學不足然
亭乃公留情此處也敢隆而迎汎士事而民弗贍則
公之意其存者有幾乃復亭於北山上摹公像龕之
使來告曰九河公文在方冊行在記載功在太史吾

者下有有　足下有動　正作王　中書作書中　門作閒

令言淳化咸平者猶以得公爲歐況吾縣在窮山中
戶不能四千而其民乃得親受公教令今其在者皆
盡若是朝耕句象之彼莫視說岩之谷遺迹隱然乎
二亭而四可不謂榮乎吾因敘一記俾居姓名與歟
其門安世按公以太平興國五年與寇萊公同第進
士寇罷巴東公宰崇陽皆在今湖北路至淳化元年
公復爲荊湖廣轉運使時猶未分南北計其條教
在民應不減治杭蜀時今陳師道正得臣中書所記
皆止二事則知當時已相與惜此然則士之行志豈
易事哉盡嘗聞公之季遠有承緒以太極爲本以陰
陽爲端視天下禍福無足其心者誰以尊王庇民崇
本抑末狀正熱郛爲己任其爲治務培好惡以新民
明賞罰以率下議者以公似諸葛孔明余雖非獨觀之
英霸明諸誠應從焉其吾視任居傑行修義而詞見
渊邃幹略堪濟而風致逍遙大率發冠施化皇俗丕
規不爲殊視易所之事而民自以不敢此其作計非
毅公明甚韻慨然與公相期亭上者出一門是必可
愚者又按陳氏書言公問萊時實生成門下王氏則
云登嘉豈亭見之今亭名小異而事乎王令以余歟
於張公當依陳說爲近未知它人以爲如何併書之

雲作霊

以告來者嘉定三年正月十九日江陵項安世記

忠定公遺事

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
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
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爲絹而北者歲百萬
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推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則自爲
縣民亦貧至今也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買菜而歸者問何
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
惰耶笞而遣之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
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
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
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嘗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
萊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
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
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右見談叢

昔忠定張公坐北峯亭視亭上田疇膏腴而乏水利
積闕雨澤禾多旱損相公視山川原隰高下可決渠

暘書樓

云作文

驩作讙

圳通流灌溉遂於白泉上原爲陂堰水入圳溉田致
百頃後無復旱傷之憂公決遣多坐此亭視百姓農
作勸勤責怠故能地無遺利焉

右見圖經 云見忠定語録

公嘗爲崇陽宰又嘗爲湖右漕有功德在民知植桑
折絹事有足紀蓋崇民自昔惟以摘山負販爲業而
不知有蠶繅机織之勤公至教其拔茶而植之以桑
厥後繰帛不勝用而民益富乃號剩邑世生遺瘞表
而声價騰湧山峻險而漕運阻歲嘗以支移苗斛爲
艱及公領漕又爲請于朝俾以絹代詔下遂爲永制

賜書樓

訖今稱便

右見通城縣祠堂記 令餘伯皇撰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
望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
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右見王文正公遺事

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
出衆並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
轡行衆不敢讙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
亦不敢措置

麈作麈

水作木

陋

右見麈史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
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頰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
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令殺
之致日聞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之
名自是一軍肅然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
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更則加入午歇一時
冬找莫收各給水札一樸以禦寒工徒皆悦有一尨
匠日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
公俱知悉

馬書叢

右見厄史

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群盜殺掠
者本皆募犀盜不可制者先之原悍善鬪連入數州
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
鈐轄鄂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
坐無憂賊之心是必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
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
顧左右張酒具城西門之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
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

其顧

忠定公傳終

自古是尾文已下從舊鈔本補鈔本已于壬戌春携贈蜀人張船山太史同年矣 蕘翁記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三卷

（宋）范仲淹撰

遺文一卷

（宋）范純仁　范純粹撰

年譜一卷

（宋）樓鑰撰

年譜補遺一卷祭文一卷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論頌一卷詩頌一卷朝廷優崇一卷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跡一卷褒賢祠記二卷義莊規矩一卷

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

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議已著錄。是編本名曰丹陽集。凡詩賦五卷、二百六十八首、雜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蘇軾爲之序。淳熙丙午鄱陽從事綦煥校定舊刻。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即今別集。其補編五卷、則

國朝康熙中仲淹裔孫能濬所搜輯也。仲淹人品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蘇軾稱其天聖中所上執政萬言書、天下傳誦。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者。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衍先天、而後謂之能闡聖道。亦不必講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

范文正公集叙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稾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覇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筞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范文正公集目録

第一卷

古賦

明堂賦
秋香亭賦
靈烏賦

古詩

謝黄揔太博見示文集
四民詩
寄題孫氏碧鮮亭
贈張先生
明月謡
上漢謡
清風謡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上都行送張伯玉
鳴琴
馴鷗詠
古鑑
贈樊秀才
贈茗者
歲寒堂三題
贈都下隱者

第二卷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聽真上人琴歌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和章岷從事鬭茶歌
和葛閎寺丞接花歌
天平山白雲泉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江上漁者
送蔡挺代父之蜀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廬山瀑布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和楊畋孤琴詠
絳州園池
晉祠泉
訪陝郊魏疎處士
中元夜百花洲作
覽秀亭詩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依韻鄉尉黃通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送謝景初廷評宰餘姚
閱古堂詩

第三卷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詠史五首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河朔吟
和黃揔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過太清宮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送江南運使張傳度支
堯廟
西溪見牡丹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鵰鶚在秋天
觀獵

鸚鵡
歸鴈
青郊
射陽湖
舟中
寄歐靜秀才
和韓布殿丞三首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野色
雜詠四首
書事呈韓布殿丞
西溪書事

得李四宗易書
歐伯起相訪
寄贈林逋處士
酬滕子京同年
贈餘杭唐異處士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諸曁道中作
題翠峯院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寄西湖林處士
越上聞子規
送李紘殿院赴闕

送邢昂處士南遊
送丁司理赴明州
送鄭江寧尉
送常熟錢尉
試筆
送真元二上人歸吴中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送何白節推宰晋原二首
送刁紡户掾太常下第
憶杭州西湖
寄林處士
依韻酬毋湜推官
送石曼卿
送何涉秀才
八月十四夜月
送吴安道學士知崇州
謫守睦州作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送韓瀆殿院出守岳陽
出守桐廬道中十絶
蕭洒桐廬郡十絶
新定感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
江干閑望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齋中偶書
留題江秀才舊居
依韻酬周騤太博同年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桐廬郡齋書事
留題方干處士舊居

第四卷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蘇州十詠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贈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陳質殿丞挽歌詞
送僧文光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贈
依韻酬吴安道學士見贈
依韻吴春卿二首
應制賞花釣魚
過餘杭白塔寺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江城對月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芝山寺

昇上人碧雲軒
郡齋即事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依韻酬黄灝秀才
贈鍾道士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遊廬山作
瀑布
贈廣宣大師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贈茅山張道者
京口即事
懷慶朔堂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贈葉少卿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城大順迴道中作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過長安醉别資政鄭侍郎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依韻酬鄜州通判王稷太博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寄安素高處士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依韻酬李光化敘懐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送黄灝員外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絶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即席呈太傅相公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依韻和提刑張太博寄梅
又和賞梅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見寄
過陳州上晏相公
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登表海樓
石子澗二首
依韻答韓侍御
謝柳太傅惠鶴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首
贈方秀才 楷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 前集已有一首

第五卷

義
易

論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議攻
議守
答竊議

讚
楊文公寫真讚

第六卷

頌
皇儲賀聖頌
泰州張侯祠堂頌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序
太清宮九詠序
朝賢選定惠大師詩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述夢詩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四德說
說春秋序

第七卷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書
奏上時務書
第八卷
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第九卷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騤推官書
與唐處士書
答趙元昊書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書三首
上樞密尚書書
與省主葉內翰書
上呂中丞書
第十卷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祭石學士文
祭吳龍圖文
祭呂相公文
祭陳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知環州种諫院文
祭陝府王待制文
祭謝舍人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尹師魯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第十一卷
碑
唐狄梁公碑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
第十二卷
墓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第十三卷

墓誌

天章閣待制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忠獻范公墓誌銘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
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第十四卷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
墓表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第十五卷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睦州謝上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饒州謝上表
潤州謝上表
延州謝上表
謝降官知耀州表
耀州謝上表
乞小郡表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第十六卷

表

讓觀察使三表
謝許讓觀察使表
謝傳宣表
讓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遺表
第十七卷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鄧州謝上表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青州謝上表
第十八卷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求追贈考妣狀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彭乘自代狀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舉滕宗諒狀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舉張問孫復狀
讓除樞密副使召赴闕五狀
賀胡侍郎致政狀
第十九卷
狀
陳乞邠州狀
陳乞鄧州狀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薦李覯并錄進禮論等狀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狀
陳乞潁亳一郡狀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論復併縣劄子
乞脩京城劄子二道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第二十卷
律賦
老人星賦

老子猶龍賦

蒙以養正賦

禮義為器賦

今樂猶古樂賦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金在鎔賦

臨川羨魚賦

水車賦

用天下心為心賦

范文正公別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寄石學士

江樓寄希元上人

酬和黃太博

滕子京以真籙相示因以贈之

送徐登山人

匣劍

南園

行歌

明月

南樓

送陳環秀才遊金陵

過方處士舊隱

律詩

送歐伯起

九日

送虎丘長老

寄潤州龐籍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和龐醇之見寄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贈吳秀才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寄題溪口廣慈院

第二卷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君以民為體賦

六官賦

鑄劍戟為農器賦

任官惟賢材賦

從諫如流賦

聖人大寶曰位賦

賢不家食賦

窮神知化賦

乾為金賦

王者無外賦

第三卷

易兼三材賦

淡交若水賦

養老乞言賦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體仁足以長人賦

陽禮教讓賦

天驥呈才賦

稼穡惟寶賦

天道益謙賦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政在順民心賦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第四卷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竇諫議錄

上張侍郎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賦林衡鑑序

賀胡侍郎致仕

知杭州謝兩地啓

移蘇州謝兩府

謝夏太尉

謝賀正啓

論西事劄子

道服贊

釣臺詩

送饒州華博士

送徐允共歸九華

遺文

古賦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頌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華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弁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人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崭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茨以清而沐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迷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華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戶踪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相相為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巘巘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葱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牆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老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廼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於無灾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庚兮臘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文若炎以繼天羲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尊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衛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子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升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講

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闢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肆肆以陳五常之席弈弈而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犧牟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蘋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贊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簠簋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蟠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闢昕昕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以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扆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森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

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兟兟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成粲粲而在其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寘夋曷幽而羅復盍賢曷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圜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闇闇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歎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

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愼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愼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攫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攫四維之有艱尚瘠瘓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盍舉一於皋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乎攫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緜緜無反無偏浸淳澤以成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侯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戒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匈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參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賢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秋香亭賦 并序

提縣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孤巘面橫江植菊以爲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釂酒以落之儁賦而侑焉

鉅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練迴山有嵐而舜盃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裴皆歇無紅可捫獨有佳菊弗冶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禀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淩蘭蕙霧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綏綏遲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酏頷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葸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

靈烏賦 并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靈烏靈烏爾之爲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想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

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毋之鞫[illegible]孔艱主之仁兮則安茇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若[illegible]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識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于身不告之則稔禍于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爲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雉惟于鼎懼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烹孰爲神兵焚而可變孰爲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爲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爲深究而威城苟圯兮吾將疇依寧鍥子之困于馳騖兮驚駘泰於芻養寧鵷鶵之飢於雲霄兮鴟鳶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欲無言[illegible]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變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古詩

謝黃愍太博見示文集

松桂有嘉色不與衆芳期金石有正聲詎將[illegible]隨
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時仰止江夏公大醇無小疵
孜孜經緯心落落教化辭上有帝皇道下有人臣[illegible]

邈與聖賢會豈以富貴移誰言荊棘滋獨此生蘭芝
誰言鼃黽繁獨此蟠龍龜豈徒一時異將爲千古奇
願此周召風達我堯舜知致之諷諫路陞之誥命司
二雅正得失五典陳雍熙頌聲格九廟王澤及四夷
自然天下文不復迷宗師

四民詩

士

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爲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
美祿報爾功好爵縻爾賢黜陟金鑑下昭昭媸與姸
此道日以疎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斤怨歸諸命與天
術者秉其際異端千萬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
聽幽不聽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
節義爲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
陰陽有變化其神固不測禍福有倚伏循環亦無極
前聖不敢言小人爾能臆裨竈方激揚孔子甘寂默
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
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翼昔多松栢心今皆桃李色
願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農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
九載襄陵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襲
制度非唐虞賦歛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
一夫耕幾壠游墮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
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爲泣

工

先王教百工作爲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記
嗟嗟遠聖人制度日以紛窮兆阿房宮萬態橫青雲
熒煌甲乙帳一朝那肯焚秦漢驕心起陳隋益其侈
鼓舞天下風滔滔弗能止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
竭我百家産崇爾一室居四海競如此金碧照萬里
茅茨帝者榮今爲庶人耻宜哉老成言欲攦般輸指

商

嘗聞商者云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
上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豈云逐末人
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貪秦經界變阡陌吾商苦悲辛
四民無常籍茫茫僞與眞游者竊吾利墮者亂吾倫
淳源一以蕩頹波浩無津可堪貴與富侈態日日新
萬里奉綺羅九陌資埃塵窮山無遺寶竭海無遺珍
鬼神爲之勞天地爲之貧此弊已千載千載猶因循
桑柘不成林荆棘有餘春吾商則何罪君子耻爲隣
上有堯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
何日用此言皇天豈不仁

寄題孫氏碧鮮亭

天地何風流復生王子猷黃金買碧鮮綠玉排清秋
非木亦非草東君歲寒寶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
清風乃故人排徊過此君泠泠鈞天音千載猶得聞
應是聖賢魄鍾爲此標格高節見貞清靈心隱虛白
粉筠多體貌錦襻見兒童上交松桂枝下結蘭蕙叢
秀氣藹晴嵐翠光凝綠水明月白露中靜如隱君子
不顧湘靈泣不求伶倫吹鳳皇得未晚蛟龍起何時
蕭蕭雲水間良與主人宜紅塵滿浮世何當拂長袂
坐嘯此亭中行歌此亭際逍遥復逍遥不知千萬歲

贈張先生

應是少微星又云嚴君平浩歌七十餘未嘗識戈兵
康寧福已大淸靜道自生邀與神仙期不犯寵辱驚
讀易夢周公大得天地情養志學浮丘又鍊日月精
壽存金石性嘯作鸞鳳聲陰德不形言一一在幽明
何當換金骨五雲朝玉京有客浮且狂少小愛功名
非謂鐘鼎重非謂簞瓢輕素聞前哲道欲向聖朝行
鳳臺三十六未作萬人英廼聞頭角者五神長戰爭
禍福有倚伏富貴多戲盈金門不乏雋白雲宜退耕
人間有嵩華棲之比蓬瀛芝田春藹藹玉潤晝錚錚
峯巒多秀色杉桂一何淸月窟認瑤池花巖列錦城
朱絃冉冉奏金醴遲遲傾相勸綺季徒願王信縱橫
此樂不尋常何苦事浮榮願師先覺者遠遠濯吾纓

明月謡

明月在天西初如玉鉤微一夕增一分堂堂有餘輝
天[illegible]五星燿不礙浮雲飛徘徊河漢間秀色若可餐
淸風起叢桂白露生階蘭高樓望君時爲君拂金徽
奏以堯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顧我亦依依
月有萬古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歌憑月爲知音

上漢謡

眞人累陰德聞之三十天一朝鸑鷟來高舉爲神仙
冉冉去紅塵飄飄凌紫煙下有脩眞者望拜何拳拳
願君銀臺上侍帝玉案前當有人間問請爲天下宣
自從混沌死淳風日衰靡百王道不同萬物情多詭
堯舜累代仁絃歌始能治桀紂一旦非宗廟自然（一作白日）
毀是非旣循環興亡亦繼軌福至在朱門禍來先赤
子嘗聞自天意天意豈如此何爲治亂間多言歷數
爾願天賜吾君如天千萬春明與日月久恩將雨露
均帝力何可見物情自訢訢人復不言天天亦不傷
人天人兩相忘逍遙何有鄉吾嘗飲且歌不知羲與
黃

清風謠

清風何處來先此高高臺芷蘭叢菊香起桂枝天籟迴
飄飄度清漢浮雲安在哉萬古鬱結心一旦爲君開
有客慰所思臨風久徘徊神若遊華胥身疑立天台
極渴飲沆瀣大暑執瓊瓌曠如携松丘騰上煙霞遊
熙如揖莊老語人逍遙道朱絃鼓其薰可以解吾民
滄浪比其清可以濯吾纓願此陽春時勿使飄暴生
千靈無結慍萬卉不摧榮庶幾宋玉賦聊廣楚王情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黃
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
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
笙磬得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盡桃李擾此皆爲星
琢玉作鎭圭鑄金爲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有聖人日月一以新曄曄天下才西走堯舜賓
百谷望東溟萬星依北辰直者爲之轅曲者爲之輪
一材不復遺況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淳
懷有綺繡文朝無瓜瓞親寸心如鐵石不羞賤與貧
賢臣起白社賈誼富青春贈此金轆轤去去延平津

鳴琴

思古理鳴琴聲聲動金玉何以報昔人傳此堯舜曲

馴鷗詠

萬物有常性性無不貴生風翔與駿奔一一遠害情
皎彼沙上鷗皎皎霜雪明月宿滄洲靜日浴滄浪清
何以狎溪人溪人澹無營循循自飲啄往往相逢迎
徘徊兩無猜何慕復何驚客有懷依依雲水言將歸
逐爾羣鷗樂羣鷗爾勿飛此心未忘者天機非殺機

古鑑

贈樊秀才（知古之孫）

磨此千年鑑朱顏清可覽見君看日月光無求照人膽
五代雲雷屯九野皆龍戰開國如棊枰皇極何由建
太祖乘天飛大發光華旦樊公江表來經綸速如電
微子入姬周蒼惶投塗炭四海乃大同萬里聞薰風
禮樂與征伐出自明光宮大勳未大賞積慶宜無窮
李廣不封侯繼世多英雄念有承家子所至神明理
復有起家孫一見知千里和氣十洲春清流九江水

非有神筆夢槃槃文何綺天子青春朝列鼎鼐招英髦明年桃李開禹浪如霞高之子可變化咫尺登金鼇始知祖德長光輝傳佩刀

贈某者

何處逢神仙傳此某上旨靜持生殺權密照安危理接勝如雲舒禦敵如山止突圍秦師震諸侯皆披靡入險漢將危奇兵繼背水勢應不可隳關河常表裏南軒春日長國手相得喜泰山不礙目疾雷不經耳一子貴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於神變化胡能擬成敗繫之人吾當著某史

歲寒堂三題

堯舜受命於天松栢受命於地則物之有松栢猶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禮體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鑒寐形焉陶相貞棲風韻在矣前言往行豈徒然哉吾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疎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戶庭如在林壑某少長北地近還平江美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於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爲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樹之側有閣焉曰松風閣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爲友可以爲師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念茲在茲我族其光矣子子孫孫勿翦勿伐惟吾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憐其材而況於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自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于以承詩書教子脩誠明于以列鍾鼓邀賓樂昇平綠煙亦何知終日在簷楹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不向搖落地何憂歲崢嶸勗哉肯構人處之千萬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夭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豈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廼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爲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爲補天石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簫韶音明月萬里時何必開綠琴鳳凰下雲霓鏘鏘鳴中林淳如葛天歌太古傳于今潔如庖羲易洗人平生心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千載一相尋

贈都下隱者

梅福隱市門嚴平居卜肆乃知神仙徒非必煙霞地異哉西山人逍遙京洛塵門多長者車案脉如有神

軒皇萬餘載此術了然在精意洞五行飛名落四海
結舍擬滄洲東池接御溝蘭芳披幽徑琴樽在小舟
清夜泛月華宛是江湖遊他日上雲去玆爲黃鶴樓

范文正公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公路澗（昔公路與袁紹常爭據此地）

嵩高發靈源北望洛陽注清流引河漢白氣橫雲霧
英雄惜此地百萬曾相拒近代無戰爭常人自來去

拜馬澗（子晉登仙遺馬於此鄉人見之皆拜）

傳聞王子仙澗邊遺逸驥當時青雲路鷄犬亦可致
未必眞龍媒悠悠在平地

二室道

太室何森聳少室欲飛動相對起雲霞恍如遊仙夢
何以寵此行行歌降神頌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白雲隨人來翩翩疾如馬洪崖與浮丘襟袂安足把
不來峻極遊何能小天下

玉女窻

窈窕玉女窻想像玉女粧皎皎月爲鑑飄飄霓作裳
莫學陽臺夢無端惑楚王

玉女擣衣石

但見嵓前砧誰聞月下杵金文與鐵色璨璨知千古
試問擣衣仙何如補天女

天門

天門絕境遊熙然揖灝氣下顧莽蒼間雲雷走平地
天威不遠人孰（舊本作莫）起欺天意

天門泉

天門有靈泉埃塵未嘗至日月自高照雲霞亦難度
惟抱夷齊心飲之可無愧

天池

岳頂見仙池神異安可度勿謂無波濤雲雷有時慝
乘此澄清間吾纓可以濯

三醉石

巍巍八仙壇上有三醉石憐此高陽徒如樂華胥域
憔悴澤邊人獨醒良可惜

峻極上寺

徘徊峻極寺清意蕭煙霞好風從天來吹落桂樹花
高高人物外猶屬梵王家

中峯

嵩高最高處逸客偶登臨迴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
念此非常遊千載一披襟

聽眞上人琴歌

銀潢耿耿霜稜稜西軒月色寒如冰上人一叩朱絲
繩萬籟不起秋光凝伏羲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泣
如雨嗟嗟不及鄭衛兒北里南鄰競歌舞競歌舞何
時休師襄堂上心悠悠擊浮金鳴玉老龍秋啼滄
海底幼猿暮嘯寒山曲隴頭瑟瑟咽流泉洞庭蕭蕭
落寒木此聲感物何太靈十二衡珠下仙鵠為予再
奏南風詩神人和暢舜無為為予試彈廣陵散鬼物
悲哀晉方亂乃知聖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與

其良樂不我遺坐中可見天下心感公遺我正始音
何以報之千黃金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湖山

湖山藹清氣賞心甲吳越晴嵐起片雲晚水連初月
漁父得意歸歌聲等閑發

水月

千尋月腳寒湖影淨於天忽如常娥宮俯仰見嬋娟
更約中秋夕長津無寸煙

鶴亭

為愛碧鮮亭入夏敞敞至臺樹競生煙獨有清涼意
高岡鳳不來幽人此沉醉

風笛

風引湖邊笛焉知非隱淪一聲裂雲去明月生精神
無為落梅調留寄隴頭人

渚蓮

武陵誰家子波面雙雙渡空積心中絲未成機上素
似共織女期秋宵苦霜露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世傳學中祿小子遡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
可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
薄責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蠖求伸
朱樓過清江下瞰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鉤綸
為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遠民

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疎懶味下車將四旬嘉興風雅來觀對如天實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和章岷從事鬬茶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牙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鬬余味兮輕醍醐鬬余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于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

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羡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和葛閎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貧憔悴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試問云何至是欲語沈洳墮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黃金用盡無他能却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來曉宣口敕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群芳只似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都城求絕匠梁王苑裏索妍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迴得東皇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千花相笑妖饒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太平天子春遊好金明柳色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島內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晶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兗悅臨軒逾數刻花吏此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床拜賜仗前生羽翼性觀風景不憂身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

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蕭洒溪山苦無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語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違日下暮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却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悽悽吊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濕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畋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一口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天平山白雲泉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群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師仁智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

送蔡挺代父之蜀

朔風豈不寒蜀道豈不難之子代親行萬里心自安劍閣雪猶明錦江春未闌到日必詩戰重登李杜壇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吾生豈不幸所禀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貴非我望立譚萬乘前肝竭喉無漿意君成大舜千古聞羶香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片玉棄且在雙足何辭傷王章死於漢韓愈逐諸唐獄中與嶺外妻子不得將義士撫卷起眦血一霑裳胡弗學揭厲胡弗隨低昂干時宴安人滅然已不揚匹夫虎敢鬬女子熊能當況彼二長者烏肯巧如簧我愛古人節皎皎明於霜今日貶江徼多慙韓與王罪大禍不稱所損傷纖芒盡室來官下君恩大難忘酒聖無隱量詩豪有餘章秋來魏公亭金菊何煌煌登高發秘思聊以攄吾狂卓有梅聖俞作邑郡之旁矯首賦靈烏擬彼歌滄浪因成答客戲移以贈名郎泉南曹史君詩源萬里長復我百餘言疑登孔子堂聞之金石音純純自宮商念此孤鳴鶴聲應來遠方相期養心氣彌天浩無疆鋪之被萬物照之諧三光此道果迂闊陶陶吾醉鄉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天地久閉泰過言防結括誰憐多出處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盡室得江行君恩與全活迴頭諫諍路尚頌無壅遏豈獨世所非千載成迂闊

廬山瀑布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逼雲千仞急白虹下澗飲寒劍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雷無敢蟄萬丈巍崖坼一道林巒濕險逼飛鳥墜冷束山鬼泣須當截海去濁流不相入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太半空名呼没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貴高路休防讒嫉夫

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相國鎮東魯（時李相公巡在兗）開閤多英豪蓼子賦從軍壯思如波濤當有非常遇所得連六鼇故人孫復之卧雲生二毛或作梁甫吟秋風共呼號翩翩草檄外可與相遊遨益以夫子心萬物都一毫此行名與節須似泰山高

和楊畋孤琴詠

愛此千年器如見古人面欲彈換朱絲明月當秋漢我願宮商絃相應聲無間自然召南風莫起孤琴嘆

絳州園池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囿一泉西北來群峯高下觀池魚或躍金水簾長布雨枯栢鎖蛟虬醜石鬬貙虎群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陶唐古

晉祠泉

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靜數步忽潺湲此異孰可窮觀者增恭虔錦鱗無敢釣長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大道果能行時雨宜不愆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

訪陝郊魏疎處士

賢哉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為隱君子有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為高士笑誓不捨青紫此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稱長城倚來訪卧雲人而請益諸己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

中元夜百花洲作

南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百花洲裏夜忘歸綠梧無聲露光滑天學碧海吐明珠寒輝射空星斗疎西樓下看人間世瑩然都在青玉壺從來酷暑不可避今夕涼生豈天意一笛吹銷萬里雲主人高歌客大醉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

覽秀亭詩

南陽有絕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紫微謝希深領郡日建此亭）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垂千載休我來亭早壞何以待英游試觀荊棘繁徙步瓦礫稠嗟嗟命良工美材肆爾求曰基復日搆落成會中秋開樽揖明月席上皆應劉敏速迭唱和醲酣爭獻酬老子素不淺預茲年少儔九日重登臨涼空氛氣收風來鴈聲度雲去山色留西郊有潭菊滿以金船浮雅為君子壽外物真悠悠過則與春期春時良更優嬉嬉衆卉頭袞袞新泉流簫鼓動地喧羅綺傾城游五馬不行樂州人為之羞亭焉詎可廢願此多賢侯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先王制禮經祠為國大事孟春祭風師刺史敢有二齋戒升于壇拜手首至地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

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檝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
愼無吹散去坐使百穀悴槁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
乃可驅雲煙以喜萬人意願君入薰絃上副吾皇志
阜財復解愠即爲天下賜入使重古禮作詩歌祭義
誠欲通神明非徒奬州吏賢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位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甫

穰下故都今善藩沃衍千里多豐年孫公頃以清淨
化我來代之慙二天人物高傳臥龍里神仙近接弄
珠川漢光舊烈山河在徘徊弔古良依然二十八將
固不朽風雲一代皆忠賢我亦明時得君者出麾十
載功不前尙得州麾養衰疾優游豈減居林泉因逢
故人作宴喜琴樽風月夕不眠之翰詩來若金石重
於我輩何其偏相其直道了無悔寧爭蠖蚓與鵬鶱

送鄭鄉尉黃通

少年好逸驥老者重安車爭先尙逐逐致遠貴徐徐
勿言一尉卑千戶繫慘舒外矜固不足內樂則有餘
子游與季路作邑寧欷歔五斗對萬鍾所問道何如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高車赴南峴敝郊主東道風采喜一見布素情相好
屈指四十秋于今歲寒保我起爲君壽善頌復善禱
願盡杯中物薄言理可到君子貴有終功名非必早
朝端卿大夫所尙賢而老世慮久乃周聖門深已造
與君誓許國無忝於祖考絜如鳳食竹樂若魚在藻
安得長相親時時一絶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滿懷抱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今之刺史古諸侯孰敢不分天子憂昔秋徂冬渴雨
雪旬奏空文慙轉鄭得非郡國政未洽刺史閑閤嘗
自尤上賴天子仁且聖神龍奔走不俟求同雲千里
結雪意一夕密下誠如羞（俗有雪若多夜落之語）曉來賞心江
海上東望不見三神丘滌祛癘氣發和氣明年黍稷
須盈疇煙郊空闊獵者徤酒市暖熱沽人稠光精璨
璨奪劍戟淸寒拂拂生衣裘鈴齋賀客有喜色歛酬
歌作擊壤詩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
言吾子靑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南陽本佳處偶得作守臣地與汝墳近古來風化純
當官一無術易易復循循長使下情達窮民奚不伸
此外更何事優游歎嘉賓時得一笑會恨無千日醇
客有多聞者密法爲我陳自言此靈物盡心妙始臻
非徒水泉絜大要藥蘗均暄涼體四時日月周數旬
其氣芳以烈厥味和而辛涓涓滴小槽淸光能照人
固可奉宗廟宜能格天神我姑酌金罍駐此席上珍
况有百花洲水木長時新煙凌藏宿鳥柳秘見朱闉
兩兩鳧鴈侶依依江海濱曉光倒曉影一川無一塵
悠悠乘畫舸坦坦解朝紳綠陰承作蓋芳草就爲茵
引此杯中物獻酬交錯頻禮俗重三爵今乃不記巡
大言出物表本性還天眞或落孟嘉帽或拋陶令巾
吾非葛天氏誰爲劉伯倫八使達觀者與予日相親

作詩美嘉會調高繼無因但願天下樂一若樽前身
長戴堯舜主盃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休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闓恩被疆埸外
中國倚而安治爲天下最開府多英僚置酒每高會
徘徊臨峴首興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輩
堙滅皆無聞空悲歲月邁公乎仁澤深風采獨不昧
于今墮淚碑觀之益欽戴卓有王源叔文學偉當代
借麾來襄陽高懷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
行樂何逍遙覽古忽感慨不見叔子祠蕪沒民疇內
千金贖故基廟貌重營繪襄人復其祀水旱有攸賴
太守一興善比戶皆歡快源叔政可歌又留千載愛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憶守姑蘇日見君已驚人翩翩幕中畫落落席上珍
強記及敏力一一精如神泊余領西帥塞與羌夏隣
君來貳邊郡表裏還相親有如得四支周旋衛其身
予始按萬渠兵行百物陳而君主其事進退皆有倫
羌酋八九百辭歌吉斷斷傳告以號令再拜罔不馴
係城大順川扼胡來路津漢軍始屯集虜騎俄紛綸
諸將稍畏怯偶語辭艱辛君躍疋馬去入險將死瀕
持檄畫禍福虎校靡不遵呼兵就畚插悅使咸忻忻
晝夜戰且役城成未踰旬虜乃急攻我萬衆生煙塵
砦堡被矢石遁走無逡巡君馳奏附下感慨動中宸
是秋懷敏敗虜勢侵涇原天地正愁慘闒將迸奔
腹心苟不守皮膚安得存子召蕃漢兵趨邠當北門
諸將切切議謂宜守塞垣惟君力贊我咸鎬爲本根
王師遂鼓進連城息驚喧果釋天子憂獎詔垂明恩
予貳機衡重君掌食貨繁豈敢偷夙夜未嘗攄笑言
今功領南陽會君乘使軒攜手百花洲無時不開樽
語論極今古情契及子孫氣同若蘭芷聲應如篪塤
浩歌忘物我劇飲無涼暄自問平生心此樂曾幾番
一旦改使節忽忽指并汾惜別固不忍贈行當有云
從來宿兵地北與胡漢分長河出紫塞太行入青雲
天然作雄屏覽者懷忠勳行府在平陽山川秀氣盈
堯民擊壤歌千古猶得聞君有經濟心濶以金石文
攬轡問風俗坐堂精典墳此道日益大行行思致君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南陽風俗常苦耕太守憂民敢不誠今秋與冬數月
旱二麥無望愁編氓龍遁雲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
轟轟昨宵天意驟回復繁陰一布飄寒英裁成片片
盡六出化工造物何其精散亂狂飛若倚勢徘徊緩
舞如含情千門競掃明月色萬木都拆寒梅英天上
風流忽爾在人間險阻無不平因松偶作琴瑟調過
竹徐移環珮聲江天鳴鴈畏相失龍庭奔馬豪如驁
丞相沙堤初踏練將軍紫騂偏纓瓔巖前飢熊嘯風
虎海上凍死吞舟鯨我有高樓接壁雲上雙瞳一開千
里明年闔逐去疫癘遠長逵壁下塵埃清當知有年
可坐致東皐父老休營營因招大使賞天瑞醉把兼

黄向上評窮通得喪了無事莊老器宇何難并君起作歌我起和天地和氣須充盈當年此樂不可得與雪對舞擄平生共君學取雪好處平施萬物如權衡

送謝景初廷評宰餘姚

世德踐甲科（先賓客先紫微俱登戰科廷評今又擧之）青紫信可拾故鄉特榮輝高門復樹立餘姚二山下東南最名邑煙水萬人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賢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風爲君來綠波蕩平湖乘興訪隱淪今逢賀老無文藻凌雲興定喜江山助未能同僊舟離樽少留駐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隨去

閱古堂詩

中山天下重韓公茲鎮臨堂上繢昔賢閱古以儆今牧師六十人冠劒竦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所存遠我將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賢守馨德神祇歆與法曾弗泥勸沮良自甚蹐民在春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毅若武庫森其重如山安其靜如淵沉有令凜如霜有謀密如陰敵城一朝拔戎首萬里擒虎豹卷韜略鯨鯢投釜鬵皇威徹西海天馬來駸駸留侯武侯者將相俱能任决勝神所啓受託天所諶披開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支一柱萬宇覆重衾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愔愔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思寳元初叛羌弄千鐔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餧犬彘塞翁淚涔涔中原固爲辱天子動宸襟乃命公與僕聯使禦外侵歷歷革前弊拳拳掃妖祲二十四萬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昴與參相彼形勝地指掌而蹄涔復我横山疆限爾長河潯此得喉可扼彼宜内就擒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巢不忍覆異日生凶禽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當作霖四夷氣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爲公廟廊箴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

范文公文集卷第三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白雲無賴帝鄉遥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鳳
鳥薄才猶可賦鷦鷯瓢思顔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
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

詠史五首

陶唐氏

純衣黄冕曆星辰白馬彤車一百春莫道茅茨無復
見古今時有致堯人

有虞氏

成都成邑即天開終賤堯基詠起哉但得四門元凱
至九韶何必鳳皇來

夏后氏

景命還將伯益傳九川功大若爲遷謳歌終在吾君
子豈是當時不讓賢

商人

纘癸昆吾禍莫移應天重造帝王基子孫何事爲炮
烙不念嘻吁視網時

周人

斧鉞爲藩忍内侵商人塗炭奈何深不煩魚火明天
意自有諸侯八百心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蔌蔌樓臺外新輝溢四遐雲中凋玉葉星際落榆花
嶽色參差露松聲縹緲加風流裁賦苑清苦讀書窗
霜女慙輕格蟾娥讓素華孤鴻迷鳥道萬馬憶龍沙
淨拂王恭氅香滋陸羽茶載歌勞郢謝一奏待鍾牙
幾處和梅賞何人爲騎嗟含毫看不足詩社好生涯

河朔吟

太平燕趙許閑遊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爲上
將猶憐仁義對諸侯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
有秋民得務農兵得帥御戎何必問嚴尤

和黄揔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萬石君賢再出麾猶龍川上五歌時九重執憲清規
在十鎮分憂白髮知環禁中威星拱極鈴齋舒嘯月
侵帷金臺下客思何報願上中和樂職詩

過太清宫

醜石危松半緑蘿函關眞相王嵯峨誰言仙道求難
至自愧陰功積未多渺渺雲霞開絳節雝雝鸞鳳答
空歌幾時身退瓊壇畔榮利忽忽奈老何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分携俱是佐高牙兩地光塵自等差榮事白趨丞相
府道情時過老君家雙鳧得侶知風便一鶴思鳴對
露華早晚相將雲漢外重爲龍友免天涯

送江南運使張傅度支

刑措東南始詔迴重分邦計命欽哉于公已積充閭
慶齊相還施富國中十郡甘棠歌未歇一方流馬路
初開啓心知有嘉謨在足亂雲霓憶帝臺

堯廟

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洚水舜亦致薰風
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西溪見牡丹

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寄泰州幕明化基寺丞

同時辟命新中道改絲綸滄海人歸楚清風子在秦
共居卿月下獨得將星鄰聲動軍前檄峥嵘席上珍
烽煙邊信息金鼓武精神獵度天山雪歌逢隴樹春
燕臺無限好西向自霑巾

鵰鶚在秋天

秋漢寥寥迥雄心肯木棲人間正搖落天外絕攀躋
月兔精應喪陽烏影欲齊長河正練小太華一拳低
下眄羣毛遁横過百鳥睽乘風從未已空闊玉關西

觀獵

鷹犬一何驕霜明遠近郊鷙皇不觸網狐兔自充庖
熠熠流鳴鏑紛紛過綠驕雄飛從漢下殺氣與雲交
翦棘爭探穴摧林競覆巢惟開三面者盛德播絃匏

鸚鵡

堂上每云云金籠久受恩思山誠有意對主忍無言
性比孤鸞潔聲殊百舌繁雲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

歸雁

稻粱留不得一一起江天帶雪南離楚和春北入燕
依依前伴侶歷歷舊山川木葉程猶遠梅花信可傳

子規啼到曉鸚鵡鎖經年應羨冥冥者東風羽翼全

青郊

青郊鳴錦雉綠水漾金鱗願得郢中客共歌臺上春

射陽湖

渺渺指平湖煙波極望初縱横皆釣者何處得嘉魚

舟中

珠彩耀前川歸來一扣舷微風不起浪明月自隨船

寄歐靜秀才

君歸一水遥竟斷木蘭橈賴有南軒竹清風慰寂寥

和韓布殿丞三首

泛湖中

平湖萬頃碧謝客一開顔待得臨清夜徘徊載月還

琴酒

絃上萬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發陽春

漁父

月色滿滄波吾生樂事多何人獨醒者試聽濯纓歌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空半簇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
煙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去白日上蓬萊

野色

非煙亦非霧羃羃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
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迴

雜詠四首

梓人一笑白雲鄉杞桂森森遇孫苴聞道周公羅罍
在天庭誰此議明堂

二

有客藍田得意歸溪光冉冉白虹蜺玉人豈忍言環
珮留取天王尺二圭

三

鏗鏗千古嶧山桐金石聲來造化中誰道元和無復
致爲君堂上起薰風

四

嶺上英英向日開帝鄉情態自徘徊如何一施陽春
雨依舊無心歸去來

書事呈韓布殿丞

南宮曾薦牧之文失足徒勞忽十春天上雲龍期際
會山中猿鶴愧因循無功豈不孤黃石有道何堪憶
紫蕈少壯由來須努力篆銘鍾鼎古何人

西溪書事

畢棲曾未託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
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響亮頻聞鶴夜海曈曨每
見珠一醉一吟疎懶甚溪人能信解嘲無

得李四宗易書

秋風海上憶神交江外書來慰寂寥松栢舊心當化
石塤篪新韻似聞韶須期管鮑垂千古不學張陳負
一朝三復荊州無限意王孫芳草路遙遙

歐伯起相訪

海涯牢落若爲懷惟子相過未忍迴勁草不隨風偃
去孤桐何意鳳飛來罇藏金醴遲遲進匣鎖雲和特
特開萬古功名有天命浩然携手上春臺

寄贈林逋處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
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冠鑑積塵
餌蓮攀岳頂歌雪和琴身墨妙青囊秘丹靈綠髮新
嶺霞明四壁巖穿入諸隣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
朝廷推薦鶚鄉黨不傷麟吊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
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聆冥翼無端預薦紳
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酬滕子京同年

謝家風雅若爲酬散吏方躭海上遊疎懶幾忘傳筆
夢寂寥仍有負薪憂欲歌蘭雪歸眞隱敢向簪軒競
急流如共茂先瞻氣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贈餘杭唐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
口白髮思歸易滿頭獸入市廛如海燕可堪雲水屬
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樹春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
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樂樵爨誰欺鴈
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諸暨道中作

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可憐白酒青山
在不醉不歸多少非

題翠峯院范蠡書屯

翠峯高與白雲閑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
墜子孫還解愛青山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
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
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遠家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
一水無涯靜羣峯滿眼春何當伴閑逸嘗酒過諸鄰

越上聞子規

夜入翠煙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送李紘殿院赴闕

寂寥門巷每相過親近賢人所得多今日九重天上
去灘陽孤客奈愁何

霜露丘園不忍違三年月日速如飛金門乍入應垂
淚因挂朝衣檍彩衣

送邢昂處士南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賴有林君
復萬里清風去不孤

送丁司理赴明州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逖民金闕道書徵旨
在獄多陰德是真人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為獄官

送鄭江寶尉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
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送常熟錢尉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春不
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試筆

偶緣疎拙得天真豈問前途屈與伸車馬縱能欺倦
客江山猶可助騷人懶如叔夜書盈几狂似淵明酒
滿巾況有南窻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纖塵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歸心不可奪千里故園春及見市朝事却思江海人
煙波方得伴松月定為鄰願結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華構高軒敞名湖一面分星辰居上相鼓吹燕中軍
山色來嵩室風光徹汝墳杉篁涵晚翠蘭茝薦時薰
坐嘯頻乘月歸懷幾望雲迥臨黃霸俗遠味仲宣文
萬戶方開國三階復致君斯亭比棠樹千載頌清芬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盛府兼名邑榮歸指故林多年望鄉淚萬里倚門心
江館春寒薄山程晚翠深板輿迎侍日桃李正芳陰

又

此行深惜別所喜是寧親祖帳天門曉鄉關錦國春

烏歌疑勸酒山態似迎人我絕南陔望因兄淚滿巾

送刁紡戸掾太常下第（時為太常發解官）

精鑒本非深英僚暫此沉火炎方試玉沙密偶遺金
豈累青雲器猶孤白雪音敢希蘇季子潛有激儀心

憶杭州西湖

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明皇
美可賜疎狂賀老無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
在等閑為雨出山來

依韻酬毋湜推官

聖門非入室文陣敢爭盟不意提雲閣何由隸月卿
珍羣憐未至霄鶚引修程直舍有仙味祕庭無俗聲
午陰宮樹綠宵刻禁鍾清奉制歌三秀稱觴聽六英
恩輝孤易感交結淡難成新髮鑑中改舊山天際橫
纓思漁父濯春伴隼旟行桃浪觀秦塞薰風省舜城
幾多興廢跡重疊古今情進退思先覺蹉跎畏後生
見詒如美琰欲報乏英瓊淨掛澄江練高窺擢露莖
復驚開正始終仰輔登閎好勵圖南志翱翔覽四瀛

送石曼卿

河光岳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賈誼書成動西
漢謝安人笑起東山亨途去會雲天近舊隱回思水
石閑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送何涉秀才

蜀道歸來萬里身上堂嘉慶動諸隣以賢良詔下先生
起休向成都問卜人

八月十四夜月

光華豈不盛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
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一麾輕去奉蘭羞共惜清賢豈易求筵易暗驚鳴鶴
遠賦詩深望白駒留古來經緯心皆曉閑處光陰髮
半秋長孺之才同吏隱相寬類上海邊樓（時葛長孺倅通州）

謫守睦州作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佳聖明何以報殁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
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又

妻子休相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又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送韓瀆殿院出守岳陽

仕宦自飄然君恩豈欲偏縱歸剱門道忽上洞庭船
墜絮傷春目春濤廢夜眠岳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隴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又　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又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又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又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閽

又　天閽變化地所好必眞龍輙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又　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又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又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又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蕭灑桐廬郡十絶

又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史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又　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又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遶舍石泉聲

烏龍山泉實遶公署

又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又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隱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又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新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又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採蓮去笑上木蘭舟

又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釣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此郡魚少而嘉

又　蕭灑桐廬郡身閒性亦靈降眞香一炷欲老悟黃庭

又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又　山水眞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又　風物皆堪喜民甿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又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迴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又

遊烏龍山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
異花啼鳥樂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眞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閑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搖節落葉信流水歸雲識舊峯
蘭孫誰共采鳧鴈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濤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
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瑟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
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留題江秀才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依韻酬周騤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貴圖良時須惜幾嗟吁衆心可致巍巍
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慙外補救
皮膚子陵灘畔觀漁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
讓天衢何敢鬬先鞭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
貴一枝巢隱自逍遥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靜
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留題方干處士舊居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
蓋誰聚詩書到遠孫（時裔孫楷方登進士科）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姑蘇從古號繁華卻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隈紅杏遮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泰伯廟

至德本無名宣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横

木蘭堂

堂上列歌鍾多慙不如古卻羨木蘭花的見霓裳舞白樂天爲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洞庭山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耽耽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鎖靜朱離禪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亘西南

閶門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落鴻漁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靈巖寺吳王之館宮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觴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

太湖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

伍相廟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祇慙魂

觀風樓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南園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爲言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徽音來景毫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官草特芳感知心似血思報鬢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霄遠南園橘柚荒願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嘲須解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爲魚夢江湖尚渺茫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玄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氣彌衡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寶芝芳遠似天無翳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

（謂眞廟神御頌也）渦曲風騷盛（謂游局之作也）嚳丘學校光（謂[illegible]杜州學記也）
至精含變化大手鑿洪荒捴獄詞欺甫甘泉價掩揚
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役虎傍
平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陳質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衆人皆隕涙君子欲安碑
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迢迢三十春多慙畫戟裏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鵰鶚各逍遥但能貫傳親前
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羡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
凌霄（凌霄花名生且有託）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鬢半凋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徇身但得葵心長向
日何妨駑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
萬民宴坐黃堂遐無限隴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來章有鶴松之句因以松鶴命題以答之）

鶴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尚海濱露掌恩高還警
夜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入變奇姿已
過人莫厭在陰猶寡和九皐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冒雪霜寧是

病靜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
在人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爲石迺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乘嘉尋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雨霽沼正涵春
帝幄紛仙藻天鈞擲錦鱗洋洋須睿唱賡頌浹簪紳

過餘杭白塔寺

登臨江上寺邅客特依依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
亂峯藏好處幽鷺得閑飛多少天眞趣遠心結翠微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疏高
涯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絶今日盛遊遨

江城對月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回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
歲計多藏藥舟行不廢琴歸來清白甚寧問橐中金

迣山寺

樓殿冠崔嵬靈迣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
得食鷄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絶世紛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峯雲
逸意經年就微今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即事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洒勝禪師近疎歌酒緣多

病不負雲山賴有詩半兩黃花秋賞徤一江明月夜歸遲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闕下還憂長身在樽前且笑歌閑上碧江游畫鷁醉留紅袖舞鳴鼉與君今日眞良會自信麤官樂事多

依韻酬黃灝秀才

再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難期日月廻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闕自崔嵬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黃花見早梅

贈鍾道士 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在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踈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凌煙閣留取雲山靜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游江上高樓欲千尺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閑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掛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間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沉造化鑪

瀑布

迥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鬭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贈廣宜大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廻春白頭相見雙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茆卿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後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眞關借玉書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句來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詩人不悔衣霑露爲惜清光豈易親

孤光千里與君逢寂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宴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邊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
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
見子登西掖携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
樽酒呼前輩鑪香叩上眞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城大順廻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且賞即瀛洲
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斗銷憂
秀發千絲墮光搖匹練柔雙雙翔乳燕兩兩睡馴鷗

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
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公同年復爲延安交政）
思去共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
疎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炰縮項鯿
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迥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
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胡兵隔一川（時宣撫岢嵐軍）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說著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
去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
有爲須報國無事即頤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游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
立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黃政事聊牽強元白鄰封且
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爲守地猶雄醉醒往日慙漁
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
生風卧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遥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
強宦游誰歎傍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
宇招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幽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
醉痛羸基處肯相饒一拋言笑如何遣頻得音書似
不遥獨上西樓爲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假息養衰顏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
足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目送微雲過
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真賓滿軒明月清譚
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塵頻不任纖機只任真遠護玉關猶竭
力入陪金鉉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
有筠道本逍遥惟所適吾生何用蠖求伸
萬里承平堯舜風使君尺素本空空庭中無事吏歸
早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鬪茶浮乳白海螺行酒灩
波紅宴堂未盡嘉賓興移下秋光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清名喜寂即前塗江山樂國誠難
會風月詩家的不辜未必晚成輪早達好將高笑代

長吁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爲清朝賛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檣外轆轤響樓前江漢欲曙光和月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淸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年至一點在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戍樓人已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獨不眠君看明月下何似落花前
送黃灝貞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郡復議升沉早飛塵土味誠
薄遠宦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渾一夢即時歡笑敵
千金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強胡莫對秋風憶鱠鱸萬里天聲揚紫
塞十年人望在黃樞定應松柘心無改自信雲龍道
不孤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萬條殘後復來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
看似留芳意入新年
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寄陽粧玉顏須傍韶春
笑莫鬪嚴風與惡霜
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黃金置淸

賞觴年春色爲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
鶴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黃石談道須期會
赤松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閑白傅歌詩傳海
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國春濃幾
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
海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家

宰權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萬年閑披丹款
開鑪竈醉度清歌被管絃同牓幾人登將相滿朝今
日羨神仙松楸薙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
誕辰知兌說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大傅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穰下此花留未
發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爲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豔未勞横玉
笛風光先合倒金罍隴頭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
眼開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荅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宸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
燕池塘人靜下仙鳧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
易圖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申湖或作西湖）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穰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漣漪
潔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龜闌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
倒影澄波底横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靜柳閒垂
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花潭在郡之西鄧國南京洛西南至部）
（荊門復有荊澤鎮近取荊植于洲中洲有高臺遂命之曰菊臺）梅比漢南遷（松有梅焉梅比襄陽又晚一月）岸鵲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絲絲穿石
節（襄鄧問舊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羅襪踏青
期素髮頻來醉滄浪減去思共適芳草遠歌逐畫船

移繪寫求眞賞緘藏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
池

依韻荅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開前
席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
清光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謠及萬箱偉望能令
中國重奇謀曾壓北方強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
游老洛陽

依韻荅并州鄭大資見寄

節制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眞
風韻應如舊精明過絕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

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
論重來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眞絕
不衰獨媿鑄顏恩未報捧觴爲壽獻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
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
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横秋
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詹凌大鯤化浩蕩六鼇遊
北客觀猶懼吳兒弄[illegible]者無覆巨川舟

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
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

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巨防連地震聲撼望風
踊若蛟龍鬭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
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藥無涯誰可
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謂蘇州爲詩仙）
依韻和蘇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幾孟冬適知王澤寖及
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
九重況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苦爲慵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爲輕況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㕘卿士

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
倍青寵愛湖山清絶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又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宮迴顧隙駒曾不
息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東樹皆清曠萬戶千門盡
鬱葱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東南爲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
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慙老
驥閑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宮逹了身高居兩闕重爲隣西園冠蓋時時

會北海樽罍日日親共弃榮華拋世態同歸清靜復
天真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詩人
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蔡未還彥國才如謝安
石他時即此是東山
又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看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
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荅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
客（予執卷時即遊於公之門）于家今日見高門（韓公之先君嘗作金陵獄掾）我
居方面榮爲權君向臺端直且温彼此中懷蘊金石
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
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鶴羣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
謂榮獨愛九皋嘹唳好聲聲天地爲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
五首因以綴篇
玉皇近侍請修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樽有聖賢聊自
慰鼎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晡見陶隱松風寤

寥閴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其二

要路抛來自寡尤高懷卷去白雲收玉緣祕寶須藏密蘭為奇香却在幽仙骨豈曾移静節帝心終是竭嘉猷紅霞綠竹忘機地未免天家下詔求

其三

漢陵高興自飄飄何必天台渡石橋潭上藥靈多餌菊林間詩逸半書蕉勤歌蘭珮招逋隱惆事塵纓逐宋僚客有赤松盟約在異時猿鶴不相遼

其四

瑶壇日月静中長詩思時時逸謝塘神枕自成仙島夢朝衣猶有御爐香三元祕簡侵星奏五嶺靈芝待雪嘗金闕九重留不住高風何處是嚴光

其五

門外煙嵐紫閣横九衢風土更何情籬邊醉傲淵明飲隴上歌隨桀溺耕三樂放懷千古重萬鍾回首一毫輕鵬鷃共適逍遥理誰復人間問不平

贈方秀才 楷

高尚繼先君㟧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隣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 前集已有一首

吳門歎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舘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思朝寄毫髮經心愧道家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 文正集卷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易義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爲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爲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爲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爲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 兊陰卦 艮陽卦 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焉 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 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 下卦猶有二陰 上卦猶有二陽 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而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內四陽退之於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illegible]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遠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爲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內剛外震二陰剝焉)君子威而小人懾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爲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柔順之義)有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離之文明英華之德)有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翳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

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昬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終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發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賁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難也蹇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

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應得五位)君在險中而與己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兌為說)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兌為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幹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不以動也(上巽下震)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彌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

也時皆以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雖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為澤坤為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

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𠁊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坎險也兌說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惟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爲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爲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亨上帝而養聖賢也亨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震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爲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

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曰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内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内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曰斯昃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丕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羇旅之時也君子羇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内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宜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爲德其失也儒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爲體内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内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爲體内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兊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斁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于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爲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内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鑒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

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才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皐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眞僞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愨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一知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爲得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强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甚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身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名）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幷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

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威夷狄此將師之職也肅朝

廷之儀糾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務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然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子韓子魏子宣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

姦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姦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

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士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諮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

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直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諫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勑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禄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負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求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廻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廻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

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脩并守地則則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熟其土役昨奉朝旨令脩緣邊城寨置以民方譜事將半官閑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雇夫錢撒與明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舍然情願諸寨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士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之（使全今為驍騎副使慶州比部巡檢趙明令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

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
其前（王信狄青劉秘劉臨孫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中師王達
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岊王貴
張忠郭逵秉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亢劉兼郭李鈐張錫勃
楊楊）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
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
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
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
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
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
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
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

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
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
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
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擄守之策比
之朝去暮還比稍為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繒春冬之衣銀鞋饋輸備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
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

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納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
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
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
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
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
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
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
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
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于
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
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

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
矣（少田處許蕃部近城荒田以遷賞酬獎或量給賃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
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
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
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
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
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
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
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
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曰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
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比陲爲功多矣且
無議兵故百姓無内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
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
帝能和樂天下恊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
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
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
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荅竊議

漢高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
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
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
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
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税筭聽
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
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
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
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
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
閒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
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
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
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
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

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
貫後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宜撫
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
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狩狼主上仁聖不深
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
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内朝有此詔命聞羣
口横議遂伏閤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
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
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
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
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
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
力辨明恐悞朝廷幾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
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
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迴
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
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驛而至又選王正倫
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辯論學術可爲之
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既頗順於前願去號稱
臣又能緘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絶入不測之地既能
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
狄素貪利未猒心兵侵絶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
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賞罰不能拔人限以
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

囂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楊文公寫眞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眞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眞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閒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觀公之眞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眞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皇儲資聖頌 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與皇統紹僊源寶業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眞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夷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覺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琁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茲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圜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傳老羽翼

令人講帝皇之風叅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耿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迭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數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拔一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伎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於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充孰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愼

而後寧故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亶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職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嶽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克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矣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粤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緜緜帝統神武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迺建承華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日彰溫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思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恩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勝玉振金相英聲茂實緜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

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洪頴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乂遠俗使北疆以孚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餽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諳其利害請加買直減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

檝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玆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鬻焉彼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橫議嚚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冊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三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海陵民田朝之惠而倚閣其租者二千餘戶天聖四年勑依制置司奏撥限日定奪令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蠥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惕怛迺按迺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聰既聰宰謀既同屢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與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與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藩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云幾千咸復于田公蕆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鎭寧既寧既聚壽莫我若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

諸侯經營民兮樂成殺兮登盈作爲頌聲告于神明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形萬邦道德之所與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園初秀閥閱令嗣孝孝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

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請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愼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

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繄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中孺之劇論豈異夫予之縈褱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爲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若駭異歷代巖護景槃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栢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入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爲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戲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歟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佔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耆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朽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堅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群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搆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

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宫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者亦不復爲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甯無何先微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録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昧公於此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洽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餗逸人溪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眞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眞堂其制隘陋乃遷于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録獻替録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頃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薮黨詭醅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薮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薮進東宫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皐之誅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與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釆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真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

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損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决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旣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噫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

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情性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比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眞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時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爲資始於坤爲發生於人爲溫良爲樂善爲好生於國爲行慶爲刑措於家爲父慈爲子孝爲嘉穀爲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爲三辰昭會於地爲萬物繁殖於人爲得時茂勳於國爲聖賢相遇爲朝覲會同爲制禮作樂爲上下交泰於家爲父子爲夫婦爲九族相睦於物爲雲龍爲風虎爲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爲膏雨於地爲百川於人爲兼濟於國爲惠民爲日中市於家爲豐財爲富其鄰於物爲騶虞爲得食雖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爲行健於地爲厚載於人爲正直爲忠毅於國爲典則爲權衡於家爲男女正位爲長子主器於物爲金玉爲獬豸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况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寧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獲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説春秋序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衮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奥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實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晝一而上眞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

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于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亦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級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殺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刋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成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絶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蓊薆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揭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呑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邠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録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與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需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

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郟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敎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眞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懾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嫌多端其勢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

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擧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擧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眞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擧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

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曁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内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

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顔者危鉞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議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勳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濫廁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冗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鄕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豈非貪忍之徒絶異孝廉之擧使親民政其弊如

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塡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内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擧遂爲奔競至有忿爭而况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旣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彼之淸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淸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

父母桒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義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倿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

則忠臣骨鯁而易踈倿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强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倿人滿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倿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

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

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聦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間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

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載書拜于右丞 閤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昔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巍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覬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齊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邴侯之問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為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為衣冠禮樂之

士研精覃思粗闚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竊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于海隅葭菼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思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佐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于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宜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

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
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
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
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
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
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
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
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
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
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
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
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

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
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
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
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
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
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
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
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
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
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
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
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

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
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
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
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
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
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墮
不禁耕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
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
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
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
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
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

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
下令録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
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
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録
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
職官録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
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候到銓衡
別議旌賞其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
舉初入令録之人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
大縣簿尉仍賜令録之俸其曾任令録有過該恩合
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洎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
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

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宜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覩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某素而不糾縱胥徒之蠹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

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縱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罷黜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不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其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畏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是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

惰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豈曰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

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偺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

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曰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眞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稚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貲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

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費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貲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兄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

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

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
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
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
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
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
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
者豈能華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
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
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
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華天下之心是邦本
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吊民
者有以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

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
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
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
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不稽古
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
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
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
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
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
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
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
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

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
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
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
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
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
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
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
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
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
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
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
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

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
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
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
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
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
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
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
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
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
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
嵓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禮召
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

之舉不驗勛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淤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誇不與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録事參軍録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置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

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illegible]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擾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勸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illegible]

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恩絶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吊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氷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舉其失以古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禍若力小任重

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謟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眞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速盡豈非天意蓋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

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稱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蒼益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錙銖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負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企穀決于羣臣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侵氛傷豐年

實過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倍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此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蔭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雖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表乎又遂惡之官多在寒

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曾趙王倫不勤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擾動餽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驕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

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餽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暴裒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得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使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

蓋使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

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紳之間多

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糺察四方絶姧民之寃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宫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爲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敎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祖府之職也豈必兩宫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徳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俞越典禮進逆耳之説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葢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于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閤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翃公家之事何敢欺黙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擬敎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黙黙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膂之萬一指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説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葢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諸芻蕘采謡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揆萬衆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鼂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

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
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
所議焉其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
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
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
遠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蕢絃高魯仲連梅
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
請舉置某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
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
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
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

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
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
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鈞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
吾就縲絏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
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復中
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
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
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
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
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
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
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則
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
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
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
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
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
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
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
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
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螣使鬼
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
甚清素前編後簡溢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

有七八朱紫未辨音胥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
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
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
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昃不
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
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
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
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
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
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
是浮淺僥覬之輩爭爲傾巧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
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

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禄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命禹拜唯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眞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胷中而莫敢鑿發者恥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

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貴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焉何後代必有勇族強臧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況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

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足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

文正集卷八

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汹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逃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

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其之志如不可教則願𢰞言
於朝以絶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徙黜
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
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
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
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
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
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
不任戰懼之至不宜某再拜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
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
所退省默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
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
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
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
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
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
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
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
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
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
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
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
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
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
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
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
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
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
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
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

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彝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

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學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廉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誓策失之者蓋

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冤之儻亦以典為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為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今詔誥宣勑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討其文

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爲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九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誥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爲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爲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爲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爲令式尊之爲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敘六代沿革禮樂制度

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爲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繫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其目典之爲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騤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出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

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

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于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熏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

與大王雖未嘗高會鄉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匈匈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

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忻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問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鬭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者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

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其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咨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討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以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其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宜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某諮目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疎略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柰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爲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群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恥終無成功眞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覻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

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柔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墜擢驟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勳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延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閤下以衆說參取爲國家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俾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存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爲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没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爲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擘畫）（今有圖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悉訓練未精將帥無謀間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爲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爲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隘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吋險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愼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强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郡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剏置不必做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强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鎭然六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閤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者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内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内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爲言惟文

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起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没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𢷬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烘都統蓋為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乂為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本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敕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部署於今亦然准新命鄜延部署則係有處分同不須更改照勅惟懷陳宣旨以兼之乃實謝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慼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為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塗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宜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祗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怔忪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為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墻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己安乎其他利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為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柰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賊使能充無猒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内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援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覽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禍耶

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爲武帥與之黎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於内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内某輩竭力於外内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胸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宜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修謝啓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麾遣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廩庫緡空虛不識將帥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爲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爽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列囊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内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閤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聞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擁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入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官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竊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挸於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非次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爲

言今閤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群吏之可扼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閤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爲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閤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閤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爲壽不宜某上

又

某啓近辱貺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鄉之高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柰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己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毁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耻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鄉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宜某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田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感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窊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横没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

御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
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啓之
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
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
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
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
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
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
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
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
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
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

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
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
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
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
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
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
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
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
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
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
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
之倉庾也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

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
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
有憂天下之心爲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
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醨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欹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塵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忝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爲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傺何師賴堂搆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涙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奠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鉅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卑飛於勝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醉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惻愚之忠愚與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見旨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豆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群靈惟純惟粹哲人廼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竟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

際始終尤難公覯昌辰寔子庶揆保輔兩宮訏謨一
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乂寧雍容道行四鄙多
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衮以養高年如夔亦
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其
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號哭不逮
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
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
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
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
當夾輔之寄忠勞磬宣戩揚備至念始終兮寵賁謝
崇高兮飛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
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
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
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
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寔哲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
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
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袞職斯補一德二
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
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
詵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
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
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
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
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懾城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
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
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
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
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鄜杜
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
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
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
相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
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摛翰藻之英辭拜登瀛之妙
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
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
而莫欺徃按察於荊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
公屢密啓於輔帷廼脩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為遽
待從於天閣俾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
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
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

離九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云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

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慼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闥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遷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為樂西夏猖蹶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吊之綏之與治其生復卒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樓櫓攙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謀甚織邊陲如局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徙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塡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忝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容啓兮余出爾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

唐箕裘賢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慕中矯
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貞議
論必公人事多故遷遞謫覊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于
弗可掩起于縣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
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頹然不爭惟
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巳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
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巳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
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
子徃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
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
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
鯤巍巍亭亙厥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
首光華帝闈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
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眞
宰一德良臣白髮伏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
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章具人仰如仙上侍如賓門館憧
憧子孫詵詵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
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
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鄉何爲歎
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

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
平粹靈秀格義義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
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
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遂
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
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
呼遺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
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
政弗諧而夫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
瀛共舍切磋規箴蘇秀隣郛唱訓謳吟相許道大交
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今也云亡絕絃于琴白
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百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
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略
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
文敏若神群經衆史精微悉臻長跡大議慷慨屢陳
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冠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
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
一方瘡痍噭噭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
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
賊怨我當民枉我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
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
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

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詩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世云云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爲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霖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乎孝爲臣極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幷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

負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
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
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役
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
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
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
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
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
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
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
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

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
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
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
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
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
嘗折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
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
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
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云下令曰百姓復
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
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鎭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

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
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
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
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
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
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
天曰無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
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
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
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
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
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

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
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
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
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公一言
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
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
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
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
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
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
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受
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公　簾使廬陵王

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
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
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
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
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
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
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
荆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
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
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
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
于嗟乎薦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
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
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
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
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
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顚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
以哉某叨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
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
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
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
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
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
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

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禹天下知其功也惟
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
缺漓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
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
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
四方老於王鹽爲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
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
韓並爲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
慟暨五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
密照霈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
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昫累贈尚書都官郎中
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
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蚤暮篤子以文公
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畀
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
既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罯
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擊柝昔賢或爲之
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玆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
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歷崇班承制于內殿
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招州刺史荐拜西上東
上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吏任出淳化中主權酤于
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亡入討公使于軍中賊

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攉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眞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荊湖諸州獄還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凉鎮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鑄運之重命使孔輔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壓庶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從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莅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廷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云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爲侍禁曰紹先爲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權晉亞大摠管階至光祿爵爲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終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戎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況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運

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殊數蠻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豪黠傒洞數州署兄弟以爲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過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葉逢山館理新興攝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凉之行夷又使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猾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諜夫駭其族曰天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穉天子聖且仁吾爲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歟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貙首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鹺利方剝議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數波之具貨入于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筴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艮以減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敘潮者逆夜不息涉

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居二焉梁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御焉彼沙者歲月而積關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恬乎力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凋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爲十閘以跌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茭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護九而亡

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夠欵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曁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膺之年聖符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小長甲採㯕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

物故無慈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在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草隸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閘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塗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勳異不得而謝焉公祗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封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

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聲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潁之濱星萃于上炳爲哲人儀茲聖辰
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侮矜寡弗有彊禦猗仲山甫
維侯之言廼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樞
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冠禦彼災害吾民是賴
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廼謀嘉賓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帝錫我侯歸牧于鄉錦裘煌煌纓衡鏘鏘故老飲歌吾閭之光我侯爲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含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爲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覩皇家之興迺以儒行敎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絶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旣練朝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陛見拜大理評事知泰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民嚚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闕天下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眞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才以公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爲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貧譋扑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于庭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陲宿兵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孽以爲非便朝廷惑其說徙守回中郡旣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府且有錫賚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浮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爲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奬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旣退即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敎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

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彥惡與善始終一節
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内郷縣君先公而
亡有三子長曰逵大理寺丞次曰規睦州王原主簿
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
早亡次適閤門祗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
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
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
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曰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
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餘戶舊有
太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
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太至潮洶洶驚人而
兵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

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遂
命公為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
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為海陵宰知茲邑之田特為膏
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
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
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張
侯共董其役始成大防亙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
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去職二公實
成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
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為銘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覩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蒞
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

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
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啓福歟
壽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
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
弗暴弗悖無復鬬兵于中原者今九十載蓋祖宗遠
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
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
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
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
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搉

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
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
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
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
可先伐之以實樓櫓且備焦爨為久守之具二千石
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
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
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
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
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
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
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

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
眞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
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
對于長春殿上説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
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羣寇驚郡
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
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
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
或任威詐而大致富贍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
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
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
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

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
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僻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
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
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
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
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
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
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雄茶官至是坐所
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
公文行眞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
之器恥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

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illegible]
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秩
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
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
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
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脽
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
專務儉傳豈以彼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蹕
之儀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
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
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
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

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
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
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迺爲盛族
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
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
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
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
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
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
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積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
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鎬爲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
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

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紛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營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守越之餘姚縣景温太常寺太祝守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韻未甞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温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践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敬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飭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俾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樂冠至曹除皃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縣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藉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稟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絶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頴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頃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内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寛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眞宗山陵再塞夫河之决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需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甞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冠萊公薦領京北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眞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劒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劒欲絶王師之

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鋭孰可與鬭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牓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轄裴璘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奬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句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陜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貿于邊市今請籠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以奏命鼎為陜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評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寛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羡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陜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徙陜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榷酤獲遺利蓋億計乃奏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為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令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陜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為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奥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朞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須帝曰河朔未可無御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禄如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其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飢公悉發倉廩以振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出舊城丈餘民不為

無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盜武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饑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璽詔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繒纊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爲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敎曰賊第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閒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去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敎齊人遂安天子遣

中使奨勞之及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産以償西人苦焉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産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

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遺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於國非悳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且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

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充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猗歟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兮孰謂覇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魏魏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盛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睢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筭兮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

命以觀風兮於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常寛之兮民易
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羡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
安安而壽兮高挑以終門閥不圮兮表于闕中我我
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袞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
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汝陽之廬令
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昔積德
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耳開寶八年太
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
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為之首覆策于
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
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既
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
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
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
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
惡薪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照職之累降品一等
領饒陽錢監未幾辨之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
七陳諫章上愛其忠說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
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
曰南府才冠吾不究之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
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
塋請理草陵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焉又
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便之眞宗即位
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
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從頻正人也公從

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兵部方將圖任遘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徳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爲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爲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瑣早亡一女適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内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彀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内朝端立右史貞道始行怒飛遽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乎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覩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玊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權酤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舉元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雞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遊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内推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擁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莊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閤沒反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爲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與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

五人曰興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
懿王有儒術皆補爲郎象宗忠懿之壻也從而還朝
以文召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
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
州武進令皆以康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
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
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瀘
川榷酤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饕民胥怨所
由生階之爲亂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
縣令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
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
松楸願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替求分務

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耤
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
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氏
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曄暕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令
爲歙縣簿曄暕並策名曄不赴調暕解官俱就養左
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
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
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葬兄
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爲搢紳先生所
推諸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
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
黨稱焉相國潁川公晏襄司潤渭公在武進諸郡有勞

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
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步積泉深丈自是雖甚旱暵
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
鑿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
逍遥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歛服
葬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
如有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隴嶺之先塋禮也某以公
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卻焉而息孝友之風
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
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
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
食菜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
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
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
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
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
安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
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
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
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

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與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旣取太原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荅賜內帑錢

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謗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昧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敎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諭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儉玉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爲之慼然出海

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誡眞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日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

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吳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搆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皐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紹至兩

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
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
下太宗銳意太平眞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
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
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復
業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
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
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
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

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
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
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
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
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
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
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
盖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瀫皆隱於唐季
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
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
縣太君贈晉寧郡太君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爲
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吳越間儒風幾息公能
睹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
釋褐爲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
憲州録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
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桐廬
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
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
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
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
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
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

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
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
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
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
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
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
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
爲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適
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
人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
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入
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歸

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答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濤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面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

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船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具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

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行以家君朱紱為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遺而還又濟陽丁公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

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譏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搏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人不謂之賢乎夫人穎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揩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右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之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叅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穎川之誌某非特為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為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

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飧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爲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絕儉而仁弁

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胥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坐壹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爲留守推官其

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郃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輟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爲樂考諱蔇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發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爲監郡得公詩語嘆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

祥符八年春眞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爲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

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祕書丞禀甥著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未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發弟禀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

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入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荊湖間活以閑田奈何求生而來委之死[illegible]亦人也義必不還

苟散為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事于眞皇眞皇上僊噴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廼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悠山為陂兮川為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祜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眞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奬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

出須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爲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横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吏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吴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於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徙守壽春郡春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從其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

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默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斮助軍之獎實瘠痩細民以爲

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歳時選士頼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鎮陜州州當四達之

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適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寳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虚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輒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閲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顔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威必舊公未嘗折顔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

交游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
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
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
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
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
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
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
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
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
淮南外計攺經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
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
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

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徒勞者久之
公爲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
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
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
録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
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
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
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
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嵩將作監
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
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
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

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
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
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
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
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
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
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
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録乃以傳聞
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録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

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
識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
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
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
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
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
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
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
自立門下士成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爲饒州
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闘即
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
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修舉府

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過宗黨稱嗟服除爲許州郾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兹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奬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歲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

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至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易廨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溉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

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隸于辰州而驕蹇徂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朝廷弗欲校之責吏而已仕羲益橫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羲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爲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詔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領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

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爲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肄業登進士第爲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康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懿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犢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

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
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
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
奄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
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燬得
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閒王考諱某被遷于盧
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
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
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兩牧
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
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
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
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
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具宗閥然嘉之補職于
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
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符節中主郡之峽口寨時龍水
郡蠻寇大擾戍兵屢覆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
近寨圍而譟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
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蘥
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衆
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
寇州將書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
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
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
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
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眚
以對第一乃遂進用四五年閒掌西掖書命為陝西
道宣撫副使還朝數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
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
子以尚憂西陲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
略使公在疾經略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
診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
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賻贈焉經略累章哀請得告奉
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
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闕中有突
馬使一卒乘習過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
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
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略即長子也次
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蔭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
州鄢城主簿次曰天護幼亡次曰洵潁上主簿次曰
淡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
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
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熹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
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

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略之
迹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毅其嗣挺國之器歿後既隆
又壽而終天子賵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
忠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
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賵賻加等子孫遷官者
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洛陽
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
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辟居
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覇業既成遂爲國相久之一
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號第以疾終及公之貴
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
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蔭爲供奉官
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
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
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
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
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
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
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
陽主簿實與廉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
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記公姓名署
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
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成命未
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
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
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
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横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
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
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
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
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
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
官苦其費公視德州間地雖沃饒菽粟易致又河渠
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董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
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常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
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
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
池鹽商嗇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
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
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
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
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illegible]
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illegible]白

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
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
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
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
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
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
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詔翌日
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
覽居密府六載參掌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戶
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
疾疫於關中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廪祿復損
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

臥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
廢西羌狡很必有窺邊之心思不克威賞久安之勢
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
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
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
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
昊驅衆十餘萬於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
上城中守之纔數百人公身被甲冑復呼民登陴日
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
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俱殁城中大恐無可
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
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

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
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
凍餒不知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
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爲不誣矣然二帥既
殁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
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
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
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
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
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鄧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
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逷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殺
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

以西事而來收兵入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
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弃之
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
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掄材未嘗累薦及其沈
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
恭和有風槩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
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
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奥以昌期所著書奏
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
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
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
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

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搢紳並隆德之在軼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為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松柏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流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為詳體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悉運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旨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令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

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絨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備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殺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

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抗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君已至趨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兀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潛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

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拒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椎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很不

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以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

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
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眞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
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
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泰州太
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卭州惠民監
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
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
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
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
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
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
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

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鎭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
正託章惠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
納蒙正太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
助獄成流賓州上覯政暈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
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
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
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
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
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
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李父圖書而
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
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
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
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
曰謂三班奉職皆有立㪽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
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
士伍卑寵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
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
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
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蹙自瘠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
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是霜厥身生則有涯

死宜不泯邊俗祀之于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
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爲人及君歷泮連泰三州
從事在泰日予爲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
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
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
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
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
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
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
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爲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

年未還政閒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暨明肅獻代朝廷
權當時敢言者越旣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
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
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旣而起通判江寧府丁
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將難
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
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
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
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
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予
時爲環慶路經略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爲三
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

怯君感用牛酒迎勞霈然露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
州士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
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自此數
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
與予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旣置四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而諸路經略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别非統制所
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
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
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
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

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
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
堅以諸軍月給幷而言之誣其數爾于時待罪政府
嘗力辯之堅旣死臺諫官執堅之説猶以爲言朝廷
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
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
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
年月日甍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賵賻禮
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於朝及聞
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
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
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

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與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
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
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
略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
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
推官王相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
以哀毁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栢數萬株生平好
學爲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
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懽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
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王山雲上回中岳陽
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大
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爲之記重興岳陽樓

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爲之記君樂於爲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奕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曾辯論弗權主略邊方智謀横來嗟嗟子京爲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

墓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己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脱賤貧逐貴高弗奪弗猒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命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别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宜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略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千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逃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况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略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略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擢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其孔子之門則當若其人而不

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佖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禄少卿妣裘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閒丁光禄憂朝廷録光禄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余余天禧初爲譙之從事光禄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余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余益愛焉君既禄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脩弗克樹勳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夭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爲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爲多焉小人之爲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爲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爲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爲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其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斂民爲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爲城

用覺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覺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貲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饑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爲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爲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皐所入日爲鷄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公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傾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爲家棟梁兄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廻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埽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鄉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搢紳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遠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潁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袞太子右贊善大夫妣某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以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夫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鬪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霏萬疊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毋君隨居鄠郊嘗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處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蔡求優游靈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喜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焉搆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齋其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

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友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
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
予經略西事遇君之長子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
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
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有肥遯之節後感母
君之言僶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
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某山某原禮也
次曰概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
覽曰覬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道早卒噫
予與君别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
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
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
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
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
州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
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
第終于陳州録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
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
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
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
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
道轉運使薦之改著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
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
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
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
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修古等上言外戚
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隷輩皆得禄仕責授秘書丞
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
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國還爲兩
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爲天下之最孜孜利病無
弊不革朝廷獎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轉運
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都
尉同平章事柴宗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
壓人爲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爲河東安撫使君恤殘
民無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
定初西戎叛兵交塞下近邊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
君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
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黄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
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
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
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
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廻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
中丞道輔等伏閤論事見端人之風爲三爲轉運使
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

而少過君在南海于方經略陝西嘗薦君可仕邊要朝廷纔有巡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顏子非壽
清德自久伯道何嗣令名爲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亨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鄉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爲萊之膠水令有惠愛君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爲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局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群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爲樂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萬請爲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爲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慙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參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此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己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弈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蔭補報君之德也弈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爾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爲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太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官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迺昌相與爲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象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爲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亢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湖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流開

封府兵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閣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迺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以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訴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冤狀父徒子黥吾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

拜殿中侍御史慶曆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為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關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蔬履與士卒同惟石硋鈐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夷人大悅謂之曰

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塼為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痒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黃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壽登進士第震試秘書省校書郎靈三班借職需修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其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子於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

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民
復歸於神葬之冢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曆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蘊之所建也已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幾向盡

城中大懼公方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曁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劒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繇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生二子長曰掞今爲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判王府記室叅軍次曰揆今爲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爲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觀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敎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月日奉勑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爲晝繡之行兼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尋便道敢有冊三之瀆無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叅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辭冠告老決在此行父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敭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犬馬之志寧甘戀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爲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臣無任云云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勑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句當者獻言罪大擢效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爲郡甚榮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羣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及席不暇思啓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爾儒多昧立誠本孤[illegible]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illegible]

預誅司時招折足之變介立犯顏之士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詔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撥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遂為方技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燕姊妹妒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幾而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諍國朝之盛有關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緜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成臣無任 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蓋出高明殊登秘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敢變自昔林預選桂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 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裨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摳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坐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行臺眷未更於鴻漸俄易藩宜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關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承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猥遷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

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上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己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爲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奬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湛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爲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與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寖昌寖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攬睿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致慘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忠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舊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 陛下元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茲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倫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臣無任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句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驟儒品可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犀控黠虜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京兆斯爲劇任曷在匪人況經侵軼之虞彌藉綏之政宿兵既盛爲地可知臣職忝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臣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在事翌日興師庶奔制於戎心仍掩龍於邊落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屠謀偶符睿筭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久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伏蒙 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荅高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出專儒素學孫吳之法耻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擾動之際起臣貶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爲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欵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荅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許爲欵好以紿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爲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等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

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既奉朝旨許臣示以
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
承則於臣爲恥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言初入界
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爲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
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爲辭賊乃益驕勢使
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
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借
爲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
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
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披山外事後辭頗驕易
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
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爲技業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

傳聞于外爲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
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延
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令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
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
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
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爲游弈將收得劉稹章
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令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焚
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取
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
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當振皇威
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緩圖之或朝廷欲
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能聽服亦天

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
之愚處茲吾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
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
揚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爲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
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
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
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
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遂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
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
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及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
罷之後猶乞專領延城蓋欲盡心豈敢避事無何赴
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
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
軍請醫官看治決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
賦性本寡處心至狹國家權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
尤寄以重難無思慮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
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瀆宸聰荷天力之
主張自臣命之奇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
已多僥幸帶茲近職深失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
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
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廡官或且在當郡

或於隨郢山僻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痛雖貪冒微祿詎逃病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歷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御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之而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亟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諮在任日亟修宣聖廟建四百學舍數十廈面勢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道庶獲修長歲時不廢方俗可厚頹闕德行遠侔洙泗之間磨礱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誥勑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為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滅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怨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閫外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非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

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
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
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爲外帥
則令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
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
其闕之理纔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
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
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
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
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
闕而西賊猖獗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能數
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

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
爲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
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醯鹽之資食必麤糲經
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
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
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爲國
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
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
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
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
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
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

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含怒
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爲
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
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
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
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
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
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
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
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
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
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

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
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
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顯于聖聰以中外
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
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
臣於無事之秋先爲之言故天下指之爲狂矣而臣
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
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
於臣遣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
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次而又然者
數四矣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
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

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隨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爲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淸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

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廢墮豈復能投謀發策爲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太爲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與之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祇膺寵異載披佩異恩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器業無取謬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祿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爲國家未便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爲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使僞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安賜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九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

堅禦賊鋒賴其協心時圖成効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其人也未知者謂有何奇功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略使旣無功遷改則經略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此臣與任尤更事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惰誰復自奮國家邊事爲之柰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略招討衛位與僞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

者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祿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日便乞落職守貟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則多憎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畀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爲得其體也況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閒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朝旨俟罷鎮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 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祗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出爲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略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任帥之材固當自劾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爲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稽貸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僞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詆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況臣懦庸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草朝肩髮衰變精力減竭豈堪專爲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患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僞臣粗知之而

天賦褊心遇事輙發故居其外則豪悔處於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爲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焉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裴德輿張可以並命閤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赴闕叙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爲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爲國盡心其武帥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威臣無任 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祿固辭涉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己之至仁臣中謝 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與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

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所貸遣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恩欲崇諸路之寄創改廉車且從廉祿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不煩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深三黷天聰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即從制之罪所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埸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 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閒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宜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才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 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邊寄經制兩事三年

于茲曾微尺寸之功方俟下吏之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況羌戎素詐邊鄙多虞苟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聽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畢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己邊任惟期自効上荅聖知臣無任 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敕牒一道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中謝 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

期遇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采自疏平擢于侍從無
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羌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
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略戢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
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
于玆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
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
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率其下今邊略未固兵力
未強威令不揚戰鬭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時
寇逼三川其勢可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
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
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
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

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黷之誅豈當再
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謀策不敢不陳雖備邊
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
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
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
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臣覩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
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
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指諸師者鎮戎兵敗之
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群心憂傷此將帥
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
瀛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夷為中國

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象也占曰西事以來延安東
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
蕃部萬餘戶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
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為魚肉生者為犬
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
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玆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
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
土五岳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
天戒陛下既已罪己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
勳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
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貶授二字乃削除經略招
討等使名祇管句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

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己知陛下之心不
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貶官知天子必欲破賊
即皆震懼甘為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
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
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
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獎此救弊之端
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
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
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寖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
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
福於無窮庇蒼生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
所降到誥勑等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秘殿爲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麾宣慰之名來撫凋瘵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當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西路亦可庶其驛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未竟再鑾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迴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祗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獨念臣生遭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寖遷榮塗過被依眷擢居近府叅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旨必罷久安願留罷貳於黃樞請時分憂於紫塞庶伏闕使聊謝輿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可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讓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難忘輙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彌留自覺辭旨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汲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佔賤官之能屈纔脫中銓之冗遽叅麗近之榮恥爲倖人竊論國體昧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亟預柬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膺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頗將列以難誅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池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普復橫山之壤亟過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叅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龍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疑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洽蒼二華之行愈增吉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於鈞衡遂就乖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奈

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疾之末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疾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貴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在命之際巳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但化以竭遺忠敢彈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愼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遂溘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七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徙臨善壤允爲優渥彌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犯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孱獎素隆選預彌綸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遂上借麾之懇寬畏在梁之譏欽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霈澤之私青瑣是登朱轓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巳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曜久照敦川澤幷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脩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巳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愛霈震靈允爲渙汗臣中謝 向以昧陋忝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僞未究妖兇既彰證左弗完且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念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
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
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
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侍品穰都善地處之甚
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
于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
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
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拮据死力敢圖生
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
勳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
音促登樞右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
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
斂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
策俄覩綏懷之事適宜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
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
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潤
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
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寔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
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
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勑就知荊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
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
俯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道素淺
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
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
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撥風波之議尚蒙聖
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寔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
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
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
通萬一之情伏蒙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
許留舊治免涉長川益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
敢不拳拳致戰戰官箴益堅不二之心仰答高穹
之造臣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
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臣中謝竊
念臣生禀迂踈親逢明盛居常甚賤動必危言踐揚
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
之權入奉聖謀叅爲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
天之歟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
顏色敢憚見踈雖遂隅於明天亦荐分於善壤共理
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
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
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財吳

之憂遠邇咸乂茲方面副于宸心臣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内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
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
臺延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罹
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
江海之情敢覬雲天之問伏蒙　皇帝陛下仁存舊
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
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
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
為良藥飲代凝冰恩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
酬君父旁質神明臣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
者渙汗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冠是虞臣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筲微器初繫下士之祿忽塵上
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為因循仰
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
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遠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
始終天慈曠蕩尚寬長名於秘殿復蒙幸於舊藩大拙
云藏人言用息奠聞課最敢覬龍光伏蒙　皇帝陛
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
伯之尊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
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
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
聖遇用竭愚衷臣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
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恩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
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為也自古
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
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
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
紀之為令王之盛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
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

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敢為盛德宜可舉而行之如前
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
直清忠藎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並足知退皆可備三
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
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
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
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
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
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
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遥遠難行召命可遥均三
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往章特加恩禮自餘致
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

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與天下之共懽
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于千
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
已到任交割句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
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中謝竊念臣賦
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
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柔
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兹衰朽期以退
藏伏蒙皇帝陛下天量庭全聖衷收釆攺此劇藩
之守護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適勵夙宵虔分旰昃體
允重之深造安千里之舍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
云云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七

范文正公集卷十八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
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地精治人
之術藴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濟濟多
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於外則
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辟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
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
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
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
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
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
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
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
畿進脩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
聖威臣無任云云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遲戚匪遠淵懼斯深伏覩
編勑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
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
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攺授京
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
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
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

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
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傾泣幾至喪明而臣
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
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褒封忝貴
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於哀誠身厠登瀛之華
親無濡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爲子心今欲將磨勘改
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兾遷厝之日得及追榮
況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深軫仁仁俯從危悃特降曲成之造更寵
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
捐軀而是圖臣無任　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勑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
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
文武官即未殊忌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句當文武
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
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虛不忍廢罷臣聞先
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
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耆耋蓋宜優
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況國家折支物
色朽腐無算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
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
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
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兩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

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
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於窮困如允臣所奏即乞特
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
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
狄之情僞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
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
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
非歐陽脩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
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闗于搢紳只如臣爲諫
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

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
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
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略安撫司
掌書記隨逐巡按所與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
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云云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
延州兵民公事其應荅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
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審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
經略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句當臣昨舉
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

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勑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勑就轉尚書戸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勑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曾犯贓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爲急不以限年爲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昪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昪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迴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略必能踰前人之止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覩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優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貽

露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後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奬庶幾聖朝與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句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經略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僞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爲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況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溺臣等若更離去或致疎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孼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臣等無任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効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城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況今情僞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邊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衂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爲他時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逃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不任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爲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爲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甘冒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粗已諳詳況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苞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特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爲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獲固辭二數年間殫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勳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貪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殘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況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況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迴天鑒使得盡臣子之心臣等云云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蒙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心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昊賊累次盜邊必先僞遣誠欵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雖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

輕而以進擢儆臣為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埸蓋耳目所接指縱為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況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聲業講求廟筭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略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
聖慈察臣等忠藎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云云

賀胡侍郎致政狀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階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漁汙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大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為聖朝倍報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願道某久荷鈞錄卑情無任樂覿景仰抃躍之至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報之命官也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脩臣昨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親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乎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
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參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効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任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常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
念臣昨㒒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
邇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邊將宣慰之
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illegible]須一
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
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幽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
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欵順方用柔懷不欲脩
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
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搉務
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
逐路經略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
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

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勠力今
朝廷宣示西事已定況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
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
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
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緊聖造得養
天年臣無任瞻天望聖云云

與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內
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任使
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
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
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

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
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爲通判備見操
守後來累次爲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擢知
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
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
今在滁屬稽閘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苟此二人者
又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
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
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
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

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贍
優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於清議
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
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
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
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
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
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乞移倒近州郡如
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句當所貴
不住俸給況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
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
朝廷擢任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薦李覯并録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輙慕前脩之爲少荅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禄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

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臣覩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狀

右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材膽學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序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寘亦已儒業未登禄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況寀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士後亦蒙録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録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臣云云

陳乞穎亳一郡狀

右臣輙陳危悃上黷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官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尫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縱自臣抱病句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己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貴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

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供造之私惟哲冊褒之報臣
無任云云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廪食陜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脩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候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首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為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為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及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縣邑為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闊遠及陵寢所安難為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尋蒙朝廷依奏降勑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把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衙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況

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差業闕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為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為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毆攻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

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爲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已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輙有改易況典故甚明非出自胷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駮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爲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旁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爲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條上言爲是以臣所言爲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蓄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

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巳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僻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陜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

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鎭四海而無順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

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輒言北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采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某重臣預爲大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

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耻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候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乘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

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

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因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推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待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横議中傷例謫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脩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内外可用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列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備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爲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輔知無不言況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九

老人星賦（明聖有萬壽無疆）

萬壽可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明但仰祥光莫辨鱗然之象方資睿筭斯垂耄矣之名皇家以大洽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丕變彰御圖之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寔歸美於元后南郊享處能無鼓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熒熒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類連珠之瑞兮若無緣茲黃髮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寧悲鍾漏顧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時合偶歷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慙於國叟月輪遥觀安車之意寧無天駟傍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明德天陳瑞星會茲鼎盛爲乃椿齡增芳華於信史協休美於祥經每揔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躔次疑尚齒於青冥足使歷象者考祥占天者改觀掛碧空而的的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二疏之在漢大矣哉名尊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煥符帝德之悠長北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共獻壽於無疆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示勸君之位兮其推寶贊天靈之數允叶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夢九而嵩嶽之呼萬者也

老子猶龍賦（元聖之道渾妙如出）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摟真渾元控道樞而不測登龍德而彌尊孰可伺珠長存慈儉之寶全疑在沼不離清淨之源宣尼之啓述嘉言發揮至聖謂此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器觚化同歸常開衆妙之門魚登此盛莫不資情寵辱放志希夷擬淳風而勝驪有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宛許存身之際絕聖棄智潛疑勿用之時至哲難偕元功莫極知止而過元何有善行而在田可則彼飛昇於天路此消遥於聖域流沙西去曾無戰野之虞紫氣東來宜有召雲之德豈不以神龍之舉也其變不窮聖人之道也無幽不通一則致霖雨於天下一則宣教化於區中背僞歸真豈逐葉公之好長生久視寧資挛氏之功不然又安得深述杳冥盛稱達變忘機而沉機是擬崇經而負圖可見求纖比聖堪爲折角之流尹喜依仁自得攀髯之便大道卷舒非龍何如言豹隱者胡能比矣稱虎變者近可方諸我名蹤兩大之間五靈斯會我道配二儀之際三友非疏故能作大匠之宗師闡無爲之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汶古而復始比於或躍之靈蕩蕩乎其聖如此

蒙以養正賦（君子能以蒙養其正）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棄智斯爲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

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撲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彌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生信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蘊玉而外質蚌含珠而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畝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為先聰明自廣不務渟渟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眞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

養亦宜其蘊道德而不衒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脩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迺有脩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閒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為器賦（崇盡明茂斯以為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為器之功脩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宜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為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悲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混而為一其設也分而為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為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欹而莫覩闡而能從佑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恥念茲在茲無為而為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推乎長子主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適大道之不器

今樂猶古樂賦（民庶同樂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讜欲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寔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鞞壞之風哉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勉

順時而設敎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伶倫之官五聲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或政尙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遵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鍾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敎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聞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玆治世之音無遠弗屆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樂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以誠發爲德韻彼天性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寔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二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旣異初郁郁而有馳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爲而爲蘊複精醇之志發爲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旣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誠究其本也蓋鍾純粹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玆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顏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旣如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乎仁義遂使跂而

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旣立貫乎明而盛德逾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爲志不求而得終知乎受命于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玆元聖旋爲可覿於君德動靜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爲聖人之性

金在鎔賦 以金在鎔民自成器

天生至寶非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熠燿騰精乍躍洪爐之內縱横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覩其大冶旣陳滿籯斯在俄融融而委範忽曄曄而摛彩英華旣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況乎六府會昌我唯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列火而變化逐範而圓方如令匠別妍媸顯諸軒鑑儀從斟乎禍亂請試爲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施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謨君諭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寶燕山是務一則求之而和顯一則棄之而非顧曷若動而愈出旣躍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回鑄若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尙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促眠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爐亦庶幾於國器

臨川羨魚賦（嘉魚可致何羨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之在前殊有志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但見嬉游固難馴致當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噞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爲籩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梅之和顧絲緡而則不倚漪漣而奈何凝睇依依控鯉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頒首止亦懷而肆目自朶頤而奕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詠於南有心乎愛矣惈踈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憑河之咎烹鮮尚賒謀之未嘉弗經營於網網空顧慕於鱨鯋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爲施罟之功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營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怏悵於泉源之左亦由射雉之子即士矣以胡爲待兎之人非設置而奚可然則有爲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爲証見力不足若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觸類而起予五餌不陳釣四夷而莫至三網不緝羅兆民而則踈至如居人之常爲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崇德而無倦脩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徒羨

水車賦（如歲大旱汝爲霖雨）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爲萬頃生成之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云布西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而大田多稼兮如渴如饑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行渴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爲乃有智者樂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汝謂一旣之可洽假百兩之斯舉固無傷於濡軌軋軋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是車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捕畎畝之不足損谿壑之有餘瀲灩騰波忽若刺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江之練舒詎見旎亮邪魁綆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忻忻兮初如律暖載脂載牽幾通鄭國之渠弗馳弗驅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救焚之功大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蓐蓐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鉤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爲霖至如賢人在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用天下心爲心賦（人主當用天下心矣）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爲心之要示聖王克已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治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乂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爲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仰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

否臧有疾苦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僭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豈不以虛己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宜堯舜則舍己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賾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旨也深不以己欲爲欲而以衆心爲心達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十

范文正公別集第一

古詩

寄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寶甑中塵休去無生涯老來猶苦辛一麾了婚嫁萬事銷精神與君嘗大言定作青山鄰躑躅未攜手得無羞故人

江樓寄希元上人

清言一以遠默默江樓上安得如白雲無心兩相忘

酬和黄太傅

占籍東南美蔚蔚慎中義懿行希聖賢高文參游賜伊余髮已禿偶繼立朝士何以宣王政甘爲時所棄酌以廣州泉不易伯夷志直哉心如絃安慮遭讒毀竊嘗力於古秉筆庶幾至孰爲未聞達聊以造幽秘夫君錫以名尤爲世之器贈我百餘言升堂出而示土木朽且陋黼黻謬增賁毋塩煩刻畫返朴吾所愧華勛愛士心逢壺延寸地何人薦於子當彼得言位吐以胷中奇落落金玉繼九虛高可遊凌厲垂天翅吾將退而隱尚得榮其視

滕子京以眞籙相示因以贈之

泰山采芝人吏隱清徂賓金函秘寶籙奉之如圖眞謂子有仙志與言一相示叩頭鳴天鼓玉書紫然異白雲引輕素朱絲間靈篆篇題云天寶歲傳於任岡仙兵火換九州于茲三百年非有靈物持此書安得全綠字起龍蛇丹文掛星斗六甲當奉行百神廼奔走

密客天上謫忍人間有與君買青山解冠松桂間
服此上清籙上清庶可攀無爲塵土中草草凋朱顏

送徐登山人

重君愛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未理生惟談聖人道
愛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巖有千里意
今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先生石
坐卻來華陽川與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
練眞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匣劍

靈劍經年匣決雲誰爲高報人如有道何認問吹毛

南園

南園萬樹花極目春芳麗林下老成人相招造松桂

行歌

行歌春滿路坐歌春滿園花前人自樂桃李豈須言

明月

明月照前墀朱絃奏流水清風如未回敢望無雲起

南樓

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天會詩人情遺此高高月

送陳瓌秀才遊金陵

君有江南行爲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靜江千里
江山不可空台星照吳中相國西公時鎮金陵古來王謝地
今有周召風而闡揚詩與鄭職萬丈光相映煌煌聚
宰府金陵一何盛此去知己賢推客情無變白雲起
江樹明月逐江船雲月共徘徊遊戲如遊仙歸來笑
春風白日登青天

過方處士舊隱

某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而
乃以從事章岷往搆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
像於堂洎移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徘徊見東嶽絕
碧白雲徐生去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
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
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楷請刊詩于其左詩見前集

送歐伯起

天與神交忽解攜一溪風月更同誰自慚蕭洒如猿
鶴却向周郎怨別離

九日

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關一枝枝可憐宋玉情無
限爭似陶潛醉不知綠鬢愛隨風景變黃華能與歲
寒期登高遍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

送虎丘長老

暫向天台參衆眞虎丘風月遠隨身瓊臺若肯便長棲
去無限人間未度人

寄潤州龐籍

北固高樓海氣寒史君應此凭欄干春山雨後青無
限借與淮南洗眼看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
下惟講華嚴報太平

和龐醇之見寄

北樓千尺午猶寒冉冉飛塵不可干檻望滄溟了無際貴人休向畫圖看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都督再臨橫海鎮集仙還輟內朝班清風又振東南美好夢多親咫尺顏坐嘯樓臺淩皓月行春鼓吹入青山太平天子尊耆舊八十王祥未賜閑

贈吳秀才

萬戶侯家幾葉孫弟兄紅袍獨烏巾携琴又入廬山去誰信朱門有逸人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鷃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

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凌霄（凌霄花名生且有枝）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雲壇共上百神清碧塢紅霞相照明幽草欲迷丹井處亂峯依舊白雲生亭亭翠蓋高杉直隱隱狂雷落石轟待得九霄鸞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本傳云玉作迎地仙也）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本非桃李色佳節敢先開席上無言晚霜前幸未摧芳心應有待真賞直須催願上金樽壽何傷蝶不來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天涯彼此勿忡忡內樂何須位更崇白髮監州身各健青山遶郭景多同日高窗外眠方起月到樽前宴

未終況在江南佳麗地重陽猶見牡丹紅（鄱陽牡丹有四時開者）

寄題溪口廣慈院

越中山水絕纖塵溪口風光步步新若得會稽藏拙去白雲深處亦行春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一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和萬邦蓋安人而爲理肆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内睦九族善隣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曆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惻隱之情旁達薫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爲而多暇茅茨何耻方不富以爲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國慕羶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昬三月而達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内仁爲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文思于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効終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已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成頌聲而作矣

君以民爲體賦（君育黎每如彼身體）

聖人居域中之大爲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墮調百姓而如調百脉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爲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人有罪諒責己之情深慶澤無私訏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僾若君惠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爲比一則強名於老氏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蜀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毁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肓易有采善而股肱必篠修兆人之紀綱何殊修已觀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爲家齊萬物於一體

六官賦（分設無精道所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而公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以成社稷之勳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援能將致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爰命司徒一則執掄衡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于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

兢事而惟和司馬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兵
師而安上俎豆之事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
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
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
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土孰不來王惟玆六官
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所以均天地之化所
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而弗違舜帝五臣
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也司二儀之理
法四時之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天下之情得
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乃武而乃
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今國家
博釆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共理
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鑄劍戟爲農器賦 天下無事兵器銷偃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爲稼穡之用焉
我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啓兆民富庶
之先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
作於良冶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鎡錤
有以多爲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矛盾皴干戈
鏌耶之鋒冰銷於倏忽棘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穎
者惟變所適餘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
鼓鑄備物致用取田畯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
偕棄故知我者謂我欲善其事繇是星陳畎畝之具
日新錢鎛之類好戰者隨之而挫銳力穡者因之而

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
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朴下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
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寧同百職深耕易耨
闢五土而何愧丙兵況乎清淨是崇聲教遐被任甲
胄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息南征北伐之
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禍
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豊登時至四方之戰鬪
聲銷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笑夏王
鑄鼎之明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倉箱
日益却十德而華夷尊優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敦
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 分職求理官任賢者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羣當建官而公共
惟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者小則
陳力就列家食之嘆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
之職將政理而有截故掄材而不忒示以好爵惟皇
之士攸臻致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
明揚勿休察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脩苟進者不
可不慎待用者孜孜求勸農勉人咸委循良之德
處煩理劇悉咨濬哲之謀豈不以官者一人之股肱
兆民之綱紀厥用也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于
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舜
孜孜於仄席亟憂在進焉俾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
以非賢不乂得士則昌度其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

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稱職之方亦如大廈搆興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臧自然讒邪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王業之不愆庶績咸若羣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辨媸妍素飧之誚必作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乃召負鼎之明哲升乎諫諍必及霤之忠賢大哉考古典之訓謨觀前王之取捨巍巍堯帝得五目而洽域中赫赫軒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 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多賢者

從諫如流賦 王者從諫如彼流水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疑滯或得興邦之議寧昧激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與諫則君道有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導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下設樽以進似使其狎而玩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溫恭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善必信不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觀魚由是忠讜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博聞取規從繩爲軌但見弗違於啓乃自可借行於沔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霤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衮之臣思濟衣而可美夫如是則咸聞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闕政大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言見用德澤旁流 我后光被群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蹤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 仁德之守光大君位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于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于以見大人之造于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爲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爲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寶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寶懋希代閒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illegible]聞聖域旁連想善隣而是比皇圖斯啓覲王度[illegible] 我后執契嗣文

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
萬斯年兮光被

賢不家食賦 尊尚賢者寧有家食

國家廣闢四門推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彌諧而無曠數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效明試於勳庸崇德之人恥素飡而高尚莫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昔於輔聖下絕見於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鑿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內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祿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吟皎皎之駒已縻好爵宜詠呦呦之鹿盍宴明庭彼茹藜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曷若我美祿是于良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鱗鳳兮在郊藪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濱伊尹逢時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簪纓而奉國豈菲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旣協鹽梅之用衡茅之下誰興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昌期芳勵入官之業獲設養賢之德幸奏蕪辭於堯階庶無慙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 窮彼神道益微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鉤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賾其眞宰然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肹蠁合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蓍審萬象而無失推玆妙律測四時而罔愆若然則眇覿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後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念玆在玆不可不知積惡盈而是則將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道乾道而明矣以斯設教助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爲而民自化

乾爲金賦 剛健純粹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覩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爲憲索隱而神

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爲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觀其爻繫斯著擬議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寳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玩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況乎運太始之極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誰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兹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拔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礦以焉虧則知爲氷未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裨曷若我取難得之寳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

圓德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平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陰爻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覩下故　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如也

王者無外賦 王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爲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闢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蠻陬夷四海爲家莫闢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于以見上下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爲輿而天爲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徊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　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易兼三材賦 通天地人謂之易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内五行降秀形動静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若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爲之義將以存㝠静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彰行健之權保合大和純粹之源顯著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

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寂然不動既侔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寧迷進退審道長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义而有倫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疑議而无爽周變通而曷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經緯亦由璇璣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琯候時含慘舒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爲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爲教也達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内外而无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无幽不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賦 君子求友惟淡爲上

伊淡交之相愛諭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而彌長之德爰分如通潤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敦切切之契必資湯湯之理非敢乎狎而翫之蓋懼乎數斯疏矣彼以甘而壞者允謂小人此以淡而成焉實惟君子莫不就义若渴從善如流甘言者不可不畏澡行者乎取予求覓獲有中之美免貽中輟之羞義協斷金髣髴淘金之利譽稱連壁依俙沉壁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而學海同濟兢慎而禮防共守

寶其忠信懷珠之象寧除志在琢磨乎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別嫌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況愛退不失於流謙同氣相求將益躍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絜己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曷有凝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簪帶之流志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兹在兹恬爲淡爲含己類不爭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瑳自契激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姿士有遠慕前修聿希令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爲上考同人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无妄

養老乞言賦 求善言以資國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子取乎求奉黄髮以无息

垂清問而弗休士善為師尊縱心之耆舊既飽以德咨逆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茲令典謂仁者所以能受則言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之宜論道經邦必採无瑕之善莫不崇其盛禮納以明恩登上庠而有則躋大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裨其闕政是詢智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求善教之旨式冝且喜甦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遊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患己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父事之攸冝不素飧兮實舉燕毛之禮善待問者當陳補衮之詞是知捨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為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咨謀周伯興邦奉太公而取則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之良規視饐無虧何患乎老夫耄矣沃心有取但見乎聖人則之　今國家治歷萬邦緝熙庶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于以見至道勃興與唐虞而比盛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賢實邦本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虧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得不載考謨猷旁稽士實延求之境以雖梁挺特之才難可失疆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為禮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間出又何取儉包絕壑深控澄江非形勝於十二貴國士之无雙尋師之道路咸歸何能翼聖展驥之途程盡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无聞東求可考証煩開拓之力唯取弼諧之道秦商於而脅郢黑非我之求傅巖野而渭水濵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雖沃野之咸在諒奇才之足懿任附庸之國衆胡比盡忠縱兵賦之數多罔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地之有雖多曷能捨地得賢兮邦基以立失賢有地兮國難隨興是故治亂咸繫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賢不用呂國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啓士罔貪虛襟是急皇明由是以弼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體仁足以長人賦（君體仁道遠被尊仰）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群法元善之功可奐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夫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俾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撫惠愛以為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潜符天造蓋本生成之禮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己存誠我

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尊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爲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侔乾道之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爲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山之士始可與言　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不黍奉仁道而无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衆中故是尊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修射崇飲民不爭矣）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與民讓於九州覩射飲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我弓既張覩德之風遐被朋酒斯饗序賓之義咸修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罇俎之間宜其教化至若泂酌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邪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飲在獻酬之无諐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興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也國人是爾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illegible]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遵成䋢之規用寧九有然則爲其陽也取其吉而爲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爭于以見其善於禮于以見與世作程俟以明之固替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遂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悠肆遄已知必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違之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稱德爲先天馬斯見）

天産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胖迥紫雷驍姿紅電首星精效祥聿歸二五之聖龍姿挺異不騫三千之羣是何降[illegible]極薦[illegible]中國啓天之命光帝之德包羞兮御閑之上二昇跡兮騖駘之萬億曳吳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之金不足以爲直徒觀夫汗血流赭連錢拂驄皎瘦筋露騰肥膽豐驕矯焉鯨躍乎滄海昂昂焉鶴出乎煩籠契瑞圖之表述昭神化之感通卒使伯樂居前駭千載之有得王良處右悲一旦之无功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苑廠生也足比乎房駟之異其來也寧慚乎渥洼之遠雖稱德於絕羣豈代勞而一混首登華廄嘶風休懷於窮邊高驤康衢逐日詎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衢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志千里飛聲八埏歷金埒以腰裊奉王勒以周旋日馭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瑤池若去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神物來宜天意

純嘏掩逸足於千駟華嘉祥於一馬方馳六轡且殊歸岳之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造化之奇鍾焉在斯祥麟生而奚匹馴犀至而曷爲寶於大邦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感而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彥偶聖斯作爲時而見　方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稼穡惟寶賦 王者崇本 民食爲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爲國寶而允臧田疇播殖之時豈憖種玉倉廩豐登之際寧讓滿堂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而無捨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寶爲名表物中之貴者耒耜无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

文玉別集卷之三　七

之功闢五土之時披沙豈異藏千箱之處照乘攸同蓋以順彼天時美茲政本觀艱難而有獲稱瓌奇而何損年多膏澤連城之價可期瑞有嘉禾希代之姿奚遠是知寶金璧者見棄於聖人寶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闕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寧愧白虹之氣祈於元日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饉則非民之食徒鬪賈禍之辱莫見作甘之德曷若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亞父欲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茲百王不易此盈疇而是貴彼韞櫝而何爲見三時之有倫如分三品與四民之共給胡畏內知今國家崇后稷之功廣神農之道既豐年以爲瑞蓋惟穀而是寶故能富庶之風告成穹昊

天道益謙賦 天道常益 謙損之義

士有探造化之眞荃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敎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芳于以見其物理于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剥而求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无迹感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

文玉別集卷之三

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中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己之君我則助勃興而无斁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言如江海之淵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豈必始之於虧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无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道夫哉覆受无遺神之聽之孰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爲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者不失其宜　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賓兆民之是賴无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賦 身敎敦 天下爲式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无事爲式而庶彙有倫秉乎天得之樞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无失保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强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賠合虛无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敷于以見清淨而不擾于以見易簡而不喻遵黃帝之求珠我具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皆孚无臭无聲是則是効包自然之禮樂畜无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虛爲四營之本也太陽无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

滋彰之法著矣沖寂之猷遠也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爲而爲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固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自爲億兆之規　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爲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明主施政在順民欲）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叙順民心而和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寔允叶於羣情昔管子以祖述大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爲政之方可觀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其德乃並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沿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平齊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窮我則躋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以見百姓爲心萬邦惟慶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覩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爲民而設民者惟政是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古今之必恵寔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蒸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羣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効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進懿夫施此

彝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孰致不遵務祈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恵常捨己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亨寔无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以其性相反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无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往有功也取旣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烕一彼一此自分燥濕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

兩忘雖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醎作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辨盛德之美九鼎洽大亨之惠分而為二曲直相入以誠雖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自契象則遠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踈從政者寬猛相須體茲至矣為道者悟智交養觀此行諸是故躁以靜為君有以無為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違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也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羣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總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一録而記之俾無淪墜余慶歷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恩侵擾邊陲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邮士命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途中寓宿保德水谷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録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啓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總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廣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羣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胷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録藏之庶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者迹皆未見聞莫不欽信後於戊

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秘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燦處寶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竇諫議錄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偁僖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筭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堦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涕泣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

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世家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延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某祖與賈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爲
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
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參知政事范某述

上張侍郞

某啓聞漢相出守遽彰往蜀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
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聞希遠者景附以誠
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郞崇
宣古道茂冠人彛濬雅量於玉淵耀華勳於金冊經
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舟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
民之慍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
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
之風議臺霜載偶心水彌淸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

望參萬微之景業于丸序之康歌象先以淸淨加人
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
景鑄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疇倫義兼載美旣觀於
烹蕘魯卮在廟俄鑒於欹盈不盡君子之餘廼起達
人之觀劇言鏞衆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
仰知榮之獨今則倚毗載重名教存登鳴玉扎門寔
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關崇司受蘇之都彌重國威益
嚴廟寄藩侯閱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
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
靈惠綏美俗東陽之翁動揖淸風武昌之樓靜延明
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道遙之墟浩氣載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陝適賀帶安庶邦之悵未忘高

仰佇見日圜迅命星駕嚴歸兎苑風移愛甘棠而益
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決麗澤於百靈藹英聲
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淸竊嫏嬛之術未充
蠷蜓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
勉附靑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吻
吻之鳴誤雁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廁於賓榮詎興
沈後之嗟尙異騰麥之遇伏遇留守侍郞燕金募秀
蔡屣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
鼓之舞之某顧若望風裏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
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況某新趨列領賓附宏都
弗違雞犬之音寄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寔亶
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願觀

飄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
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式爲霖而有助
效百年之榦幸構廈以無遺跡預洪鈞惠闡函夏某
卑情無任倏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郞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
無隱晦之姿延群奏以咸宜備多祥而益辯其況當
具瞻之際幷冀覽之明激揚觀說之音妍醜思皇之
俊咸歌樂育熟識寄藏恭惟知府侍郞聲盈天端道
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
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
穆穆賓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厲帝

闡青蔺婉微謹周孔之舊法王書雅與含虞夏之遺
風故能輔翊天家叅倫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
豈止於軌躡萬化景彰諸華砥定屬一元是問帳陽
之有憂六府既聽異延乎之不懼密辭若座遜請潘
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哲曾無於慍色今則昇臨三
輔岳鎮嵩封蠻妙算於廟中抗雅歌於閫外東兵之
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
從僉論上廸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位大明禮樂不
貽唐相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
蹈萬邦如某者善遠芝蘭言疎黼黻靜忘窺圃顧玉
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
騰夷路以何稽幸以身會景炎貢搜寒俊方領矩步
入拜侍郎之庭戴纓垂纓出領將軍之幕當瓜期之
未及猶蓬累之蕲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形俊域
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與請見之辭稍露
盡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之賢
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齊之文吉甫
異時願上維嵩之頌與親黃閣永戴洪鈞下情無任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爲聲聲之出也形而爲言聲成文而
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爲經考
五聲之和鼓以爲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
宣心感于人神移乎風俗昭昭六義氣實在焉及乎
大醇既醨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illegible]遷律呂脈分
新聲閒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一端子雲語以
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
于唐室貽於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詠以條以貫或
祖述王道或發著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
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
好高者獻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
若以莛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其火玉
石可分而涓涓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
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川者鮮克結
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
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
仲淹少遊文場嘗業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
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
有令禮部之式爲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執敘昔人
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
之勲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賛序緣古人
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
流者謂之祖述商推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
者謂之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
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
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
其義者謂之旁吟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
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

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盡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辯己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

范仲淹序

賀胡侍郎致仕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者德尊隆眷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識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藉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與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丈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為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録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知杭州謝兩地啓

某啓三月二十一日敕差知杭州軍州事東南得請夙夕趍程地重寄優感深愧集竊念某生稟迂拙進當盛明述不臻於聖門跡久塵於榮路領出師之重任皆莫有功參論道之近司亦惟無狀清光旋遠晦昧所宜爰假會藩即從便道過于桑梓見故老以相榮勉茲江湖與嘉魚而共樂允為天幸出自陶成茲蓋集賢相公權衡以誠神明其照俾蒲柳之微質被霖雨之大私惟寅奉於官箴庶欽崇於鈞造感懼激切依歸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

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丘園四庫之遊濫升於臺閣而自賤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槩事君無隱必聲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罪居於楚澤尚假守於桐廬風俗未殊足張條教江山為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深樂優游吏隱謝絕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優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靈靈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兹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之休純彼幽人之吉某敢不黽勉王事寤寐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歌詠朱紱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

之知旁吝且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謝夏太尉

某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綸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斯蓋某官棟梁王室篳鼓天聲痛么麽之戎夷敵虔劉於封鄙是求參贊將肆殄夷謂其經術粗通可以識國家之體謂其愚衷素懇可以盡兵民之心奏連九清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蘊輔之至誠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筭晉公之幕力希唐士之謀能虞帝之庭誓殲有苗之俘馘英儀所激狂言不誣

謝賀正啓

某啓伏以青祇布職珠緯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圜封荷勤懇之相先郝佩紱而無斁願茲令旦倍納殊休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贊云

道家者流　衣裳楚楚　君子服之　逍遙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辱主　豈無狐貉　驕為禍府
重此數師　畏彼如虎　旌陽之孫　無忝於祖

釣臺詩

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箇寘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
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送饒州董博士 韓淲點庭鳴鞭之後舉送詩
番國英豪宮魯儒同時舉送起鄉閭文章恥學楊雄
賦議論羞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根遺壯士二
千餘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歸乘駟馬車
送徐允升歸九華
重君樂書詩孜孜不知老白髮未治生惟說聖人道發
君妙山水兩得是神氣尺素寓林巒邀有千里意今
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先君塋却
來華陽川邀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鍊
真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
稱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
顏魯公 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
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
落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
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
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
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闕典也湖擕之此
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
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
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
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

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
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
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
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
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
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
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
三十七篇為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
君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
綦煥謹識

嘉定壬申仲夏重修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 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 旧楷

文正公尺牘目録

卷上

家書

中舍 廿六帖
忠宣公 一帖
九國博 一帖
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二帖
朱氏 十五帖
指使魏佑 一帖

卷中

與韓魏公
共三十一帖

卷下

交游

晏尚書 三帖
邵餗先生 一帖
諫院郭舍人 一帖
王狀元 一帖
石曼卿 一帖
曹都官 一帖
孫元規 一帖
孫明復 一帖
滕子京 一帖
李泰伯 四帖
張文定 二帖
陳水部 二帖
謝屯田 二帖
戚寺丞 四帖
知府大卿 二帖
蔡欽聖 二帖
工部同年 二帖
南陽著作 一帖
知郡職方 三帖
安撫內翰 一帖
翰長學士 二帖
安撫太保 三帖
李節推 一帖
通理虞部 一帖
仲儀待制 三帖
文監大師 一帖
朱校理 一帖
田元均 一帖
尹師魯 二帖
李寺丞 一帖

文正公尺牘目録

文正公尺牘卷上

家書

與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試樞府此益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輙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二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著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踈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寛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守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親亦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宋雖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作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請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麵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蒸餅炊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餅去每事寛心在此公田不損益將買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吏試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請吏相度相度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疫柰何柰何家中用术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盛之以幾鈞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買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為照管若在木瀆側近則只與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専造只二小間但買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州學地歇即則又無成昨寒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柰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省要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寛心將息秋涼滋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為過也先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看函要知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宂僕已去惟舡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舡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貲也秋氣漸凉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照滂六哥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奈何奈何切勸二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為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時待支傳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錢與劄來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舉主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妨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辭預圖須過得椎省儉是妙乞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亡聞時寒乞保重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為李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并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照却請早來到熟時轉難為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不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使可了當仍請二月半辭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到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曾祖近亦召伯易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僧水陸本去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處錢歲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大請使倩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紺得[illegible]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氣虛慎勿動臟腑也

二哥比不及書只請將此是他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陸之會又將送陰孤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書

某再拜節推二哥得書知尊候萬福想知九姐出適深念深喜得李郎書甚有常業不知在彼或已有親思婚亦有屯來鄉中多不熟地界候或可求得數頃高田常熟者則婚嫁可以指望得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老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書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重保重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哥尤增慶特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

不曾奏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
奏薦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覲乞加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與至得書知尊候已安且解愛
心却聞杜大病亡甚痛甚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當甚
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若若莊契恐
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今將稅
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閭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
將絹賣米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用於喻資用
多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假所印契使與了封付夫
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且
勉力為之過毀過與無以防也知蘇湖水患奈何奈何三
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
功見使命自此角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
並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紳
禮又受正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書
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內並安在此如常遇發兵
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妹女也今年却天且
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六
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常時
特與薦受恩澤不是薦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
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龍舅
令田居安主本房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
改龍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酌斟恩例但勘下
賢子未要請出先算欠多少馬價并來年田畝進奉並當
任官庫准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錢物要還他
純仁程試長進吏學書札不具吾報張秘承傳語資得書
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劉學李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看分料事務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
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吏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劉氏及
經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料也請戒之白魚十
五斤濮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占上如何各宜節儉照管西
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
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若方敢奏薦須於鄉中有行止人
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
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
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
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纖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
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
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　祖宗頭寄書來言彼動

靜將息不具叔抑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 如何弟
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夜
差人先賫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發出處子細塡入
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
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
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
賣京城莊巴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
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覔心覔心某正月末必出
京或往京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五學究並乞仲恕不
及書人回子細示及

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娘計安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曾因石十人力行有
書必然可達入貟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及一
一修染賢宇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貟外歸來未在此
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亦甚慶
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
相見否因人無悋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便人去相接
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一行平善六嬸神
櫬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
否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
頗伊有成有成書呂公翁翁難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
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仰意計家弟兄多在京作到不及云云
云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慰
渴此中無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
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
姓恩澤卒難得使次陳乞兼山東後州近來皆奏得想悉
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近有事與許判問彼中動
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
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渴不竭爲甚暫來南京便欲
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依賢歸千萬千萬諸
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
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宣某咨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別頃渴頃渴稚兒何如京城莊田暨寧陵家
計作何營畫八叔貟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
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且相近還照管得否足下本
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迴得但兒本府進奏官即知
在此公之客旅使次入九程可達更且從長呂秀才託仲
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同新襄門如此寧不憂
悚京城誌文並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京希多愛多愛四
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某咨子朱姪秀
才 台座
某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蒙向秋召試前賀前賀
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惭於高議不同常吉貴之
地也且温習文字清心絜行以副樹立平生之揮當見大

節不必爲稱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宣某
上頁講三哥之右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百利
害便須思慮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辱故得免禍孫先生
祭十四見希致懇爲他在宮即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
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某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惟無好書札
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摩當不能安一弟使專於
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
有功課凝寒多愛多愛不宣某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〻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之
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雖
清貧但身安爲重家間若寒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
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着灸看道書〻則逍遙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
某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
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耳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
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
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
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宣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
只空假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
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懇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青

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切須議論且繼續裴構力敘
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荷有心焉待之非晚
某遠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禮理爽和云曾詣問即不見
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問以足下
起發襄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
萬自愛不宣某致于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忻代病嗽兩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瀝併作日夜苦楚
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爲慰極多所議南郊異姓之
恩已發却多曰爲妻舅躡升十口日有搆督之憂且遂急
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二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
不足爲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持文多識可曰
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某上顯倅學士三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冝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
好此間躁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厭
且遣疾耳
勝七有孕方得蘇臺好處爲伊增損遂闕哀訃苦事苦事
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
倅同年希伸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渥師七郎抛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內且
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第彼
中如無存濟即關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
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覓下桑栽開春便令
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去正

月起請傳語尹家子弟不及□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
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文正公尺牘卷上

文正公尺牘卷中

與韓魏公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黄通來曁附貢誨以多故修答後時
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
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許疾來鄧以
存沒見託至五日而脊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
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諳驛看他告伊
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
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卹家不令失
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
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
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
歎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illegible]
[illegible]官貫又問以家事答云參
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
盡得之奇異奇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
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曉殯於西禪説終之禮甚備
官員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
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illegible]
[illegible]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家訣時實無不
足意今録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
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
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

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録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爲如何幸恕而寛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塵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爲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柰何柰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酬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温粹長安有户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衰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某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部拙得他爲助盛暑伏惟自重

某啓兩捧眞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邠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鬬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説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香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斫傷甚凶某聞之言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獨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祕丞正旦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他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請緩事曲煩聰聽鎮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蕃部餘今人日騎報入到未二千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僕亦已回奏如前儀安隨可知武之丞乞密之元祕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賴他也知牙痛未巳未審指用之法莫青則皆以者爲或是風壅即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墻以道途之勞久疎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環下度日無客公事絶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適明公久於衝要嚴召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恡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丞安邠人回草草

某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疾白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岐黄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

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之說也道書云積氣
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禁
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熟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
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瘳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留卒不周前所寵示
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為孤生之助幸甚某第二劄有壯哉
雄才之說乞矜恕渭州已謝延第
四劄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賜曾力實不
可或有盛罰死生惟命幸無傷紾
太傅近遞中捧敎至荷勸重之旨不任悚仄
鄜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貲備至此誠為光寵柰何朝
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
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
僥恩吾輩頻䔍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假文字
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閤門下復舊職改大諫
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當此
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
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搖關中
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以邀澤也惶恐惶恐竊
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
將來時乞數字苦實愛重為祝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敕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邸報與
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
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

責悚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恐不候文
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某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
師魯近有書去頗欲與為會看事已自乞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僕向闕恐遞中疏
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朝
不管成敗慮禍之
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終禍長惡滋患之深也
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為人
攻擊無以取信或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
祭議數日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一兩次議定後同上
文字先假以通和一畫取橫山策舉可用之將
乃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必亦不久早來略陳
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取論不勝降服大是大是非
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為犯他衆
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
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學居者
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
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某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
草中糴自辦西北勸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次幸其
不來來則可憂處多寧州治嵐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
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扼處所齊

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
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
不甚虜掠百姓屬户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内旅寄
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百户續陳奏
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嵩嵐軍米光濬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曾舉
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
得此中又無指使闕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
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又
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息甚
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
物早時同上章近以錄本奏陳爲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
所爲已乞罷使各路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剝
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
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承起居
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撥亂之增益所能
爾蒙誥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波艱涉不自知
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夏
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驚坐
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四備國家擬使得預班列
一廉事適遷復得善郡每自循揣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

與彦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至
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風物
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
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眞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郵中奉
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志
安和某近改荆南辱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
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祝望祝望
某再拜眞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
心慮風化既孚足爲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
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
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鄧去某已陳乞再任國
移劄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民可安
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彦國與此老
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
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貧
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
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
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爲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
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費其美又不
可太高恐爲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
如此台候與貴體並萬福眞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

來却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憂田豐稔所轄金
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
小結搆寺而告飢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
救使得久安憂恩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
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
不從耳可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新
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禀忠義進退以吾道所以
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爲政矣君子之道如
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
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某再拜大資給事道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竊拜益
增喜抃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抗酷熱多在江樓因病
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
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切切茲衰晚未
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
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示諭在鎮三春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
請此爲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爲誠或言避權亦不
見信但委順靜處爲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亦處處
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莊計萬福須惠磁
器多品不勝珎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
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
愈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
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
聞已霑霈雖有秋意此中雖紊大穫秋稼亦盛甚釋憂懼
可假息以從事矣兼尋有餘暇可以温習筆硯曾示閱古
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致再乞記一本并
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須示北嶽碑負佳文能筆高古相稱
爲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佇見倍加自重
以膺大拜負禱負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
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推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
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須諸公所賦何以措
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
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
[illegible]風雅字唐人多用孫甫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
以風雅革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文李貽孫序歐陽
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爲古道亦更明白又相
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序亦似禱白事既直是至不言未後
言[illegible]此
外必更有未當處且先前及[illegible]未曾
敢寫出別處[illegible]北望雄府惟祝自
重以福四海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厤俟息有則勉力賦詩今
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甚愧仰答厚意慚荷慚荷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鎮旅[illegible]首賜教過垂周厚私念夫

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邀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併受
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忭爲生平美事其幸甚幸良省麾
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某上巳
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
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撫齊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
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有滋
盜齊傳聞稍熾二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足亦有望也
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不忍辭避拜禱未卜日
深瞻望仰祝大拜爲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
護起居萬寧某居此憧憧之冗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
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
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爲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
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寄詩且愧
且懼明公拜命初以冗輒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問復稽
裁謝爲安撫提轄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慚慢亦恃
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闕然應其伏
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某皇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恩軫勤厚之意
何以勝戴印令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益添風閑但
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爲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
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頤養至和與神道游誠
將物感正人之望曰重休其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園未
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
知[redacted]之差拜曾未期萬萬自重
某再拜資政稚圭給事向承發遞中垂教以公移鎮必透迴
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笑
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詩慕感歎辭義既風化搢紳光
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 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
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文正公尺牘卷中

交游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于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奏記憂于無階恭惟藩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曉日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傳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鶩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于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書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安院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云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千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某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恩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民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營救恤小謀大敗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郡述之[redacted]仰黷台光伏蒙尚書不以隆下之高而應諸遠豈不以洪鐘之大而納孩纖莛謂宣父聖師猶稱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之狂縱其被誅罷以釣仕霈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光夫何猥瑣獨當此寵賜其謂嵩嶽茅苴微物也託于周召則不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泮賦青社州學記示於淺陋俾閱大節雖量童蒙之所得而宗廟之美但當金口木舌以警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覩大禮閎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遇贈台屏伏惟尊崇為國自重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贈仰恩館伏惟為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與邵餗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繼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悵然愧薄宦之不高矣豎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redacted]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院中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惟遷諫司奉疏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

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其謂志於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又
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貢賞
之際使人愉然皆不知遍寒之如何耶惟兄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某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郵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某四月半
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寥莫依依而水石琴
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詠歌古人謂道可樂者今夫
信然惟閤下居喪貧聚數百指前望高遠宜無動懷善
愛善愛

與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攜家之計駐嚴東郊朋來相勸積飲傷肺
賴此閑處可以假息書間盈机修答蓋稀足下亦復懶發
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爾近詩一軸寄于足
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笑我也

與曹都官

某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燦然金
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其後進之狂者
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爲輕況君父之知死而當
報暨守桐廬郡大爲拙者之福朝廷念其無他移守姑蘇
以祖爾之邦別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
命仍舊郡區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與衆協力庶幾
萬一可濟耳願兄歸闕進出此郡接其■又所得將多至
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久勞
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鵷紳畢賀
吾道相榮首秤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笑我追感
某感某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望以此爲
多未拜覲問伏蘄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下
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安矣足下
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
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嗟歎然及得足下河朔二
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勞於不知己者甚善甚善某至新定
江山清絕落■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與亦
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决積水候寒而罷足下未嘗遊浙
中或能杜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
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
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適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深問一未嘗至請究
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酒量
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幷簡呈諫院門
館諸公喜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潤
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

學胡瑗秘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新
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悵慕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恙
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
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詩益處不須至頒
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蘭之
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侯
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朝
廷獎善鳴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千萬
自愛自愛
某已受敕啟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甚厚
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眞賢者養浩之宜矣某此
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拔觀間萬萬自重
須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虢州陸行歸府別無以致
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章老昨日鄧州同來宛丘因
且在彼勾當深催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錄甚得所
也極青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歸學士應未到見提憲
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一一

陳水部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爲風氣發動不
得馳染人來特辱眞翰承禮候安好千慰至慰彼此當路
守任疲于煩撓惟勉務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沐再拜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之
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御衆儒族又
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淵朝稱之自是縉紳有清譽於
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
病于■先生留中之奇氣盤紆蜿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
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爲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
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
某嘗與先生投而見貽之書兼愛其隆非某之可堪也某
早以孤藐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效竭其
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
人是亦爲政豈敢怠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
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
天倪爲禱
屯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于聽決
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問豈
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已來思報人主言
事太急攻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
處陰拯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
安時則天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
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
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閤下以良相之門翊揵
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翹翼群賢以經大運撫孜孜一夫

以謚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間千萬保愛

睢陽戚寺丞

某啓知寧寺丞承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賈之日致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洎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琴書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知歲寒何以爲褐非我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行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以何爲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羸

某再拜寺丞乆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驛音鮮寓慙愢慙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廉才識者奉借某在館供職無所爲効然曰知已東行所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凝寒倍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某再拜寺丞乆闊致誠[illegible]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敢不恭乎今張兄貧外素爲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闕後便來故專披剌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部夫將廻勞頓不易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貫誨伏承下車浹海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優息矣未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甸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有旱處東山惟冠盜可慮常索用心與南中不侔郎下令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揚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秦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賫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雖爲辭世悉之悉之多愛

某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貫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遇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膀也漸遠風音黯黯爲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某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爲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性所得必多某謫官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頼朝廷寬厚未至顛躓樂天守道亦知郡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況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奈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後然以此不如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即如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對惡草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向暑候保重保重明替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卑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示過形慰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某戴屢謫官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燭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力奈何奈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

廳子把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詔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草錄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在塞上所貴甘苦不斷絕也猶恐不濟奈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知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卻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試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勸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某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寒素恐門戶一變有勍人出之禍況邊上之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試得論卻自丘園之請以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論 下寬神來後文而無嫌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北虜過見賢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哉憂未拜聞惟乞自重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新乾州秘丞至此言十三般丞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鄜落稍有倫序須得外計以救齊溪或朝廷[illegible]以紓解邊務則尚可勉之經略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本又不敢陳乞恐朝堂不悉其志復聞北溝已萌不勝憂恭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員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況知己甚多雁不久次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即泛大也

安撫太保

某諸上安撫太保遠承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未
言會間惟希保重
示及並承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煩手字所貴易得
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邵不更多云寒冱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襪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
至是不易更令此畨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長
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爲祝

什儀待制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覿不敢
駐留庶事必可上聞將■得甚慰希早示及保重保重
某啓前日遣急足齎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奉
攻閤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爲也臺劾頗深豈涉
親黨或須理會亦當委曲勿令悖戾昨來謝章有事觸權
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簡甚事事所云投鼠傷器
此實諸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前行當時滿朝皆怒惟責
己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況吾輩耶
貴中自愛自愛某於閤下爲罪人但長者深察本心乃敢
奉勉悚悵悚恨專此不宣
即去欲前中罷少屋葉耳禮制中究不遷居也走知之

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物太薄因思曾高木
北人子孫安頓縉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也吳中
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表宫似兩不失志仲儀以謂如何
雖立賢無方間傑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俗其閑見然矣

文鑒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
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顧保清懿以副所懷
某啓在饒日一觀待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直授于
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齎支使來又得書并詩
與有文旨觀莫不當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
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似讀官味
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揚間出入數年
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宋校理

某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今二十二日與韓公
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
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性命生死一戰
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果則多病健忘無益
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屈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
或遇急流頗亦可待識者當揣之矣奈何奈何韓長必已
安好近已有書
先生世角太宗常宜實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illegible]當時奉贄[illegible]

之請令一任清蕭足矣其基址山勢他舍就洪守石就汶倅
俱不聽直至甚忽褐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
被桂王中諸事難爲今擬下[redacted]活心閑耳静幸事

與田元均　正月廿八日

某啓至鄭縣見王助教領示所擬園所賜教墨并誌文三
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堅立
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以和聖
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渉道貴深退即自樂
非升沉之可摇也拜見未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月十四日

某啓熱中得同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宜下
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凉彼亦然矣折
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
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撈貫處家家如之邠酒四瓶近
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
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为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宣新牧
右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某得也先託致意

與李寺丞　四月二十七日

某頓首李寺丞行曾奉手訓屯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
某此中無事[redacted]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昨元均書來
專送上近得楊州書甚問訊者亦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
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
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齋
栻聞君子言有數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
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來其盛
德者其能然乎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三年元日

廣漢郡張栻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
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
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
足以大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絶權倖之萌禁防
以杜姦私之術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
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文正公尺牘卷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刊于郡庠歲久漫漶
今重命工鋟梓刊置家塾之歲寒堂期
與子孫世傳之至元再元丁丑正月甲
子日八世孫文英百拜謹識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勲業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為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叔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忠宣公

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涉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舉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人尊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純仁為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主上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蔽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陳而柄臣遂掊摭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己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徒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許向為周才指呂誨為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揠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道虧但欲見容雷同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辟雖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按此篇方見言行錄中但彼以為上神宗而此以為與中書兼詞語亦多不同故重出之）

論王覿不當責疏　忠宣公

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各一一竄逐浸失朝廷清淨之體所有先降貶責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乞謫臣補外臣雖一身斥逐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所補不辜柬拔則死之日猶生之年

王氏語錄序　忠宣公

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子其緒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能先見蔡祖祚曆之家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年矣以議金雞曆出江西故先生為江西人明經取青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殺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嫡綱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為通世之術然禍福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晚迷釋惑俞為有力異乎太史公所謂流者遠矣又

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又可以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薬材亮集其語錄以示丹陽叟嘉其純正不奬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援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人也

議太廟增室奏云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禮記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之於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特因廣數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禧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延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大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恭謝公議南郊合祭云

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神宗皇帝致援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者也又言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猶恠以駭而况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圜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

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為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

請因邊議論西事當攻圖云

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須輕忽日以擾邊為計更須別圖方略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匪以禮義為本以恩信為先一切容納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損金穀之費未嘗省羨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豈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為它日之患乎夫要言之地得無厭之求虧國体執隨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並以元頒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戒飭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固所不可漫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

又論熙河與夏國所畫疆界奏云

臣聞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强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夷固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体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秉常訃至乾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貿販貿易隨己豐富雖脩甚恭蓋亦為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與兵入寇延渭破殘及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來請但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開暇使之望恩然惟

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既審决邊臣始以
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俟彼既往
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
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
歟昨不為此計聞其有請即許造朝使人既至朝廷
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願接太重許可
太輕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
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
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為乎
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齎責而來我乃
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四壘即付即以平轄照延
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先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

為者審究徐圖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
城重有邀求又巖言与西鄰為合從之謀將以重我
外議謂朝廷不以為重而輕弃之信如是則欲速已
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為不可弃者非以兩砦
壘之為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
壤足以贍給邊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
前之小休弃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户已耕之土斷數
百里斥候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過敵道路梗澁運餉
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
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綏
乙逋用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
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

積歲賜金帛每語人曰嵬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
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為國人求
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為悖慢難
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
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咸力乙逋今乃効之今朝
廷既議點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
乙逋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于不得已之意令諸
路多作木印弃于賊疆不惟可以伐狃衆怨之謀又
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親叛之
理朝旨但欲使近邊之人不能著業臣已謂未足繫
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備斯
可矣欲知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議相關一

路將有所舉則諸路易為聚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
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
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納
降人自元豐以来諸路所納不為不多若謂可以耗
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
若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計
口給食坐耗邊穀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
射之田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
逸去致漏機事有害無益將求漢兵迭出宜悉止絕
以清久弊朝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餓兵撓賊當審戒
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為祕密略使兵聲先出
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

其聲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殺無
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賊
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為利也

又乞脩明元頒戰守約束云

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誠由連城壯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聲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為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衂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參定戰守約束須降諸路實用其策昨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罹其害蓋兵家張耀聲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嚴固未聞兵寡兵之不假聲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捴會臣前奏及元頒戰守約束再加脩明

又奏答詔問邊防機事云

准詔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口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纖細詳究措置聞奏臣除已依朝旨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臣早膺使任久在邊徼採摭嘗料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基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我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為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不為爾捕寇也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為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秉常父子有國繇久國人歸心今諸路諜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益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主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為梁氏子臣屬乎

又奏乞那差將兵云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遮堡有如脩建定遠城之類機便行以來伺間隙脩建之時即赴時併功興役伏奉指揮昨脩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砦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共力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差定兵將須及萬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聲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遮之役除本路兵馬斟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略司各令審切依昨來脩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見本司關報即於逐處

沿邊駐劄照應
貼黃稱仍乞下逐路帥臣別以他事為名密切為備
雖弟子官屬並不得預聞庶無漏落

又奏蕃官李忠傑等事 云 准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暫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体探招納邈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遺納趙嗣忠之議又种誼還自京師呂吉被旨招納緣日有阿里骨般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兒与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体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偽詢訪邈人恐有漏泄語阿里骨是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体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滿落致使危疑不安

遺文　九

又奏牽制西夏事 云 牽制之要當於平日先探知彼界人戶團聚虛實之所遇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聲勢相遠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藂秦鳳一路止有雞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肴都川淺井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砦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它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北天都山南牟會打繩川剗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却須自肴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硤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

遺文

甚遠彼雖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絕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壓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決雖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疏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体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鄜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哭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首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捻殺如此則兩路兵

勢相合賊必不敢為深入持久之計所貴不失機便
伏緣今降朝旨定本路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
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
貼黃熙秦路兩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
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
利害不殊並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即
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
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須行
臣等曾預先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
鎮戎係在涇原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
擣虛破賊於曲六律掌俘馘甚多遂解鎮戎之圍
比其歸護巢穴則我師還塞方纔一日僅免阻扼

十二

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稍相附近即歸師難保伏
乞朝廷更賜照察

又奏乞兵守汝遮云樞密院檢會已降朝旨下熙河
蘭岷路乘機會修築汝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
修展蘭州西城及定西定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
三處所用功役萬數不少慮本路於修建汝遮有所
窺避將來以此為名致失機會昨者本以三處城圍
全闕增展或見今人馬暴露或緩急矢石交通無計
保民日憂招寇念汝遮大役既須候可乘之機則廂
兵數千不當廢他壘之用無汝遮役所地里非遙候
其進築有期立可移兵前去恐慮偶尒及此於理合
具奏心實無他歸禱稱使臣所以且以脩築蘭川定

西定遠為名分擘役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興作
無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役兵皆在隣
近委實安便

又奏蕃官改姓云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
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為趙懷
順朱令唆為朱保忠是也後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
姓名經畧司不止過據狀申解省部亦無問難遂改
作漢姓如乙格為白守忠元乞為羅信是也亦有不
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漢姓如盧唆之子為周俊明
是也見今吏有蕃官板援陳乞無故自便衷私撰改
漢姓竊詳古者賜姓氏者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
勤也今反使夷狄醜類無故自易姓名混襍華人若

二

年歲稍遠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
尊中國而別異類也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旌
寵賜与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有今日不因
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依舊如允所奏只乞作
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又論交换生口事云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
迄綜揀選留仍揭榜諭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
其引導者人賞以絹三匹十歲已下二疋
交换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体俱順無
所不可緣夏國方肆悖慢興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
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開出奇兵使其應敵

不暇或援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旁
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搖則其酋首必使敀
騐然後邊釁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
與之交換即恐体勢不重有害事機廉訪聞得西界
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
近裏去處監防羈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
横山一帶人户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顧戀朝命亦何
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
有輕動必無實利

又論治平兵馬与今不同

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略授
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

九五十 遺文 三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遣應次第即
與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惑朝旨大意而已使由賊於
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
計方行邊機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
預陳所有准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即不
異見今備寇之策

又奏乞訪聞州縣闕食去處云 臣訪聞得本路州縣
民間甚有闕食去處及逃過主客人户數日不少蓋
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顧卒凋弊為甚而
保結罰教之法方此推行兼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
私憂加之向春闕食遂此流散深慮關陜根本益
致殘弊所繫不輕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內賜
指揮

又奏乞勞問曲珎 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
是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為己職或量以
少少軍馬或故為迂遠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
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累論列三年間方蒙朝廷
廷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
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珎巳下點兵東裝翌日
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賊衆到漢界三數
日解而去者珎之功也今來受指揮臣並未敢輒以
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例就慶州勞
問出界將官曲珎巳下支押賜合得銀合茶藥見朝
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本路士
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為小補

三十五 遺文

范文正公年譜

四明樓鑰編

五世孫之柔校正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
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
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
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
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仕吳越中吳節
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
子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
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
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
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
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
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舍脩學（醴泉寺）後居
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
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
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
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始許焉至天禧元年
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
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
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
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
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
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
俸賜常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
贍養宗族無間親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
有贍給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
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
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
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
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
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
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
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
政事諡文正（[illegible]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
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
韓琦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
純祐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籍籍可
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眾大
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為安次
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哲宗諡忠宣御
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
曰純禮字彝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
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
節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太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譔鄭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褒
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
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
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
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
號之初戴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
嘯詠於鄠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寺（醴泉）是歲改科
舉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
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
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
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
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
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
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
分爲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
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
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

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
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
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
人携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
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
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
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
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
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
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
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
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
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
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
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
脩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
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二月雨隨車鼓吹
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
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
登進士第朱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
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曰抱具獄與太

守爭是非守數以感怒臨之公不爲屈辭必詰其
任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貲止一馬
瘠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
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
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
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域志
亳州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
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
最爲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爲譙郡從事亳州祭龍圖楊給
事文曰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孫相
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
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爲譙之
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雍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秘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
牡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
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
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重護以朱欄歲久
益茂爲西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
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
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將富鄭公弼冠來謁公識
其遠大力教戒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初
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已
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
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
我暉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紡
之從楚州粮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
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
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
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
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
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
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
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濟而死者百餘人衆讙
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
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
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
今享其利又按記聞[illegible]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
皆至城下田乞斥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溪鹽

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
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令掌斯役發通
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
往往以范爲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
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爲留守
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
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
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
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
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
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

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万餘言東軒筆
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
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
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
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
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
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
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
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
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
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院赴闕

詩按九域志應天府睢陽郡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
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
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
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
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
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
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
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
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衆講習藝文不
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
試其詞學奬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

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
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
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
七年己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
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
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理有
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
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
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
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
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
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按涑水

記聞亦但云奏以爲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
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
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爲館職聞之大懼召公
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某
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
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
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
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
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
俾無廢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與奪由濫官之咎
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能則吏困於廉取而均給
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
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特廉之人例皆貧
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
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審士寡廉
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
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
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較不以
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
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
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
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
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

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宮等處乞下
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
不遠今復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
也宜罷修宮觀減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
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驥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
歐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
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廉
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
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
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
縣主戶四千不至逋迯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
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
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刻緣鄉村中等戶只有
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
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
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榷酤關征
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爲鎮而坊市仍舊所貴
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有上
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邵氏聞見錄
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
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
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

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闕一
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
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
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
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
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皐爲
壻後改名即富公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曾
科丞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據國史文正公
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應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
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
移贈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
不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
念臣繈褓之中巳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鄙
臣幼孤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齋葷血踰二十載
至于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遠離者久率嘗殞血殘
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有之恩則重
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
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庶進未
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
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開
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
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爲戒又降
上疏言內降之弊引帝后爲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
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特公爲陳州通判太常
博士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
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
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
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巳
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
而巳時太后既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
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
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
太后保佑沖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
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
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
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
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
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
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
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
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
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
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
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
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先是美人尚氏於

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
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目
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
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
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
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息
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
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
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
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率知諫
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
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

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
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
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
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
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
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
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
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
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
伏閤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
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
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

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
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
淹以来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
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
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絶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
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三浙
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
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
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
目奇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
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

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瀟洒桐廬郡十絶新定感
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
韻酬周騤太傅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
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干像于堂之東壁
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爲公鄉郡地瀕震澤田多
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
呈中丞諮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
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
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
清絶自謂得計及来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
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
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莊

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
謀也與晏尚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
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很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
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
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
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山上方院
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
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
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
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爲
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

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
即學拜公像覩學之弊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
至今甲于東南五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
序八月有祭謝賓客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
郎天章閣待制右謝表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
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
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公
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侍臣非
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
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
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
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閻文應置毒公劾
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
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
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
三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
事其略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西洛帝王
之宅絕無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爲名漸營廪食陝
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
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
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推修德
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

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
迂闊務名無實公聞之又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
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
指時政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
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是爲私意在
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
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
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閑務者不
可不早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析辭益
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
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

歙之將貿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多
大臣謂之曰予有疾可辭何爲自陷朋黨貿曰范
公天下賢者貿何敢忘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
貿厚矣聞者爲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
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
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
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
耳安可以爲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
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筠州
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
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
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某分疏以朋黨
洙爲崇信軍節度掌
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移書責右司
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
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
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辯其非辜又畏有
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今
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
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
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
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
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
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

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
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
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某貶職之
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勑牓中意頗同
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范某平
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
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
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言今日天子與
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者國家
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
迕意逐之臣合爭然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
加遷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
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
司召脩戒諭脩坐罪貶爲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
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
洙脩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
中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衣叔書于
壁者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
無所臣自出畎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游親委王
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宜異
必將危墜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己然而有
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爲郡
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

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謂其形
勝曰妙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
城之下枕鄱數湖水脉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
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與建
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
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
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開之句五老峰有
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賢
堂自開寶迄紹熙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賢之序
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爲立祠頌春堂天慶觀州學
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盛凡
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丁具
禮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
酬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
鬢似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
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
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
齗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
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
也書奏數日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
其復用遽誣以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政
陳琳辯其不然公乃得免自公黜而朋黨之論起

朝士牽連出語及公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上開
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
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
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
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爲之作記立碑至
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
本傳刻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
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
瑗祕閣校理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
經畫請先示音爲李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
丹徒修復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忝
入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
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
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
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
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
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冬十一月
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
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
越州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是冬元昊僭
號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毋臣
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
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

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
嘗奉貢然居國中亦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
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
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
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劉十六司以
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
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
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僭號始受英
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
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
敕告鄜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
除屬籍絶互市膀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詩越上
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
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詩有與李泰
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
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
欲行鄉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
六月有祭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
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
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
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
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砦有五七分

之備而關中三分之備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
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
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虛可
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
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
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
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
況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
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己卯公
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
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公

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
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
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寇至則官卑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
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
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
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横渠先生張載來謁勸讀中
庸呂與叔作横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
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青澗城復承平
永平廢砦神道碑云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
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羈
歸業者數萬戶有舉張問孫則復狀乞修京城二
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
昊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
僵仆我師可憂万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
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
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
桀驁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
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偃兵無期若用

臣等歲月無効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
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
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荅
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
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自爲書還元昊諭
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
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
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
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辛丑洙還
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
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賊引
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琦等

持公書入西界諭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
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
野利旺榮爲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
以聞（元昊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不可以聞者以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
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
可斬杜衍謂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尔何
可深罪奧簡亦徐助行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爲
公辯上悟乃薄其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
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爲戶
部員外郎知耀州職知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
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

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
長六伯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
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
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九月辛酉公
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
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爲左司郎中是
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舉滑
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又
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
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
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

所謂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
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万騎
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
諸將服公為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
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卢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
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延邊
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患邊上公謂种世衡素
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
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内觀察使
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
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
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
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
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
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
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
入内内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内西頭
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
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為樞密直學士右諫
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有讓表
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
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

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
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
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
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
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
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
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
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
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
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
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
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
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
之指夏竦為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
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
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
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
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
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
蕃酋來見者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
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
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
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

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
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
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
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
日與韓公同上五章乞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
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豈歸
何人軍民億万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
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
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
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竊
聞德音謂屢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議

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
數事一降詔罪己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
存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
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
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
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
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為陝
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
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常守
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移文兩路
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況為副
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略云某近蒙恩罷貳

樞府也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
日已□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
利害　已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旹
內各安吉可□致約勿煩州縣如輙興詞訟必奏
乞深行請言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
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奏上已
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
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
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
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
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
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月

皆未行韓琦言賊恐衆寇盜邊當速遣其河東臣
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琦
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
政記有述實諫議陰德錄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吳
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見必以太平
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
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
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
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
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
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公與
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

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
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
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嚮公善悉用公説當著爲令
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
不可而止十月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
罪狀中書批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
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
歲刼盜張海横行數路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
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比金帛牛酒使人迎勞
盜悦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副富弼議欲
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
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

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公
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
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
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醵
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
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
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
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
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
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
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

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
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
淮南盜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争於上前
之語曰冦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
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万家誠國家實事所存
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陛下寧
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
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閱兵卒
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
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言行録載
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
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公取班

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
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
罷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
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
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
使君子[illegible]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
與韓琦[illegible]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
戰四曰[illegible]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
兵屯三[illegible]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
京師[illegible]七密定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

上前數刻乃罷六月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
五事已而公又奏令防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
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
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先
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
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
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
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
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
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
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
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
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
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
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
因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
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
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
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
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
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
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

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
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
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
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
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比其意有所
在不特爲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及六月有
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領
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
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
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
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
有上呂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
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
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指築大蟲堡是歲有陳乞
邠州狀十二月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
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
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
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
細腰城隸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
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
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
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公愈

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諱
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
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
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
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𨒂朝廷別無
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
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
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
公及弼並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詔以邊事
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

附三　年　廿三

安撫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
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
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
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
鄧是年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
受教公曰君不爲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内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
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
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答邠
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

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詩中
元夜百花洲詩送光秀才詩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
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
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
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
略云師魯去赴來未鄧以時見托至五日疾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
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
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
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

附三　年　廿四

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
二兒子即就杭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
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
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
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
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侍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
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
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
求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
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
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
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
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
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
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
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
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
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見寄
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爲兩淛轉運
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
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
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

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
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
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
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重政公在杭有
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
居五絶和運使舍人觀湖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
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徽
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
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
筮仕以來清介自守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
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回
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

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
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
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
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
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又按程氏遺書
云横渠張先生言有欲爲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
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
何得安寧使耕壊及他人有之巳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謨表兵部員外郎

王君貺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
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
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
民喜競渡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
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諭
以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
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
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
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
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
万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
民不流徙皆公之恵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

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
先王之美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
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
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
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
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贍有舉李
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
更表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
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
兗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
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巳日方

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飢
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錄
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穀食青之輿賦
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
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較金詣博坐
倉以倍價招之賣巨勝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
曰郡不假廪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
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
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
厚兗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侍制文三月有太
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潁亳一郡狀冬十有
一月戊申有寫眞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

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
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
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
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
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爲守宰
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
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
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
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
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
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夏五月

二十日至徐州薨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
潁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
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
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
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
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
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所請遣使
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
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
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
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

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帥守文彥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
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
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
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
范某可特追封魏國公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略具於後者
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爲江淮安撫勘會眞楚泗州有
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
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九
月體量淮南州軍賒糴人民二麥并賒買蠶民鹽
貸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
和糴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疋帛香藥三五十
萬下淮南寔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
自來和糴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糴不
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糴
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
作保申乞先請借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
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今請領十月奏爲蘇常秀潤
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賒配糴斛斗又自江寧
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
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蒔不
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
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
不多者盡順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牒
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逃移拋下稅產已曾
申報州縣從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
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爲官中令納稅存濟不

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十二月奏
乞免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
等處所管主客户口逐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
食用其客户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
張弁並公廉文雅爲衆所稱堪充京官如權用後
犯入己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
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葬仍乞指揮今
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已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
係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
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
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
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爲策應之名若環慶
有賊馬亦令鄜延路分擘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
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稅户朱大成等八百九户各於
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
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户屋業生產不得
燒爇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
歸業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
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户慮恐亦有似此逃移
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
界首領約遇浪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
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爲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

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烟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
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迴又無舊日
熟户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爲駐兵以此不
如訓練兵士候春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
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月八
日奏上延州熟户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由可耕別
恐作過或虜劫漢户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
憂事乞與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竦仰一面與范
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
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韓琦商議邊
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青鹽利害事十四日公
有疏奏答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
侯狄青等與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
公嘗舉歐陽公充本路掌書記辭除館閣不赴
任十七日公上言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
方平富於文學後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
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四日牒張亢修豐林城及
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
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
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三月初一日牒
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珎等接此春煖耕農
之時速勘會上件蕃移熟户蕃部如內有未敢歸
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空閑地土
或逮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即官與量貸

斂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兵馬
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狄青
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
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鬪敵。四月五日，差
周美、楊麟、陳永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
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
牒种世衡、邢延珎等優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
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
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
令失所。六月，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
習短兵，又乞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
孫沔、田況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
公事。八月一日，舉劉敉、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
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
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体量
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母年八十
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知延
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
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丞高良夫
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
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據左
侍禁王騏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塞門寨權兵馬監
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又奏閤門
迁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

二日六十里，尤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欲
減而廢。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
州，兩程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坂至
多。及巡歷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
河，自甘泉縣早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illegible]州尚
更兩舖，所有隨行軍馬，只今夜延使無與食，須用
回買，其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
山居無可收買，遂牒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
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
遇晴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
遇雨雪，[illegible]山[illegible]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歇，請止宿。十
六日，奏乞放免張充新軍不當一名。是月，奉聖旨
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
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賚
送文字直到昊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累，皆竄遠
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臣何面目更可
使人？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月初
一日，巡檢李惟務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閙扇搖
軍人，公到延州，[illegible]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
前要斬。初五日，公牒[illegible]鈐轄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
吉、王守琪、張宗武自鄜州西北入[illegible]靜寨進兵討
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美、[illegible]從政部領兵馬
離延川往保安軍通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
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

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
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将剛浪唆兵馬最為强勁
在夏州東弥陁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
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黄
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隰
州兵馬与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惟朱觀
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朱觀計會
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鄜州曹司馬勳張式黄貴減
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飢寒
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鄜州將馬勳等三
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般運粮草工役辛苦
地又悉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illegible]菜錢是月十二

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来應副軍期科率
百出如官員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
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
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
廷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侥倖優
穩之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
忘百姓之深患滿目疾苦将何以濟伏望聖慈特
賜處分應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
外却乞盡底催發前来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
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開于朝十八日
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
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裏州軍人户秋税内科撥赴

本軍公休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
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人户田土則各逃散沿路
不住有蕃賊出来打刼若令近裏州軍人户就保
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公遂擘畫口將鄜
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将任福打破白
豹城蕩四十餘里獲青黄世寧到盧子平捉到[illegible]
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帳二十餘處
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塩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
及邊遠之人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
限一季内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
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請望官於三
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為一

兩人不致兩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
第九指揮一行奪長行[illegible]與所到人頭作自己功
劄上名字中奏官轉文下名正指揮使移于興告
訴問詑招伏公書斷云奪死士死戰之功誤朝廷
重賞之意其王瓊焦寧負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
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黄世寧頗勇氣乞早
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
獎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税支移在邊上送
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裏州軍送
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来陝西邊上州
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内有懦弱生疎不能鈐轄
致兵士在路作過搔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

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稍度使臣稍有生踈不另
鈴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專
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
及覺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
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
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顛則
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
月初二日乞望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沿
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員兵士
已到延州別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逐牒延州
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
下京西陝西嚴切鈴束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
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
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駐劄把
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
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
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辛苦糜費數倍盡是山陵
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
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
離家四五十日累纏乾糧並盡却更別人歸取盤
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
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撒在市
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

城郡隋為傳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
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
州為軍令建營房倉敖廨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
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
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
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
給熟户蕃部首領給与文帖并散茶綵內有功勞
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
与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逐相鈐轄准備點
集時聖旨令公与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
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藏二族時邊上臣僚乞買
馬縱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户及百姓公人之家覰
步收買其走去人接便起動熟户取奉虧價强買
邊上新舊官員各稱准宣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
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
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
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
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
一路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
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牟城承平等十二寨蕃
漢之民相踵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権
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户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

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
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
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
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寬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
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
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
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
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陰誘
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
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賚諸
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
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在

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
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之利特加贈典
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體
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
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
旨令擘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牒本路
主兵官員盡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仍擘
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兵官員施行十月初五
日拆所行事件畫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
劉貽孫及葛宗古二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
中一官回授种世衡与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繳
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体

量鈐轄鄜監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部轄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練
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定奪賞賜
銀椀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与繫官房
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
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与銀絲等物與立約
束蕃部族羅二十九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
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
不足又牒環州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
蒔蔬菜貨賣并諸蕃部驗罰添助公用去訖所貴
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相度新兵攙人戶王招
瑋等陳告稱官中前曾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

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
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錢稅後邠州准轉運司
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轉運司指揮令將
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都轉運司豈
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
使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取勘招伏
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人押送
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上價錢却牒邠州依
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夫
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鈐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
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軍輪差弓箭
手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

聖旨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
礙且利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
戶三丁內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
緣邊上食物踴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
纏必於本家骨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
更破一名往來供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
邊從使破壞家產伏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
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閉之時山城未曾脩築從
有墻壘未能禦捍惟劉平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
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力今來子弟復在邊
任其跡孤危未能雪恥竊聞劉平尚在恐邊臣有
所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優賜照雪又言計用章

無不順之意乞與敍用初五日有看詳趙珣所奏
畫一奏跡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在外者若
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覔便攻擊二十五日公言將
有勇怯師有衆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者
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昧
量將之強弱敵之衆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
取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
揮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
。四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
尋令弓箭手兵士等夤夜興工山上只築女墻四
面削壁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
判太常博士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

已了見今擘畫脩蓋軍營倉草場廨署及城上
置敵樓般運糧儲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
端高良夫楊畋。寧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
以後忽降猛雨風雹雷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
火發燒却稈草四千餘束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
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見物數之處多致雷火
之傍邊勒指揮只令監納入官若更須令根勘官
吏不切防慎罪狀卻慮今後沿邊倉場作過要得
脫罪官員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釋免二十四
日奏狀焦遂鄉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轉官二十
六日依董得環州界爾遂馬領定邊安和安塞等
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墻低下壕塹淺狹

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開
濶。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洪家族蕃官屈都等
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讎其洪家族點集一千
餘人騎待報讎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
椀綵絹走馬往本鎮体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
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昊賊親領
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逐牒寧州通判張去惑
遂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
排拾所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
城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
使省得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
賊馬大段聚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

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侯看
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蔵避
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与口食并鞍馬
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知遇閑三五日間亦
借與稈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
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帀申蕃賊
不知數日奔充圍邊三川定川寨公牒張建侯策
應探事軍人張遇不折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
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
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
散亦有自家軍馬總在定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
鈐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

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內侍
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
卿往涇原路為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与文
彥博對換公乞依舊領環慶路鎮任同涇原路經
略並於涇州駐劄与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
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
貫延州鄜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定
諸寨官員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
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
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抛離本營累
經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
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

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公与及公龐公分領之
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
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從公与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
原州打擄公牒知原州景泰与當路鈐轄李丕諒
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
會合出奇伏截山外西來賊馬出救人戶公又到
邠州亦以兵勢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衆心人与
都監張拳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
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
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
少壯人為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
安軍狀申鄜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
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
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
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
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
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
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
辭々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
往邠州捉擧并就近勾抽乾糧州新兵請知州通
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
人員及指畫閱敎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

○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發運非人公
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
荊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与韓公又
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
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嘗詔臣寮
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
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爲堪
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
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
苛刻害民並与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
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
使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爲京東轉運

按察使從公与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
來條貫極多乞選差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
索前後條例与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
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别降勅命各令
編成例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
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王拱臣張方平歐
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說
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
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辞者留心於治亂矣
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
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

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
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
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
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所舉令御史
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
宗古楊麟为閤門祇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闕
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
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
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
鐵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員專監其人匠於本路
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
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

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金不得名往北界契丹
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
那撥陝西兵三萬來赴江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
三日舉張子奭張壽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並充
刑獄錢穀事難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
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
日又舉張子奭等五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
每五年一造坊郭等第簿公体量得河東陝西自
西事以來其有人户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
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
產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
處人户并劄与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illegible]簿

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内
注鑿減下其有即令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
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
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令往陝西河東
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負兵士
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
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
得上綫款幹綫方行下文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
訴各是交易到大鉄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
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據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
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
示其軍人倒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与我因何却

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
諸處軍民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
大鉄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初新收刈白
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体量利害例各
差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
買或於人户係税草地内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
令逐處擾攘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以前
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日並与放免躰量得
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羣黨驚劫人
户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
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
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

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
行於鄜稍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
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
閤門祗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
鄉村人户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税移
逃者並令与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税並與除
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州体量憲州城池窄小
奏乞增脩。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
處差人伴作算豐州所貴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
令公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
人烟道路不通令來難便去管與脩初麟州無酒
務不権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榷起

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与麟州令百姓依
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劄麟州体量二州四面邊疆
並無城寨防護人户不敢復業遂与明鎬商量申
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州与土田耕
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界熟户百姓依
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減下正兵大段省
得國家錢帛是月体量得火山岢嵐保德軍三處
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商旅人户將銅錢換糴
北界斛斗入寨中糴每日計出却銅錢數百貫
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之
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
轉運司依与岢嵐等三處博糴軍儲急止銅入北界

界之弊二十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嵜嵐軍等
處有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
後將上件地土辟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思置堡
子代州与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户名目
三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墻院防備盜賊。十一
月初五日知原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須
藉土兵守禦公劄与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
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畧司管勾何涉有母
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
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孝道時蔣偕出兵至佛
空平燒蕩族帳种世衡領環州蕃漢兵燒蕩大小
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奬諸將功勞是月劄付陝

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分鄰人空納租錢者
并見欠見錢盡蠲除放劄付與河東轉運司將
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稅
時契丹与元昊戰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体探北
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挫衂恐其下離叛即
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攜貳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
恥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
月明鎬奏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鎬所
奏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僚人奏焦太師來天池
打量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
又奏相度到閑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
路回到嵜嵐軍次日有鈐轄孟元并嵜嵐軍使张

元潜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顏和告稱有本指揮軍
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多欠人
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顏和赴營處斬
公尋指揮令与逐官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实誣
告亦且決配況未曾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
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
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
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
柰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衆於邊上不便乞早降
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
賜塋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事宜及邊
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

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
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
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
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
范寬之馬仲甫徐諴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
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談並有才稱宜處要務
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
陝西河東大郡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
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負犯乞朝廷未賜施
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己贓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
日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illegible]等陳狀為允小繳大

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并除外别無人丁見令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体量尚顯等如有人户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别無人户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遍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為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与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築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權柵至葫蘆河

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内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户一例驚移及差人探問却稱来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户尋却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体問得鄜州路前来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户為前来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虜殺今来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畧司令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户多差人起遣四避不得慢緩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户人填替如本户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

此篤疾癈疾之類非可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内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怱省家閒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為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癈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与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此臣

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州勸會歸業蕃漢人户約量人口數目支与倉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户買牛具錢本選差親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營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迭相扇搖別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隊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滑

寨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昺公勒膽勇狄
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用舉爲充慶州駐泊都
監。八月十三日閣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
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
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田宥州取覆曩霄去
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
一面卻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
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
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
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
則陝西四路皆可憂慮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
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弄錄與韓琦所上攻

上　皆補遺　十四

守策録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奏舉李顯授
閤門祗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休並得秦州
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
中賣兼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鐵亦收買匹帛
入蕃興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
必是一路蕃情怨望兼大段隔卻興販券馬及阻
節客旅興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人入中必是誤
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
舉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旉知寧州公以
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
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榷務一則招誘蕃部
牛羊鞍馬行貨入河東一路官換要用二則所

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目
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乞從令初四日奏乞於
麟州知置榷場二十日西界送下元孫歸漢配全
州編管公言竊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
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
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
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
該大赦卻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
其㩁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
安置使隔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
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
准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

年譜補遺　十五

與來各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
兵揀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
添支錢供給逐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添
絲錢三百文一貫均平今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
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卻知武藝
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卻恐不切閑
習因循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部署司據
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分更不逐月支
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德順軍界靜邊隆
德寨蕃部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百餘人請射地
土耕種修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
來累遭屬戶小小侵占涇原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

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
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
須入壕裏迴避免枉遭虜掠
按舊年譜竄閻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
富鄭公所作墓誌按閻文應景祐二年十
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
防禦使爲秦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
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
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
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
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
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俟考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
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
公六丈之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
功乎未宣何遽奪之而不寢其初乎天乎忍爲是而
不自信之甚乎不然何賊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
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
其悲公幼孤無依奮于自生定步游學至于成名奔
走銓選益困于行僅改一秩御寺之丞有宗公晏薦
公文章與校圖籍館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
率首辟北面奉觴公獨駭走出號于衆雖示尺孝君
入臣行願得元定外行故常帝旨宗之內宴是將衆
爲公懼公驁益張于時非公六節幾志並悟獻姦遜
遭于外擧沈性吳諫頃召拜夙夜寒寒益用不怠帝
怒振被講從廢殛率諸僚御史協力伏閤而諫氣
直寶成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壘召尹上京尹
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寬南征忠亮信特天
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遂召起公來撫方城大
將失律關陝震驚朝廷是孤危賊謂已物命者必辭公
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歸職
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爲答書稱
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直者明賛云可附于史昧
者詆媒嫉其出己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通臣

徇所啓從公內遷□□□俄建帥旗撫綏謀猷
心思賢天下是訪擢□樞完復參政釣二府交入當
機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讒
間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劄方穰下得請旋
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幾歲疾恙起不測又求潁水及
淤不行託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其初冠
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從公德亦已服膺
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
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擢大科
公實激之旣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
我陪密幄得府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
二面之寄公旣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魑魅
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讒□毀□□如帝必宜其死
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循何無愧
彼菽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旣而□□
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我報□之公死而
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尚□伸□□恨
多矣世無哲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
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誌何可存我守
蔡邱公葬豈門我去無所公來已號我腸幾絕公聞
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
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
徒讒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
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
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
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
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嫌而死無所爭
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
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有酋以節相侯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
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
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郛皆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illegible]
旣其無爲飮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休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叅宰相擢我與常
扶賢賛傑亂宄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且修
偷墮勉彊彼閼不遂歸傾帝側卒屛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苟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
夷其色辭徼訐以容化于妾婦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絺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奪孫女以嫁一男成家
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剝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踊哭馳辭以賛醪羞

韓忠獻公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贊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
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旣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
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賛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
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嘿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
此一人所以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
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同跡道同
氣合千里相符叅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戮力並肩
兇梟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離于艱而觸險仗忠信而
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駑十駕未逮敵擬齊驅人胡
不辯遂連公呼白顧無有愧常汗珠際穴是託終鈍

夷途叛羌來附一節同趨與公並命參朝萬樞預
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衆如
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繼補外謗毀
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
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
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祈
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瞿然
遣使候公臨蘇會公得穎肩輿赴治尚煩公答親筆
數字意忽公少痊粗以爲慰方具書藥詒公所慰得元
規報云公永逝讀書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卽有死
兮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乂天胡不
仁而不憖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覆載蹈高眞奇
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
可師于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議足信萬世不
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兮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
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黙然而悲此生
未殞曾無已時公乎公乎知乎不知

魏公遺事云 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乃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兼詣徐及裁訃爲慶通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殺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紆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幸甚

富鄭公稱之爲聖人

石徂徠比之爲夔禹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歐陽公撰神道碑云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歐陽公手自記曰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脩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与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辭不可則自削去驩然致力等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歐陽公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韓琦仲淹富弼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經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耳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illegible]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歐陽公論范公爲參政劄子 韓琦与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濟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候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預

於外庶可漸銷於訛波

歐陽公論杜衍范仲淹罷政事狀

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臣請詳言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郢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謫也

朝野藹多士衮然良可嘉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文讖搖巖石危言犯采旒黃袞出京府樵柞謫南州引黨纖譖尹移書遠竄讜懸言得罪要路曲如鈎郢路嬰來禍荊川儇許舟傷心報山集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念深貽骨母憂橫身羅禍難當路積仇讎論上寧無術尤京非所優吾思正士莫賦畔卒林

蘇子美上范文正公書云

舜欽竊古之烈士安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己之能否事之重輕隨分所有無問而不入故使其禍敗累於世知者多矣然史氏稱說嗷氣節則有餘至于成就大詳經遠與權則不足矣舜欽竊謂其勇敢舜欽自少小迫於作官所為不敢妄必審處己之才能而傳會于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而事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雋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群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衂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置於左右委言無甚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獨恥也有所建衂而不合於

義不行焉亦恥也況於傾撓哉及是則不惟虧損閣
下之望舜欽終身可棄無所容焉是以上犯威嚴
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愚內揣閣下之
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
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
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險
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貳於人不能
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說未必中閤
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曰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哉
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爲經略則因陝西以
至於邊徼斥候皆可專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
不接矣四郡不援[illegible]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
蓋關中之俗大抵矜豪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
方今盡取鄉民籍之爲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
道路與寇賊不辟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山利
器章而歲常豐父兄宗老衆居可約束不幸小緩父
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
柰何耶況頃細近而驅之以向敵人顧失望有天下
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我殺害民
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
雖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
者化而爲寇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
制異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
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羌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

聞閣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積聚朝廷即
時超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虜獲稍振士百
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御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
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搖其衝塞絕其互市
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与
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近慮將佐不知此
事或而少思狃豪毅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
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況羌虜常以伏奇
包躱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勿乘險阻
不使貪小利以爲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
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況夫體幽
靜則謀精而神氣張銳則令頓而惰閣下正謀所首
今者也以身繫安危而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役以
自任撫關中之大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疵之
敢亢耶懇料古人所難況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
然區區之誠懇懇于內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
餘特賜省閱幸甚幸甚意實慮寡苦乞加鍊護不任懇
激之至

又答范資政書

道途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
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撫
感慕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
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
潛則不能快讎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
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

河且來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稱覽之[illegible]
田穀頃郡中假田車院以居之親戚多傳伏臘以可
給旹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閒曠得縱觀書籍
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旨易頗有所得
若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illegible]身應物之道自有本
也險難窮而不之見宜其悔尤叢集歎迍孤且拙疏
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事不敢無所施
爲因此遂得退藏[illegible]一[illegible]其功績
徒自勞困而無補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今得
心安舒而[illegible]逸[illegible]察而責望
之何樂如是[illegible]居皆自適
內無營而外無勞[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歲餘
來能致於而少病此其[illegible]世本當於
江湖之上與魚鳥[illegible]蹤跡一至
於人間因閤之教[illegible]所據幸閔
察焉

又答　去冬捧策問條目[illegible]之故冥之坐
右一食三誦嚴然如[illegible]能盡其要處
而粗忘隕獲之苦事人至[illegible]坐鎭之暇
体力平裕且謂其窮道著舊日與[illegible]人語於堂奧晏
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而莫[illegible]光明也此閤下
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
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申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
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蹈此機穽今旣止而雖

欲行莫可得也閤下前視鄉轍之地不欲處譏謗耳
去偃息藩鎭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山
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究於胸中因時而發
大施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彼廢者安有此理
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illegible]序悔吝稍亡
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閤下其察之

又上范公書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
閤下舜欽伏覩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
望傾屬歎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閤下者自閤下
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閤下入兩府使天下
被其賜及閤下受謗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悲
罵以謂宰相茍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惡矣無
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唯足除
姦惡藏之人嫉閤下聲名出入甚於讐寇然駈於群
議喑嗚伏妻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閤下之失將以
快意相央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書顚倒兵師敗沒
衆謂非閤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果閤下之議用
閤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閤之不敢窺境
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溷隔諸議者欲食其肉舜欽
嘗靜思閤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羨之
非人之書受惠也由閤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爲己
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
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閤下入政府天下之人
踴躍詠歌若己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

應曰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絶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肩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耶而人為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猂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舜欽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与衆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為但惻然愧羞嗜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以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有建白未堪為瞻是何毁之多也豈誠之少衷不能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權望乎豈以為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戒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監王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贓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餽之以食大鍾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怨耳舜欽愛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聚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輙條數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溥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顧望而不為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孅之人得以藉口而決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夫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為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為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絶異速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以弥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彌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為來者所笑欲無復自明亦已痛矣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又諫臣不[illegible]

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坐得卿輔矣不敢爾陛下委任之意而皆罹中傷貶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嘿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輸忿于茲可為驚怛

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illegible]于采納下及朔莞可以
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未削欺罔既成則不唯
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答若訥奏范公經略 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
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代還之日竊以西賊不朝
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若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
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關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
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
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四千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
大計

又論范公指揮之右 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
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一品冠未寧懇辭恩命朝廷
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
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
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
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
必甚況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
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一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
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
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
各授恩命

又論邊鎮宜以不次責臣 臣因淺激心以戢猾
謹天容地載蒙聖何深然理在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
鬱悒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
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
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爲
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懾來者之說不敢又
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
閤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之
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陛下未恐嚴譴
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此諫官御史敢援伏閤之
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
乎不報

尚書按公真贊曰 英英如神巖巖如山仁義道德蘊
於顏閔大忠䇿變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嚴廊佑
我仁祖格于皇天是為宗臣不傾不搖維慶有祠邦
民賂思其山可高茲堂難[illegible]

元遺山贊曰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
吏在邊境爲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
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
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
其孫圓曦爲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
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叉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
以際圜蓋而蟠方輿尔衣衣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
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
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呂中論文正公爲本朝人物第一 先儒論本朝人
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

允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知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詩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晩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黃東發論韓范同心云 元昊所以敢於凴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与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曙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范雍帥延州為相則無補若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識本兵則不習邊防而忘棄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為帥則師無功而徒以堕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既入相之後与仲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路統帥三歲擁旌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既罷帥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鄜延於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略聲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功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關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歸矣

東萊先生策林論曰 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戚著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躰得失之機於是乎決矣

穎濱龍川志曰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晩年懽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朱文公言曰 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諸儒學）

范文正緫理所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手體用兼該箇事業）

朱文公曰 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朱文公跋范文正公[illegible]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容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效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侯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寘坐隅以自警有意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朱文公論范文正公振作士氣曰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晩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不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科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躐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擧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耳目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朱文公[illegible]事書曰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刋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蘇談所記說得更乖戾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

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亦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摸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爲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只看蘇文所以例皆稱〔賀孫〕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論范文正高處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藴而爲之用此是文正高處忠宣辯歐陽公銘志事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豪壽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盡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待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嘗向謂姓名不出而有人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賀孫〕

論呂夷簡

〔賀孫〕說曰夷簡家是个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是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嚴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矣得天下之事日入於壞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挾與范公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賀孫〕

論文正有好議論

德粹以湖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蒙將去遂成風俗嘉問已前皆蒙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採然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亦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中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二〕大抵前輩議論麤而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會兼問此風俗如何

可變曰如何可變只是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illegible]如何云當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未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俙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富韓公范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李本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又論文正公待士云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勵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抗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今將錢与公今已措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迎之云云(闕)

又答周益公論范呂解仇書云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晩生所能窺度然嘗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哉逮其晩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

終掩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可如何而故收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禍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今案書)(見本集中今案書以為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

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言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無兼收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責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悔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

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夏一方之病非通逐范公疑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使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跅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旣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驟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陽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

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晩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爲無有愧負幽明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瞞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闓豁終未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欲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跡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公五世孫）況龍川楊龜山先生志之言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陽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沬血飮泣貽書歐公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絶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彼之明白而直爲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爲以

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論韓范諸公不尚同云 諸公平居相稱若尚同也而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為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殿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為異仲淹欲宥滕宗諒杜公曰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素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罷晁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以嗜殺也韓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不讓之是非是數公者其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論呂范交隙 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隙之時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復於成禮當宮庭避災之頃而顧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釋仲淹之宿憾容孫沔之直言是亦可以小人之訾也謂申公為君子耶敕有司不受臺諫

簡倡之戒百官越職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奏之頻奏內侍之陰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因此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職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為說隨之態乎方其始蘇召還正值公議待制之除俾仲淹縮而處鈞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待臣噤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四論之獻凜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朋黨目之仲淹於是有鄱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欲附黨以為幸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以為榮仲淹何憾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許程琳議黨人之誘者谷下君子之類此皆營救仲淹也皆夷簡之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亦從坐同年進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稍愜公議日夜謀畫綱紀知然救察之令嚴磨勘之法密未有恢悅佯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復為陝西之行是行也身雖去國讒者益甚賈昌朝王拱辰而逐益柔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嘗為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謂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亦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為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及仲淹再為夏竦黨論之

歟諸賢皆為倒戈蓋夏竦用心務於翦除此元輸
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
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
不得盡其辭責故嘗妄為之說曰黨論之始倡蔡襄
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
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
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
不吾堪今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
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居吾而以公正自衆孰肯
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還為別白私自尊尚則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為君子
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賴梧鬼蜮事韓琦亦謂
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
宗閔對策至李德裕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
年而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
矣夫豈無藥石以賊破之湯沐以御治之未幾雲開
日出所竄之人尋即仍用所黜之官隨已復職如范
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為之下朋比之詔
及西事之興不惟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郎
獄而盡去始者所忤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既罷
之後諸賢復名而戎界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
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賢何憾哉
文溪先生所論呂服云蓋自天聖中曹寶臣嘗語王
曙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悍語

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
羅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猖夏亂華之虐懷敏輸
平以將自詭有克殺剛愎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
勇而無謀不能辨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
設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
自為招帥端坐長安四路平政遂聽節制其誤國倚
軍之罪自不能掩於[illegible]之一跳由是好水之役
任福不能嬰其[illegible]心以之投劉平不能過其勢遣使
至境範雖不能辭其許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
當其時也[illegible]不得怡安福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
於私第中[illegible]范公奉策集經略之模韓公不
肯袖手於大臣[illegible]一夫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
斬之日小[illegible]附於殺萬甲兵略展布於代田國
事之項請[illegible]有[illegible]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
田況身為[illegible]知四路屯兵之數者有王堯臣
王守忠臨軍之命不行夏竦河嚼廝囉番族之議復
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之歐陽修通漕運擢商賈之策
復施我常有以破元之元而元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
鄜延一路觀之秋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
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
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破之沮其兵虜在白
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
亢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旨築城堡
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為守備相為

西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既成則以抑世衡
懷環川屬羌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城則
以羌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一
韓一范之謀屹然為天兩柱北承膽喪犬羊屏息有
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
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祈其無他而輕許
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吏奏事者四然後賜盟
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撑
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謀為憂虞之心擇
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講諸武論籌之明揚以
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実務紀綱縉紳之論奏募入
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講御三司用度之數蓋其
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
遐遠討以強兵而來迯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
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為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
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与韓琦范仲淹經
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考信守備亦惟其人
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
又豈無所自耶
劉漫塘序坐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
第一 諸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諸議節文　鄒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尊顧休兵而息民祇知救危
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方讜言亂國而明蔡確之
無實洎姦黨投戶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
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
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志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
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孰於之江湖忽如草木
紉蘭澤畔甚屈原之悲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
又曰側席南望而抉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
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
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
曰訪予款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
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
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
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以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
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
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
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
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

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苑兌夫家有見識然亦以資廕与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旌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生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兌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皮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錫之爵命至其宜為侍從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一治字亦自沮人為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与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盖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白皇城使退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揔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召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冀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慎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賢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与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章相位壞之邪說既行群小人並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照純張舜民以公議正

共濟國事則就逮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不得相位
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
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偁

臣偁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矣范純仁于
謫中欲任以相時知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焉乎純仁
不得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
則朝廷尊辟陰此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
過不吝以彰信於民遴任君子以克謹天戒雖二聖
遂狩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王偁

臣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寧平天下不爭不抗人莫能
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
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
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臣於純仁
見之矣

跋文正公道服贊　文與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側之左右令
人既喜而凡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
平雲閣題石室文同与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覩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
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
闒茸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
於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顧兵柄所有書命
繳連封還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又言
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
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推
范純仁為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燾之進則未有所當
此臣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
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　進安燾則諫官御
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与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
女梅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薶
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
如卧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衝千里雖有餘論道經
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
旂旗擁萬夫暮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
用折箠笞羌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兪工輒復和
成可發一笑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笑真成夢枉歌或似詩
照灘撈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憎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瀾潭經暑府寂寞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鱉
官如一夢覺詩勝十年書積善過從近扶節不屬車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模貴將老來忠義氣横秋未應白髮如潘
章不見丹砂似箭頭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
川舟漢家宗廟英靈在是寒儒淚自愁

論賀詩

廣德司理詩　　　　　　　　　　　　　　　　　　　　徐華老

維持從軒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
有事爭論之牀所記其歎官小俸祿薄家居幸窮空
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乞

游百花洲歷碑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
落歸山丘為韻賦十詩　　　　　　　　黄魯直

其一

總督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平生但著艱勿寒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慶州自不惡籍甚哉諒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珍存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昔公燕處臨木不相精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問謡俗高丘省佃作昔游非奇然今死幾關落

其八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樑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去洲渚在春田花草珊清談值淵對鼓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銜城壁祠東更一游慈來惜酒少安得黃稽丘
次韻其一　夏均倪文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變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嘖嘖雀噪屋悟悟珠[illegible]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凛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顏[illegible]令人見不燃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蔌復樸蔌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搖南山無老木
其五

有酒當自醉有室莫安窮古今一丘貉何能坐聚語
其六
夢田四賢稿長風吹人[illegible]我不我見誕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溫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總戎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斑斑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涓滴誰與游向來兼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奉大夫致仕揚用

弘希文此孤盛天衢一二三逐高搏古人直許到
奐當世猶能並富韓事与時來均日煥名彰長白倚
天寒何但東坡爲孤涕遺篇疏議亦沉淵
故寧海軍判史揚中奉才學与蘇黃不相上下
近於李烽臣家得公遺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
以傳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
都騎尉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詐流薛人上所由來各自分設縣有靈吾可
閱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
按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

立石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岩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晨夕
蕭蕭翳荊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
維宋慶曆間多士麟鳳集氣爲天下憂一點丹心白
中朝元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師出函深慮手滑失
炳幾先見明韓富有斷德奈何時相陋欲辟和氏璧
向非仁廟知千載函應碧至今忠義氣高睎萬仞壁
所以行業隆要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爲富貴役
規公平昔懷肯採邀相惻但能一善無亦足百歲塞
遺容揭日星未覺關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槭秋色
古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張養浩

偕龐提領祿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吴潜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投弃更精神當時先上龍庭
種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篆穀青想見當年念母恫顧我遨游營底
事權頭重感先先生

淅山青陽東二十里文正范先生讀書之地也
寶祐二年縣令丁黼立之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庸饒州書記歸匿池之青陽謁長山宋文翰
留謝麓之趙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誌名登
弟於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
長史亦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使迎母家
書昇池州朱氏之范太師户置田青陽活朱氏
孤遺獨墓碑爲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薪蓼蓍賦書世子文姜絶不親
詩亡春秋作寧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
吾身所由出而况吾身德此而孝弟道與完罪均
異姓聿居三反志匕君臣于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
從人良有由夫休忘及沖可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
覃思復歸宗善乎衞天倫大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
敢借魯衛書莚爲洪氏陳

注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神

書宣東澳申屠駉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亥朔越十有六日丙
寅後學東原申屠駉巡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謁太平
興國觀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蔬
敬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
有致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巨堰恤
宗族而為義莊嗣也昔嘗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
公之像于安鄉蓋非羨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欲
慕公之秉方正而備賢良也尚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
馬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兼勸農事呂
秉友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恭
尉楊宏照略宗儒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
教授致仕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巍儒生李
恒周泰劉茂劉角乃青陽省常德等處榷茶提
舉司吏聶思明

祝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
日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
奧魯勸農事東平申屠駉謹以粢牲清酌買楮淨香
敢祭于

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輝騆今亦忝知于輝騆也亟勉焉惟
前賢之是希庶幾乎免後人之所誚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程翺塞仲義
陝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
程好問
讀祝儒生汴梁李子鼎

朝廷優崇
古者一代帝王之興必尊禮昔賢以獎勸風
俗文正公之勳德其在宋時固宜優禮至于
皇元歲命郡守暨省部諸司每有優恤范氏子孫
之文於此見
大朝之盛治所以培植風俗教化之意遠矣然則仕
于是邦者盍亦體
朝廷之意而加之優禮蓋所以為風俗教化之權箴
而豈私於范氏
置功德寺
中書門下牒蘇州白雲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
仲淹劄子奏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

刺史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
在其側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
間已上至乾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
條貫以望特賜一名額取進止牒奉勅宜賜白雲寺
為額牒至准勅故牒慶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賈
刑部尚書平章事晏
工部尚書平章事章
觀察推官夏有章權節度推官汪仲權節度掌書記
務抗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朱壽隆著作郎直集賢院
知軍州事呂溱原武鄭方平篆臨安錢德範書山門

住持僧擇梧立皇祐元年夏四月初一日當寺講僧
遇明

建置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吴攖輿補輯竊見
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
國史實為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
公過化之地無不尸而祝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
學宫而已其於崇祀先賢見謂缺典郡雖冦之而事
關風化曷敢弗力乃卜范氏義莊之東義宅隙土爲
工度材爲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
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其祠塞通學道書院春秋二
祀太守率其屬覲薦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往拜

焉先釋公之後賢者一人爲掌祠若郡計稍舒別圖
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書院已於九月十一日立木
候成合采奉安外所合具申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
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潜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
獨未有專祠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隙土爲屋六
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畝拘收租米充春秋二
祀之費已於　日立木候成奉安外乞劄下本府照
應合議行下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申尚書省
准此

咸淳十年九月　日

與免科糴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吴縣申具數范令公義莊田八
百九十七畝每畝勸米三斗計米二百九十二石一
斗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之所關与免科
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令帖吴縣
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本錢
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交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
閏月　日帖吴縣勸糴官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長洲縣申具范令公義莊田二
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每畝勸米三斗計米六百八
十一石五斗二升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

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令帖長洲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
公青冊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交納不
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長洲縣勸糴官

祠設教諭

省府范文正公祠
照會本祠見闕訓導小學教諭一負今帖請李前
職夢文充本祠教諭請
照應日下供職具遵禀狀申
至元十三年閏月　日帖
帖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

提督范祠袁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副教授兼學道書院山
長提督范祠石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范士貴狀告年壯無疾係先
賢范文正公嫡孫見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
莊義學勾當即目在天平山住坐先世文正公捨
宅為路學作養人材置買義莊田養贍宗族及剏
義學以教子孫有增山林已田地並隸本路屬縣
亡宋時及歸附後俱蒙軫念先賢後代本處官司
會驗舊例除納稅石外一切差役科折並行蠲免
後因吳縣及長洲縣司吏朦朧科折糯苗士貴狀
告本縣次經本路俱蒙受理行下合屬改正止納

一色造糧又於至元十七年六月內有各鄉里正
人等欲將義莊與民田一例科助役米遂經本道
宣慰司并按察司陳告蒙追索本路文卷檢照得
范文正公置買上項田土初非私己正欲永遠養
贍宗族子孫義所難及自前至今既不曾設着科
役難同民田一例施行牒本路行下合屬除免間
再具狀經行中書省陳告蒙受理行下本路照勘
是實依上蠲免毋得科擾違錯總府除已遍榜合
屬外又於二十年三月內經省府陳告給蠲免文
據奉省府鈞旨送浙西道宣慰司照勘依例施行
毋得違錯奉此蒙宣慰司照勘是實劄付本路行
下合屬依例施行除免一應科役就便出給文憑

付士貴收執照驗外近欽奉
聖旨節該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
餘一切雜泛差役並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加存恤
仍禁約使臣人等毋得於廟學安下非理搔擾欽
此凡是儒人既例蒙存恤蠲免況本家裔孫先賢
世居吳郡先文正置立義莊義學以教養宗族凡
冠婚喪葬咸有所助迄今三百年流傳不朽人皆
慕之本處官司尚以義關風化每歲舉行祀典實
與其他儒戶不同但士貴雖已經行省陳告行下
合屬蠲免止是本路備舉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
切慮歲月深遠官吏更易仍不唯行雷例科差搔
擾告乞出給公憑事得此省府除已行下平江路

依例除免本戶雜泛差役外合行出給者
右付范士貴收執准此
為范士貴告科擾事
至元二十七年　月　日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近據平江路申准本路總管蓋
嘉議關伏見先賢范文正公世家吳郡盛德事業
著在青史以地建學撥田養士實其剏始吳上德
之其三世祖父塋墓俱在本路管下皆封太師國
公曾賜忠烈廟額每歲本路致祭甚度置立義莊
義學至今三百餘年規模如故若加旌表實為砥
礪風俗之本移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分司牒
如准所言允當中乞照詳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　回咨送據禮部呈照得至
元三十一年四月准集賢院關備國子監呈范士
貴狀告先賢范文正公六世孫提舉本族義莊義
學養贍宗族垂三百年世守弗墜歸附以來蒙官
司軫念先賢之後除納稅石外依例與免差役後
因司縣官吏更替不常其間不無動搖艱蒙江浙
行省行下合屬欽依
聖旨事意蠲免一切差役及出給公據付士貴收執
有長洲縣司吏仍復以和買爲由攪擾不安經未
有都省存恤明文司縣得以玩視告乞優加存恤
施行本監參詳范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實爲當時
之名相置買田宅養贍宗族足爲後世之良規三
百年來子孫猶在若加存恤实爲

聖元仁政伏乞照依先降
聖旨除商稅地稅其餘一切雜泛禁止相應得此本
院議得范文正公古之名相置買義田子孫世守
不墜如准國子監所擬實爲相應准此本部議得
范文正公前代名臣置田贍族垂教後世不爲無
補如准集賢院所擬移咨行省照勘如委係范文
正公親族欽依
聖旨除免雜泛相應具呈都省照詳去訖今奉前因
本部議得宋相范文正公致君澤民之術具載方
冊所設義莊義學贍給宗人教育後裔至今規模
不墜其於世教不爲無補宜咨行省禁治諸人無

得煩擾所司常加優恤外據旌表一節既有忠烈
廟額似難別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
行准此省府劄付平江路總管府依上禁治令所
司常加優恤外合行出榜禁治諸人毋得煩擾所
有榜文須議出給者
右榜曉諭諸人通知
大德　年　月　日
泰州據前安豐路儒學正朱亨斯謹呈切見西溪范
文正公祠堂係是宋時天聖年間文正公監西溪
鎮買納鹽倉之日因見潮水田上被海水侵鹹有
妨耕種乃相度此地宜淋捍海堰以救護良田遂
作程度計料文書申覆上司達知朝省就任遷范

監倉知興化縣監督人夫搬築捍海堰於西溪之
東計長一百四十六里令六丈六尺其高一丈其
闊二丈爲則用磚包砌截海水於外護良田於內
自後海陵興化鹽城等縣田土皆得種蒔不特百
姓有粮及諸鹽場亦賴以培養竈戶氣力者今三
百余年矣亡宋年時鄉人告於官而立文正公祠
堂於西溪以報范公之德迄經年深至歸附後毀
壞祠堂大德四年間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等收
買屋料興復起蓋祠堂重新裝塑賢像彼時蒙海
陵縣曾出榜文禁約諸人毋得淋壞祠堂一節今
爲年深前榜不存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在祠堂毀
壞牆壁塞潑糞草地上掘取泥土多端受損即目

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諭
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
跡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泰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真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切見泰州西溪范
文正公書院皆因通泰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
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亡宋天聖間公監
西溪鹽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横截潮水自此鹽場
俱受其賜為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
自歸附後廟貌頹圮迨今未整若不重為脩理恐
爲上司美意今欲興工慮有一等不知礼法之人
攪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合行
出榜如有違犯之人仰指名赴官取問是实痛行
斷罪所有榜文須至出給者
大德五年二月　日
右泰州榜文
皆者登河南省咨言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前宋范
文正公仲淹所建書院在焉當其遐朝民為立祠以
鄭其德經二百餘年至元歸附學校廢弛大德間姜
國英以己財重建祠宇乞令本儒主領相應中書送
禮部議既經本道廉訪司体察稱有祠堂委係前賢
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延祐二年　月　日

先公生於宋端拱薨於皇
祐始終際極盛之時明良
康乂克展忠藎勳業在朝
廷威望在邊徼惠澤流子
孫太史有傳墓道有碑鉅
公名賢論贊稱述焯示不
朽惟年譜未刻非缺典歟國傳
恭奉祠事謹命工刊梓與
文集奏議並行覽者庶有
攷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
月望日八世孫國傳百拜
謹識

言行拾遺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詷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輒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今鄒平縣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遣人欲[illegible]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某處取此藏得如[illegible]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根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嘗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寀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或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

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称門生將别授詩
云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
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
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
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
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楊州東坡作窮措
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亭用其
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
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
如儀鳳不棲棘荆鸱暢之窟豈産珠玭冰雪凝冱寒
谷不春一氣所感當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

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
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
辟盖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
益耳

公守越日曾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
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絶句戒其吏曰閔津但
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
然閔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鄆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
人乃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州將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未具憮然即徹宴席(…)
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麟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喜
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録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
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
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
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
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輙改易
一字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
甚慱而德字承之乃似硜硜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

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
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别離恨只托春
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
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丑深歎曰公於
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
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
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没魏公還還至半途
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衣紙錢招魂
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

從招討歸乎哀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
能前老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雖置勝敗於度外
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
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
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
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
公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
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
又奪爲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
兵援初聞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
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
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
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
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
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
間矣
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
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
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

其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兗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兵又
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
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
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
下無賢不肖莫不稱之
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時
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
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
人君必行少咈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
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
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
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
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
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
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
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
之或詰責其人至慟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
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
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
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
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爲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爲人器度深遠咸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晩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

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嘗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事罪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賙其家

錢尚書通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竊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風俗我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成[illegible][illegible]之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爲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爲撰述夤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瘂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小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絶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衞不也禁軍代田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鐵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

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㩀土之情猶樂鄉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爲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政爭以爲不可令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邪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伏

言行拾遺終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爲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実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尺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 石林燕語

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獘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彦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輙閉目不答彦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 魏公別録

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常患近己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沈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各爲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范其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

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試大臣不法者 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与文潞公對易還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与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二則

州鎮戎諸砦籍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
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
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
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
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 実録
公言於邊遂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爲
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
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
二十三寨內有美泥奮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
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
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
心遂安 奏議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
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
依分析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
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
一落散地終身不齒歔歔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
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
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
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
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
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詔
人於死者必含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
恥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 實録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事歿
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馱懷敏爲亂所
擁幾蹂踐死與至定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
謀趙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
至渭州初懷敏之除鄜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
又怯懦不可用遂徙涇原幸敗事 東都事畧
張亢築清寨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
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逕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
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還果州團練使
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亢知代
州就令規畫請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
千戶歲減戍卒萬人 張亢本傳

公爲環慶士有徐復顧尚高黎衍卦氣之法公過渭
州聞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爲占西邊用兵
日月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
人同名 東都事畧
張俞上言謂令能遏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
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諜西京使夷勿與賊結則虜首
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徇
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 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
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
配遠方公言漢家將軍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戰

夲屬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放以寬
恩仍与近邊任使使陷蕃將卒聞之必願吴賊歸順
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
其不犯來者遠竄其陷蕃將卒更無歸路必懷怨望
其中或有助賊為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傅公主
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
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
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
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
本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

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 東都事略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就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
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
不習勞苦賊常輕之自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
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
城據衛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
請於鄜延謂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
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
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虜橫山隳則平夏兵素
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亢甲兔耳章既上遂與范
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斂兵不敢近塞矣 東
都事略

好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擅答元昊
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
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邠
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
宗思其言乃以魏公与公為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
用韓某范某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
從事仁宗以為然從之 九朝通略
仁宗嘗語孫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
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
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
然為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仁宗意乃解
其後士遜歸老啓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

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
之 孫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己時士皆出
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也 魏公別錄
原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絶隣道
公聞至原欲襲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
高繼嵩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
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
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胡盧泉為堡
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illegible]道
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蘇盧諸[illegible]

先歸服 長編

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与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 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院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賊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煖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臂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 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脩復故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承平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可元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荊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 實錄

給事中參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鬪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員候逐處軍馬到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

有輸折其本處官貨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砦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乘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盡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蓄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性任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砦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

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降指揮不敢行下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擊蕃砦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人户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蹂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關中人心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債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債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債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諳古今故事者

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雜錄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言行拾遺事録卷第三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輙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
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脩為黨歐
陽公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
以聞謫夷陵公徙乾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
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
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
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 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
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談叢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

為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并州
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
街市且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
急遞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錢並依舊
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刱置酒務
後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蕃落
蕃漢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榷酒利
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
主客二百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
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負兵士
請受外只有淨利二百餘貫兼城中居民逐旋[illegible]去

久遠不成州郡遂出榜并劄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
在酒貨賣盡日住行醞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近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
納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
據諸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
錢數並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
藥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採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
訓練選奇兵准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
馬未放散間臣不[illegible]決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
鎬商量指揮將佐[illegible]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
公言諸軍頭等[illegible]文帖未舊勑文應有軍頭等補署

文帖誤被水火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員
勘會詣實給與公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
軍頭失了文帖降充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
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竊筭
藏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
敢鈐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
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文帖有因故事失去
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收掌別無因依稱
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是與解錢物即
於舊職名上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責兵級安心
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瘢寨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

司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
村粉壁曉示人户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
起動搔擾即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勑署珂仲淹等奏請
公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
之意特遣臣僚卑官則事體甚重也 通鑑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
河清五縣並爲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
員監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
始因參政范仲淹之請也 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
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

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
州乃知任福等敗績 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
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於擢之或不如
所舉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參政范仲淹
奏請也 類苑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
言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
陣伍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
兵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
內附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
班西事以來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

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
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磨勞竟少
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
間慎於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 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
官錢兼搔擾人户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户各有
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徑得一間營房難爲存濟新
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
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若
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
瓦木者估價給與解鹽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
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下住營房不致迫窄可

以存濟
公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
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
此一路臣恐將有辯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
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司
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
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
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
受上書詐按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
本人非欲鼓激蓋爲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
得世衡之用 奏議及長編
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撿環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

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支賜
銀椀紫綾襖黃絁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鼓角
交椅紅纓紫綾儀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
衆告諭尋令蕃部望闕謝恩舉皆喜躍 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
淮安砦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拋
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聲樂蓋欲悅
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履星霜
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
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
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
參詳青鹽條貫 名臣事實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煩併貧困祇當
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
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令日以前常却配賣
物色或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
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
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
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劄與都轉運司
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為送納秋稅不
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百七
十一戶公牒陝府遂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
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閣二等
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
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
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應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
亦請相度安恤 類苑
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員
充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
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
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
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姊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令付
與親姊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為妻後石斌回稱到彼
歲奴骨肉並來觀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

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
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公慮恐
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
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
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与量借糧收買又勘會蕃
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糧食存濟不得
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
口已上量支借貸糈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
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
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
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
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 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 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地土即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近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基却令

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即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兌還即令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難準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 名臣事實

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祗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 奏議

麟府州岢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主戶客戶祗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祗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岢嵐軍據見今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土仍免送納二稅租課 名臣事實

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粤干戈未息

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 呂氏

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王
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
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
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
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障于延
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
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
賊出芙蓉岩遂至郭北平夜鬬不解美悉衆使人持
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
羊馬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東都事畧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嵬移團練使十三

户奉勅於海州住坐嵬移顧殺其妻子自刎死公差
人往石州勾喚到嵬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
嵬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往海州安泊不惟
遂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見朝廷意旨却自刑
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
皆為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嵬移往府州與田土耕
種准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
公節制諸將勸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陣
被賊奔衝便見輸折遂牒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
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即計會多番
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似然
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卻多賓索梯從城上

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
行 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
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
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
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
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
逡巡而入 東軒筆錄
公言鄜中民苦轉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
中同華中下户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
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

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
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
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
賊馬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
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
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為漢用 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
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
公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
立功公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鬬賊退便追不依韓琦
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

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嘗
主兵官負須令討擊不管陳虜敗事之後誅之何濟
惟聖慈念之其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
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
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
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
不復出（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
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推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
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
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
狂鮫綃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
人之言也（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守文虛中奏故參知政事范仲淹知
慶州築大順城為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
環州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
仲淹廟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
之法乞各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衡廟靖（東都事畧）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
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
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
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
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遽褰帷帳魏公起坐
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其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
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
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
曰不治此事為得体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
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也（談叢）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
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
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摩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
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為哄己監簿徐謂曰尒何
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尒先塋爾富子歎服時始
十餘歲（過庭錄）

赴官只三擔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啟行拜
辭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
足至於塵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慍之色至是問
姪主簿曰爾行擔幾擔主簿是時新娶寔應之曰有

十擔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官何我皆知之遂州
守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綫絕易於去就亦免
張外醜也 過庭錄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俊之士
忠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
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
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為是以獎勸
焉 趙挺之奏議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
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
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
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

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
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聞見錄
忠宣貶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
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
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
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
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
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
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
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
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

他日以公口占書一緘申穎昌府用州印寄軍資庫
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
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
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
御史獄捕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
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
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
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
又下穎昌府取與公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
覊管象州之儀覊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
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
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

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
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
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
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既
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聞見錄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
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
未上上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實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
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
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只主判司府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暂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跡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為當然而辰詔曰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 長編

忠宣嘗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歎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朕即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 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祕而不出今乃對衆開陳且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徽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悚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比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遽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 長編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自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質肅與荊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聲苦時忠宣為諫官皆劾之言荊公志在近功忘其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董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耳 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師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須之酒食如何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須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氏遺書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宻諭曰皇帝与太皇太后甚

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處位以待相公不知日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

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 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謫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也 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

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 長編

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能改齋漫錄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

自好也言璀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亦愛[illegible]
廈之將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
也劉安世亦嘗因璀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
賴於公當加保養以待用也 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
選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
公未嘗示恩意於人 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
為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為之先去
姦邪任忠賢唯先著為急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
其闕韓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

四之六 近事錄四卷 八

韓維補其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
非張璪已下備位之臣所堪任也 朱公掞集
公元豐八年為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為言
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
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
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
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
者進臣寧避位 九朝通畧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
府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
事下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寅後出
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長為誣訂者既多陛

[illegible]從之則妨聖孝從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
得兩便詔不從純仁固求罷而[illegible]命 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
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
耶 談叢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
仁父子世為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留純
仁入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
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長編
司馬朴丞相兗之兄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
忠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
亦坐政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

四之三 近事錄四卷 之

時方七歲[illegible]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公遺恩補
官後死節以靖康之變 事畧
右丞純禮[illegible]政府官者閻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
至堂宣諭[illegible]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
老奴何敢[illegible]閻守忠退步逡巡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
皆為寒心[illegible]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
幾虜使至[illegible]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
御諱落職[illegible]許尋乞宮祠去 名臣傳
元符三年[illegible]己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
府先是吳[illegible]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
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
深刻之後[illegible]以猛是以[illegible]濟寬也方務去前政之

苛猶慮未盡何寬之恵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
中外人情無不愧惑及黜劉拯收用葉濤范純禮王
右輩人情方少安 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
名分紀綱皆國体之大者起居舍人張耒先在病告
中書省録黄不俟參假令供職純禮批勑謂耒既能
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
動 東都事畧
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内
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
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

不附已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
之也 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
卿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
留所重者國體也 本傳
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
院聞趙卨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卨者惟純
粹可及都堂衆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他日樞
密院又言差往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
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
此若固辭乞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
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

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廠毋道病卒不如易之岦
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
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惻隱此一人不若惻隱及數十
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
用法日徽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
京嘗與飯招仙姑見大猫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
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太平之
期荅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荅曰范純粹也上
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
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澠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

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轉運使方以
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
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
受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不納 石林燕語
章惇貶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
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
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
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
鄰路拱手坐觀莫不救者乎尔謂宜脩明戰守救援
之法朝廷是之 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强葭蘆浮圖米脂四

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卨在延州純粹在
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肅所陷官吏
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
夏人服 東都事畧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
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侍
郎為帥端重有體謀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
服焉 本傳
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
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
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
不從後果敗 長編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
之為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為貢揚
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
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
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
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
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
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
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
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摭於廳壁記自開
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

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
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
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閭有吳虞梁
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
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
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
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
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
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
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為之
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
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牧守日盛較以千人閒流澤

之遜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
實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
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剏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
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
非敢徼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
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丘歷延慶杭越蘇潤
青潁邠燿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績爍在國史家
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思鄧慶二州民
與屬吏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
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
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峯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剏也在州圃之北偏左矙蜀錦右連
流杯前占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
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
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
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
植花卉欄爲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
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任五年正月十二日移潤州）
年年憶著成離恨秖託春風管勾來後之
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利
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點鑄錢兼史君去後堪思
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爲
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京花木還依舊栽春
圃不惜爲時開幾多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聃臺上來
祠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陳希亮翦柳寄花
遶向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辜真賞覓爲遺

應今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獄公事曹汜
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解識紅芳
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亭爲最
而鄱之百花洲柳爲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碧瀾瑯
琊醉翁貴池弄水率爲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公
之慶朔名著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頌
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閭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
海棠二樹錬西一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
栽也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
餘而蟠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

末太守鄒公輒措其無臨賞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
題曰蜀錦蓋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
焉殆非憂公之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栽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爲繁劇之郡民頑好
鬬吏狡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敎令待賢愛物壹以
愷悌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鬢似絲公自河中
府通判移陳州後爲右司諫出知睦州後徙蘇州又知饒是二專城也齋中蕭灑過禪師
饒之存今有齋正堂及歎軒正緊軒之名得非過禪師云每踈歌酒緣多病公守
饒此衷有節禁寄名過客毋不得其歡心不負雲山賴有詩公守饒多題詠今之所有
者有郡齋即事慶朔堂芝山寺五老亭及題昇上人碧雲軒并贈鄱陽名道士鍾推簿神道士得用
之二絕句凡[illegible]篇半雨黃花秋賞健郡有提點錄鈔司廨宇鄱之傍有一亭盧壁翁

提映觀獲公判閑暇且亭秋香公爲之作秋香亭賦黃花之句得興意於是乎一江明
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後之爲守
者以詩之無欲今日力常膺其不台公處之有方而民樂於公惜每兩公郡齋即事之詩然致仰而法
公之優游於此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峙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
之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爲宴賓之憩焉樂既作於庭
而卉木環抱得二亭掩映眞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
置豈獨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爲後
人之矜式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圃有堂焉四壁門闔陸襄虞濞二內史梁文

謙周舫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
顏魯公暨公凡九人因敘郡圖云右陸襄虞濞梁文
謙周舫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
平縣乾元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
遭冤屠害父兄寧不廁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
此耶國家自開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
序者惟公一人已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
惠澤非尋常倅也惜乎基隘而屋庳上隤而像泯余
適於受代不得從容而新之止余命之曰九賢復錄
其始末爲記云噫建康古[illegible]府之後圃有睟儀
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爲之讚[illegible]明其新舊年月而
已猶饒之廳壁記焉安如九賢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峯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怜其可觀乃作題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非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寺去州三里上城）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廻偶臨西閣望（五老在寺之西）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爲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職危石中鑱幽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以有高人達士趍𦅸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趣愛其閑寂蕭灑常爲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絶世紛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峯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爲後人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纔遊芝山莫不尋僕其所以閱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興之聚遠餘干之干越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爲士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惇尚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太王公守饒凡民間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郡都院老卜其地置生壙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蠲於人於是令移鹿頭廟屋於山後移文下僧寺擘元豐庚申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雩霈沾足遂狀其感應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爲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峯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赤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繳數湖水脉連秀柳爲儒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爲文筆峯目其湖爲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逮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之所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爲文筆峯東湖爲硯池而郡學之基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巽地周環林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搀映坡麓森爽學舍既建而生徒日盛牓牓有登第者多魏科異等信夫公之興刱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爲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晉虞溥作教論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

殆四千人公之德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遠未及建立而規模不甚宏廠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崇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盖不忘公之指擇也

秋香亭

鄱公之後兮宜其百禄使于南國兮鏘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田山有嵐而屏䕃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參參寒林脫兮蕭蕭有琵皆歇無紅不凋獨有佳菊弗冶弗夭釆釆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綏況遲遲欲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荒閑乎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　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爲提點鑄錢趙侯作此賦公賦之就致其景極求其意思宛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爲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廨於大廳之東偏修猶以秋香名存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輌闕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茛刻無穢修平坡壠甃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褒乎

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爲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絶若學講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暇百歲而泯耶愚以召棠歌頌比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廼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即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緣於此哉且饒之爲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提點鑄錢趙兼篆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
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
在盛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
之勳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
為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
敬慕猶昔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
地亘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茀惠在上
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
服人貴富不足以傳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
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斯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答王判源憶百花洲詩洲上
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謁文正公祠
有詩
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守安鄉
縣讀書此地後為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
董與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鹽倉
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既為立廟邑士姜
國英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
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守文歷中為慶帥建與种世
衡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衡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冢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
范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溪樓
綸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
范公柏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　道言栢及地
則吾再出今栢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為釣臺書
院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
人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
父淄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
所謂長山者乃在此而非淄州之長山也紹定二
年池州郡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
以供祠事既成以聞于省依所請其東為范文正
公坊其西則文正公故宅喬木森嶄蔚然故家其
南則為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衙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
教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
因事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
下其題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為郡學後公仲
子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為浙中之冠學
有文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為主祠

醴泉寺在長白山麓文正公未第時讀書山中大德
癸卯寺僧德榮始塑公像寺中中菴劉敏中有詩
遺德榮刻諸石
懷范樓在城東南南望厯山如畫至元癸巳春縣尹
濟南安承務重建刻其詩及移名人詩石於其上
爨堂嶺在會仙山之南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名其
有上書堂
下書堂在爨堂嶺南十里許按劉仲元記云傍鄒邑
山也爨堂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委
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峯壁立特起
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文正
范公之別墅也又按曾昌祖創修祠堂記爨堂嶺

徃北十里許會仙峯之巖公之下書堂遺龕在焉
工部侍郎賈侯之莊在𦒿山之下仰公之德意欲
創起祠堂於山之麓先出楮幣三十七貫文以助
工役之需監縣房侯唐卿未登仕版時慕公之為
人常有慷慨感歎之心斯任之來斯事正符宿昔
之願勇於為義黽勉從事無時或怠鳩工貿材經
營之際縣尹石侯縣丞成侯主簿丘侯典史王國
昌同心和助之或曰山麓荒蕪祠堂雖就恐為野
火焚燹樵牧褻瀆祠成之香火之供反為不敬何
以勸善盍若少北三里許醴泉寺之巽隅高平爽
塏興蓋若何侯曰善仍以都目趙鑑弟緒銓孫克
敬督其役興功於大德庚子秋七月至大德辛丑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為奉
祠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
人至洛陽紋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脩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
袋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
舍大城叔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實
舍伽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
于殿庭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
焉二沙門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
於洛城佛法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

悉加崇奉故此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
范文正相公得請于朝改賜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
堂火災有慧照大師福淵來住嗣四方敬信徒衆
雖微特可爾初之人烟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
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孝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
迺克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盤修葺罅漏煥然鼎新
招來客旅廣闢田疇倉廩实矣齋粥衍矣梵香芬藹
法喜禪悅鳴呼無慈悲之德者昧於苦樂不能興是
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此緣無穎悟之
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四無量法惟
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相住持向
太后功德寺大福宣和閒聲名籍甚今行年八十有

七而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丁丑
仲冬師来訪知足居士曰本院創造於皇統乙丑至
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為我記者敢請居士為記其事
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
三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溴立　　裴卞刊

尚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　月　日辰時到
部門下省送下中書礼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状近奉
旨授尚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
祖母及父葬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
欲乞兩遇節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祖以上並

墓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亦乞兩遇　節添剃度行者
一名其兩處每一年度一名申尚書省伏乞依例
施行状前批送禮部奉　乞請一依
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礼部牒内旨
指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

范文正公既塋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
仲兄右丞相時為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塋所恩
許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彰婆鎮福法會院改賜
名額閏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
仲兄進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
僧數它日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
既許之又為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　月六日左

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慶州軍州事范純粹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
儁宗俊宗晃賚
江浙行省咨該河南行省河南省劄付河
南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詣墓加
禮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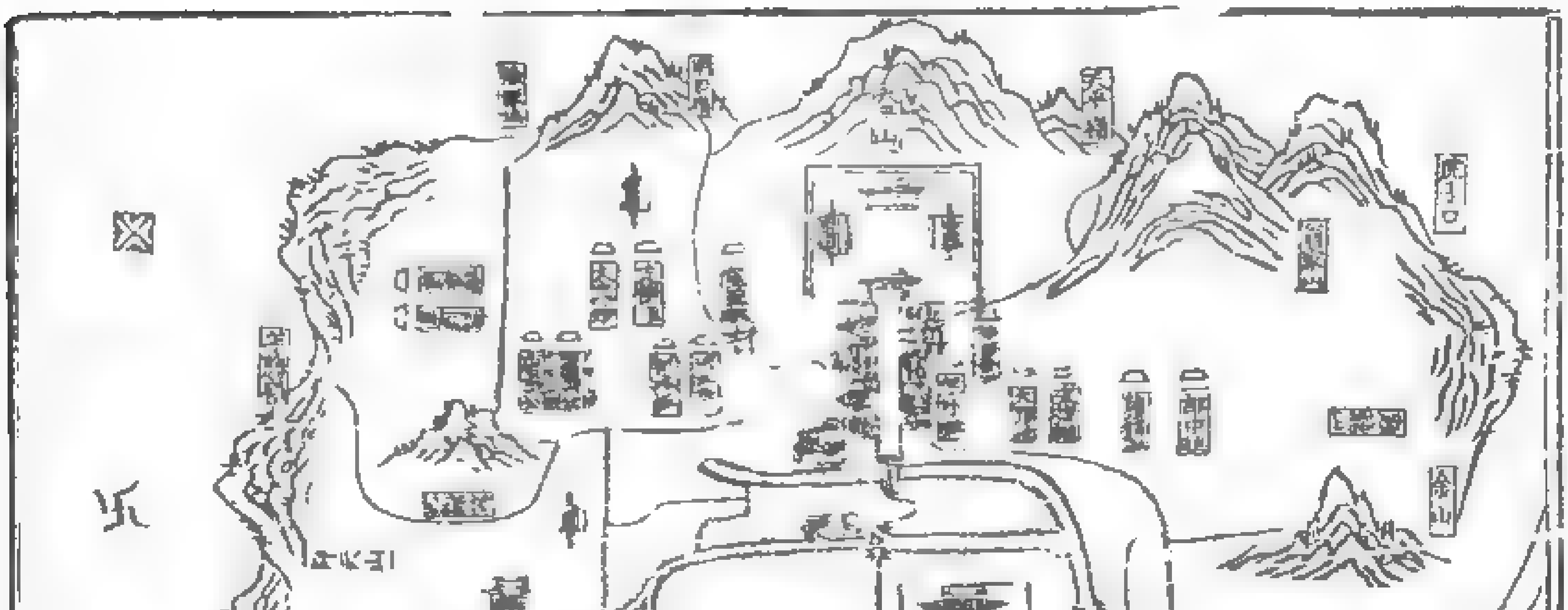
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
鄭國派行唐有春官鳳閣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
咸通以後一枝渡江爰居吳處闔閭舊邦麗水峨松
誥牒猶藏子孫保之為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

少長北地即家潁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
嘉謀孔彰昭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
監簿忠宣恭獻侍郎封胡嗣末華蓴相光父子勳業
巍巍煌煌具載信史代曰無疆化窮數盡玉蔵洛陽
佳城鬱鬱拱木蒼蒼炎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
南北異疆市無寧居後昆徬徨離湯沐之故邑不復
敬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塋不克時奉於烝嘗狐兔
得以出沒荊榛從而蕪荒多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壠
寒閒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羹墻坤軸旋轉咸歸
職方車同軌轍衡出康莊展敬松楸匍匐跪跽恭拜
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有肴在爼有酒
在觴巡其感格歆子馨香福我後人地久天長

歸拜鮮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
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齎志而殁勢使然也時使然也柰之何式今則天道好還地軸旋轉南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等匍匐至此恭拜墓下剪其荊棘上以慰
祖宗屬望之靈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成訓至若徼福後人悃愊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事告畢言還言鏈四塗寧止不能無望吾
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天平山在吳縣西去吳郡城二十七里其山峯巒峭拔石皆卓立與他山絶異其山上有龍門頭陀岩
五丈石蟾蜍石龍頭石穿山洞卓筆峰飛來峯半山亭小石屋大石屋烏龜石釣魚石卧龍石照湖鏡筆石

白雲泉在天平半山間泉色如乳四時不竭以烹茗
甚佳泉側有石刻白樂天詩文正公及蘇子美俱有詩泉之上今為白雲亭髙木環合髙擴重崖俯見平野數十里間如指諸掌横山諸峯羅列而拱誠佳致也

白雲寺在天平山下石刻刺史白居易詩慶曆四
年文正公奏本家松楸在此實藉此寺照管請賜額白雲寺葢以白雲泉而名也寺有無量壽佛閣住山僧遠禪師嘗与忠宣公登其上講經

乾道丁亥汎舟遊山録　周益公

五月丁亥早泛至龍舩休文相别於閶門外唐致遠縣册遣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横塘又數里至黄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靈岩院至龍走价送藁香松黄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頂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泉在水品其色凝白葢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别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别築遠公亭寺右上山路傍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祠具有文正已下畫像挂壁謁之丙辰早非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圖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録公道場今為范文正公功德院文正父祖塋山下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同致遠登山而脚力頗疲難之然思至龍簡中語恐遺恨它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躋石磴至卓筆峰峰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着甚臲卼疑其将墜餘如屏如蠧或插或倚備極奇怪行十六七石愈衆而力愈憊廼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峰髙二丈上鋭下修微附磬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稍下遠公菴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丈石亦閣石上次至頭陀岩有羔什敧之次至鉢石奇勢隐起名不虚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瑰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顛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况游客乎歸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坐待魚鑰移時乃至明日葢文正忌辰也

跋龍門二大字

天平之龍門卓筆殆似造物者特為范文正公而設
浙西提刑盱江包恢請史校勘桐江楊德藻作

游天平山記

中吳之西山天平山為之長實為吳鎮原隰環之江河絡之其上多恠石如斷冰如堋木或立或偃或如介夫或如奔馬不可名狀其木多松檜有泉出焉

白雲之泉瀉於蒼崖潄於巨石注於絶㵎其聲如噢
玉其味甘冽是山也范魏公之祠在焉其祀用中牢
魏公吴人有施於鄉黨德義至厚既死而不叚故鉅
公名卿高人韵士經由是邦莫不肅拜祠下顧瞻遺
像而仰其休風夫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川媚况
德義所加丘陵林麓有不增其高而發其耀者乎故
兹山之勝抑其亦以其人也至元再元之歲冬十有
二月江浙行省參政孛木魯公徵拜翰林侍講學士
於是郡守濟南張公亦拜吏部尚書趨朝有日適相
遇也班荊語舊偕遊是山謁魏公之像臨白雲之泉
翰林各賦詩七言四韵九思等屬而和之新除教授
紹興路儒學范文英静翁魏公八世孫也主奉祠事

奉觴為壽而請门翰林擅詞宗於當代尚書被道愛
於中吴雅道允吁嘉會難逢不載以文何以示後請
為之記持刻諸祠翰林以命九思固辞不獲因道先
生遺德山林勝槩而附以兹游之歲月焉翰林名翀
字子㷊尚書名栞字渊仲同遊者平江路揔管府判
官楊時舉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經歷王諫仲正知
事伯都彥實儒學教授蔣伯昇進之玄明通道虛一
先生趙嗣祺住持白雲寺沙門淨標為文者奎章閣
學士院參書文林郎柯九思

義學去天平山一里餘外有孔子廟内有文正公祠
左右設敬身知本兩齋中為清白堂詳見陵陽牟
先生義學記

太師墳文正公祖父唐國公周國公所塟在天平山
之下其穴主天平正峯以秦臺山為外門以横山
為遶抱環拒拱挹形勢甚奇按王氏語録徐忠翊
嘗遇一好山水心期為公相之地意謂我方以術
求售於時待其克應於幾十年之後孰若待應於
不數年之間則人信向我方身享其利故必擇人
与之不肯輕畀且如公相之杉北里巷所有必於
肇轂之下四方賢英畢集之地求之寓京師七年
始遇范文正公以品官詣禮部徐識大貴也欣然
以地圖授之范謝徐以相見之晚適先柩已塋四
年矣慕徐名術發圖視之則形勢向背全類其所
塟之地其地名又合范遣价約徐同往觀之其穴

去之高下向背皆與術契惟雪堂太深猶是俗術
親為即斵曰公相當自此生已生者去公相一間
耳歸而與范曰足下優游致身於參樞之地然
范嘗吟中秋月詩曰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事
皆默契後范子果拜相即克夫也

秦臺山在天平山之右大石峻岸上刻秦臺二字俗
傳秦始皇游會稽嘗到此

太師墳公曾祖徐國公所塟在天平山之南正與靈
巖山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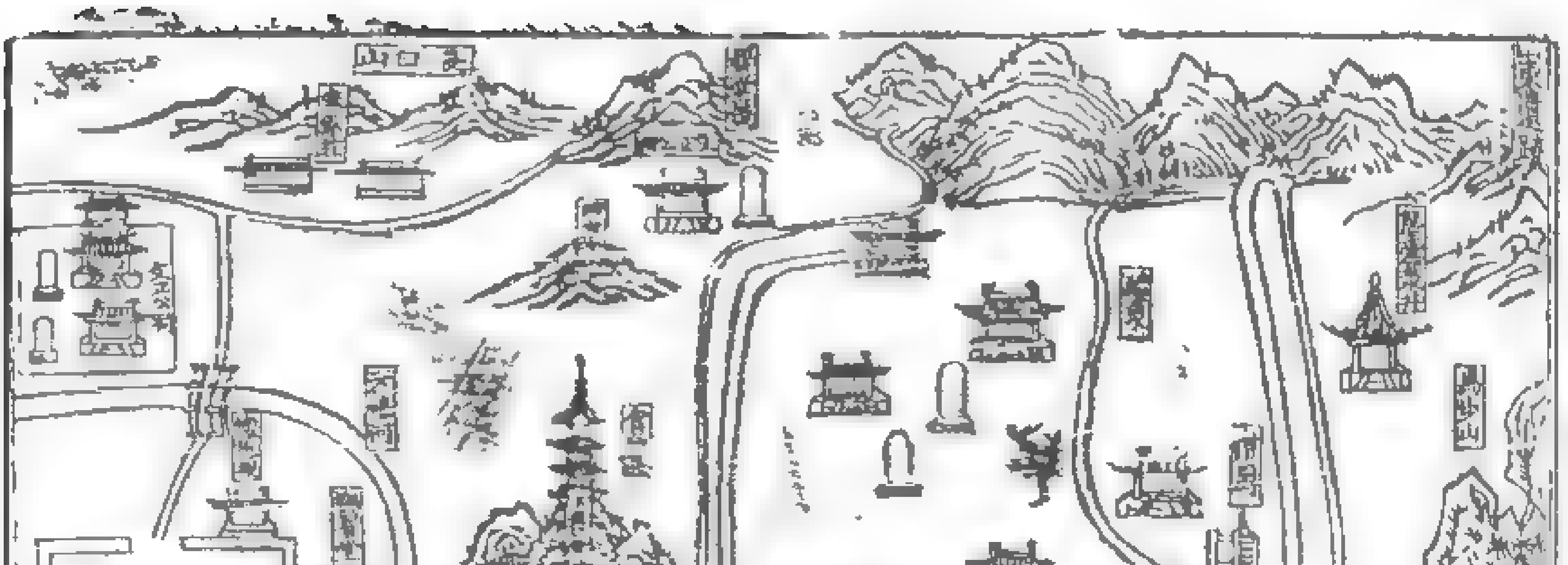
無外居士墳在白雲寺前居士亦文正諸孫即作元
夕寶鼎現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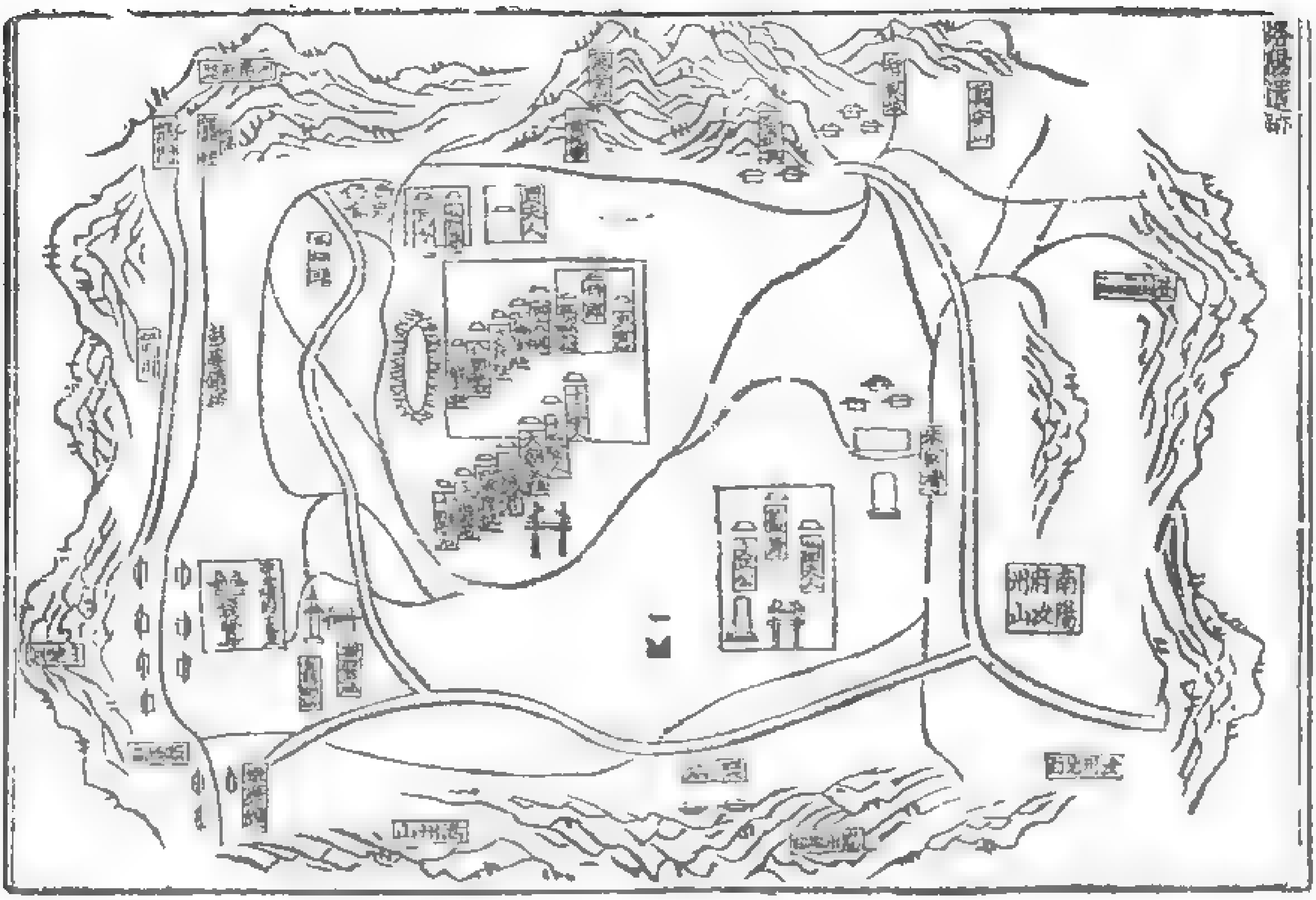
范文穆公石湖先生墓在天平山之西南有盤巖寺

為奉祠之所文穆公居石湖而塋於此意欲自附
於天平之范者歟

吳縣忠烈廟在白雲寺之右宋南渡慶州隔絶置忠
烈廟於此至今每歲郡官致祭凡名公鉅卿之来
吳者多詣天平謁拜廟下

卧雲書院在天平南三里有樁松屈盤於地偃蹇數
畝極為竒古俗名眠松旁有石刻盤松二大字篆
文字畫甚古上有卧雲書院范氏建内有文正公
及狄武襄公遺像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辰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鼎
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鈜
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臣源
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
茲以
故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八世孫文英謹遣男廷方
不遠數千里省墓洛陽且復侵地某等仰
公德澤之深深感公裔孫之不忘其祖而媿吾有司
弗克戒約毗隸之無知者曰以潔牲清酌之奠為文
以祭曰惟

公學貫天人材兼文武濟貧活族德澤過於晏嬰曲
將入和勳業擬於伊呂惟
昭代之尚賢嘉不如而不吐爰陞崇於祀典寶名教
之有補何毗隸之無知即丘墳而致侮壞樹暴於斧
斤域兆鞠為禾黍犯彝憲而不卹徒昏頑之是怙屬
裔孫之來斯增有司之媿負謗異代之松楸濅侵犯
於強禦戒樵牧於晨昏謹封崴於終古尚彼毗之不
悔其斯言之是睹致薄奠以陳詞覺汗下之如雨尚
饗

祭丞相忠宣公

維
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眷茲洛土有崇其塋彼毗蚩

𡺳溢爲盜賊所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孫廢止爰復故封九百丘壠莫之敢廢刔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祇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監之永安終古

范氏復祖塋記

天台陳基譔

奉訓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斡勒海壽書

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丁元篆額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平山至公之葬始葬洛陽萬安山母夫人謝氏之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羇泝淛而已我

世祖皇帝混一四海

列聖相承誕敷文德而尤惓惓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

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祗奉中牢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處同知徐君景𤍠爲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又三十九年爲至正七年國俊從弟將仕佐郎文英謂其子崑山州教授廷吉嗚呼自陵谷變遷以

夏四月落成堂宇壯麗儀形儼然

范公泉在青州洋溪皇祐中文正公帥青社有德於民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詳見任城王 所撰記

文正公祠堂在長山縣治平二年知縣韓澤建撰記

東故家喬木零落殆盡吾子孫幸生
聖明以孝治天下之時憑藉餘澤使有義田居有義宅獲有義塾凡養生送死可以無憾而祖宗二三百年之丘壟所恃以為蔵者猶為芻牧之區徐君所封亦已侵削尚安在其為子孫哉洛陽土風號為近古豪民無知可以德化不可以力勝吾聞御史幹勒君允常居里第日以吾先文正公濟貧活族之仁自勉而僉事李君公平今憲於洛又嘗執筆而為公之傳者誠以狀白之必有以務吾之志也廷方即日具資糧裹贏不遠數千里致其父之命於是李君首出俸金為之倡幹勒君率鄉黨與同知郭君文覃判官董君鉉奉牲幣為文以祭於墓下所謂豪民之無知者覩感而化卒復徐君所封之舊而其地以畝計者若干焉既繚以周垣益之封壤又築室六楹俾其甥趙氏廬其上肅竣事以其嘗與觀籩豆玉帛之盛使書之於石竊惟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為宋宗臣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故其少而隸業長而從政所至之地遺愛不忘率繪像以為祠刻銘以頌德頌是宛是宓在其公子平生宦居衣冠禮樂之鄉而使斧斤耒耜日相尋於其中豈
國家尸而祝之以待先賢之意乎繼自今茲為子孫者如文英之不忘其本處里閈者如幹勒君之推尚古道君風紀者如李君之知所勸相為有司者如郭君董君之克恭所事則萬夫之松楸將人人為之封殖益人而不廢尚何斧斤耒耜之患乎哉公父子世濟忠直太史有傳神道有碑家乘有載茲不敢以瀆書書其復塋歲月以為方來告云是歲丁亥十月丙子謹記嘉議大夫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張明也奉議大夫同知河南府路總管府事郭文覃承直郎河南府路總管府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總管府知事劉巨源河南府路總管府照磨胡欽祖昭勇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府都萬户察罕帖穆爾昭毅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府副都萬户失里伯吉從仕郎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府經歷兀訥罕知事郭仲禮提控按牘趙暐儒學教授丁士恒學錄蔡世貴等立石

遼杞侄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侄相連又定川砦諸
葛亮城皆在鎮戎界當有務賊至此公遣張建侯
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与都監張守部領軍馬
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四
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
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
軍駐劄費用粮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兩駐
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粮草却將万安鎮一將
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脩此砦
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与退
逐其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
户同共防托公恐熟户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
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安邊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
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藏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
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
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
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illegible]權住入中白

米却告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等
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雷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
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
寨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岢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
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兵脩
城砦
東關城在岢嵐軍水砦外公以岢嵐城小將東關城
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
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府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
脩令人户耕種住坐續脩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
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
三坐
籠竿城在秦州田況嘗請脩築公奏乞依田況所奏
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將佐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川公奏議近重脩金明城且托得北面
又東北廢却承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
百里更無蕃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
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就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
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諒宋良同往規

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水泉可以置堡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築女墻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斬脩堡城分擘街巷修盖軍營倉房草場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鎮七族人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寨門等堡惟此一處最為控扼蕃賊牒監脩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之為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教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讓禮將帶匠人往鄜城脩展城墻高一丈底闊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盖馬棚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脩露園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為延川城云彼中人烟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鎮戎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戍

獨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六軍士及和雇人夫脩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邊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六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脩城砦地土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擘畫脩建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美郭廣楊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户并廂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户脩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脩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修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脩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二脩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脩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脩一山寨

梢桃砦在延州北八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興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脩鵶子城公差殿直楊麟與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与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接上上脩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户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鄜延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興脩

義蓮鋪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騾驢牛騾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因就臣上言臧嚴公嘗与明鎬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實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脩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一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盧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之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右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葫盧泉為族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臧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脩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褒賢祠記

淄川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吾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鄉黨其間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三代而以號為治者以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乎古之天下然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文正公范希文之于於度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公家世姑蘇幼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茲土留而不出遂為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之嘗畫於長白日自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先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歲間大通六籍聲名頗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為鄉大夫所引賓興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羈歷臺諫至切顧惠加乎生民鯁議讜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震布坐鎮獷俗以致疆場塵清投烽釋警虜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時以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跂足以俟太平爾公自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為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頹弊下輯臣儀上裨宸戚欲行之以人而冀効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實用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竟設使而終之則周召伊傅曷以加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奪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風俗況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守是邑訪公之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為之祠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鳩材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日二之日經始三之四之日告成財斂餘羨用不漁民民既而落成謁像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有傾耳目屬自非寬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然之所以建公祠者非止為乎公也為民也非止為乎民也為天下也澤竊邑茲久愧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大參歐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覼縷舉其便縣而已治平二年三月四日記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韓澤述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鼎三班奉職監酒稅徐士政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

縣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郝社齋
丹刊者董選

公泉記

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為本養老愈病
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常帥青社有德於
方洋溪醴泉北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
其迪巖公瀨部伯塘鄭公渠坳殘儼踪矣以
経兵苴逸社湮缺無為園蔬踰五十載考老過之靡
不興哮迹者師守方公思欲苴前賢之跡慰青人之
意乃按圖誌詢之先得其故處痛鋤浚泉復出方池
流瀧作亭逃不巨入公哮城砄帶左右屈曲清深蕭然
如屏耆岩翠間文且潢臺觀崖泓崖幽處招引西
山秀色可攬朝昏夕暉四時有之物外勝絶綸至
集邦人華上神門景瀛泛液寒宜藥宜茶嗚呼物
有否而泰物有塞而通醴泉之瑞感而應地不愛寶
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善政致之于前今公復
以善政致之于後前後相望如蹈一轍可謂異世同
流者矣他日之沚越公歸朝後人思之亦如思范公
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　城王　誤南
麓任詢書篆丘王樞篆大定辛丑十一月朔輔國上
將軍山東統軍使

范文正公書堂記

傍鄒邑山也賈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壁王諸山遶
峯奏會於其西壁王之西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
起着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口書堂世傳以為文正
范公之別墅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賣堂山
之上賣堂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也因
為之嘆曰自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
名由公而得以公而顯又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
猶如生其似而然哉嘗試推公之出處矣憶昔
公之始來尸以山也非為橋身適迹之舉也讀天
下書窮天下事以為天下之用與其出也非為肥身
業家之計也要而辟於聖行以伸平日之蘊耳惟
公厥是心也故一旦立於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
流海內翕然之一也宋臣及其之也復使斯人聞風
而作興慕義公之德所以感也哉
元亦為邑人咸於中乃為之歌曰
鄒邑之陽子嵩列會仙詩起兮秀色可食有味
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白雲兮往還公之
游兮水曲公之居公之誦兮林下公之歌兮
雲間躡千古兮易注仰高風兮莫攀德業巍兮山之
葛雲之開凜兮孤松之操明兮巨浸之涵
踪兮躋斯民於壽域之安食國翰林學

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勁節大志嚴德壯烈卓然為宋名臣凡
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
靈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

及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為何地朱氏為何人而公之寓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宰邑之青陽政成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族故在遂訪求其家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畫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據其本末源流既畢委故人程君綸過鼒而言曰將為祠堂願有述焉鼒謝不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者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叙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墉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元妃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平山陳氏祔焉謝氏無以為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六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逾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欲便養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以往攝集慶節度推官辟泰州西谿鹽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母終于楚天聖五年公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表掌府學服除乃歸宗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名試為祕閣校理始克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葬于河南尹樊里萬安山下參考歲月公之從朱姓幾四十年登科記用令氏名後人改之耳朱氏之譜則文翰以景德初嘗任淄州長史後以公贈典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與博士之孫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望丹陽時猶稱延之為秀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者則稱之為官人蓋已受公奏補而帖中頗及延之兄之子求異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上往來長山歷時寖久其親愛顧念朱氏情義寖篤皆以母故也公之宦游遠者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攷禮經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晦蝕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事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又特為公設也祠堂擇地之爽塏且與朱氏附近為屋十楹有室以奉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待祠者固以門扃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宏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戒王震董其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令君又云去長山數里有滕子京待制墓公与滕為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嘗銘其墓欲以配祀鼒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唐隱士方干配況滕既奇才而公与之同時共事情好款密以配公祠為宜遂并書以貽其決且諗來者勿廢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鼒記

增修范文正公祠記　長白張臨撰

太中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題額

奉訓大夫僉燕南河北道廉訪司事劉從禮書

古今仕其貴同何古人聲震天下事業巍巍而後世不能也吁能者未必得為得為者未必能若也雖然能者不難其人得為者每難其時文正公先生范公事業巍巍者屢出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為之事業巍巍之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廉恥道喪士昧出處賢不肖溷淆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中能返趨萬姿靡之逝為嬰尊主黜霸明義去利凜然有洙泗之風其後眞儒輩出聖學復明如登洙泗之堂先生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

功於聖門乎事業巍巍者不足為先生道長山視先生猶北乘梓宋治平二年邑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亡祠燬至元己卯邑士故江南河北道廉訪祭事韓居仁兄居貞唱邑中新之浸祠猶熾祈祝悉往先生祀為之煥然今滕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貞洎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皆邑中十餘鉅姓助牲醴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賴先生庇猶奉洒掃居其傍縣為之蠲泛賦延祐六年寧夏子俊順昌臨縣濟陽楊侯傳為尹滕陽左侯脩以稽偕衆先生者也深以祠廢不治縣甚恥一日同謁祠下覩隳剝傾圮曰盍葺之各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鏹助忽楊侯遷西臺御史去子俊亦以代次年秋左侯偕繼政燕山蒙古台介渠梁侯至始鳩匠閹者易之缺者補之危者崇之衆服非者更之增內門三楹廚二楹東西廡木悉植柏左侯詣余曰先生記之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志也士大夫居相君之位視天下赤子之樂不以人理持吮剝之田若之乃曰吾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間先生之志如何故詩岳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又為之感慨承左侯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如昔是以不讓樂為之書云至治元年八月己巳日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天聖間文正范公為是邦作濯纓亭於南縣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

之清以滌衣塵垢而已耶君子曰聲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為莽區後有重建於縣務之南者尋亦圮廢耆老云鄉校前迺故址也余既覺滴學之路即故址為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縣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檣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四邑際天綠波瀰漫則於春宜氷輪浮空高灝流碧則於秋宜酷暑南熏徐來髮無萬閬涼徹肌骨宜隆寒黃蘆秋鷹挂點雪意如展畫圖凡是諸景皆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

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廠修之暇於是而道焉
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
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呂
谿吳華記并書冬至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
石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記

文正范公先生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
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
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相業閒津之始嘉定
十七年坡既建學以祠明守棐城立四門門祠縣望
南白馬將軍北金吾將軍東符勝龍母西昭陽君陰
陽家之說龍角宜亢即城爲樓樓獨軒偉公端冕學
宮從夫子以詔多士矣想其晝日乘藏琴之清竟舜
之曲也野渡橫舟纓之潔華渭之志也清風徐來吟
情爽猶滄浪之歌童舜冠詠賜之仰之斯道如存其
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燕游書清風鳴琴別鶴三詩
于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坡之城化雜書取於酒盍
後先於湖嵵尺三栰而杵千墻萬瓶而匠百其能築
斯城而祠公與羣望於門也亦公與神陰賜坡不敢
忘承矣堅琢後之椎酤於斯讌征於斯栖旅於斯携
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禍也一時公之
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慹清風不足以掃
其鄙可不戒哉鑰于學以躬督閑経于學以杜游蘖
邑士民與來者尚俾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之章皆
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是斗千載所
所臨我文正公世與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哉
濯吾纓衮衣亦歸同此心堯舜之曲突子琴絃歌吏
入清風吟冠童風雩詠至今民懷吏聲神留歆後二
百年築斯城城高水闊峙孔庭侑公舍奠春秋丁公
相我民金湯成四墉之望中者英宵樓龍甘棠陰芒
寒色正攔吏橫犀祠翼棲森效靈鷗翔南溪倪逢迎
月明滄洲舟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待公歆不
欽歌闌旅揖酤與征環而歷之咨爾神二三子苛同
鑰扃嚴以公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我冠曳鞭
龍峥嶸三山陳坡撰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
也然國初文治己盛如周漢遂有賢守令學校必興
按泰州圖經西曰易占建如臯縣學錢晉望記之實祥
符八年時公爲西溪監繼令興化興化如臯均泰邑
也要終而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
興非公所作成者耶坡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
九月辛丑朏以祇事吉夫子一殿巋然與重門峙立
於水天蒼莽中諸生謂坡令鄭蕃章以公濯纓滄浪
二亭故址爲學舉未備者十七八先生尚嗣成之坡
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
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學畫於天下而士得師矣
坡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擾士以令始至供堂饎

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酉曆主學衆門殿餘緡千縣衆醵羨數八緡二萬有奇合三者鳩材庀工十七年春爲崇化堂五間軒三挾二右官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度今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曰篤信齋有爐亭殿加兩抄周以陛楯植扉中門列戟十二東祠范公屋三登方池亭其盛復濯纓名益東抗便門祠六廡二廚湢溷㓡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區堂之崇二丈袤一百三十尺翬棟虎沈他率稱是門納湖光於一區之間道連複清敞扶輿之氣萃焉明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儲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員食日三十歲元亟長至縣載酒三行闔塾文與

縣官序拜崇化堂定爲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球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興學守令之職也率不之事何記然玹嘗爲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不以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爲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旣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玹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白西溪鐵海堰

請邑興化以成之與東口之麥角吳郡之義莊信世爭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歎變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詩游不以公自期拜乎玹區區於斯勉焉不近藥城廢河報賓扞禦修堤岸立義行必賴諸君講行之說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爲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蹈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玹謹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盛德必百世祀文正范公天聖間嘗宰興化遺德在民永久弗忘寶慶乙酉邑令三山陳君玹始創

祠堂附于學之左歲久弊漏榱朽欲壓淮東總管高沙陸君元熙蒞令年首慨然捐錢市木壁撤而新之以舊祠在大成殿東廡並時未當於禮乃從堂基與齋堂爲郡大守姜公闢而廣之亦追木材相其成凡爲屋三楹前序稱是規模視昔頗高敞立棟於良月日之乙未下三旬而畢粱飾儼備邑庠士友舉酒慶成大饗時以薄職領學事諗于衆曰昔文正公爲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仕西溪鎮官即請于朝築捍海堰爲承楚泰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心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勳名滿宇宙皆由此發之觀大節必於細事觀之立朝必於平日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苟

存心於澤物皆可有濟吾儕學古入官當志文正公
之志被褒帛匱金笑与秩終身罷而猶高位家肥而
食厚祿止自爲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直少愧哉維
陸君蹇爲攝承又當邊事孔棘之時家弥魚服靡不
曰戒而能景慕先賢載立祠宇爲前治邑者之所不
暇爲是可尚矣今特取文正公滄浪三詠濯纓亭兩
詩刋諸石無以漫翁祀公詩列眞堂之東西以補闕
典用成陸君之美使後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
以勵壯志歌滄浪之清波以滌塵襟鼓金玉之遺音
以發幽趣廉貪立懦則五詩昭揭庶亦少補於世教
云昔景定庚申長至日九華葉大發記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部
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兼[illegible]上柱國
臣王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三伯戶食實封六伯戶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公
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illegible]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
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
錢俶朝

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
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
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
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
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
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
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
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
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illegible]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
秘閣校理以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
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
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
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漸其事
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非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
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
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
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
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
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
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
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
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
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
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
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
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
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
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

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
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
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
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
万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
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
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
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
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
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
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
賊以騎三万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
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
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
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
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
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
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万既而黥
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
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
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
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

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公
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
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
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
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條列時所宜先者十
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
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
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
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
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
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
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
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
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
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
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
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
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搢
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
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
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
之志也歟銘曰[illegible]
范於吳越世[illegible]
中間幾[illegible]
豈公必能[illegible]
邊吏怠安帝命公[illegible]
公居三年[illegible]以時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illegible]哉
初匪其艱其在終[illegible]匪懸其成
惟公是與不顧不危天子之明存有[illegible]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不[illegible]翰林
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illegible]歐陽脩文
翰林學士兼侍讀尚書吏部郎中[illegible]史館修
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
郎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
慨不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
正錄孤賻物恩用加等中外士大夫時[illegible]相吊以泣
至於岩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喪還洛卜以
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
先隴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壙曰公之先始居
河內後徙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
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隨唐末爲幽州良鄉縣主簿遭
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

故主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粮料判
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
時幼聰警舉神童任秘書監集春秋治歷朝史爲
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秘監生墉博學善屬文累佐
諸王幙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
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累贈太保太傅
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
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
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未親戚故舊貧而
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
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
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

六

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廩以勞
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
監楚州粮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
于朝試可署秘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巳歲
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
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公又言欲躬孝德
以勸天下而未違餘極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
顧居下列爲后族強倡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
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
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
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歸京師多
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皆出於中旨公附驛奏疏

其懇至願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
擢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
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公上疏極諫后者立太后
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卒於其間武氏相繼二三而數
況復稱制以取威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觀之者上
指第於后泣號而去公謂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亟
曰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離
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
教之大者洎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
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方
國也故禁衛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
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

七

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
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閤門論
列如前日詔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窮
取漢唐廢后事爲解[illegible]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
公宜因而輔成之柰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
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
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
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
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
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詰
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
以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

□□文□嶺靈姦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
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
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
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
處之三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肅然
稱治于時宰官方無忌憚對來者不為其分除治亂之
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公乃日擬万幾
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名官品以類選次
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為圖以獻欲上少留宰相
益不悅歲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疏相坐是去
闕職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者道
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黨相繼論去除
續未久從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聞歲悉衆
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
興軍道遷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
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
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邊時延安始困兵火障
戍掃地盡外即寇壞歸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寇
先朝廷遷守皆以事避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
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
屬云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
大閱州兵得万八千析為六將分命裨佐訓飭不數
月舉為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
去朝廷下其畫諸路皆以為法成青澗城復散亡

屬羌乃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甚
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
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摘以為未無幾涇原師出敗
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遂甚前此賊
以書□有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
答黠其僭嫚為陳逆順禍福且遣使者還未出境聞
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蓋自信且示為是執
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
耀州未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
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鋪者素為
賊衝公於地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
意賊未遠皆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
以率□於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万騎叩城下公壁
兵血戰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
既立□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後胡盧等寨招明珠滅
臧二族各万餘人及其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
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騎難使主將咸務姑息公築
延慶諸城堡募兵不足乃雜使禁兵旗蓋素服公威惠
勞苦甚□死不悲久之涇原師再敗定川關輔復震
而慶□生公知親率境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
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閑輔人心
由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顧謂侍臣曰得范仲淹
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
曰吾□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

朝廷□□卒屢興議點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點公改
命但□□其手非校戰請歸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鄉
軍得□役為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置以西路
委公罷且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
謀取□□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云無
日懼□□兄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
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請以有經綸之才不宜局
於兵□□定秋明參知政事□□公右於諸臣公亦務
盡所為□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
不能□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為悠久之道也上
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
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章降手詔毋遣內臣
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
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
待耶因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衙兵擇
守宰勸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
甚多□□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
覽奏□□納□信公忠耿不為身謀□也遽下二府從
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公知之如不聞持之
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特和而撫
因懇請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
寇掠殆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以給奏欲棄之曰
麟棄□□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邊於是得
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有廢地尤膏著令禁不

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籍其
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
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云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
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羌好
難保而邊計尚缺□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捍
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
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淛郡因得㫖
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
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歲歲病疾又請潁肩輿至□
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為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
業輒跂聳勉慕□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概然有康濟
之志凡所設施□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
人屈撓居補外職以肅明敕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
受其賜立朝益務遷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
權倖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
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
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
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在陝西尤為宣力以儒者奉
武事又謗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莽乎
無所取濟公周施安集坐可守禦蓄銳觀釁逋圖進
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
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
羌可以扼寇此役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懇田阜
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聲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破

職之地者文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
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
雖愚者知其不可得況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
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
也宜撫之初讒者乘間鋒起蓋以奇中造端飛語無
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
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歿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
至是乎儉人茍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
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
之未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
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
餘俸買田於蘇以號義莊以聚疏屬而斂無新衣友
人醵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
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爲祿仕出
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爲空文有文集二十卷
奏議十七卷兩地論事三卷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
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純
祐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
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
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
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
二孫幼銘曰
公之世系源于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雖遷蠡增
滂寧云質茲世闕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
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鈐
撝厲四公道尊德碩事公日繫人擁一善已謂其難
公實百之如拯有炊遺時得君位亦顯焉雖此謚遠
志莫究宣元元奚嗟嗟呼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　其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墉之
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
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
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爲其文召試秘閣校理上
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乃罷出通
判河中府還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爲戒
黃國廢世擢爲右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
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
制論事益切呂夷簡惡之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
不暇他議公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
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
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者以其離間君臣
落職知饒州未司諫高若訥言默默大輕歐陽脩上
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沾繼蔡襄作四
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元初元昊
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從戰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
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師皆畏
不行乃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
閱兵得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

賊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
自有數萬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
老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闢營田招屬羌及請戎
諸路養兵畜銳不宜輕動賊詐以書請和某以元
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
賊尋陷好水某益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某擅
報當誅上以其閫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
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未幾賊兵二萬叩城某
壓兵與戰賊兵引去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
兵又奪賊馬鋪為大順城及築細腰胡蘆等砦招
明珠滅臧二强族萬餘人及命環州种世衡於千盆
帳自是屬羌皆為用久之王師再喪於定川某晝
夜領兵赴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某擁兵令
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英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
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顧以關中為
憂曰若得某出援可無虞及聞某出師甚喜時
議點鄉軍某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
為農上尋以四路部招討委之開府於涇與韓琦
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年
春召為樞密副使以鄭戩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
取士課吏減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
塞僥倖之途開公正之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
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者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
爭銀甕族而麟府奏警某自請出為河東陝西宣

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懇以邊事為請以資政殿學
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
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
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死贈兵部
尚書謚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純仁登
進士第有父風今為都官員外郎

褒賢集卷之一

褒賢祠記卷之二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illegible]謂[illegible]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illegible]威武之所搖奪雖耕田釣魚之畀亦必盡其[illegible]而至於立國家之社稷安邊境服羌戎[illegible]月季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illegible]隋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illegible]安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illegible]帛著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illegible]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illegible]爲於時其立朝知史魚汲直其憂國[illegible]如馬伏波半卅于[illegible]廉人理于漢[illegible]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考[illegible]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illegible]太守爭是非守毅以盛怒臨公公[illegible]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illegible]一上一馬竊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illegible]官有事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昇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請莘老之詩而梟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稱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又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蒸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illegible]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不顧功名之人而不知居[illegible]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illegible]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illegible]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微夏無且畫工爲[illegible]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illegible]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illegible]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illegible]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公[illegible]

文正范公乘素在[illegible]已具見於內相得監汪公之記茲以[illegible]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披而[illegible]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絶識才兼文武[illegible]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illegible]至虀之味既已富貴而子弟切相慨之清[illegible]一倉官而築溪堤發百里在桐川爲一歲[illegible]已卓然[illegible]以一馬僦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illegible]步而歸[illegible]米帖云曾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餓[illegible]粥不繼[illegible]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履經風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反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好

所能及也學既摹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
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有鑰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
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同黨之士鑰雖老尚當
相與思古人與稽之數云三年仲夏望日四明樓鑰
記并書鑰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
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
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
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五
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

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
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
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
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
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
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
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
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
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
君位之上卿祿之一日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
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
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

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
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
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
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疏遠之賢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
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
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
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
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弗得
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
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族之人操
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皆文正

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
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
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文

昔忠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
謂以斗米匹縑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
存焉時年尚少未甚領略歷三紀當宣
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
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府義
宅已焚毀族衆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
山散亡之餘尚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
睦皆若同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

君下逮良字諸孫蓋十餘矣後見文正
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己巳二月
辛未曾孫直方記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
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
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
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
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
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勑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
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
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勑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劄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勘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贍給宗族德澤至厚
其始定規矩雖有版牓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
降朝旨亦未諳示族人慮有後來緩續措置可為永
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盡以編類刻
石置于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
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
即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
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
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
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
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illegible]）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
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
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
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
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

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
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
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
內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餱
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
熟樁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餱糧外一
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
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
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
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
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
餱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貨樁
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
得糶貨回換新米樁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七陌下皆同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
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
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
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上即每石支錢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衆所
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
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
十人全給（諸房量力出錢以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
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
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
者給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
保明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
受（謂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請受之類）至納米足日全給（已剋數更不支）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過五人（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謂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及年五十歲以上者，亦聽給米）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二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管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者，聽之（[illegible]）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圖畫，方許給。給訖，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尋。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子）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件）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指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贍衆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口數給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保明同申 文正位（本位有妨嫌者不同申）。雖已申而未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關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與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爲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

諸位覽察郭義莊義莊不爲受一狀許諸位徑
申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一面斷其大觀元年七月以前已拔賣田米者不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撿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
諸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兌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支意前後相妨窒礙
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指錄治平元
年中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謚文正臣仲淹奮
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目

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
莊贍同姓創定規矩刻之碑陰以貽後人已而臣高
叔祖故尚書右僕射謚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
開封府襄邑縣日慮板榜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
不遵規矩之人州縣難無
勑條本家雖爲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
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
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
焚毀寄廢墖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
初臣與兄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參定
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鏤給板榜揭示義宅然
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
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簪念故家
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
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賜檢覈特
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
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勸厲來者增固舊規
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
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
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

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
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
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
申 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請照本房請米皆內〕
[illegible]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
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
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踈遠
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己却返飲食於寺中
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借借舟船役使人
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
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
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
全房月俸兩月欺許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
全房月米一年許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
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田報起支顯已退業而故作阻障
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歛並
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覔不從
故意擾擾今後如有倡此之人許從本家經
官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追究
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垻捺
義莊田渭涇浜車潜檣葑不容租戶車水上
下者為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
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閑有無賴族人
將物作債高價虛買躪偪不便今後輒有違犯
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
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近犯者未曾有罰是
以近來多有族人專為貨賂不顧義莊利害
或為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耗或主張
不逞之徒充應腳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
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敖妄用米斛恣
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
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
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懲治內有乞覔過
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擅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
近自移建倉宇邇還主計此弊稍萌深慮日
久玩習合行關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
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
對眾點算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
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懲治以為掌莊
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興詞紊

赴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
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illegible]
[illegible]除[illegible]之後長惡不悛爲宗
族鄉黨[illegible]害者諸房[illegible]申　文正位當
對祠堂[illegible]控告官府[illegible]以爲子弟之
辱[illegible]之戒
一續規[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米者勿
給令[illegible]人[illegible]家[illegible]卻欲
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illegible]不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爲外人占據[illegible]甚爲艱難
[illegible]
宜[illegible]　文正公[illegible]爲聚族之地即不許
族人[illegible]等[illegible]一
年仍勒[illegible]
一續規諸房子弟[illegible]錢十
千今物價翔貴難[illegible]有子弟得解赴
省義莊[illegible]房月米內
借[illegible]子著支官
會以十千爲[illegible]房子弟知讀書者以
激[illegible]
一歲寒[illegible]分[illegible]子弟諸[illegible]業餘時
不得於[illegible]房月米一月

范氏[illegible]族中嚴[illegible]部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兼
修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
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
酒曾[illegible]龍書并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
柔　左右物本天人本祖間關之人有視其祖之子
孫如路人相毀皆相并如仇敵者不知本亦[illegible]少
讀文正范公遺事公平居誨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
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
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顏
以入家廟[illegible]公之行[illegible]之標的公之言
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illegible]如人[illegible]事即因公
言以自[illegible]不敢有一毫[illegible]官中都[illegible]公之孫
左司諫公之柔游見其[illegible]而和雖
姿[illegible]之[illegible]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乃聞得文正公
與其兄[illegible]官帖間以遺[illegible]有無不啻
己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創義田
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illegible]指雖甚[illegible]者賴以無離散
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illegible]與吾兄
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illegible]餘以待族人之無家
者[illegible]吾祖之舊惟是義莊[illegible]式歲月易[illegible]請之朝
廟之[illegible]部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
敢[illegible]條位諫[illegible]具本末奏[illegible]申嚴行下廢
不息[illegible]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既得旨如所[illegible]

以記不容以不斂辭抑鬱之士尚志志有小大功業
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
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
及率言官叩閽爭事自請鎭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
烈焜燿則斂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
輔忠蹟是倡想其捐所載麥歸舅時文正公已心知
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
賢子敝後不識昌競爽尚得爲有天理邪諫垣所以
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卲
欽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
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闊義居之族益貴
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
一日集譔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吴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
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
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
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
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
榛蕪編民豪據爲居宇爲場圃儼直無幾甚失遺意
寘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借有往來給散之勞尋
復圮廢改寘城中及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
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
念此有年嘗志而殁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
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儼直約期而遣之又
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
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擧力爲主張由是悉
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墻
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
就立新倉寢廩蠲宂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
告成不經於衮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
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
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
計介弟之柔續世科亦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
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
師收卹宗族有籍於世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
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
十餘年于玆先工部欲别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
見范氏家法爲之嘅歎是擧也衎文正公累世之遺
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
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
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
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
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
亦復整飭剗蠹剔弊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
興乎嗚呼 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據謁
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 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
平奏請 聖旨遣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

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多然也往往於榮華之飄風不踰瞬而莽為進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為不朽不知物之至易朽者莫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言且證之曰臧文仲既沒矣其言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況三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三百年後猶使人竦然起敬況當時乎寥寥千載本朝人物或數其初或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者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宮壼之戒羽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畫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中遺宰相書無慮万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為牧守為將帥為執政平生所為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雄文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

有德有言者乎我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布濩流行天地付公以不羣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天地相為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為公輕重也嗟夫孰不為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烏乎立孰不為功而立功難倏成倏隳功烏乎立孰不為言而立言難可無可有言烏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為之主也德立則功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與之謂不朽信乎其不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不知可大可久者之為何事卒於下同衆人泯滅者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官轄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不朽之思就友景行高風久矣盈盍不敢亦且寄寓始克肇新撕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邦之闕典是役也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庶倪莫不謂宜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於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欲好官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叔不朽之說試修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

縣官廬陵劉垣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益謂公無山夷之衕惠和聖人之德也
可為百世之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譔 朝列
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
至元壬辰予奉 命廉訪浙西涖吳中是為文正范
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拔進其
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私予爾
然起敬曰至當修像其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
訪義莊登歲寒堂㦸圖之碑巋然獨存祠正在其左
門堂寢室廣袤合度孟宗郡守潛公說友所建牲牢
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爲直
假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厥故矣意有所增廣
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二仍邦瑞踵予門求
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貫存焉今日有一言而可
以毋底荒墜者繫我公之靈實奉顯之余固辭弗獲
辭移治錢塘凡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奠必有合
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儀通祀
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
公輩爲夔禼矣又按鄉先生沒而祭于社社稷民以
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爲西
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沒復祠
于長白于海陵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其
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塋僧寺舊有祠然禮協乎
典必專祠于此而後慊於人心夫亦何爲而然耶致
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
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銜耀於須臾者可
同言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
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蘊天下致
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爲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爲
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儆善閑邪寧以身蹈不測
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爲職以故雖當路不容委
之邊鎖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己而不求人相與解
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爲亦當爲一以自信其
屢爲守帥又豈尋常多識論少事功者哉晚參大政
請倣周官六職分任輔相翊復古制開陳未終禮侍
其間不得安于朝歿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
而君子小人迭爲勝負常使一路堅成而未已也
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爲王佐或以爲
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爲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
原歟留心聖學弘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
初公買田以贍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
類份份焉遵 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烈
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爽者昔
晁仲約之款賊究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
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
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illegible]

如是耶人有古今道有顯晦聽相儀形是豈一家一
鄉所得私者遠惟尚成人之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
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前朝奉大夫年爋譔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
夫浙江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
邃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口誦者有教有
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錢古制盪除漢以來或
爲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
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成
備意最近古夷考初宗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
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
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
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賻䘏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輙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
公意合賢公登第五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
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
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
可謂萬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擾
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興
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消日完工爲
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
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面

溫風會疏如之圃成存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松竹之間時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
爲多提管之椅節助濟浮用增田山陸百畝備師資
東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崇
加優卹無從侵干吾儕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
管馳書來請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蓋也何
皦興斯文亦稱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晝夜以繼旦
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
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
與往復無倦嘗帶究其難疑答問著又如此用力何啻
十倍今人邪咨爾來學書爾佩紳盍亦追思先志俛
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
克有立得名爲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
之意某年七月旦日記

忠烈廟記

前朝奉大夫年爋譔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中奉大夫湖
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
移守鄉郡奏請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
而已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消磬墳府得追封三世置
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
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擾靈武

納旌節僭位號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
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
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
以示招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緣細腰胡蘆十二
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羌
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久計以待其斃已而昊卒納
欵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旣遂
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曰小
范老子胸中有數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大范指雍
也或又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爲人所畏愛如此邠慶
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
百輩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
虗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地
有舊額皆刼新陽紹興失秦隴慶陽淪沒在他方
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率
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酉主祭邢瑞提管
士貴共議畫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爲土木費司
計邦翰宗遴善佐之具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
月旣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
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嚴供具皆完好大德
甲辰行省聞于 朝禁治煩擾宗奉尤嚴於是士貴
以書抵瀫俾記厥成謝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
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
地人以爲[illegible]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

雖觸威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
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克方面謚曰文正
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
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
曰 南陽諸葛蜀漢弃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
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戲雙
誅伱於世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
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是威遠加聲勢震鐙裡其
角于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
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儒吏
柱石上公之服錫休山立內杞先公爰脩廟制維垣
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弟兄粤至斯今代有
賢孫洒屋義廣羲學閒忘含靈新廟攸作[illegible]我
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肸蠁公在帝旁玉虯
旣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祏
是保千載奉常

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
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
之重隆然瞱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
大聖大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
之盛邈矣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
來惟伊尹周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

祖不屑盡其用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
裴晉公之於唐粗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
雖用之猶未究也然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
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亘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
人量橫宇宙操堅金石者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
字希文范氏世爲蘇州人蚤歲讀書長白山祠于山
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名聲在人與天壤爲
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壞屢葺闕壓如一
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來歌者慨其風
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大尚論公之
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勳茂淡薦行力學堅彊刻
礪壁立初載信道不□守職正言屢貶屢復蹇蹇益
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間始終一致其操其
學爲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畢見於用
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尚風義救荒惠貧
所部晏然出帥西師秦夏聳服歎羌來歸卒臣元昊
及參大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
厚農桑脩武備減徭役蠲逋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
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
於成天下之務者爲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
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賚皆
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貶至其再起驩然相約戮
力平賊其量爲如何民懷公利以范爲姓公所歷

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樂道其
善夏師之擾關輔挂動聞其出鎭人心遂安夏人謂
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謠仁宗聞其往
撥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
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疏條具天下事天下
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又
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
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爲
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齊西晩生東瞻長白
不遠五舍選拜祠下惕然興懷旣仵其蹟復繫以辭
俾歌以祠公其辭曰　緊眞材之間出兮羌兩儀之
效靈在地則爲山嶽兮在天則爲列星膺半千之名
世兮必璵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兮示四海之儀
刑復隆古之泰道兮指蒼生于敉寧惟公之生允無
愧于是兮固已揭日月而轟雷霆蹟效著于人心兮
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兮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
以詭隨兮唯大猷之是經上方軌于三代兮下垂聲
于千齡沒而神乎不亡兮功烈貫乎汗青復元氣於
太虛兮佐玄造於冥冥尚歆福以錫民兮驅疫癘而
殄蝗螟睠故山之陳迹兮鑒醴泉之淸泠俯岫幌兮
歎巖扃息風馬兮駐雲輧薦松醪之醲郁兮擷野蔌
之芳馨仰精爽之來下兮森肅然之一聆微鄙頑與
貪懦兮將如寤而如醒彼神遊之無方兮眄荒祠而
凉零耿英靈之如在兮齊長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耄皆所以想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墓銘神道表記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之思又為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于廡下然公之惠愛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丈亦不克究日月之光猶或暱焉昔西事初奏以賊老臣屬日久急於儲備一旦蜀兵宿塞士所取濟於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攝州事以芻粮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已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斃群寡他郡甚者斷完絕脰死以覬免公是時方經畧四路請留延安民聞之亟相提挈馳告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興令者還之乞百苛歛一切罷去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寓者還危者安里巷相保率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迻之而戰先墨以著軍籍獨公所部之衆皎涅其手非講習攻闘各聽處田墅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為良農此畧從三代之法較之他路歡慼斯可計矣先是賊黠狂熾日虞寇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非便乃圖視内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榭宇分列營挍工興之日有命師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壠焉公命案其所餘以傭金買近阜民田聚而葬之設具祭品必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僉謂公之陰德故天報之邵以慶高類於井飲竭矣公至乃以地勢迹之命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九百餘井人無為金之費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閭辅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惰將何以固衆心而取完力也自今更相戍役止一歲為限推此至事賞公始末至與既至而所為者雖體有小大蓋不獨善一方悅若膚夫悍兵皆肯讎其賜迄今無忘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歷四帥為開封内史以至参預大政將率[illegible]大害興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戴固讙讙有餘自或薦紳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汝南公方將博采遺烈以盡力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佐右來獻且曰此而不書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請刻于碑之陰時

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慶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蹇周輔記

内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雷周書并題額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使兼知慶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周沆　義渠茍菲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潜公説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禧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 行省行省上之 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事殫力殫慮改制增擬亦既宏且達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来謁祠下文請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殁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仕至嘗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奨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既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千文傳書翰林待 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

考 [illegible] 集在昔板行於世
者一 [illegible] 出數十本歲久皆不存
矣比得舊本做其字畫刊置
吳門家塾之歲寒堂期與子
孫世傳之近幸獲番陽別本
乃知猶有闕失因續刊以補
集後 [illegible] 人嘗遇善本更加
參訂而傳焉元 [illegible] 三年五月
甲辰日八世孫 [illegible] 英謹識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二卷

（宋）釋重顯撰

瀑泉集一卷

（宋）釋允誠輯

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一卷

（宋）釋遠塵輯

雪竇和尚拈古一卷

宋刻本

祖英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釋重顯撰。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幼依普安院僧仁銑落髮，後至靈隱翠峯，晚住明州雪竇。皇祐四年卒。事蹟詳具僧寶傳。此編乃其詩集。前有僧文政序，稱師自戾止雪竇，或先德言句，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贈之作，總輯成二百二十首。末署天聖十年孟陬月。天聖十年即明道元年，是歲十一月改元，故正月猶稱天聖也。重顯戒行清潔，彼教稱為古德，故其詩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詠者蹊逕稍別。然胸懷脫灑，韻度自高，隨意所如，皆天然拔俗。五言如靜室孤鶚遠，高柳一蟬新，草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片石幽龍蘚，殘花冷衲雲，啼狖衡寒影，歸鴻見斷行，皆綽有九僧遺意。七言絕句如自貽送僧喜禪人回山諸篇，亦皆風致清婉，琅然可誦。固非概作禪家酸餡語也。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上

參學小師　文政　序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龜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峯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摠絹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佘偶興而作寧存于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闘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衮其懃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机輒述序引用識歲時

大宋天聖十年孟陬月謹序

送寶祖長老　并序

大師歡禪德辯起丹丘辭命光聞宗乘益時應必行固不可抑留者也且撫會之作聲歸絕之道雖一凝一流一彼一此又何闇然率繼蕪辭以代貴別

奧域靈區存物外獨標台嶺為絕巢掩勝遊奇列作屏堆青寫碧深如黛形霞暖影生巖壁香桂茂陰龍蘚石赤松子也浪虛開白道猷兮大輕擲曹溪有嘆歸其中風從虎兮雲從龍乘輿正值二三月坐斷還依千萬峯花飛飛日遲遲清飆颼颼吹無時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覷來須得乾坤眼照古騰今謂非間者能此去副全提開發人天有何限

送法海長老

常愛裴相國式芳塵斷際高風慕要倫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常愛李相國垂列星樂嶠深源宅性靈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清霄水在缾細想當時二台輔出鎮藩維訪諸祖宗參浮幻輕百年落落宏規照千古今聞仙都賢太守入政褰帷聲浩浩英佐一一分化條文經武緯亦難討遠遠戢函飛乳峯選開士兮恢吾宗覿夜光非處滄海聆正音豈玩焦桐徒誇麟龍自西自東應排罔象得象必須覺雄讓雄今既塞請還也奇別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截發枯枿卷舒立方外乾坤蹤橫拄域中日月黃頭碧眼知不知去去憑誰繼清絕

送文政禪者

古有焦桐音聽寡不在彈古有陽春曲和寡不在言言兮千歲未極離微根彈兮歲月闊未盡昇元源少林幾坐花木落庾嶺獨行天地寬因笑仲尼溫伯雪傾蓋同途不同轍麟兮鳳兮安可論許兮巢兮獲何說秋光澄澄蟾印水秋風蕭蕭葉飄墜送君高蹈誰不知如曰不知則為貴

送昭敏首座

君不見黃梅峯勝集百萬茫茫等閑過壞衲之外皆猜

笑君又不見熊耳孤運歲月索索艱難生深雪之中
有一箇宛轉流落千餘年危兮嶮布空平闢异龍蛇
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機不全石窗四顧滄溟窄寥寥
不許白雲白擊斷金鏁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搥
輕舍爭知也別有七星光閃射風前把欲贈行人將
羲不平遠天下

送知白禪者

訟不直棘不曲誰笑卞和三獻玉經天緯地太無端
逍古超今亦輕觸靡羈東何必云素範還還真規復
復旃檀葉落香風清千里萬里長相逐

送滕因長老

黄梅散席三百載續焰聯芳事空在宗兮派兮生異
端花兮葉兮太煩碎離陽開出多幢幡耍雄雄曾
絶待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剪却令人愛近還有箇
披老衲楚句横身風颷颷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
仞須擢踢報君知江南江北徒海運兮鐵
鱗片甲雷奔電驟兮寸毫尺氂斯言勿謂存規矩平
不留兮險非取周行獨立如便休誰振宗綱照千古

送重部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荄離離
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花五葉兮不相似
獨孤明兮還自知還自知歷歷遊梁徒爾爲

送僧歸靈隱

白雲無羈吟淡清奇雪格未可鶴態還早垂天沃日
兮似結不結爲雨從龍兮後期必期噫悠悠忽爾春
風吹南北東西唯我知誰知菡萏峯前布影時

送僧之石梁

萬卉流芳不知春力巖畔澗下蹙紅皺碧來與覆誰
同孤蹤遠鍊敵君不見五百聖者尊雄機峯晦育
深無極寒山老寒山老隨沉跡迢迢此去須尋覓花
落花開獨望時記取白雲抱幽石

送師旻禪者

深巖寂寂披閑碧霧紅霞映流水空生別我期未
期絶域殊方擬乾笑歸嶺南奔馳何歇彼危急
亂拋下盡云提不起仔予本自不將來相送奚遽
但當旻禪客旻禪客師子子應須落落存終始君不
見古人有言兮撲碎驪龍明月珠大丈夫到如此行
行不用頻彈指

寄白雲長老

八紘雲靜明寥沆夜永松堂對寒月凋殘片葉墮虛
庭冷寂何人立深雪兮因憶錢唐部禪者十載巖栖曾
未下兮飛誰謂絶相同遠念冥冥欲奚寫忽聞起請
之仙都聲光藹藹登清途孰云天驥驟方外白笑大
鵬離海隔乾坤窄乾坤窄巡廬游射斗牛白茫茫無

限未歸人到必為時除照額

送智還首座

雲蘿杳杳藏幽巖曲碧蟲寒清飛冷相促瘦藤輕納休便
休短燭殘芳續何續禪家本自冥蹤絆洲渚園林曾
不悍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岸君猶取君
看取匝地茫茫有誰舉鉅剖頻磨如未回為吾深擅
盧公語

送善選首座

名之基實之蒂溪兮固兮宛相繼古之名也在希聲
今之實也回浮贅子削菩卷之流也堯驅舜馳讓無
暇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出窠窠者吾徒貌謂標
奇絕動靜憑君試甄別葉零兮秋暮半凋花片片
兮春暖齊發還禪老還禪老意曾高曠排沽待忽致
識褱天人列簫兮履輕笑祖佛位卑兮還擬逃我恐
逃之逃不得大方無外皆充塞茫茫擾擾知何極八
面香風惹衣裓

送僧

吳山碧楚江碧吳楚悠悠與何極一尋寒木自為鄰
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己玉石休云辨眞
爲待時沽譽漫淪生晦跡韜光亦何意春風急春風
急八駿奔馳追不及南北東西把定時為君直上孤
峯立觀衆紛披非獨古有識之詩也

頌藥山師子話送僧

尾拋金毛師子子栴檀林下青蕤裏晝也罷也咸自
全一出六出有別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問三千
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也

送秀大師

巖寶宵寒擁山被月高古木霜禽睡西庵禪者來扣
門別我凌晨下翠碧欲留不可留寫意不及意岳眴
迢迢安足云花偈聯聯太容易君不見劉陽叟絶希
聲送人只道無他事行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
天地

送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
高巨野宵征苦摒削錢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落兮
呼叢誰云石城沈古月自笑八面生清風俄然別我
還歸去惠理之徒挫回敺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
時略輕據

送遠座禪者

衲卷殘雲風高絶鄰倚天照雪堪抗要津八紘極目
兮春山若黛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三十四老未輕
識凜然方外奚相親

送德隆山主

霜葉凋殘巖風凜寒彼之禪老忽下崇嶺納有雲兮

曾卷未卷琴無絃兮解彈不彈迢迢既行宜題新語
明暗路岐生死洲渚而今而後知不知類細委地懸
誰學

送澄禪者

春色依依護爾原草春風浩浩拂我窗牖念此分飛
躡無瓊玖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澄禪
澄禪聽斯言古也今也行路難知之者石火星流未
急不知者龍驤步驟曾覓看看孰云平地起波瀾

送惠濬禪者

少林風規何太剛洒籠古單今睥眞眼假誰云發機
鼠虎自笑品類假馬劉客茫茫不要呈彰人往往須
擒下倚君倚猊峭嵥象偈

送惠文禪者

正法眼絶塵沙二三四七水月空花千燈續燄曾聞
五葉分披未萉君不見卷簾百丈掩耳丹霞能行虎
步乎孤立危同雲雨去無涯文禪文禪騰煥吾家

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鼇釣鯨
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兮聖不慕他靈不
在已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送清演禪者

我年老大心力衰微贈別無語宜同振飛因思古之
送人有言吾不知其殊途同歸稱愛新豐曲勝清樾
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共依依

送繼宗禪者

賓非寶日呆呆上上機無處討赤水求來何太狂荊
山覓得苦相似不惜不狂排夜光險惡道中爲津梁

送小師元楚

道之冥機一何相似汝競光陰我親蒲柳毋厚弁之
務席毋薄思之語前深思彼伐木丁丁之聲照古照
今兮宜善求友

送清杲禪者

春雨濛濛春風習習動兮靜兮匪待時出雲霞開遮
作性金鎖冷落纔會知我者謂我高蹈世表不知我
者謂我下劣窮遊方隱方情歸歸鐵樂栗一尋青
山高深行行思古人之言無可不可南北東西但憶我

酬行義長老

貴金賤骨松窮姿道高曾鄙天人師有言遺我千古
可無人知石虎吞却木子兒

至人不器

誰當機眞不勝亦逆流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
臣關作者未同歸玉界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蘆
老不知何熱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因事示衆

石木落落玉自碌碌古之今之一何頗速師子不咬
麒麟猛虎不食狀肉君不見洞庭孤島煙浪深太湖
追風有人識

日暮游東澗 五首

極目生晚照溪雲偶成朶大朴曾未分青山自唯我
極目生晚照遠樹籠微陰誰知清淺流別有滄海深
極目生晚照幽情春蘭芷白蘋葉重衰風不在秋江起
極目生晚照步影何遲遲歸禽古木中相對頻相覷
極目生晚照蓬萊匪仙境釣得十二鼇重來謝孤影

思歸引 三首

一住翠峯頂兩見溪草綠不知朝市間幾回生榮辱
蕭條巖上雪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來向此空躑躅
常憶在廬山隨時倚錫五百與一千聚頭同道日
猿攀影未回鶴坡之情還失教他王老師庭鈍無處覓
時雨灑如膏萬卉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春無力
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茲家業荒共落風塵跡

送蘊懽禪者西上

金闕路曾遙行行值關泰石房雲未開杳杳若相待
高蹤逾簇水何人不傾蓋早晚承帝恩再卜林泉會

送僧

春雲情既高片段飛虛碧去留機未消今古望還積
澄澄天影回杳杳地形直別夜共相思誰栖此泉石

法爾不爾

夏雲多奇峯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堪憑定
乾城高鍊刀夏雲欲爲雨若謂非全功子細看規矩

送諸方化主

空巖暖律回極目望還碧數點方外雲幾處人間雨
寥寥滄海月依依少林去必示勞生清風立千古

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

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
端遭點額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萎萎
南方未同

送僧

松風清未休水月淡相對去來非等閑必許孤雲會

頌雲門九九八十一 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顆風隨召出千古有誰同其
知一毛師子衆毛畢
九九八十一大數不曾賞甚謂無該訛金剛曾合掌

烏龍和尚

空巖清夜坐蘚徑積深雪瞑目思古人微曙落殘月
童敲石磬笑猿拌枯枝折杳杳無所住分明向誰說

秋日送僧

邊鴈影邪寒蟬聲速乗時毛流遠别巖谷林巒一葉
兮微風觸袖水肅百川兮片月在目因憶象骨老師
曾送人行行不謂抽金鎞

早叅示衆

曉天雲静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
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春風辭寄武威石秘校

春風何藹藹和雨復兼雪拆花功未深偃草勢曾烈
毗城癡愛老怯寒對清拙衰鬢影響士雖御同孤劣
藹藹行人不來柴門亦休閑松頭栗鼠下時把藤林驚
庭際霜和鶬鶊屢啄音錢缺一旦春風息暖日生林拋
斷徑磐石上拄節行且歇無絃兮莫彈有語兮存舌
冷落流水聲古之若爲說凋殘早梅樹今之若爲别
俯仰身力輕翻憶春風切爲吾吹却塵欲華分歧轍
爲吾吹却雲欲問遼空月不知天地間堪爲誰交結

送百丈専使

大雄孤頂曾遐舉偏索諸方誰敢拒虬虎羣前捋虎
鬚鼻再得完全又歸去

送清素禪者之金華

古葉風高掀浪闊春雲片段分清絶金盆后夜孤頂
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擬寒山送僧

擇木有靈禽奕空寄羽翼不止蓬萊山冥冥去何極

送如香大師

楠檟葉落兩初歇天外風清亦何别後夜蓮城溪月
寒孤光誰共倚寥泬

寄于秘丞 二首

石徑通巖竇引步藏歆側蓬萊人不來掃盡莓苔色
飛瀑千萬尋五月狀冰雪將期雲霧開永夜對孤月

再成古詩

霜花一鏑中玉童摘未摘斯言如不聞千古動愁色
因憶商山吟在烏如在白

苔當生不生

咄咄休強名芻狗亦爲累叔家金翠身曾未求諸巳

戲筆安巖旻雙溪大師

陝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處逆答一身還作二如
來黒白不分辨香臭

蹤黒白無從

天地不仁萬化蠢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笋髮兮髮兮
黒白是準

暮冬感懷寄瑞巖政禪師

雪水遶松檻邐迤結清淺浩渺冷鬪閑幽情況難遣
故人久相别飛文嫈魁頌何朔十二峯分照月如霰

送知久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缾浪鎖千溪月天上人間不自
知行行誰共分清絶

送慶顔禪者

巖桂風清香露滴定起高秋映虛碧斷雲不是歸帝
鄉飛落人間有誰識

春日懷古 四首

門外春將半巖冰暖有聲玄沙曾未到處得偃溪名
門外春將半青青野色分桃花開欲盡無處覓靈雲
門外春將半群芳鬬盛時趙家有庭柏諸祖共相知
門外春將半幽禽語共新寶陀巖上客應笑未歸人

送僧之金陵

勝游生末跡杳自狎時群卷初消寒木揚帆寄斷雲
曙鐘花外沒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月依依遠共分

送僧

知方流古意雲樹別諸鄰月不澄微水山應立是塵
靜空孤鶴遠高柳一蟬新欲究勞生問歸思莫厭頻

千里不來

不見古君子因循又隔秋浮生多自擲好事更誰留
碧巘高沉月寒雲靜鎖樓宗雷何處是白鳥下汀洲

僧歸雪上

海國浮輕楫悠悠與未闌草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
沙鶩爲宜和狎霜鸕望更寬河聲西聽日誰得共雲端

春晴野步

乘興携多士遲遲傍水濆森山不在目啼鳥共誰聞
片石寒籠蘚殘花冷濕雲只應融老輩庵際境猶分

賦瑞雪送穆大師

五六皆名出飄花獨見稀若教同一色罷似負群機
王馬猶空說銅駝轉更非爭如千萬里相對共依依

送錢佛寧使

荷策來尋我泛舟思舊山不知何處月相照在深灣
風助秋濤急雲兼野樹閑到時如講盞先憶趙州關

同丁秘丞賦瀑泉

大禹不知鑿來源亦自成色應鄰衆白聲合諸孤清
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縈繞如可泛天派問歸程

送簡能禪者歸仙都

荷策下丹崿紛紛雪正飛浮生誰未到蒼國自重歸
雲背猿聲斷天邊鷺影微蓮城古風月又得振清機

天竺送僧

雲屏遙峯頂孤禪起石林向時依自絶異域路空長
啼猿衝寒影歸鴻見斷行役期無定跡煙水共茫茫

寄石秘校

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來幾時
天雲飛積水流溜散垂絲欲擬相尋去浮生已共知

因事示衆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
清涵鯨海覓冷射蟾輪窄今朝呈似看請道末後句

靜而善應 二首

覿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槌影動
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參誰自遼空強指南今古不存師學
子一輪秋月印寒潭

自海

蟠龍不爲學草木生光輝三尺一丈六旦同芳手籌
懇爾懲世俗巍巍何巍巍

宗門三印 三首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從言前大士不識敢問
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匝地寒濤競起其中無限鱗龍變化
爭求出窟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辨西東從開向上一竅千聖
齊立下風

華嚴三門 四首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

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填井

祖佛未生前已是途中毒猶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

宛轉復宛轉良久休百鍊喪如吡耶離無人解看箭

擬弋者慕

翠羽立高枝危巢對落暉碧潭千萬丈直下取魚歸

透法身句 二首

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鈎
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明年更有新條
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靈隱小參

六合茫茫競不知靈山經夏是便宜忘空夜靜無餘
事留得禪僧立片時

因雪示衆

滿光欺月不相饒堆積虚庭卒未消爲瑞爲祥也難
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極峯嶮

把斷重津過者難擊投須信髑髏乾盡山到後知端
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保福四謾人

等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
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靈雲和尚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
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僧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向雷門金剛鐵券諸方
閑報道三千海岳昏

名實無當

玉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污心田老盧只解長舂
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迷悟相返

霏霏梅雨洒危層五月山房冷似冰莫謂乾坤有太
信未明心地是炎蒸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
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
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晦跡自怡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卧思量
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五老師子

踞地獅子勢未休爪牙何必競時流天教生在千峯
上不得雲霧半也出頭

與時寡合

居士門高禍未期閉限巖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滄波說向誰

宜諫山主赴鄲城命

休向千峯過好時白雲高卧趣還甲塗中無限未歸
客不待相依更待誰

庭前柏樹子 二首

七百甲子老趙州云試家界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
柏樹令天下動干戈

千重靈機不易窺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寶奈主相如怨惜身

贈琴僧

今古清音發指端月當秋寂夜堂吹悲風流水多嗚
咽不驗希聲不易彈

送僧

擬登江雨霽閑輕錦鋪春芳草離離定乾坤句輕掛
遠遠著知音要向伊

送僧之婺城 二首

孤雲徒自類行蹤高指金華思不窮日暮輕帆映秋
色沙禽啼斷一江風

婺溪煙景稱生涯輕舟閑闕莫未賒八詠清風好相
繼踵風流本是詩家

送文用庵主歸舊隱

太白峯前舊隱基杉松寒翠滴無時經年拋却又歸
去再聽巖猿只自知

送顯沖禪者之霅上覲兄著作

選佛還官應在我難兄難弟不唯他汀花岸草芳菲
日遠遠清風爭奈何

送寶月禪者之天台

春風吹斷海山雲別夜寥寥絕四鄰月在石橋更無
月不知誰是月邊人

玄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
得夜來依舊宿蘆花

偶作

拾翠尋芳烈夜燈晝尋字臉笑無能飛泉冷淡與誰
聽空落斷崖千萬層

送僧

路歧長草帶青青雲片相兼野思生多謝春風莫吹
散等閑羅蓋碍君行

送純禪者

莎蘿兩洞苔蹤痕前峯後峯啼斷猿挑錫別我下層
翠何處靜敲仁者門

和頑書記見寄

古松吟遠石磷磷湯惠休辭豈易聞紅葉寫成癡不
得暮風吹斷碧溪雲

送允誠禪者

飛泉列岫壓窮野冷碧寒青光陽射片雲片石何太
高為誰留在長松下

送僧

古[illegible]索索方倚[illegible]非又拄[illegible]却海闊天遥非等閑風
前[illegible]孤[illegible]約

送[illegible]行者

夜[illegible]天[illegible]去無[illegible]時笑[illegible]語
落落凡規今古[illegible]逢會有[illegible]

[illegible]

永夜[illegible]思[illegible]不多[illegible]仙門館[illegible]絕句難[illegible]政為向
客爭奈白雲無主人巖[illegible]泉[illegible]太白[illegible]寒葉夢
猶類此時賢[illegible]歸去古像[illegible]

送僧

涼颸新葉墜巖陰禪起高秋別琴岑孤月吟光清有
與斷雲閑影合無心錫分[illegible]何[illegible]化層門道
更深好是却迴[illegible]

往復無閑上吾

平日寶眼兆之前已[illegible]老[illegible]開口猶[illegible]雙
趺誰後人

日出卯[illegible]國香花[illegible]頭走[illegible]學步笑傍觀豈知凶

徜逐其後
食時辰大嚼那堪列主賓雖摩香飯亦非斂柱也燃
踏驢獨生瞋
禺中巳荆棘園林徧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金剛痴
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騰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全身何假周
行誇七步
日昳未碧眼胡來歎漢地九年討較不能成剛有癡
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頂骨燒
鐘一萬斤

日入酉空內覓妄且依舊應塵役役丈夫兒井中之
物同時刻
黃昏戌寰中不礙乎人出瓦磯光生珠玉鬪將軍當
用驛邊卒
人定亥六合茫茫誰不在長空有月自尋常雲霧起雲
騰也奇怪
半夜子樵唱漁歌聲未已雨花徒說問空生高枕千
門睡方美
雞鳴丑貴賤尊卑各相守忙者忙兮閑者閑古今休
論自長久
送僧

嚴泉高鎖黃金宅袖卷秋雲古標格離歌誰賡欲行
人徧界同爲一宿客春色依依日杲杲南北東西遊
普好閙市挼婆嬌尸迦草頭青點俱胝指阿呵呵人
間天上不知他纔揭節有頂門眼歸去清風拂蒔蘿
寄李都尉
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遇區區也知金粟李居
士端坐重城笑老龐
寄池陽曾學士
山萬重兮水萬枝堆青疊碧吟便宜算來免得生遊
恨不在詩情在祖師
寄四明倅君沈制部 二首

露晁民謠物物成江山千里古風清曹溪路是無機
者日在深雲聽須彌
著著德也亦如斯政化全歸副倚毗十萬人家寫春
色不知誰解立生祠
寄內侍太保 二首
千尺巖泉噴冷聲黃堂示淡竹風清蒲團時倚無他
事承日寥寥對太平
韓爺林薛宰狎猿猱怱捧綸言挂紫袍恩大不知何以
報五雲天上望空勞
寄曹都護
故國休言萬里程爲官爲釋且分明道存不必曾日做

蓋保有清風匝地生

送僧

虎穴深藏不待時全機曾許雲林知如今百越祜來
也草偃風行是信旗

寄雲陽恩明禪師 二首

千峯影裏葉初凋極望還將慰寂寥也謂毫端不相
隔秋雲秋水奈遥遥
海嶠生片雲有時忽如蓋不挂飛來峯悠悠何待

送益書記之雲水

白蘋汀是舊家鄉歸時蘭舟泛瀲灩日暮沙鷗啼欲
闌不知誰在碧雲房

二三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上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下

三寶讚并序

予天禧中寓迹靈隱與智宣禪者為友或游或處同
以道義相揖校報相韻泠泠然自樂天常之性也一日
宣公謂予曰愚近偶作三寶讚二十韻冀請賡唱因披
閱加歎率爾而繼之類鈍木也俄分飛吳楚將二
十載殊不復記憶宣公不以事言謙識陽逐迹附僧如
衎而至再覩抗斐慨然多矣夫聖人之立言也必
睽遠必冀其使文外之士同振古風垂千萬世又焉
者及之不及道在其中也斯之讚辭曾不治不待但遐仰
佛之宗致禪徒告而行之得不由為序引

佛寶

甘蔗流苗應刹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捧千輪
足白玉毫飛萬德身孤光大方資定慧等觀含類捨
怨親挨星相好中天主匝地名聞出世人螺髮右旋
仙島碧月眉斜印海門新綸聞鸞鳳舞非殊品象龍
蟠絕比倫瓔珞聚中膽瑞色花鬘影裏奪芳春慈儀
戀望知何極梵德言辭莫可陳肖字杳分無量義頂
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坤日見真

法寶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含靈貝花雖自利千
品標月還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不刹那心合本

忘書四衢道内拋紅焰五欲波中綻白蓮拯拔衆塵
登壽域引携諸子上安車義天星象煥然也辭海波
瀾浩浩鯨遶背此恩難拯拔遭逢末世莫蹉跎開來
半偈須相繼惜去全身莫共居飛觸恨曾嶽激問顧
幽欣目免長嘘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勞信有餘

僧寶

方袍圓頂義何宜續焰千燈豈小緣花雨座前猶濕
相虎馴庵畔尚稽詮巖栖塚宿雖依狴鶴貌雲心迥
灑然寶杖夜鳴寒溜月鋼瓶秋漱碧潭煙名標練若
澄齋猾迹念昏衢警睡眠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
作火中蓮情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禪浮世
勉誰知逝水深峯廿白蹺飛泉泛霧鼓皇僧祇後珉
瑠孟傳古佛先珍重皇有真子坤絲高[illegible]列金田

夏寄辯禪者山房

梳草云作屏丛国黄金宅軒窗月彩[illegible]白
麟龍愧頭角鵰鶚慙羽翮庶擬[illegible]知心在覺如詎窄

和錢太博見寄香山樂 二首

文柄誰持合自持憂民風[illegible]作沼[illegible]林[illegible]藥如爲
效願見皇家急詔時
聖君鴻業在扶持日角龍顏[illegible]不[illegible]摘藻玉堂歸未
晚百花開赴御筵時

送錢太博應賢良選

賢才當召試彤墀對吾君千古不遺恨八元應上文
岸花明列旆天鉤拂微雲後夜觀台象中台位已分

荅天竜新和尚

中峯深且寒欲換[illegible]松[illegible]不死枝花坼未[illegible]草
飛瀑吼咬宮幽徑分[illegible]余空寂徒浮光[illegible]
[illegible]遊天地間誰分[illegible]孤立[illegible]外[illegible]兮可一[illegible]保
孩來仁者來[illegible]太[illegible]
示我[illegible]清休[illegible]

和頌

珍重嚴古寺[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迴
吾愛濟横流乾云[illegible]止浮根歸
模楷端九包追風駿十影[illegible]不[illegible]誰問關茗
乘時既落照世非[illegible]師三千統摩頂

贈別太祺禪者

武陵山水何幽邃元化功兮不容易壇曾善巷[illegible]龍
光洞亦桃花剛[illegible]趾仍思昔日吾祖浩浩提綱宗消
息曠[illegible]寰宇空又聞高大舜讓公器祥瑞却生[illegible]
叢人由境兮境由道德境有人兮分玉石臻禪兮自偃
殊方忽向其中誕孤跡迢迢海角來尋我一十二年
同冷坐羽翼障風今是時拂盡天雲万飛過

[illegible]門俱字

百草頭何太輕重與禪徒下鉗刺雲門俱字努紮許
雪峯輥毬亦端的儻非青兮藍一色辰錦砂兮敢言
赤紫羅帳裏撒真珠曹溪路上生荊棘還會麼此時
若不究根源直向當來問彌勒
僧問四賓主因而有頌頌之
如何是賓中賓云滿面埃塵又曰噫
頌
賓中之賓少喜多嗔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如何是
賓中主云兆分其五又曰引
頌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　如何是
主中賓云月帶重輪又曰收
頌
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嚬呻　如何是
主中主云大千捏聚又曰搊
頌
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劍倚天誰敢當禦
都頌
賓主分不分顢頇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
令僧把衲
七八既難直須教透淡不在前去不在後凝細自看
緊緩相就一日圓成呈似君想得諸方未知有

送知一入京兼簡清河從事
六月千江水似秋片帆高挂岸雲收行行莫謂朝天
闕況倚文星在巨舟
送德琪山主
漢山春[illegible]衲愛化隍城意轉高都笑忘機自安
者不能[illegible]千六屋勞
謝僧[illegible]
紅芳[illegible]方[illegible]梧桐裏正啼[illegible]寺不折依依
柳況有春山送又迎
祖域高[illegible]未[illegible]家林歸去意何長舊交不識初相
見曾[illegible]夜光
送[illegible]已[illegible]天台
石[illegible]從[illegible]能入夏[illegible]節遠歸
去[illegible]千[illegible]知音
送遠悟上人之[illegible]
首起江山冠九州如[illegible]相[illegible]休此去多吟
賞[illegible]得[illegible]倩轉高
送僧[illegible]
乘興飛帆別[illegible]峯水光[illegible]冷[illegible]到人若問曹溪
意秪報[illegible]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illegible]生[illegible]下雲[illegible]中若立三千
答別起眉毛不在多

栴檀林裏振金毛四顧清風拂幾[illegible]今成作[illegible]
雨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illegible]松檜生風觸袖[illegible]開視游[illegible]琴
意百千年後與誰看

寄台外黃君

碧[illegible]層層列杳冥灘瀨環流貫[illegible]未識古君
子空仰嘉聲過洞庭

送僧

五色祥麟白月輪乘時應[illegible]不念[illegible]松根石上未歸
日誰看暮山飛斷雲

寄劉秀才

遠遠飛來一幅書愈風誠直復何如相逢相見未期
日目斷千山挿太虛

送僧

古之別今之別目對春江倚寥泬三樹兩樹啼斷[illegible]
千峯萬峯落殘雪花濛濛雨濛濛坤維步步生清風

聞百舌鳥送僧

曾來芳樹幾回飛煙靄初晴又見伊巧語向人莫相
笑知音知後更誰知

送中座主入廣

船主船中寄惠村雲霞無跡共依依海山見說多[illegible]
賞莫便因循忘却歸

送隴西秀才入京

國器難藏孰可知携來書劍莫遲遲明年桂籍登天
陣奪取龍頭更是誰

送僧

雲殘木葉路迢迢水靜雲開見碧霄別後誰同此深
意飛應孤月共寥寥

因仰山氣毬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儱儱侗侗為二一相東西南北不相
知留與衲僧作榜樣

赴尋峯請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閑[illegible]尊師弄海
與不勝依戀向靈山

送僧歸閩

[illegible]當年曾入嶺真禪今日又思歸孤帆隱隱望[illegible]
我月照夜寂空渺茫

送僧

春風颺颺花正飛紅霞碧靄靄高低越山日暮少[illegible]
客應聽子規深夜啼

寄陳悅秀才

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來不是金莫道莊生解齊
物幾人窮極到無心

寄錢唐觀音朋山主

遠念依依關河遠還同秋水深相於沖雲況是曾無
定幾擡寒蟾出太虛

送僧

極目春光水照空岸莎汀草碧芊芊三千里外生雲
望獨倚寒藤振祖風

春日示衆 二首

門外春將半開花處處開山童不用折幽鳥自銜來
門外春將半閑花處處開山童曾折後幽鳥不銜來

寄烏龍長老

雲帶煙雲冷不開相思無復上高臺江山況是數千
里只聽嘉聲動地來

寄太平端和尚

千朶危峯香靄間石房長帶濕雲寒鳥啼花發尋常
事松本青青雪裏青

送僧

千峯雨雪時別我情何極不知天地間更有誰相識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涵霜滿檻風清激夜光莫謂座間人不
識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鵝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處難百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者來相
訪學海波瀾一夜乾

貳沖和尚送僧

側翼雄飛天勢闊[illegible]星流太輕勝南北東西相對
看千里萬里阿誰[illegible]

風幡 二首

不是幡兮不是風從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
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不是風幡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今[illegible]禪
和說道玄玄異獨脚

漁父

春光[illegible]山岸[illegible]水面無風[illegible]橫[illegible]只絲綸在方
寸不知何處[illegible]

牧童

嗢啊唱與那鶏兮百草點來鬪一不知日晚騎牛未歸
去指前坡笑又癡憨

送僧

嵓房高下拆寒梅極目參參碼影回相別相逢竟何
事一聲江上發春雷

寄天童凝和尚

經旬抱疾阻春霖莎砌迎童辭景侵曾約偕游未能
得暮山空鎖碧雲深

送僧入城

雲籠[illegible]月[illegible]上城中[illegible]晚迴不稱佛光謁韓

愈鬪君何事出山來

病中寄諸化主

雪裏梅花見早春東西南北路行人不知何處問蟾
夜同念山頭老病身

和于秘丞見召之什 二首

民瘼求來吏放閑萬家深夜啓重關齋中既是清涼
國底笑支公別買山

垂垂甘白養衰殘度歲無人到竹關何幸文星枉嘉
什殷勤招喚出層山

和王殿直見寄 二首

華野非殊古所難得安閑處未容安大方無外誰相
到空笑重雲綠碧霄

清風滴露學人宜堪對彌天釋道安不日歸朝抑當
鶯也須音問寄層巒

送僧

澄江依棹碧光流風冷蒹葭雨乍收別夜漸吟許誰
約白蘋汀上月陵秋

送僧歸永嘉

韶石曾披此性靈三年孤興急流爭永嘉舊隱今歸
去堪聽海濤中夜聲

兔角拄杖

少室傳來兔角杖千靈護持為頂相虎踞龍蟠勢未
休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虛空寥寥匝地凝
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際何茫茫今日提來
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解拈天下任橫行高拔風
規有何極

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捷草為金不為貴雖皆平地
湧波瀾易復到處列拜端世笑堪悲能幾幾天上人
間立高軌兄弟十字縱參是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情
部陽古風骨不火雷光遇出沒端身之句是程途扣
門之問非冥路勞勤報得君記取方外周游看爪牙
虎狼叢不遇知音別起看毛便歸去

寄承天長老

道義相資復是誰巖房深夜思遲遲海山雲靜見孤
月高照孤城人不知

送僧

古路枝分列刑猾網令領今若為學病眼方開忽遇
人落花驚斷山禽語親禪客親禪客行復行獨步坤
維消此情

送因大師

瘦藤清對紫方袍閑步坤維意轉高若到眞江人借
問金輪王子是吾曹

送寶師弟

天倫曾重苦憶難分爭奈孤蹤若斷雲去去休同亮禪
者西山一入杳無聞

送新茶 二首

元化功深陸羽知雨前微露見鎗旗收來獻佛餘堪
惜不寄詩家復寄誰

乘春雀舌占高名龍麝相資笑解酲莫訝山家少爲
送鄭都官謂草中英

賦月生雲際送誠監寺

皎潔離雲觸夢時孤光還與雲相宜金玉後夜宣垂
影拂盡天風不自知

送僧之金華兼簡周七丹

瘦藤輕錫舊衣并路過危峯截杳冥若到金華拂雲
霧不應容易見文星

送僧之永嘉

故國不是阻天涯花木光中見獨歸屢水鄞江人莫
問月分春浪岭依依

寄送凝長老

德不孤兮必有鄰四明留住是因循如今高步錢塘
境只許靈山箇老人

放白鷴

朱冠青𣪠雪衣毛不近塵寰風意亦高放你雲林莫迴
首如今何處是仙皆

喜禪人迴山

別我遊方意未論歸盂還喜到雲根舊巖房有客禪
石再折松枝拂蘚痕

送僧

七尺巖藤握便行舊山歸去幾多程相逢忽問迢迢
意應發春雷動地聲

送僧歸天童

峩峩太白峯倚翠到霄崖羨君乘興歸凭欄與誰看

和曾推官示嘉適之什

少微星出古風還匝地聲光不掩關三館峻遷同陌
路九華高卧是蓬山巖前步入祥麟瑞海樹飛來白
鳳隱秪恐致君休未得謝綸重到薜蘿間

經古堰偶作

出城四十里古堰若天外飛棹清波中孤影自相對

謝張太保見訪

老病還同葉半凋經旬門掩夜蕭蕭海城都護曾垂
訪一片清風慰寂寥

送宗朴禪者

洞庭乳竇皆泉石抱疾何緣寄幽蹤曾列狂機一二
三東山西嶺非相識忍指頭留不可尋雲飛雨散空
沉沉如今猜覺流年隔猶把冥懷苦搜索縱止言嶽
白雪辭寄慧笑與賞稱容朴禪者朴禪者珠月有光

憇照夜

送高辭

浮圖之子復道為貴天兮地兮何泰何否動無飾非靜還辭僞辭也云行後生可畏

歌寄留英禪德

當陽[illegible]錄或指河南或河北英禪此日下中峯抑案[illegible]仍則九包一角[illegible]月[illegible]亦非是忘爭似部暢振古風半途未肯還希真歸去來歸去來飛泉浩浩聲如雷

送小師元貴

經覽求師為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可擬平飛辯月照復流水斯意斯言兮如不忘行行[illegible]兮步蘭芷[illegible]

送丈信歸廬岳

春色未深興無遲早辭謝九江[illegible]到日攀蘿獨上時依依莫忘海山勝

送侃禪者之丹丘

石橋多古跡路嶮少人過如同白日閒吟樓[illegible]坐寒老若相逢為吾略嘲破

送寶山主

野水春山風光極目千里萬里太遲太速絕域澄澄兮非[illegible]可照希聲杳杳兮非[illegible]可繪[illegible]落花開知不知人天景行為高蹈

示衆

丫角女子白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颼颼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心印卻是他傳

和范監簿

更[illegible]垂思莫窮山光溪影恣相容誰誇請節備裁柳自笑隱居高聽松丹闕尚還[illegible]人檢察訟庭閑列薜花重臣嚴閒野客雖多病終再携笻謁[illegible]七龍

又

品彙不自適喜政遐可尋縣樓清夜上島月思雲侵誰有古菱花照此真宰心

因香嚴和尚

我有一機擇子須知爍迦羅眼撼是彫鎸若人借問伏惟伏惟

送雄直歲

罷參還欲勸諸方竿木隨身不易當[illegible]古來興化老主賓用盡力牢牢

為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迴頭爭奈何

蹤古

我有面[illegible]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

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欲參心許老盧知江城雨雪書名
紙不謁鴻儒更謁誰

再謁

萬卷無書道用歸韓文公也未須知倚天長劒如重
戰更有龍頭復是誰

留遲首座

從龍為雨復清閑片段依依水石間惹問秋風欲吹
散不能留得霧青山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棲殺夢頻青城棲却數溪雲如今老大歸難
得祇寫情懷遠送君

和王殿丞藁藥種之什

織纖圖寶占芳春得自侯門勝楚珍開葉開花人不
會百千年是等閑身

和江橋晚望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化分明來固象間閑說聖君將下
詔未容清澹與僧閑

病起示衆

門揜還同歲月催石牕經兩積苺苔一牀枕簟渾名
老時見斷雲孤月來

送淑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袍遠披孤頂近吾曹攜來七尺霜前
竹劃斷天雲不放高

酬李校書

一回辭我一回吟曉戀巖叢意轉深飜謝霜松不凋
落與君同有歲寒心

苦熱中懷寄永圖山主

火雲高下影相連幾欲投尋恨不前無限清風無處
問只應遊步遠林泉

送元安禪者

群峯杳藹留不住遠道依依祇恐應在白雲羅龕付與
誰寒猿後夜啼高樹

賦病鶴送奉倚禪者

欲飛飛未得冷泊松枝如何垂天雲遠遠同一涯

偶作

列岫參新雨餘畢紙清交夕陽明遠水秋葉齊空禦
思極曾無玷神清未動爻穢應千古意誰得共雲㘦

謝鮑學士惠臘茶

叢卉乘春獨露英建溪從此振嘉聲使君分賜深深
意曾敵禪曹萬慮清

因遊育王寄收主郎給事

冷翠千萬峯當軒列如儀崇崗周及寶板水日常相
形雲曾與擁燒松來成蓋遠隱情難與台

送遇能禪者

湖遶嚴城列冢寬萬家臺堂樹木光寒片帆隱隱空遙
極誰問曹溪意轉難

送覺海大師

秋雲巖葉兩悠悠半逐風飄半水流憑問稱家有何
意不知方外苦爲酬

送曾侍禁

冷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清宣池莫問當年
事一片威風動地生

病起酬知禪德

大明一寸光當草一何似人命呼吸間誠哉是言也
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當問諸苦源來者不來者

送雲禪德

古之送人言作懷寶我甚老病因乏詩若能叙迢迢
今曾立夜雪掬池依依兮笑生春草[illegible]安可
論清風步步應相討

送父禪德歸蘭亭

右軍墨池月照我復照詠千里忽相到中峯多病師

送義大師

巖房擁病經一月[illegible]生阻來别長往之期猶未
龍七十老年更何說[illegible]溪老忽留語溪上舊遊且
歸去春風[illegible]兮[illegible]柳依依兮帶輕煙古今

離恨跡如此動靜於吾亦多[illegible]高掩[illegible]獨步時音
書莫忘遠飛寄

酬海宗二侍者 二首

孫之得蘭其道匪難扶吾病起如珠在盤一兮二兮
自名雖看
蘭之得孫其道必不扶吾病起古風入門二兮一兮
且論勿論

謝郎給事送建茗

陸羽仙經不易誇諸家珍重寄禪家松根石上春光
裏溪水烹來鬪百花

送山茶上知府郎給事

鼓雨前收獻至公不爭春力避芳叢煙開曾入深深
塢百萬槍旗在下風

送郎侍郎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疏千古近相應誰謂陸賈游時
舉自笑經綸作技能殘葉賦題紅片片遠山供望碧
曾留武林到日符嘉[illegible]高[illegible]嚴祠秋許借

山行逢隱禪德

雲巖秋日無他作策杖傍[illegible]廊四顧有誰分野
情一點形雲起深[illegible]路[illegible]僧忽
驟步須臾回頭不肯回及乎回兮[illegible]堅阿喇喇千
里萬里橫該抹

送小師元哲

老盧之子四三二一將欲振飛巷比叢室松夜霜兮
運青水帶巖兮流急南北東西雲開見日

永豐莊新植徑松忽二本鄰假抒辭紀之

雙假松何似螺文結數遺倩聲雖競發寒影不相高
崇客圓分叢孤禪舉倚袍若敎圖書得爭祭有蘭人

送白雲宣長老

鄞江秋晩忽成春況有台星作主人去去高勢古刃
尺二千年運續芳塵

送親禪者

萬木帶秋聲古今念睽別我有贈行意臨行爲君謝
重巖休滯雲遠水且觀月生生知不知天風助清微

送顯沖禪者

聚散非常準古今亦標格知何無事人還似未歸客
秋風生群林野水資寒色誰兮謝寸陰觀彼青山白
沖禪行復行五葉待時拆

送天童普和尚

迢迢別海涯帆挂抄秋時島樹落寒葉人誰訪祖師
浪閒遊象急天闊過鴻遲早晩歸林下千徒不共知

張秀才下第

得第何人愧不中道存顏巷亦爲榮應知未喪斯文
也且把新詩樂性情

寄父監收

田中稻熟及時收顆粒圓成免外求一日歸來古巖
上白雲紅樹共悠悠

暮冬夜坐寄岫禪者

碧落無片雲虛庭積深雪負春還有誰徹曙對孤月
巖松影拂翠不斷澗水聲來聽忽絶岫禪岫禪知也
如未知八面清風遠遠待時説

寄崇壽懷長老歌

寂住峯兮爛星斗寂住師兮古爲道死中得活本學
謝不許夜行投曉到鵠[illegible]光一百年吾其後兮吾
其先振領提綱笑多卑禪靡迷路空依然龍闕老盧
同兀兀土爲貌兮金作骨萬國爭求肯便行我要童
鬚敲鐵佛東西南北休云識枯槁冥冥顛相憶天外
清風結陣來狂歌遠寄從拋擲

送廷利禪者

雪峯孤頂誰家路上兮下兮復何故曾列三千一學
徒我今獨備當時數餘麟麟龍鱗坤維高步生涯
座休云萋相莫黃葉嶺有圓珠七尺身利禪者利禪
者倚天長劍應牢把或謂風雲不再來誰爲蒼蒼兮
晝夜

送倧禪者

倍江怒激鯨鼇宅岌岌三山大傾側眞數俄然一箇

來步武群方作禪客振聲喝我分綱宗今兮古兮何
忩忩令吾強爲抉斷句句字字[illegible]生狂風拂散
四七單傳之落葉掃蕩二三直指之流蓬似滯微芒
敢未勦絕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横按兮半提
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昂折

送鼎禪者

落落禪家流携笻[illegible]別我振錫衣堂消祖偈
[illegible]霄天飛一錫[illegible]對彈其[illegible]春岸立千峯指也乎
其勢行行復行行清飇起[illegible]

觀泉送演禪者

雲根激野泉照空復照月冷聲曾未消[illegible]似相別
巖道生風雷天遥[illegible]演禪來與知不知源流依
依共潑索

答忠禪者

一字七字三五字[illegible]窮來不爲據夜深月白下滄
溟捜得驪珠有多許

和陸[illegible]夏日見寄

良牧歸詩匠雅風消[illegible]清[illegible]更散遂同僧
棠樹非煙合仙[illegible]浚乘因思[illegible]萬化[illegible]
騁[illegible]千古[illegible]能

送化主

春色依依[illegible]樹[illegible]茫茫無限

人不知誰開普渡路

送通判劉[illegible]博 黄中

爲是當家職權化不相饒白屋如多根清風何處消
群鷗競列旆天[illegible]看陸朝別有生靈意寒枝未變條

送別陳松丞古意

悠悠[illegible]山[illegible]兮仍復續離離[illegible]兮且[illegible]綠
如何苦[illegible]後凋[illegible]松竹松竹有節操[illegible]無佞儔
敢折歲寒[illegible]作嘉賓行行天地間清風在誰掌

送通判學士歸南國 楊

旆擁帆開照從是天風高與國風清武吳仙伎知回
也各下拜[illegible]到地迎[illegible]

和[illegible]郎簽判殷丞

向國心存了了身大方無外且同歷江城早曉重相
見解笑宗門十八人

歌送范陽盧君 兼簡華嚴昱大師

范陽居士來鄴水動地仙飈向人起亂峯頂上雲震
開步驟天衢到如此茫茫塵世誰知[illegible]問我非
相饒禪家畢竟無他事古[illegible]巖前曾未消[illegible]然[illegible]望
辭[illegible]空[illegible]兮欲深[illegible]逺幸流方且[illegible]再得從
容又何日[illegible]故國珠存想玲瓏[illegible]山兮指掌泥有
覺雄華藏師歸去百城共游賞

送廣教專使

巍巍石頭使乎讓祖巳之匪存聖之眾蔡或妄以山
或宗云斧音耗不通兮清源派分吾斯語兮詎可論

送徹文章

雙蓮亭上送行客菡萏清香散秋色野興隨山雲片
高孤影澄江月華白希聲險絕堪誰知大道機存曾
未可緘關天常立下風安敢類[illegible]叢流火君不見梁
兮闊闕難滯留千古遺假空悠悠君又不見魏兮小
徒坐寒岑一花對雪開無休微禪亦並聯芳駕鶴星
丈屋飾齋瀟洒物外情深不等閑環中趣別非輕捨相
訪從容爲我言屈指多求更何者

送懷秀禪者

齊[illegible]思[illegible]一念安閑更無別倏忽還流數百
年[illegible]來[illegible]其絕吾兮亦是[illegible]泠泠身心存
[illegible]照夜燈遠送鐵船下滄海深[illegible]知困
不知何奔馳駭浪空滄留縱得長[illegible]何行[illegible]白頭
時對白頭因觀壞衲秀禪客清苦如冰[illegible]別我
芳節步大方爲葉爲花恣披拆[illegible]情[illegible]
寫狂歌贈行色

孤雲銘

雲根石[illegible]方待老南來北來閑且尋討五葉一花
兮堪對[illegible]兮空知有
壽海會之長老

百花開後一花開[illegible]清香[illegible]遠來誰問着梅不平
小照中依舊惹塵埃

雜言送賢尊使

使乎誰老作者百戰場中飛鐵馬秋水藏來人不知
笑[illegible]將軍被擒下阿呵呵却[illegible]湖山唱凱歌

歌紀四明汪君信[illegible]

古君子兮通諸已道器用兮合天理[illegible]遐若待時
生[illegible]不知何處起荊[illegible]兮悟兮非
汲中衆應落[illegible]仙蹤[illegible]或泠泠[illegible]國風之上兮
風之下近一指兮遠一馬秋水[illegible]無限情夜光照
來[illegible]爲者伊予[illegible]存餘力詠高義兮因冒賡巴歌
百字[illegible]葉[illegible]寄汪門舊知識

送仲珈權德

高兮空珈秋水虛明夫何之象堪云指程知吾不知
笑[illegible]耶城

貞州資福禪院新鑄鐘銘并序

[illegible]朝紫微舍人趙公丙戌年出鎮姑蘇栽情示空巖
之客所恨不能効善財長者轉南方以求先覺如別幅
叙云岳長老令悟惠敏造鍾[illegible]成捌重樓以廣之欲
爲銘記且言當使學者有所警悟[illegible]也縱能道其歸
禪人惡肯信惟師爲吾知識行重名當代願爲此銘
因機垂化不亦美乎然更顯固隨荷

大君子外獎敢不從命輒復引寄
夫形聲未先曠默奚准器用之後幽賾絕常故聖人
以鍾爲大惟聖人則之藥今忘今求以深矣其能具
諸種智對飛雄辯但未兼極有生雜化之來未易窮
也感通傳稱昔拘留孫於乾竺造青石鍾如青玉色
可容十斛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八角四面花光互分
有化如來與日偕出明宣秘演或闕不聞王舍城中
大千界內匪同錚鏍者乎今岳禪老於淮甸造青銅
鍾如青珠色過百鈞之用上旋旁柱繞獸蹲簴其或
晉城長關祇園夜永宵安霜月射寒彩以爭輝彤彤
地雷發虛音而交振師之唱險賓之機雖復夕鏗鍧
主伴索索足使一鐘半甲無違真化之方二聽五觀
有寄神游云過若存殊應扣惟良[illegible]爲銘曰
雄之要衝　[illegible]會介中到梵摩　[illegible]參徒聯羅
慧敏于擒　[illegible]息彼輪苦　[illegible]命飛行問
斯門寶德　向人或關　希兮微兮　[illegible]生聽未及
後時不來　[illegible]無因天理　[illegible]數[illegible]
遵晦陟明　[illegible]得子塵塵[illegible]刹刹開已　大緣[illegible]
大功不宰　君奉禹湯　臣仰元[illegible]
度期妙筆　水從滄澳

四明洪舉刊

雪竇和尚明覺大師瀑泉集并序

參學小師　聞應　述

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已行於
世斯所紀者乃垂帶白居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
意[illegible]而學當來喻後致之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
疑[illegible]以此以彼作放作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
五十則貫一時之能事也況間[illegible]頌[illegible]今志拈
拾然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illegible]
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illegible]
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五日序
明州僧州官講僧住雪竇題

[illegible]
含萬法之謂心達一心之謂祖迦葉親西乾之印曹
溪傳東震之衣順能所以應機緣混涅槃而開覺路
示爲圓頓直趣真如果有奇人來爲大教伏以長老
雲松挺操霜月流輝一節高出於蜀川四句今宣於
異苑得於用得雖杜口於智門修至無修實歸心於
海衆今以句章古跡貫聖淨方怪石靈松交相於戶
牖瀑泉藍岫供望於庭除富有學徒獨虛猊座伏希
輟峯之祖席登雪竇之道場儀衣一音不滯斷常
之見雲開三眼咸超色相之機所冀佛日重光皇家
益固玉燭調而四時式序金輪轉而萬國咸寧用罄

歸依無勞謙執謹疏

蘇州在城檀越請住寧峯疏

粵以煕乘神珠豈有心而鑑物達空上士曾無念以度今其如體具圓明致五色不能隱情存悲智故十界不能遺是謂妙應無方真慈廣被者也恭惟和尚靈源本濬道價非沽虎策親持適入祖師之室龍盂高掌常遊居士之門自此秖欲韜光深思遠世某等因緣四備道德兼充隨方而民物依歸觸處而學人開悟況在衆何殊於出世乘時豈吝於提綱伏望和尚深別武林選之篤擇慧理息肩之地暫羅呼猨文公遊之經堪追養駿遵累聖重光之主值休牛歸馬之朝減至予大關一音俯從三請案興人之願望鎮先欲之叢林上祝皇王旁資黎庶前所謂妙應之說真慈之門良在此時無湯勞讓幸甚謹疏

蘇州僧正并諸名負疏

竊以柯亭發籟匪知音而孰采希聲陶壁飛梭承雷岑而方同聖化物理尚由於時遇人情豈背於緣求長老和尚祖席為珍師門作範碓經鉗論傳心者鮮克精明麗句清辭出世者少如棄濟踪是所漢水而德風早偃鏡仰有年入吳邦而名哥甚飛遺迹此日遂得群心啓籲咸願摳衣[illegible]法席滿延四繞竹殊艷洒之穴[illegible]之美粗稱來儀知識紛紜[illegible]雅度[illegible]賢使出衆宜蹈法空之座特闢心地之門祝萬壽於時君資百祿於朝宰既孫海衆希震雷音謹疏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久經陣敵慣戰作家倚天長劍卯不問你作麽生是袖裏鐵鎚　代云寡不敵衆

又云彼此

上堂寡不敵衆什麽人分上事　代云總由和尚

又云彼此　又云龍蛇易辨衲子難[illegible]許你具正眼後一相拈得也無　代云收　[illegible]一字鎮衲子作麽生弁　代云衲子[illegible]　或云領識名自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　代云三千里外

示衆云三千里外還且如何　代云過　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什麽杳無消息　代云賊不打貧兒家　僧云賊不打貧兒因什麽却打　代云須到如此　或云祖師不到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阿誰作麽生弁　代云不得春風花不開　上堂云不得春風花不開箇道我會會即且致作麽生會　代云時人祖師

又云空劫已前徒指法空劫之後[illegible]商量正當空劫什麽人為主　代云本是將軍致太平　有時云太平本是將軍致莫錯認定盤星我為你拈了也還會麽　代云掩面出去　或云交鋒兩刃要定死生彼

此無傷功勳不立作麼生是[illegible]令　代云到即
不點　或云到即不點還甘也無　代云赤心片片
有時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麼處[illegible]　代云塡
溝塞壑　又代云退身三步　問云[illegible]
者多甚處見老虛　代云吞[illegible]　或云五千四
十八卷止啼之說如今啼止[illegible]　代云
事不孤起　有時云事不孤起作[illegible]一字　代云
哪　又云合到恭甲　又云[illegible]
人委悉　代云須見如此　上堂云須見如此[illegible]甚
來由　代云也是　或云[illegible]
代云一箭兩垜　或云一[illegible]什麼却[illegible]
代云答來文殊　或云乾[illegible]見天日透
將一句來　代云[illegible]
說便下座却問僧他後作麼生　代云好事不[illegible]
氣　有時云雄兵百萬且定[illegible]三千[illegible]
役　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示衆云不許夜行
投明須到作麼生　代云孟嘗門下　或云一等有
下不肯底出來　代云只宜[illegible]子　上堂云只[illegible]
拄杖了句下[illegible]何人　代云[illegible]　或云成音[illegible]
已前無師自悟是[illegible]二句[illegible]第一句來　代云[illegible]
上面盡　問僧云[illegible]上面盡作[illegible]麼　代云因[illegible]
致得　有時云三世諸佛[illegible]六代祖師說[illegible]

今日說夢還有夢見底麼　代云撥倒禪牀　或云
撥倒禪牀蓋是本分過在什麼處　代云惱亂春風
卒未休　或云[illegible]流度刃也是尋常喫飯同時咨請
相見　代云什麼處去也　上堂云什麼處去也
代云日月易流　又云針眼裏藏身即不問你作麼
生是遊戲十方　代云跟虎頭收虎尾　一日云[illegible]
虎頭收虎尾諸方未曾見　代云也是　或云上[illegible]
則[illegible]坐則昏昏[illegible]一句作麼生道　代云春
無三日晴　示衆云春無三日晴[illegible]還堪[illegible]且問
諸納僧魂却何時了　代云恭甲只[illegible]　或云有
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illegible]什麼[illegible]
花　代云更事多矣　問僧[illegible]
代云莫教屈著　有時云[illegible]
十年後[illegible]是知音　代云[illegible]出　有時云[illegible]
倶出也好與三十棒　代云[illegible]　或云七
縱八横拈却把定乾坤[illegible]什麼却[illegible]　代云[illegible]
這[illegible]未是[illegible]　或云[illegible]降　僧問
僧還有得者時節麼　僧云不合　白代云抑已而
已　或云逸天下行[illegible]
力道得底句麼　代云口只[illegible]　上堂云口只
鎮[illegible]與飯雲門大師拈了也[illegible]
以拄杖一時打下代僧當時但近前把住拄杖云和

尚今日同　又云關捩子即不問上座作麼生會
頭橫說竪說　代云著甚來由　一日云著甚來由
便下座　代云能有幾箇　有時拈起拄杖云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復以拄杖一劃云百千諸佛諸代祖
師盡向翠峯乞命　代云官不容針　或云皁一明
三爲什麼不著便　代云作賊人心虛　又云文殊
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
五條椽下翠峯起佛見法見皆不敢出者　代云舒尺
在手　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illegible]向甚處藏身
代云咦　又云喝下承當崖州萬里棒下承當猶得別有
條章作麼生是衲僧本分　代云惡　或云虛空爲
鼓須彌爲槌于老師不打還肯辯諸方也無　代云
千年田八百主　有時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
家風拈却別致一問來　代云祖師遺下　又云仲
若龜頭藏頭向後莫道親見翠峯好　代云何必
上堂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衲僧坐斷如恒河沙問
市裏指出一箇來　代云便捐傍僧　或云生門易
過死門難入逆順無拘底爲什麼不垂手　代云收
得安南又憂塞北　或云荒田不揀芳草爲金倍手
拈來金變成草古聖日用不知且致你爲什麼臨機
道得　代云如出衙木
上堂云如來唯一說無二說爭却衲僧鼻孔換却眼[illegible]

當眼睛即得若放我明破恐你帶累你不是好人　代
云欲見其師先觀弟子　或云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
生有[illegible]火須[illegible]你衲僧不得動著　代云[illegible]
或云火待日熱風待月涼北斗南星不要你道著
與後人眼刺　代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　上堂云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因甚頭[illegible]人了[illegible]因什麼
知而故犯　代云官本轉多　問[illegible]道[illegible]多作作
麼生　僧云某甲不會　師云[illegible]長風來休
或云本分衲僧將[illegible]就[illegible]且人承當　代云
不惜眉毛好　或云作麼來一處[illegible]作麼生
代云[illegible]身露影　或云[illegible]道無[illegible]德山不
在何[illegible]　代云洗腳上船　僧[illegible]云我作麼
道正是時人[illegible]趙州[illegible]五年分[illegible]不下你何不
放取　僧無語　師云[illegible]底　上堂云門門待
知識知識不來[illegible]得出門相接[illegible]什麼上士[illegible]人[illegible]
代云和尚年老　或云放憨[illegible]忌即不管你死
中得活致將一問來　代云除[illegible]子　上堂云遠
[illegible]近則明你會也笠子拄杖拈放一邊入水見長
人作麼生會　代云平出　或云因一事長一智針
[illegible]不得失却如復輕來道將一句來　代云以
己妨人　又云會則事同一家且放你過不會則事
西南北什[illegible]年　代云一日便顛倒　或云今日

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問你從五日[illegible]作麼生
若道只恁麼代云蒼天我佛陀耶 有時云什麼劫中無[illegible]
師你不著便猶可代云解笑底却少 或云朝中門下難得
令 雲門道底不要代云但咳嗽 舉一日云明臣猛將用
不著到即不點是什麼人代云不犯之令 上堂云若道得
轉身句知你是箇了事人念若揔道不得我也知你落處代
云猛虎不食其子 一日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上將來也
三事在什麼處代云過後[illegible]後 或云閫內者不出閫外
日不入將相雙行句作麼生道代云弔民伐罪 因[illegible]
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illegible]又[illegible]沙見[illegible]
際代但指露柱云和尚問 又問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
人摘茶茶摘人 不問你無人[illegible]子更多少代云慣得其便
又問僧甚處來云[illegible]
作麼生摘代云合[illegible] 一日云[illegible]法不用學問日語
[illegible]百城既未[illegible]門長[illegible]下語
自云莫辜負人好 一日問僧你南泉斬貓兒你作麼生會
有什麼難師云作麼生無語代云刃兩段 一日遊園次問
僧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明得問什麼邊事無對代
云[illegible]出 一日請益退後有者問師云和尚不易師云有什麼不
易[illegible]對師代云法堂上寸草不生[illegible]用師云若不是
[illegible] 師一日問僧諸方道[illegible]生道僧云天平
[illegible]師云恁麼則黃老[illegible]不如你[illegible]師云且道得乎
一[illegible]見僧來師云是什麼物[illegible]猫狸對和尚
不得師云鼻孔[illegible]僧無語師[illegible] 師一日見云僧

來拈起拄杖云與你二人分取[illegible]云只恐和尚不平
第二僧云那上座先到嘗賞師云有功者賞 師一
日見二化主城中歸問云你還將箇什麼入城教化眾
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第二僧云禍不入慎家
之門師云近火先燋 師一日晚參問僧是什麼時
候也僧應喏師便出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日勢
稍晚 師一日見僧來拈起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
[illegible]僧[illegible]身云不[illegible]師云為什麼掉上不成龍僧
云三十年後恐[illegible]和尚[illegible]放下拄杖云咁咁 師
一日問僧你見[illegible]僧云見了師云向甚處
見[illegible]僧云也[illegible]見川中人師將拄杖打一下云
[illegible]見 師一日見僧[illegible]師云[illegible]市裏還見天子麼
無語師代云非[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佛陀耶 一日十數
僧立次師云[illegible]六人[illegible]能了後問僧還
無師自[illegible]底[illegible]師云[illegible]者上鉤 師因
[illegible]鼓僧[illegible]云[illegible]步步是[illegible]者
[illegible]似[illegible]下[illegible]師皆不[illegible]代云只恐和尚不
師一日[illegible]你作[illegible]什麼[illegible]僧云今[illegible]來
云[illegible]作麼生是寶僧云不敢抵[illegible]和尚師
[illegible]自代云[illegible]和尚答話 師一日問[illegible]你[illegible]未
[illegible]此生不浴師云你不[illegible]什[illegible]僧云今
[illegible]和尚勘破師云賊不打貧[illegible] 師一日問僧

遊山次到開山和尚塔頭僧云見說開山便是□□□
師云貴與是草頭天子爲什麼却作住山人僧云忌
辰也好與他設粥師不肯自代云賞不避仇讎 師
一日問三五僧看種田師云靈苗無根作麼生種僧
云明年更有新條在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僧便問
師云分付田舍奴 師一日出城見下院山主師云
既是山主爲什麼却在城中山主無語師自云負命
者上鉤來 師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
問水牯牛舉頭作什麼僧云和尚等却師不肯自
云看入草處 師一日先云僧師問僧還將得大來
麼僧云將得來師云弄假像眞 師一日問僧甚處
來僧云浴來師云三身中那身浴僧云或□□前或
鼓聲後師云飽叢林 師一日問僧你□□爲什麼
不上來僧云長上來只是門閉師云爲什麼不入來
僧云來也師云賊過後張弓 師一日爲首座寫眞
師云既是首座爲什麼却有兩箇首座云爭之不足
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首座擬問師云看雲門下
臣宋太宗皇帝因事六問當時無人奏對 因入寺
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
人經爲甚在卿手裏師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云此是寡人塔
爲什麼卿作主代云蓋闕賦知 因僧燒却藏經朝

見告乞宣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什麼燒却代云
陛下不忘付囑 因帝夜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
提心帝至曉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代云寡
謂今古罕聞 因僧開見帝問甚處來云卧雲來帝
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什麼却到者裏代云難
逢聖化 因僧□□□□□僧云陛下還記得麼帝
云甚處相見來代云□□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
爲驗無對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帝□□宗迎舍利現
五色光百辟俱賀□□□□□帝問百寮皆賀卿爲
甚不賀代曰臣□□□□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
是神龍衛助之 □□云作麼生是佛光代云陛下高
垂天鑒 裴相公捧一尊佛像於帝前跪云請師
安名 師云裴休 師代相公當時便禮 廣南劉王請
雲門入內於含春殿坐次帝令□□宣問靈樹果
子熟也未門云甚年中得信道生師代進語云猶帶
酸澀在又代雲門云聖□□□測又云□□復宣問如
何是禪云皇帝有勅臣僧對 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
云念以臣僧年邁 龍光問僧名什麼云自觀光云
自觀見什麼代云有悟龍光 悟空禪師問座主□□
什麼經云法華經座云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
爲□明座主請甚人證明代云私通車馬 投子
示衆云汝等諸人□□□□貫頭□出門三步有人問

你作麼生是拄子實處作麼生道代云疑殺天下
人　有老宿見官人手中執笏乃問在官人手中爲
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代云弄
巧成拙　四祖到牛頭後庵見虎以作怕勢牛頭云
和尚猶有者箇在祖云適來見什麼代云但亦作怕
勢又代云洎合放過　德山忠云古人道衍坐披衣
向後自看如何是衍坐披衣濟云傷我平生代云嗟
嗟　問投子定上座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云
打水用橋爲什麼用杓代云專得不問　玄沙見孚上
座便云斎到居待孚云已相見了也沙云什麼劫中
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別云君眼敗也　玄沙與地
藏在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開門子門汝作麼生
出得地藏云喚甚麼作門別云入涅復行　崇壽問
德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德云眼被
別云強將下無弱兵　保福在疾門僧我與你相識
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尚
不解忌口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有一天王爲三藏
到云大王處王令玄沙驗過云沙以鐵火筋擊鐵火
爐問三藏云是什麼藏云銅爐沙云大王莫受外
國人瞞師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莫瞞外
國人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
初兩字是什麼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什麼別云以拄

杖便打　陸郎中問仰山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
槃仰山豎拂子郎中便拜異時仰山却問郎中曾聞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老僧豎拂子郎中作麼生會陸
云據某甲見處入之一字也不用得仰山云入之一字
不爲郎中師云作麼生會云別上座云拂子到某甲手
裏也又別仰山後語云我得語你說處俗漢　陸大
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泉云如國
家用大夫作什麼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僧問雲門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門云
我道不得云和尚爲什麼道不得云你不得云眼前即得別
云泛永無魚徒勞下釣　長慶問普請至門首便
問三門俱開從什麼門入謂召尚書尚書應諾慶
云從信門而入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南泉遷化
陸亘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
長慶代云合笑不合哭別云蒼天蒼天　雲巖遷化
時道吾問離却殼漏子了後向何處得相見巖云
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喚侍者與我記取著一問
僧問洪爐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
相去多少爐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別云吾不如汝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還信麼云和尚
言重爭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別云侍者寮裏喫茶
去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如

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洎不到此　妙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什麼僧云不識濟云瀬口道著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曹山清稅孤貧請師拯濟山云稅闍梨應喏山云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別云稅闍梨應喏是什麼心行　僧問玄覺[illegible]師舉不及處請和尚舉覺云聽者須是奇人別云大衆看者一負禪客　石霜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三十棒教誰喫　僧問玄沙[illegible]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為什麼不會沙云問會作麼別云[illegible]方即得我若喫不得　玄沙問尚座[illegible]云[illegible]我能知長[illegible]作麼生會　[illegible]云須知有百不知者別云雪峯門下參問如斯　法眼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雙[illegible]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箇兼舉有老宿代云和尚喚什麼作法座別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　睦州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涅槃經州云問大德一段義[illegible]麼云問什[illegible]睦州以脚踢一下[illegible]吹云者箇是什[illegible]我云經中無[illegible]州云說[illegible]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麼老宿代云和尚[illegible]某甲瞞大衆別云和[illegible]慣得其便　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illegible]

得天下太平　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鉤在不疑之地　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閉眼洞云什麼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麼會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者兩箇[illegible]漢茶喫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為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別云[illegible]得數日[illegible]巖云亂走作什麼云暫時不在巖云什麼處去來別云好與三十棒　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無對却問僧僧提起衲衣云者箇[illegible]下[illegible]平云用多少鼻子別云蝦跳不出斗　雲門問曹山[illegible]為什麼不知有山云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別云[illegible]來也　雪峯在國清扣起鉢盂問座主道得與你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峯當時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illegible]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別云[illegible]也　道吾見雲巖掃地問云太驅驅生巖云須知有不驅驅者吾云恁麼有第二月也[illegible]云[illegible]放過　清峯[illegible]峯問[illegible]云[illegible]

你是了事人亂走作甚麼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
當時云和尚莫塗汚人好雲云我即塗汚你你道古
人吹布毛作麼生清峯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
雪峯休去師出雲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韶山勘
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云不敢韶云多少口云徧
身是韶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出云韶山口裏別云從
來疑著韶山 保福到庵主處菴話次庵主云有僧
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豎起拂子不知得不
得福云某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
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毫不直一筆是恁麼事爲
什麼讚毀不同庵主云適來出自偶下有老宿云毀
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都別云若非和尚證
明拂子一生無用

石頭大師參同契

予嘗覽斯作頗見開士皆摘辭摭成贊疏演
冐亦隨與以擬之匪求飾於文也噫先覺洪
規可洞照遐古豈復情謂論施於其間哉蓋往
往學者抑問勉意不獲而已其或金沙混流洵
之汰之固必存彼匠手明矣

竺土大僊心 誰是皆舉 東西密相付 惜取眉毛
人根有利鈍 作麼生 道無南北祖 且款款
靈源明皎潔 撫掌呵呵 枝派暗流注 亦未相許
執事元是迷 展開兩手 契理亦非悟 拈却了也
門門一切境 捨短從長 迴互不迴互 以頭換尾
迴而更相涉 若箇是推似子 不爾依位住 莫錯認定盤星
色本殊質像 豈有聞聲 聲元異樂苦 還同掩耳
闇合上中言 心不負人 明明清濁句 口宜挂壁
四大性自復 問所依 如子得其母 可知也
火熱風動搖 春水自消 水濕地堅固 從旦至暮
眼色耳音聲 海晏河清 鼻香舌鹹醋 可飡可嫌
然於一一法 重說君 依根葉分布 好明取
本末須歸宗 歸家能知 尊卑用其語 不犯之令
當明中有暗 暗必可明 勿以暗相遇 明還非覩
當暗中有明 一見一 勿以明相覩 無異證
明暗各相對 若存分 比如前後步 不知此
萬物自有功 自用實在 當言用及處 總該十字
事存函蓋合 子細看 理應箭鋒拄 莫教錯
承言須會宗 未非非明 勿自立規矩 突出聲弁
觸目不會道 又何妨 運足焉知路 也不惡
進步非近遠 唱和而向 迷隔山河固 和彌寡
謹白參玄人 聞必同歸 光陰莫虛度 誠哉是言也
其流出人

禪定大師

虛凝不器有象殊域伊何邪流卓爾原極韜[illegible]靈泉

蟾輪乍回列刹望重勞生眼隙開也誰艱迅振高古
或葉或花自三自五天子褒稱兮禪定師而今而後
兮香風吹

集賢殿學士曾侯

天石麟兮地獻日角月角兮傑當年文陣獲全功
不奪龍頭幾人怨

若冰大師

水之有光非珠瀅澈山之有光非玉凝潔若冰大師
殊彼清絶殊兮必群絶兮可觀一字根拯三千頃住
乍曰衰龍或稱伴虎相對風規分不分金田獨步君
看取

清照大師

巨海秋望碧峯[illegible]寒巧出匠手依依對看[illegible]凡作覺
花巾非結以[illegible]月指月古兮今兮請試甄別

恭首座

道韓微兮[illegible]貌古澹兮[illegible]清龐嚴[illegible]經幾
春[illegible]第一人

禪徒寫予幻質復[illegible]為讚辭曰

祖佛怨兮非其師[illegible]林[illegible]兮誰相貧冰枯雪殘深宗
索水冷[illegible]知人間天上爭容
伊

周生強圖勞身予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花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兮
器必分水凌處兮月非下不知誰是傍觀者

又

喘者拈拂遽生爪葛來自三川擬乎兩浙指鹿爲馬
將口作月罪兮彌天焉可分說

廣慧禪師

參參雜攢落落虛宇本之不非[illegible]有覺
既還倫古凝明孤貞垂應萬端[illegible]天然影殘
南來北來玄眸可觀

安嚴山照禪師并序

恩昔游漢水抵[illegible]嶽[illegible]家流偕
象馬蹴踏至於心口情悱晶[illegible]當代歲難其
師然非厚[illegible]方來且指[illegible]何取豈斯歎
陪老作規繪其相古之今[illegible]高深
莫究其極明[illegible]靡盡其[illegible]依乃勉扶
稱詠庶文外之士道存[illegible]者也

男雄[illegible]記飲光滅光[illegible]不[illegible]善續若譁
梅峯之師化[illegible]二浙[illegible]當高[illegible]太白
韜晦珠[illegible]杉我笑方外
花非類[illegible]絲[illegible]夜清
詩[illegible]高軒兮相對時空生未解兮[illegible]
濕泉集竟

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序

世尊以[illegible]以吾佛之道唱於閻浮六門繼而和於[illegible]
西天[illegible]者夥矣然皆未甚煒赫於世也至隋唐
雪竇始以是道宏其音高其調鏗然鼓之于吳越是
以之學佛華翁然從之趨于正路迨今洋洋焉不可
勝紀大哉其[illegible]之為益也初無[illegible]而無際徇焉而無朕
非大至神洞照者雖復歷于世數勤以求之勞形
竭思曾莫得其髣髴焉必藉先覺為之啓發不一
矚間而妙會已矣今雪竇應時[illegible]以提其粹智門
以恢其宗[illegible]言固已盛行於世矣今又採古聖
機緣之妙者凡百則發言以為頌由頌以[illegible]由義
以垂裕俾夫昧者明窒者通泥而不能致遠者咸有
所救焉且夫靜以[illegible]其應動以利于物此先聖人之
能事也獨[illegible]而行之于澆季循循而不忘愚未見
有如雪竇[illegible]門弟子遠塵既緝[illegible]之小子曷[illegible]復
繼而序之歲[illegible]格月仲壯哉生魄

參學小師　遠塵　集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
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達磨云不識帝不契
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志公志公云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帝悔遂遣使取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
人去他亦不迴頌曰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
江豈免生深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
祖師麼自云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舉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
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
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
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
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
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舉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大師
云日面佛月面佛頌曰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舉德山到潙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
東過西顧視云無無便出師著語云勘破了也
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
見潙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
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師著語云勘破了也德山

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
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
也潙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
罵祖去在師著語云雪上加霜頌曰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
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
咄
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
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
百花春至為誰開

舉雲門大師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
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頌曰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羃羃空生巖畔花狼藉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舉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
慧超頌曰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舉翠巖夏末示衆云一夏已來為兄弟說話看翠
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
門云關頌曰
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
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真假
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
門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南西北門相
對無限輪鎚擊不開
舉睦州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便喝州云老僧被汝
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州
便打云這掠虛漢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
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舉黃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
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
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
道無禪只是無師頌曰
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
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頌曰
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
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巴陵云銀椀裏盛雪
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
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當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
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
門云倒一說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無僧
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
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
頌曰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
來紫胡要打劉鐵磨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
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

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
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肅宗帝詔耽源問此意
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師云獨掌不浪鳴）中有黃金充
一國（山形拄杖子）無影樹下合同船（海晏河清）琉璃殿上無
知識（拈了也）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層落落影團團千
古萬古與人看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竪一指頌曰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
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
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
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際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際際接得
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
用只應分付與盧公
師拈云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頌曰
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
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僧
云出水後如何智門云荷葉頌曰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
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
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
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此我即不
與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
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頌曰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柰
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
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
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

看方便師向雪峯喝云看脚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
峯頂慶云是即是可惜許師著語云今日共這漢
遊山圖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後舉
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頌曰
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
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舉劉鐵磨到潙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
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臥磨便出去頌
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舉蓮花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什
麼不肯住衆無語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
竟如何又自云楖栗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峯萬峯
去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
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山僧
禮拜丈便打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
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頌
曰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
飈颯颯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
靜依熊耳一叢叢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
爲人說底法麼泉云有丈云作麼生是不爲人說
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
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丈云我又不是善知
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某甲不會丈云我太殺爲
汝說也頌曰

擬餅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
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卻
口

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
壞隨云壞僧云與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頌曰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
語萬里區區獨往還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
出大蘿蔔頭頌曰
鎮州出大蘿蔔頭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
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
而立章敬云是是師著語云錯麻谷又到南泉遶
繩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師
著語云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
是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
敗壞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卻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繩床擒
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
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頌曰
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陳操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資福便掩卻
門師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頌曰
團團珠繞玉珊珊馬載驢駝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
客釣鰲時下一機師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到五
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山云闍黎不曾遊山雲門
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譚頌曰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
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卻
來時道

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
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
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
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
三三頌曰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
去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來沙云始隨芳

草去又逐落花迴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
滴英藥師著語云謝荅話頌曰
大地絶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
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舉槃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頌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
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
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
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
請師不搭印風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
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
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
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
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頌曰
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
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
便與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師子頌曰
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
毛師子大家看
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大夫云肇法師道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
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頌曰
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
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
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士
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
落在什麼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
云汝恁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汝在全云居士作
麼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師別初
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
眼裏耳裏絶瀟灑碧眼胡僧難辨別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
向無寒暑處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
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獹空上階
舉夾山垂語云[illegible]

者是爲眞過僧出問如何是眞過山云解打鼓問
如何是眞諦山云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
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問向上人來如何接
山云解打鼓頌曰
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
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
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
裏衣下載淸風付與誰
舉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淸云衆生
顚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淸云洎不迷己
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淸云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
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門云六不收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
卷衣又說歸天竺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
宿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朗
翻却茶銚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
爐神太傅云旣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朗云仕
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
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榸朗云上座作麼生
招云非人得其便師云當時但踏倒茶爐頌曰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可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
牙爪開生雲雷迸水之波經幾廻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
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乾蕩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噴
洪浪飛一聲雷震淸飆起淸飆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
水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
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舉雪峯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峯見來以手托庵
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低頭歸庵
僧後到巖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
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
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頭云噫我當
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
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僧

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
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頌曰
末後句爲君説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
不同條死還殊絶還殊絶黃頭碧眼須甄别南北東
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州云
汝只見略彴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州云渡
驢度馬頌曰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鼇堪笑同時灌谿
老解云劈箭亦徒勞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云是
什麼丈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
去也大師遂搊百丈鼻頭丈作忍痛聲大師云何
曾飛去頌曰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
依前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門云西禪近日
有何言句僧展兩手門打一掌僧云某甲話在門
却展兩手僧無語門便打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收凛凛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太
險師云放過一著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木云生耶死

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吾
云不道不道迴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
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舉似前話霜云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於
言下有省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東邊過西邊西
邊過東邊霜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
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師著語云蒼
天蒼天源云正好著力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存
頌曰
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絶毫絶氂如山如嶽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
中主看良云與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
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闍梨良迴首
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致試與欽山發箭看
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頌曰
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兮耳必
聾捨箇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
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

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
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僧無語
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子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
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頌曰
象王嚬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
烏飛兎走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為人州云何不引盡這語僧云某甲
只念到這裏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
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
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奔燒尾者不在拏雲攫
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
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
放君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
國喪亡師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頌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
在萬里風清祇自知
舉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
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頌曰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
自看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南泉見遂提起云道
得即不斬衆無對泉斬猫兒為兩段頌曰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
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兒頌曰
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
會歸到家山便即休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
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
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
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廻喚得廻鳴指三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
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頌曰

問曾不知荅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
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
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舉雲門大師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
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頌曰

南山起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曾上堂
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頭云黃巢過
後還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㘞僧
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什
麼處來僧云巖頭來峯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雪
峯打三十棒趁出頌曰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三十山藤且輕
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
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
會公云大士講經竟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初不得志公
老也是栖栖去國人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山云慧寂是
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頌曰

雙收雙放若為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
去只應千古動悲風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路南泉於
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
谷便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
心行頌曰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
相招相呼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
平為什麼休登陟

舉溈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溈山併却
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溈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
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頌曰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

舉百丈復問五峯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五峯
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頌曰

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
里天邊飛一鶚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雲巖
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頌曰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上空彈指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
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
去僧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
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
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馬大師馬師
云藏頭白海頭黑頌曰
藏頭白海頭黑打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
臨際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
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師云雖然如此金牛不
是好心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
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
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大光作
舞僧禮拜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僧作舞光云這
野狐精頌曰
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
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
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
對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師拈云我要不
全底頭角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師拈云犀牛
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師拈云適
來為什麼不將出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
拈云可惜勞而無功頌曰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惣不知無限清風與頭
角盡同雲雨去難追師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
生請禪客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師喝云拋鈎釣鯤鯨釣得
箇蝦蟆便下座
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
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
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到烏臼烏臼問定州法道
何似這裏僧云不別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
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云今日打著
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臼云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僧轉身云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臼云汝若要

山僧廻與汝僧近前奪曰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
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僧
便禮拜曰云却恁麼去也僧大笑而出曰云消得
恁麼消得恁麼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
滄溟深處立須乾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
太無端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僧云山下來霞云喫飯也未
僧云喫飯了也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
僧無語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
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
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我瞎得麼頌曰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
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沈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云餬餅
頌曰
超譚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餬餅祖來猶不
住至今天下有誵訛
舉古有十六開士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
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也須
七穿八穴始得頌曰
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連床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驀面唾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投子云是僧云
和尚莫屎沸碗鳴聲子便打又問麤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是否子云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
麼子便打頌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
舉僧問趙州和尚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
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
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
麈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僧便走
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師拈云三步雖活五步
須死頌曰
麈中麈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
正眼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看箭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
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
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

入不二法門師云維摩道什麼復云勘破了也
頌曰
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毗耶離全身太枯槁
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僧到桐峯菴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又作麼
菴主便作虎聲僧便作怕勢菴主呵呵大笑僧
云這老賊主云爭奈老僧何僧休去師云是即是
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頌曰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大
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叔
虎尾兮捋虎鬚
舉雲門大師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
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
云好事不如無頌曰
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舉雲門大師示衆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
是自己頌曰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
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
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
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
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僧
請益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
拄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
不是患瘂其僧於此有省頌曰
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識
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自
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鐵鎚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吾
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巖云我會也吾云汝作
麼生會巖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大殺道只道得
八成巖云師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
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𡏖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
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咄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頌曰
一片虛凝絕謂情天人從此見空生蚌含玄兔深深
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

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
然非物云何非汝頌曰
全象全牛翳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黃頭
老刹刹塵塵在半途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
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
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保福云情知你
向第二頭道長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保福云喫
茶云頌曰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
無風浪起稜〻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二十七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紫胡牌中數句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辜負我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頌曰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
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
舉天平依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
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平舉
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西
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從漪錯
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
座商量這兩錯平當時便行後住謂衆云我當初
行脚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
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南方去
時早知道錯了也頌曰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
却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鑠復云忽有
箇衲僧出云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
踏毗盧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清

二十八

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鐵鎚擊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剎海夜澄
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
月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
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竇顯和尚頌古一百則竟
參學仙都沙門　簡能校勘

雪竇和尚拈古

至像不形無以啟群動至音非扣無以發異聞苟稱謂之迹遂明必佛祖之機咸喪師自壬申歲入夏抵孟秋且暮拈提抑揚今古可一百餘則實不諱之交者也崇崇之山浩浩之海分岐列瀆愧我不知其極但集而流諸凡著序文仰俟來哲

參學小師 允誠 思恭 集序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師云龍頭蛇尾又再舉遠禪師云匹把鐵一下卓然而立什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二十棒了也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師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時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曾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師云好劈脊

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荅話師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林際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思一頓棒誰爲下手僧出衆云某甲下手際拈棒與僧僧擬接際便打師云林際放過較危收來太速

舉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又開云開即爲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竪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即不然乃竪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高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捏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

鬼窟裏作活計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趣出了也僧云和尚恐專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師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舉[illegible]問僧[illegible]云[illegible]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illegible]別人[illegible]禍生云作箇什麼僧云人間不見有[illegible]佛法可重云闍梨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云大[illegible]不見有人侵打師云者僧[illegible]要且去不要來[illegible]行參無風浪起

舉睦州問婆子什麼處去云[illegible]州[illegible]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師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過處

舉保福[illegible]問[illegible]日[illegible]推出一僧[illegible]便打[illegible]云消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illegible]便歸方丈師云保福三聖雖發明林際正法眼藏要且只學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illegible]被推出便拽倒禪床直饒保福全機也較三千里

舉[illegible]馬祖僧問如何是佛云[illegible]師云塞却鼻孔又問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師云拄却舌頭

舉僧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illegible]云作麼作麼僧

云勿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德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師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巳妨人者僧還同愛屈以拄杖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師一時打趂

舉得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爾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師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趂出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搊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舉一僧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拄杖休去師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舉興化問剋賓維那不久爲唱道之首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乃云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饡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師云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師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舉趙州到黃蘗蘗見來便閉却方丈州云救火救火黃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師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

源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師云死水不藏龍
卻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
不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
水墨兩處成龍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清感
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爾三
十棒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
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翻松稀冷踏雪人寒亞麼不
會大難大難

舉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
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
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
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
若人辨得有箇入處師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
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
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便與掀倒禪牀

舉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將
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不得其門道作
麼生是同師辜負侍者麼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
不會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
云無端無端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
逼人作麼師云塚根漢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
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卻會師云停囚長
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
彰師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檢乃成
頌云師貪會過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者負汝負吾
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云踏破草鞋赤腳走僧
云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云千兵
易得一將難求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藏云草裏
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
如何是珠師云㘞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
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
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專甲有什麼過峯又
打五棒師云只管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
後五棒雲勝致雨爾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
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徑

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
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
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麼
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
者馬師當時書出早自惑了也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爾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
云邯鄲學步師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麼學唐步
若辨得出與爾茶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爾道即
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云鑒即且致作
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云者箇是長連牀上學
得底我且問爾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師云將成九
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茱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
茱萸云過州云中師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
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
垛漢

舉林際與普化去施主家齋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
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際
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際休去至
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際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
化又踢倒飯牀際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
麤細際吐舌師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十
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
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
禪床三角便打師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貶
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為什麼不貶上師
便打

舉睦州見僧大德僧迴首州云擔版漢師云睦州只
具一隻眼何不與者僧大喝迴頭因甚却成擔版

舉巖頭參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
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巖頭云
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然
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
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
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
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師云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著有人與
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
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

不管土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師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拚下㠶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彈指云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囊裏師呵呵大笑

舉本生和尚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師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師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師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師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師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要且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不涉得失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為喚作拳頭師云無繩自縛讚拳頭也不識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語門云爾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挃僧退後門云爾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爾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爾不是患瘂僧於此有省師便喝云者盲聾瘂漢若不是雲門爭作得如今有底或拈棒竪拂不管教徹又不求深會恁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雲門若不奈何者一隊瞎漢又甚作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趁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者邊來師云鈍致煞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曲躬叉手師云索鹽奉馬

舉巖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山云拕出者死屍僧無語便歸衣鉢下打

摸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
也山云好與二十棒師云諸方老宿怨道欽山失却
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子
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作麼生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云何不領話
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
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
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
下禪牀打四藤條師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
四下痕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佛到霍山自云
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鍾著禪便
走師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云是汝
師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
舉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行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南
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
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
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
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
來疑著者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版漢勘破
了也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
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曾有僧問雪竇對他道
剪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鹽
怨羹必應有主
舉巖頭雪峯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
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爾試舉天皇
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
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
德山師云諸禪徒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
頭蛇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大丈夫漢
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
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師云非唯把定世界亦
乃安貼邪家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舉烏臼有玄紹二上座到臼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
江西臼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臼云爾既不
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
堂去師云宗師眼目須全恁麼如金翅劈海直取龍
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
用同時人境俱奪

舉僧辭大隋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隨竪
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
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
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師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辨取
舉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云不敢峯
云爭解與麼來穩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峯云汝猶
嚌在出去僧便出峯乃召大德僧廻首峯云是什麼
僧亦云是什麼峯云者漆桶僧無語峯却顧謂鏡清
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
結案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呵是什麼破他
箇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峯云我與麼及

一五

伊爾又道據款結案他與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
等是什麼時節其間有得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
味為世所珍遇此之人飜成毒藥師云看他父子相
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
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者
漆桶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
舉到鹽官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舉云鹽
官是作家師云三箇也得
舉雲門問新羅僧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
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為什麼在我手裏峯云恰是

門云一任跛跳師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
為什麼在我手裏恰是笏奈便打
舉比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處云資
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
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僧不肯隨後趁出師云
奇怪死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
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方集以拄
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大眾廻首丈云是什麼有什
麼共語處黃蘗和尚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
召大眾大眾廻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

廿六

子師云說什麼猶較些子是未在若據雪竇眾集一
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為眾竭力善能提携可
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師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
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
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恁麼道得
某甲為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師云只解貪觀
白浪不知失却手橈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
出眾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
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

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
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
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
處容和尚不得

舉黃蘗把一摑竹上堂云還有虛空東釘得擷麼時
有僧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擷黃蘗便打虛云莫錯打
與某甲黃蘗休去師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
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肯
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
箇疏梅云一親一疏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
來夾山至來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
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師
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衆
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比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
宗匠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
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云一千五百箇布
衲保福較些些子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云挂
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
馬事到來師云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

長慶較些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挂角也似
萬里望鄉關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
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白青山白雲
自白師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
滴人自瞞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
出州云比來抛塼引玉引得箇墼子法眼和尚遂乃
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
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
云我會也師云劍刃漢兩眼俱知落處然雖如此放
過覺鐵觜大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問什麼
抛塼引墼許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見只
要重論蓋代功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坐
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
吾不如汝師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語
人要識耽源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人
山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溈云南山大有人刈茆山拈
得鍬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踏倒鍬子鏡清
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僧問古人意在插鍬處

叉手處招喚其專甲僧應喏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
師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
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
死十分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
僧云長喚主人翁自云諾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沙
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
瑞巖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無對師云蒼天
蒼天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爲
什麼覆船師代云久響雪峯待者老漢擬議拂袖便
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
死僧再至雪峯舉此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
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
喫不干闍梨事師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
天下橫行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荅只竪一指頭寒則普
天普地寒師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
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
通上嶮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
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
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
又打一拂子師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
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
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惣未得勦絕作麼生
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
云爾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師云俱忘未忘
惣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諳
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云柳絮隨風
自西自東
舉大梅聞鼯鼠鳥聲謂衆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
持吾當逝矣師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即此物
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
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嶺與爾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
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
丈保福便入僧堂師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峯放
行不見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
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
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版禪和如麻似粟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

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
爲體州放下掃箒呵呵大笑師云前來也笑後來也
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麽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峯見云者老
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德山便迴峯舉
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
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
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
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
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
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
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麽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
會
舉雪峯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
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瑕生也聖
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
事煩師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過淨瓶
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
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大師道無朕跡師云
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麽雲在嶺頭

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麽不得
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
且道什麽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
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肯師云他既不受是
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麽若於此入門
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閩
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麽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
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師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
知若點撿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舉洛浦久爲林際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
接山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
闍梨莫草草忩忩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
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無對浦便打師云者
漢可悲可痛鈍致他林際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
各異說什麽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
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
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
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

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代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千載難志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師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臥龍慈云[illegible]彼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師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崄還點撿得麼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刼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遶禪床一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師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拄杖子是塵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所以道者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illegible]海水一[illegible]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雪竇拈古一百則竟